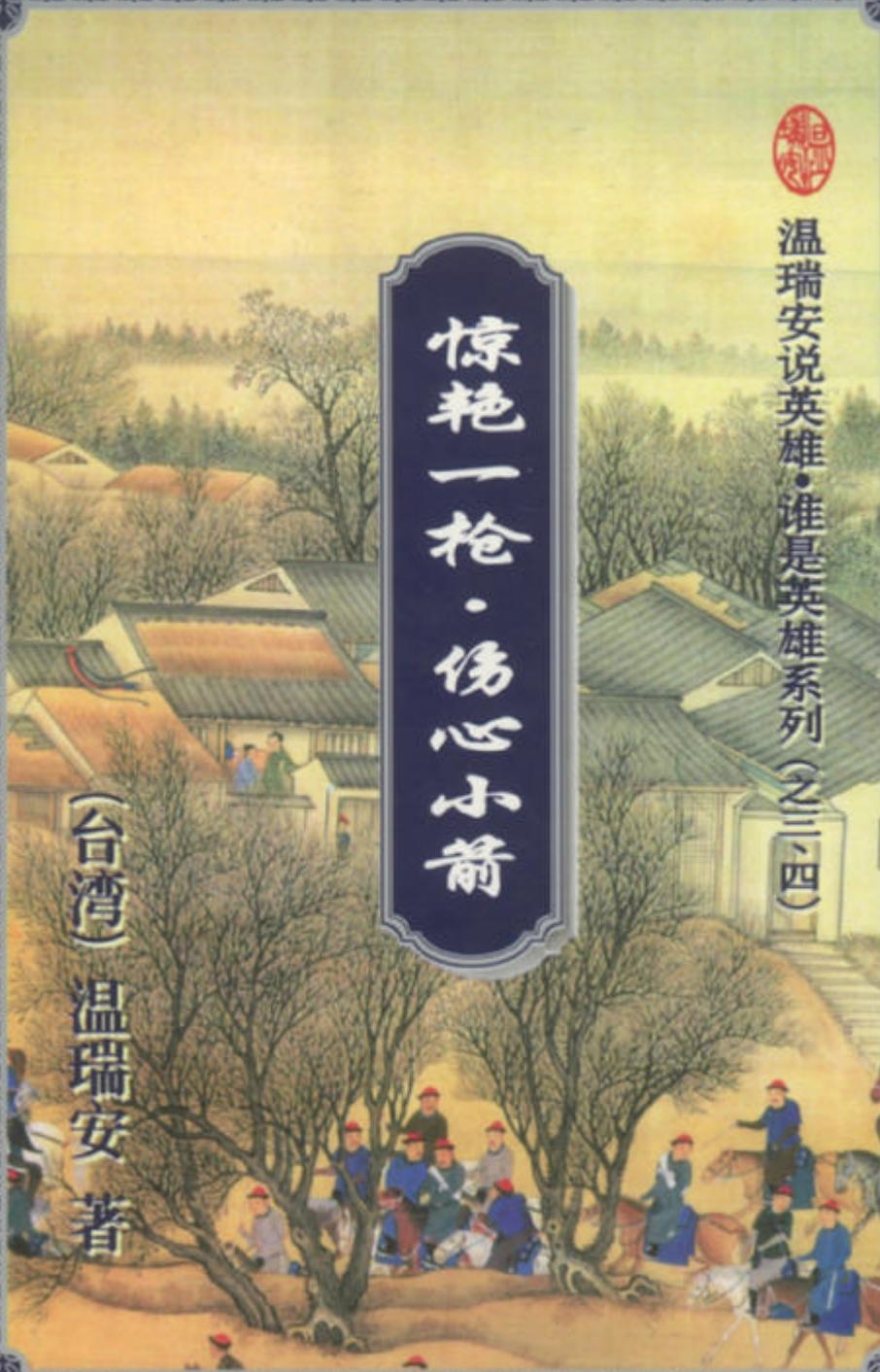




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三、四)

惊艳一枪·伤心小箭

(台湾) 温瑞安 著



武侠小说系列简介

何家和

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的许多特色，以下是其中的五个方面：

（一）他在中国大陆、港、台、新、马及海外华人地区被誉为：在金庸、古龙之后，唯一能为武侠小说创作“独撑大局的人”。

（二）他坚持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写作凡二十五年，同时也是把“通俗文学精致化”和“精致文学通俗化”的主将，所以，他的通俗（包括武侠）作品常在高质文学杂志中发表，其纯文学创作亦能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真正打破了严肃和通俗作品的禁区与隔碍。

（三）由于他原是一位诗人与散文家、文学评论者，之后才转而从事武侠创作，所以他大量运用新诗、现代诗的语言与意象于武侠小说中，且在作品里不断地运用和试验电影镜头、绘画构图、音乐节奏等技巧与手法，尝试为未来的武侠创作另辟蹊径。

（四）他的武侠小说在1992年正式风靡中国大陆，掀起了“温瑞安热”；1993年还卷起了“温瑞安旋风”，在短短一年之内，翻版、盗印、伪作推出超过120种。他的写作风格一新武侠小说原貌，在香港被称为“超新派武侠小说”，在台湾则给称作“现代派武侠小说”，无论是什么名称，这一种讲究文字运用、注重文学技巧、重侠义情操、敢创新求变的，且把生平经历、身边人物、现实生活为写作素材的武侠作品，皆统称为“温派武侠小说”。

（五）他出道极早，8岁时开始在大马、香港发表诗作，13岁开始主编刊物，16岁开始发表“四大名捕”系列的武侠小说，大学时代即在台湾创办诗社、文社、武术集团和杂志社，是目前唯一出生于马来西亚，成名于台湾，寄居于香江，红遍中国大陆，能兼写各种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品，迄今才刚届四十岁的武侠小说家。

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与特色，我们以严谨与期许的心情，有计划地向大家推介温氏武侠小说系列，分享这一份愉悦与殊荣。

六三 机件

在多指头陀和龙八不得已各尽平生之力互拼之际，王小石才发出他的“隔空相思刀”和“凌空销魂剑”，无疑是使人无法招架、无以闪躲、无可退避的。

王小石巧妙地把住了交手的契机，使多指头陀、龙八两大高手，反而成了他的机件，而他本身才是机纽和机枢。

不过，就算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这样恶劣的变化中，多指头陀和龙八依然能保住性命。

只不过，龙八血流披脸，捂鼻而退，多指头陀忽笑了两声，喀的一声，一根手指忽然断落，身上也冒出了血泉，他这下才兀然笑不出来，变作了喉头上喀的一声。

叶博识和张初放两人马上长身而出，及时迎战王小石。

至于黄昏、钟午二人，反应太钝，一时还真不知此际是中午还是黄昏了。

王小石一招得手，多指头陀和龙八太爷一齐负伤。

多指头陀血流如注，他着刀的身子仍在旋转着，但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他一指发了出去！

指戳孙鱼背门！

孙鱼犯了什么事？

他为什么要在负伤之后，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孙鱼？

孙鱼是个机警的人。

极机灵。

自从他跨进了龙八太爷的地盘里，他一直都没有放松过戒心与警惕。

刚才他一直都没有出手，那是因为：有多指头陀这样的高手在，已根本轮不到他出手。

所以他只观察。

由于是他通风报讯，以致龙八率众一起到“深记洞窟”来看个究竟，他很清楚多指头陀是事先已知道龙八把王小石家人囚在这儿的。

所以，多指头陀要与王小石同一阵线，定必是一种作态，这点他十分明白。

他以为王小石要遭殃了。

没料，局势却有此突变：王小石利用多指头陀对他攻击的刹那——大家都以稳操胜券而疏于防守，王小石攫着这时机连伤两名重大敌手！

孙鱼心中自是震讶——

饶他聪明过鬼，但仍料不到的是：

多指头陀竟会在此时向他狙袭！

孙鱼的反应是绝顶的快。

他一乍闻指风，立即往前一掠。

可惜他的武功不是绝顶的高。

多指一指没戳中，但中指突然长了一寸余，指尖还是弹中了他的背门！

孙鱼大吼一声，疾吐出一口血箭，脚步已踉跄，一脸恨色，捂胸嘶叱：

“为什么……！？”

多指头陀这才去捂他身上的伤口。

说也奇怪，他的手指按到哪儿，那处的伤口立即奇迹般止了血。

多指头陀一面为自己封穴止血，一面满意他说：“他是内奸。”

叶博识一愣：“内奸？”

张初放提醒道：“——他不是白楼主派来的吗？”

“王小石的家人根本还在窟里；”多指头陀的神情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精明，虽然他没暗算着王小石，还反给对方砍了一刀，斩了一指，但毕竟他也重创了一名“叛徒”，总算没抢着金子也捞得了一把沙子，比旁人是好多了。“不是他引咱们来，王小石根本就不会找到这儿！要不是他暗中示警，小王八蛋决不知洒家要对付他！他一定是内奸，不先伤他，给他和小王八蛋联手还得了！”

他宣判。

并在严重负伤后还如此精明，这般狡诈。

王小石即道：“他不是跟我一伙的。”

多指头陀马上说：“你为他辩护：还不是同党？谁信！你们在楼子里的渊源可深呢，别以为洒家不知道！”

孙鱼脸色苦惨，吃力地向王小石道：“你不必为我说话——你知道的，这时候，愈说，愈糟，越黑……”

王小石了解地点点头。

歉然。

多指头陀惨笑道：“不是他通知你，你怎么知道我要对付你？嘿！

说什么我都是你师父的至交！”

王小石道：“你错看我师父了，他一早知道你是蔡京派去的人，才会坦然接受你的接济。”

“什……什么！？”

“就是因为你花的是蔡京的银子，所以，你给他的财帛，他用来建白须园，养珍禽异兽，赈灾救难，用得一点也不歉愧。正因为你是蔡京派去的人，所以他才暗自留心，跟你相处如常，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胡……胡说！他要是知道，又为什么不拆穿！？”

“但他当你是朋友，不当面拆穿，是给你面子，希望你终有一日，自行悔改。可惜……”

“他……他真知道了，为何又会听了我的话，就赴京城找元十三限的晦气，终于死在驿途！？”

“因为你虽然旨在煽动，但说的确是实情。可不是吗？纵不管你如何添加枝节，夸张断章，但元十三限杀了天衣有缝，是一个事实。师父有意去助诸葛师叔，有心铲除当朝权奸，都是自愿的。没你的话，他也必赴此行，他不是中了你的计才去，而是利用你的将计就计，引元十三限出京——可惜，元师叔也太了解师父的性情了，终究还是得在老林寺拼了那一场！”

“什……么！这……不可能……！？”

一旦得悉自己最得意的设计，原来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多指头陀简直无法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如果不是他一早就警告了我，又在他取道甜山前先留下指示白须园，说不定，今天我就不会对你这般提防了。”王小石道：“那么，现在流血负伤。甚至已躺在地上的，当然是我了。”

这时，钟午、黄昏正忙护着龙八，跟他止血，另外发出讯号，负责戍卫的“明月钱”利明已率庄内高手团团包围住王小石一千人，弯弓搭箭，拔刀

挺枪，看样子是必杀王小石。

——“太阳钻”钟午、“落日杵”黄昏、“明月钹”利明以及“白热枪”吴夜四人，原就是龙八麾下的“三征四棋，七大高手”。

龙八乃是因慕“三正四奇”的威名，很希望自己手上真有这等绝世人物，于是设法招募重金聘了一些高手入门来效命于他。这四人连同“大开神鞭”司徒残、“大盖金鞭”司马废、“开盖神君”司空残废，合称“三正四奇”，——后生怕名大于实，加上又怕权位比自己更高的人所嫉，是以用谐音，成了“三征”、“四棋”：三征，是三名随他东征西伐的悍将，便是司马、司空、司徒三师兄弟；“四棋”则是他手下四子俱能独当一面的“棋子”，就是吴、利、钟、黄四人。

单凭这四人，恐怕还奈何不了王小石。

可是王小石没有把握。

——他自己要冲杀出去，这一点并不难，但要父亲、妹妹也能安全杀出重围，恐怕就极不易了。

何况自己身陷八爷庄，对方人多势众，一旦箭矢、暗器齐发，也的确难保全身。

他原想一举乘胜胁持着龙八，杀了多指头陀。

不过多指的武功和反应，都比他估计中更高。

他将计就计，利用多指头陀对自己暗算之际反过来一口气突袭龙八和多指，但龙八武功本就相当强，而多指头陀暗算惯了人，他无时无刻不设想自己若有一遭人暗猝时的即时反应，所以居然能及时躲开王小石要命的攻击，只断了指、负了伤。

王小石还待追击，但张初放和叶博识已拦截住了他。

投鼠忌器。

战斗一触即发。

只要一个命令。

龙八气急败坏，又痛又怒，他二战王小石，均遭败北；二遇王小石，都吃大亏，心中忿怒，可想而知，于是跺足大呼：

“杀！快给我杀了他！杀光他们！”

王小石立刻发现自己陷入苦战之中。

敌人多并不可怕，敌手高强才可怕。

敌手高强也不是最可怕，自己要保护的人、兼顾的事太多才可怕。

敌人要是冲杀过来，他大可杀一儆百，可是敌人多用飞矢、暗器，而且尽向王天六、王紫萍身上招呼。

梁阿牛与蔡追猫当然也拼力维护。

——可是两人都长于轻功，不是擅于接暗器的手法。

何况他们一人背住另一人，劲功也已大打折扣。

王小石的武功最高，但他除了要尽力匡护父亲、姊姊之外，还得分神照顾蔡追猫、梁阿牛，更得要分心保护另一个人：

孙鱼！

他们已认定孙鱼是敌人、内奸！

他们把孙鱼当作敌人格杀！

如果他舍弃孙鱼不理，他就必死无疑！

孙鱼受伤甚重。

——多指头陀负伤后的一指，依然杀伤力奇大，要是他未伤在先王小石开始也没料到：攻击除了向他们，也针对孙鱼。

攻势那么剧烈，那般“有杀错，不放过”，要是他不出手救，孙鱼就必惨死当堂。

可是，若他腾出援手，自身的困厄，可就更困逼了。

形势险恶，已不容他多加思虑，他非但出手护住自己和亲人、战友，连这个以前的手下现在的敌人，也一并出手相救。

但他只是一个人，怎么顾得了四面八方的敌人和要害！

孙鱼伤了几处。

他身上也溅了血——自己和敌人的都有。

他仍尽量克制自己，能不杀人的，就不杀。

为了方便照应，他竟不惜背着孙鱼作战。他这样做，无疑是把背门全卖给了孙鱼。但他毫不犹豫就这样地做了。

就在这时，一名绰枪大汉，疾掠而入。

凡他过处，守窟弟兄无人拦阻，反而让出一条路来。

这当然是“自己人”。

而且还是位份相当高的“自己人”。

果然，这人在龙八耳畔低语了几句，龙八脸色，一时阴沉不定。

只见他气忿难平地顿足哼道：“好，好，好！果然是跟四大名捕有勾结，约好了来这儿搞乱的！”

然后他忽然下了一道令：

“散开，护着我，由他们去吧！”

六四 机翼

“由他们去吧！”这是龙八下巴不得听到的一句话。

有这道命令，他们就可以不需要拼命的。

他们都听过王小石的威名，更何况就在刚才，王小石一出手已伤了他们的主人和相爷手下的一大高手了。

他们当然不以为自己有多指头陀更厉害的武功。

所以他们停手得比下令他们动手时还快。

王小石似并不意外。

他示意梁阿牛和蔡追猫护着王天六、王紫萍、孙鱼离开。

梁阿牛对孙鱼也同在受保护之列，很是“不以为然”。

王小石用眼色示意坚持。

梁阿牛不敢违抗，虽然他甚厌恶孙鱼这个人、这种人！

多指头陀不忘炫示自己遭受挫败后的功劳：“还说不是他召来的，你们看王小石这般护着他，分明是内奸！好在给洒家一指戳穿！”

王小石道：“他不像你。他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多指头陀道：“你会为一个跟你全无关系的人拼命，挨刀子流血汗吗！你救的也不过是你亲人，孙鱼会是你的对头？哈！哈哈！”

王小石知道解说无益，道：“你们囚禁我家人的事，我问清楚，要是曾遭你们施虐，这事还没了！”

龙八气咻咻地道：“王小石，小王八蛋，我放你一马，饶你们不杀，你还敢这般放肆！”

王小石脸色一整，酷然道：“是你放我？还是被迫放人自保？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件事不管是谁主使的，你告诉他，我不会放过他！”

龙八气得一张脸又蓝又紫，只跳着脚尖朝指说：“你……你……你——！”

“你”得了几声，王小石已押后冲出了“八爷庄”。

王小石这头才离开，多指头陀那头便低声问龙八：“发生了什么事？”

他当然知道龙八是不会轻易放过王小石的。

他自然想到龙八的决定是在被迫的情形下作出的。

“吴夜把守外面，发现四大名捕中的冷血、铁手已包围了这儿，手上拿着刑部搜查令，要入屋提讯江湖人物王小石、梁阿牛、蔡追猫，并搜索失踪良民王天六、王紫萍，说明要他们现身交差，吴夜先把他们稳住，进来通传。”龙八悻悻地道：“如果我们再打下去，非但收拾不了王小石，可能还把四大名捕引入家里来，那时逐之不去，尾甩不掉，还发现其他相爷交待呆在这儿的钦犯，那就大事不妙了，不如这次就让他们走了算了。”

多指头陀哼嘿道：“王小石果与四只鹰爪子串通好了的。”

龙八铁着脸，一面忍痛、一面怒道：“咱们这次大意失掉了白楼主的人质，却是怎么交差是好？”

多指头陀仍念念不忘自己那一“功”：“都是他信错了人嘛！谁教他有个心腹出卖他！这教人怎么防嘛！他错在先，不干咱们的事。”

龙八哼道：“说的也是。先给他一个反噬，是他手上的人搞得咱们乱了阵脚，鸡犬不宁，怨不得咱们丢了人犯。”

“不过，”他叹了一口气又道：“此事不得张扬出来，而且，待会儿的贵宾，得要精密布署，否则，再要发生这种事，咱们有三千个脑袋瓜子，也

得给摘下来当球踢呢！”

钟午替他伤处涂上金创药，一阵痛人心脾，龙八强忍住惨嚎，保住了自己的颜面，却在包扎好了之后一拳把无辜的钟午打得飞跌出去。

这时，王小石已到龙八太爷的“八爷庄”外，铁手、冷血等会上，大家会意点头，（铁手手上，还稳立着一只鸟，正是“乖乖”，也向王小石擦翼磨咀，算是跟他招呼。）又往神侯府走去，在痛苦街口，又会上了追命和“老天爷”何小河，“目为之盲”梁色。

——梁色假扮王天六、何小河扮作王紫萍，由追命挟着他们故意逗引白愁飞，果然使他沉不住气，派人过来查探是否人质已然走脱，王小石衔尾追踪，果然救出了老爹和姊姊。

这是无情和王小石之计。

——但至少还得需要最少五名轻功绝佳的人！

他们虽然设计了这个：“机会”，但这“机会”一定要有“翅膀”，始得进行。

这“翅膀”就是要几个轻功好的人才能办。

白愁飞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轻功极高，幸好他轻功再高，也断高不过追命。

故意显示已救出人质引白愁飞穷追使之沉不住气的主力，就由追命去担当。

冒充王天六、王紫萍的人轻身功夫也要好——至少，不能给白愁飞追上，而且，又得要假装完全给追命挟行但又不能真的拖累了追命的身法才能称职。

幸好梁色是“太平门”的人，他半路改拜叶枯发门下。“太平门”一向善于轻功，不管逃跑还是逃亡，都是他们的专职、擅长。

何小河亦长于轻功提纵术。她出身青楼，又当过戏子，这等半唱戏半轻身的事，她也游刃有余。

另外两名轻功高手，是协助王小石去追踪孙鱼。

——要不给孙鱼发现，且随王小石潜入敌方重地，轻功不好是绝不能胜任的。

梁阿牛外号“用手走路”——用手走路都比别人快，当然在轻身功夫上有相当造诣了。

蔡追猫在“发党”中十分胆怯，别无所长，但从小就是喜欢追猫赶狗抓耗子，所以身法十分要得，有事之际，大祸临头，他跑起来也比人快，原先他的名字为“建祥”，后大家只称他为“追猫”，这当然名实相符。

这些人都是这次“机会”中的“翼”：有了他们，人质就插翅可飞了。

大家聚合在一起，都很庆幸，这次行动十分成功。

王小石这才垂泪叩见王天六，又向王紫萍拥泣不已，嘘寒问暖，请安求责。

王紫萍笑啐他道：“我还以为你会变了样，见面冷得僵尸也似的，发达了认不得老爹老姊了。”

王小石这才说出他的苦衷原由：

“我一见你们，心头狂喜，心都碎了，但大敌当前，乱不得，要专神以对，才能把亲人救出生天。我是强制着不变色不心乱，其实心可慌，手可不软呢。我见爹爹、姊姊，宛似再世为人，却迄今未叩安问好，简直禽兽不如，

请爹爹责打吧！”

王天六听得明白一半、不明白一半，反正他无所谓，只知儿子连名动天下的四大名捕也有这般交情，他已很开心，只说：“现在没事就好了。我还以为你大逆不道呢。要是你不孝不忠，把我这老骨头救出来了，也只眼冤！”

王紫萍却已跟何小河、蔡追猫、梁阿牛这干人打成一片，三姑她们的六婆，四处进行八挂了。

王小石进而拜谢追命、铁手、冷血的大恩。

追命引发白愁飞的错误举措，自是功不可没，但铁手，冷血及时取得搜查令牌，包围八爷庄，一旦接到了哥“乖乖”报讯，即摆出不借与龙八系统决一死战的姿态，是王小石和他的亲友安全离开“八爷庄”的重大关键。

三捕都认为：为所当为，不必挂齿，只可惜听得“深记洞窟”内还囚着一群可能是仁人志士的受屈蒙冤犯人，很希望有日能拯救这些可怜的人。

王小石却觉得自己欠了一个大大的：情。

他希望来日有报答的机会。

三个捕头都说这只是秉公行事，谈答谢反而把他们给小觑了。

王小石却问起何以不见无情出现——此计无情是策划者，他虽行动不便，不能出面，但实居首功。

追命只说：“大师兄去处理一些重要的突发事情，所以赶不过来，但他已知悉令尊、令姊平安，也十分欢喜。”

王小石听出了一点蹊跷，双眉一轩：“却不知大捕头办的是什么事？可用得着在下之处？”

冷血剑眉一剔：“大师兄的事，恐怕还是为了你而办的。”

王小石诧然：“却不知是什么事？”

铁手淡淡截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出了一点乱子。”

——连四大名捕之首无情都得惊动了的“一点乱子”，恐怕就算是“一点”也是一个好大好大的“点”了。

“那是什么乱子？”王小石立时敏感起来了，“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追命、铁手对望了一眼，都没有说话。

冷血道：“关系，是有一点。”

“什么事？”王小石紧张了起来，他觉得气氛很有点不寻常。“到底是什么事，恳请相告，要是小石行为有什么偏差，情愿请罚。”

铁手点点头，望向追命。

追命咳一声，看着自己的脚尖，仿佛上面压了一粒榴莲。

铁手干咳了一声，说：“那不是你的错，只是……只是，你有两位弟兄，一时冲动，做了一些惹了点麻烦的事……”

王小石宛如坠入五里雾中，“——两位兄弟？麻烦事？怎么回事？”

冷血道：“是唐宝牛和方限少去暗杀一个人——”

他顿了顿，正要直把话说到底。

追命却阻截道：“四师弟，这事事关重大，还是等大师兄回来再行定夺吧——说不定，一切只是空穴来风呢。”

王小石看出了他们的神情。

一向办大案气定神闲，干大事指挥若定的三名捕头，都脸有忧色，甚为不安，甚至浮躁紧张——到底唐、方二人惹了些什么不得了的事！？

六五 机敏

在这段王小石等人跟踪孙鱼——进入深记洞窟与龙八、多指头陀对垒的时间内，温柔那边也发生了不少事。

初时只是一点点的“小事”。

后来是很大很大的“事儿”。

这件事的起因很简单：

温柔下了一个决定：

决定去找白愁飞：

她要找白愁飞理论：

——问白愁飞为啥要杀害她的师兄苏梦枕！？

——问问白愁飞为何要不断地迫害王小石！？

——问一问白愁飞为何变得这么坏！？

——她要问清楚白愁飞为什么要叫手下胁持自己做人质！？

——他到底知不知道她的心事、她的心意！？

其实，问心的那一句，一千个理由一百个原由也许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对温柔而言，还是最后那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合起来成了一个。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说不定，还有一个理由，她自己也没有察觉。

但这可能是比一切都更重要的理由：

她想见见白愁飞。

她好久没真正跟他聊过天、谈过话、打过架了。

——在王小石和白愁飞分道扬镳后，两造人马相互对垒，以致她这么一个女孩子，变成非要有立场不可，变得也成了一方人马，同时变作另一方面的敌人。

她开始时觉得很好玩。

后来玩着玩着也就闷了。

到最后简直觉得莫名其妙，而且一点也不好玩了。

她可不管了。

她要见白愁飞。

她要见他。

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孩儿家，要见白愁飞，是须要理由的。

所以，她制造了许多理由。

人类是把一切的事——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都能找得出理由的动物。

且不管是不是真的合理。

何况是温柔！

——一个女子要见一个男子，总可以制造出千百个理由。

更何况是温柔那样的女子。

她从“万宝阁”回到“象鼻塔”，发现比较常混在一起的唐宝牛和方恨少“不见了”，她心里恨恨地想，敢情又是去跟王小石闯荡江湖、扬名立万去了，却就是没本姑娘的份儿！

她恨恨地想，结果越想越恨！

她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跟了白愁飞、王小石入京师，莫名其妙的就因

为师兄是苏梦枕就成了“金风细雨楼”里比杨无邪身份都高一点的“女流氓”，然后又莫名其妙的入金风细雨楼、六分半堂、迷天盟的决战里，更莫名其妙的坠入苏梦枕、白愁飞、王小石的斗争中。之后，王小石被迫远走他方，她无所事事的，有等没等地就等了个三、五年（女孩儿家有多少个三五年！？），接着下来，苏梦枕因不欲她多接近白愁飞，因而要她回去洛阳，不然就返小寒山去重投师父门下，而白愁飞只忙着招兵买马，布署大业，根本就没心机理睬她，到头来她两者都不愿去（她好不容易才出得了来，一回去，岂不是给关在笼里了！？），反而跟唐宝牛、方限少等人，疯呀疯的，跟“七大寇”沈虎禅等人要武林中闯荡一番，又与张炭、朱大块儿这干“桃花社”的人，癫呀癫的，跟“七道旋风”又在江湖上浪荡一番。这番回得了京师。苏师哥生死不明，白愁飞更忙得神出鬼没。王小石却回来了！

但这块石头，毕竟也跟以往不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呢？

她实在也不大说得上来。

——以前。王小石可以跟她一样疯、一样癫、一样的大疯大癫。

她和他随时可以爬上树上抓猴子，可以互吐苦水也可以互吐口水，可以在中秋点灯笼游街，可以在端午节比赛吃粽子，可以一起滚在床上学游泳，可以在醒着唐宝牛背上划乌龟和睡着打呼噜的朱大块儿脸上画向日葵。……

可是，这些，现近都渐渐“不可以”做了……

有一次，她邀王小石跟她一道去偷何小河的贴身灵符，在旁的唐七昧立即干咳了一声（奇怪，怎么这些人要说话前老是要干咳那么个三五声才开声！），道：“三哥，这样不大好吧？你是我们的领袖哪。”

另外一次，她约王小石去“十十殿”逛逛，可是张炭马上捏捏脸上的暗疮（真讨厌，他的疮子都快变成他的“独门暗器”了！），提醒道：“王老大，这不大好，那儿是‘有桥集团’的地盘呢。”

还有一次，她和小石在河塘泼着水玩嬉，未几，两人都身湿透了，王小石忽然停下来不泼了，只瞪着眼看着她，温柔越泼越莫名其妙，催促道：“玩呀！怎么不玩了。”王小石只说：“不，不好了。”她不明白所以：“怎可以说不玩的，我要玩啊！”王小石忽然躬着身子，她好奇地走过去要看清楚，还以为他是给水蛇吮住了裤裆，王小石却急转过身去，脸红耳赤地叫道：“这不大好，不玩了不玩了。”……

——这不大好那不大好，什么都不大好，弄得她也不大好起来，什么都为能玩，玩不成？一总括而言，她觉得自己可真莫名其妙！

幸好她生性机敏。

——山不动，我动。

——路不走，我走。

王小石当了老大，他忙他的。可是今儿谁教白愁飞那不飞白不飞的小子惹着本姑娘了？他不来见我，我且来找他晦气！

嘿嘿！

——说不定，本小姐还能力小石头讨回个公道，还难保这一趟不把大师兄也揪出来呢！

男人的斗争里，不是把女人当作应该是站在自己一边或对立那一边的附庸，就是一种胜利品、安慰奖、牺牲者，她才不！

她要有自己的“事业”！

她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功绩！

所以她要去找白愁飞！

是以她要独赴“金风细雨楼”！

——今日的“金风细雨楼”，已不是当日苏梦枕当政时的“金风细雨楼”。

今天的白愁飞，也不是当年的白愁飞了！

温柔呢？

——她还是昔时的温柔？

不管她仍是不是以前的温柔，但她心目中确有一个极为坚定的信念：

凭她的机敏，一定可以解决一切困难的事。

收拾一切麻烦的人物：

包括白愁飞。

六六 机灵

她回到“象鼻塔”。

她看到石缝里长出一朵花，开得不知为什么那么灿烂，那么的红。

她看了一会：觉得很寂寞，更下决心去找白愁飞，去金风细雨楼未一趟。所以她离开了“象鼻塔”。

一朵花开和白愁飞，本来是全不相干的事。

但女孩儿家的心事，本来就不问原由的。她要是爱上一个人，可能因为是在这时候忽然遇上了他，或因为在这时候竟然笑了起来。

她因为一朵花寂寞的开谢、寂寞的灿烂寂寞的红，所以她更决意去找白愁飞——反正，不管有没有花开，她都会去找白愁飞就是了。

反正，张炭和蔡水择等人，也因而忙得一个头两个大三条尾巴长就是了。王小石其实是个很有组织力的人。

他很喜欢玩。

很多人以为喜欢嬉戏的人一定没有组织力，其实这是误解。

游戏与组织两者并不违悖。

事实上，游戏更需要规增，仅从规则中求乐趣寻新意争取利，那就需要更高的自律和纪律。

王小石一面玩，因为他好玩，一面做事，因为他把工作当作是娱乐，他认为他自己做事是好玩的事。

他现在不止一个人在玩。

而是一千人。

一班志同道合的人。

所以他组织了“象鼻塔”，把许多人才、高手、志同道合者，聚合在一起一齐“玩”。

他的组织充满了生命力与奇趣，因而吸引精英新丁，但其实内里又结合紧密、纪律森严、恪守规条、各有司职、互为奥援、呼应同息。

——一个好的游戏者，理应布置严密、训练有素，不管那场游戏是打球还是踢球、赌博或是其他，把游戏玩得好就是正经事儿。

大抵所谓大事也不过是一场认真的游戏。

这儿叙述的不是游戏。

而是组织。

王小石的组织，看似松散）实则严密。

——游戏，一般成人都不再玩了，其实那只不过是凡人而已，真正的大人物，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把儿童的“游戏”（或“梦想”）一直玩到老玩到死方休。

他的人不在。

但他的兄弟却在。

他的兄弟们轮流看守“象鼻塔”。

——他的那些兄弟，平时生活散漫，不听命于人，也“不务正业”，但却十分听王小石的话，紧守岗位，不敢玩忽。

是日，戍守“象鼻塔”的，是“挫骨扬灰”何择钟、“神偷得法”张炭、“火孩儿”蔡水择、“前途无亮”吴谅等四人轮流上班，另外还有几名“梦党温宅”的弟子，其中包括了夏寻石、商生石、秦送石等。

何择钟是“发党花府”的人，他面对那么多“梦党温宅”的“冤家”（“发梦二党”虽为一家子的人，但因两党魁口心不和，温梦成和花枯发时常争执、对垒不休，他的弟子有的私交甚笃，有的互不容让，都养成了相互竞争的脾性，总要争一口气，不输干人，虽然，一旦遇敌，两党人马，又会捐弃成见，

敌忾同仇，同声共气，联手应敌了。)是以更加不敢怠忽，所以他是第一个发现温柔打扮得漂漂亮亮正要出去的人。

所以他马上问：“温姑娘，你要到哪儿去？”

温柔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我去哪里，关你什么事？”

这回可也惊动了吴谅。

吴谅虽也是“发党花府”的子弟，但基于别的原因，他没有何择钟那种“输不得”的心理。他本来另有事在身，但因白愁飞和“金风细雨楼”的人忽在瓦子巷一带出没，王小石知人善任，深悉他善于应变，故也把他调来镇守“象鼻塔”总部。

他只问：“温姑娘不是刚刚才从外边回来吗？怎么又要出去了？”

温柔没耐烦地叉腰道：“怎么？不给人出去吗？本小姐觉得闷，所以出去，不行吗？”

“为姑娘安全计，还是不要乱逛的好，”何择钟审慎地说：“温女侠不是刚给人胁持了吗？不要又出什么事让我们补救抢救才好。”

何择钟是个武人。

而且是个不大懂得说话的武夫。

一句话，就看你会不会说，得到的结果不同意则完全两样；所以，没有令人不同意的话，只看你怎么说、是谁在说，然后才到那是什么话。

温柔脸都涨红了。

“我不管。”她执意道，“我要走了，本姑娘要是有事，死了也不用你来救。”

她这回更是气冲冲的了。

吴谅则在这时候又说了一句：“温姑娘命福两大，倒不担心灾劫死难，倒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要背黑锅当殃，温姑娘还是请回吧。你要买什么，吃的玩的，吩咐下来，我无有不办的。”

他的外号就叫“前途无亮”，真是名符其实，足可顾名思义。

温柔一听，脸都拉长了：“这不是囚禁么！跟给那大白菜关起来，可有什么两样。姑娘就算不出门，也自有去处。”

但她居然不往外走了。

只走回塔里去。

气虎虎的。

吴谅、何择钟见温柔不出去了，都心中大定，但他们的扬声对话，也给刚回来的张炭听了一二，问：“什么事呀？”

何择钟说了。

他也不是好的转述者，所以该说的没说，不重要的倒是多说了几句，张炭初听没什么，但蔡水择也跟着回来了，一听，吃了一惊，问：“她最后一句说什么？”

蔡水择因与张炭不睦，张炭始终不肯和他走在一道，王小石知悉他们之间有些误会，虽在甜山一役跟元十三限手下大将对垒时已消弭了一些，但仍未尽怀，所以故意安排二人在一起轮值当更，不过，两人依然各司其职，各吃其饭，说话也没相交谈，回来也一前一后的。

蔡水择这样一问，何择钟支吾半天，搔肋抓脑地只说出：

“……好像是说：谁关谁的……”

“她说……关起来谁都一样……”

“不不不。她说：死了也不用我来救。”

“——对！我记得了，她说不出门了——”

吴谅忍不住补充了“下文”：“温姑娘是说：她不出门也自有去处。”

“什么！？”蔡水择叫了起来，张炭这才听清楚，跺足道：“只怕她已出门了！”

两人立即施展轻功，赶上木塔，挨摊逐档地找，温柔都没有留在那儿，只曾经过。

张炭、蔡水择分头找了五、六层塔，都伊人杳然。

塔是圆形的，两人自走廊跑了一周，恰好遇上。

张炭喘气呼呼。

蔡水择鼻尖有汗。

两人看了看对方的尊容，都知道徒劳无功，只好挥汗。

这几天气候回光返照，年关将近，却不下雪，反而寒到极了熬出一种燥热来。

夕阳免费替大地万物镀上金红。

却瞥见木塔檐映照着挥树的绿叶。

叶掌更晃晃，无人影。

树后是红布街的围墙。

红布街通向紫旗磨坊。

紫旗磨坊隔壁是黑衣染坊，另有路通向破板门。

黑衣染坊前就是蓝衫街。

蓝衫街尾就是半夜街。

蓝衫街也直通黄裤大道。

黄裤大道贯通三合楼、瓦子巷、痛苦街，也穿过绿巾街。

往绿中街直走，就是白帽路。

白帽路直登天泉山。

天泉山上，便是金风细雨楼。

张炭和蔡水择对望一眼，两人心中同时都无声他说了同一个意思。

所以两人都立时飞身下楼。

目标一样：

从红布衫街始，一路赶去白帽路。

而且还要快。

吴谅一见二人身影疾闪，鬼追神逐似的猛赶路，他立即就向何择钟抛下了一句话：

“我跟他们去看看，你先守在这儿。”

何择钟则莫明其妙，咕哝自语：

“……明明到他们换班的，都去躲懒不成？却是换我一人独守。”

世上有些事是天生的，需要天份。

——写作、演戏、歌唱，乃至从政，都得要有天份。努力可以有成绩，但难有大成。有天份不努力则如火上浇水，但有天份而加上努力则似星火燎原。

——一个人机灵与否，多也是天生的。

后天的训练，可以增加机警，但难以机灵。

或许，何择钟是个尽忠职守的人，可惜就不够机灵。

或者，这样也好，不够机灵的人，会多了许多危机，先了许多机会，但却少掉许多烦恼，省却许多自命不凡。

六七 机长

刚回到“白楼”的白愁飞，也刚刚发了一场脾气。

因为他刚才收到一个讯息：

不利于他的信息。

他在苦痛巷谈判之后，在痛苦街头，已下了一个命令：

“马上进行‘杀鸡行动’。”

——王小石既然不肯甘休，他就先把两件王小石亲人身上的“信物”割下来，交予他手，让他心痛如绞，投鼠忌器。

执行这项行动的是孙鱼一早安排下来的人：

万里望和陈皮。

问题就出在这两个人身上。

这两人已经回来，但却“残缺不全”。

——残缺不全的意思是：

陈皮几乎给人剥了一层皮。

万里望的皮还在，但脸孔肿得像只猪头，最严重的是眼，伤得就像枚炸开的软合桃，一双招子别说万里了，恐怕连自己的手指还看不见。

他们哭丧着脸向梁何报告。

梁何一看，知道“不可收拾”，所以要他们直接赶去向白愁飞那儿汇报：

——自己搞砸了的事，自己去背黑锅吧，免得楼主怪责下来，还要为这两个混帐担罪受过！

白愁飞一看这两个人的样子就冒火三千八百丈。

但他强忍住。

他要问清楚才发作。

——王小石重现京师之后，他的脾气好了很多，却也瘦了许多。

主要原因是：对头已重出江湖了，他要是对他的部属再不好下去，只怕很多“风雨楼”的弟子都会改投“象鼻塔”去，这一点，他可输不起。

不想输就要检点，收敛：

自制，还有自抑。

他瘦，就是因为忙。

他有很多事要做。

他已起步成功。

现在他想飞。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可是飞远比爬更快更高，他要不是忙着把武功练得更好一些把楼子里的事管得更严密一把各路人物关系弄得更左右逢源一些……那么，掉下来，弄个折翅断腿的，可不是玩的。

一个人要事事都管，而且样样都不放心，自然很容易便瘦下来他很留意这个。

他觉得自己长胖一些，会比较福相，局面也会比较稳；不过，瘦的时候，杀气却比较大，权威也比较重。

对权杀威望，他还是十分注重的。

他答应过自己：尽量不对部下发脾气，也不敢太严厉，他可不想把自己的人全免费送到王小石麾下去。

不过这很难忍。

他喜欢奖赏有用的、帮得了他的部属，对不讨他欢心又做不来要事的手下，他恨不得全杀光了事。

尽管他心里是这样想，但怎么说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地任性妄为。

因为敌人正在等着他这样做。

所以，他当然懊恼，而且，今天他本来还最后约晤一人，却因事不能如期见面，他已甚不悦，但他还得平心静气，去听陈皮、万里望遭人“殴打”的经过：

万里望和陈皮“领命”赴“八爷庄”，要取王天六和王紫萍身上的一件“信物”。

——那“信物”是什么比较恰当呢？

“当然要王小石看了痛心疾首，五内如焚，但又不敢轻举妄动的最好。”万里望东张西望地走进了蓝衫街。“你说，该是什么好呢？手指？份量不够。胳膊？怕老的熬不起。奶子，嘿，那可刺激了。不妨配上老的那许儿……”

蓝衫街很静。

——它本来就很热闹，不少汉子都来这儿喧嚷嬉闹、喝酒聊天，不过，这时间他们各忙各的事，各干各的活。

在这儿出没的汉子，不是窟工就是瓦匠，不然就是磨坊、染坊、织坊、酒坊工人，所以也多穿着粗布蓝衫——久而久之，这条街也自然叫做“蓝衫街”了。

“我总觉得这样不大好。”陈皮对这项任务本来就不喜欢——不派他去跟一流高手比拼，而遣他去折磨所崇仰的高手之亲友，这算什么使命！“打就打，死就死，抓人家老爹老姊作甚？”

这时候，他们就发现街前出现一个人。

——一个穿蓝衫的魁梧汉子。

这个人环臂而立，拦在街口，一点也没有退让的意思。

以万里望的经验，只望一眼，就知道这人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他马上回望。

街尾也有一个人，扬着白纸扇，穿着白色长袍，儒生打扮，一摇一晃仿佛吟诗作对，施施然向他们走来。

——果然背腹皆敌！

他这回望向陈皮。

陈皮却很振奋。

——又可以决斗了！

这正合乎他的脾性！

——就算打败了，也总比去宰割无法反抗的老弱妇孺好！

看到陈皮这般反应，万里望一个头四个大：他只感叹为何“上头”派给他这样一个勇悍不要命的拍档！

——他不要命，自己可还要保住性命的！

来者一个渐渐行近，一个傲立不动。

白衣书生干咳一声，正待发话，那高大汉子忽打锣一般地说：

“我认得你们，你们今午暗算过我唐巨侠宝牛先师！”

那白衣书生在远远补了一句：“先师，通常是指死了的老师。”

那“巨人”忙纠正了一句：“不是先师，是上师，也是大师，更是至圣先师的那个师。”

陈皮冷涩地道：“你要干什么？”。

唐宝牛正待说话，白衣书生忽地已绕到了他们身前、唐宝牛身边，用折扇一敲唐宝牛手背，叱道：“不是说好由我代言的吗？”

唐宝牛哇的一声揉着手，“给你去说，说老半天鸡下蛋还没到正文！”

“谁说的？”方恨少白了他一眼，很少男子生得那么白净漂亮、比美丽女子还秀气漂亮，“是我先发现他们匆匆经过的，敢情是又去干什么勾当！这机会是我发掘出来的，我是这机会的掌管，你只能跟着我发财，不可以僭越，知未！”

唐宝牛只觉手背仍疼，啐道：“这算啥机会！只逮着两个下三滥！让你当个‘机长’也不见得风光到武则天那儿去！”

这句话，本是要斥驳方恨少的，结果却触怒了陈皮。

六八 机身

陈皮立即拔剑。

万里望马上阻止。

他想透过“谈判”解决事情——当没有较大胜算的时候。

“你们想干什么？”

“我要知道你们匆匆忙忙的要去干什么勾当？”

“我们干什么，关你屁事？”

“我的屁当然不关你事，可是，你们说什么砍臂断指的残暴事儿，我却听了几句，你们要什么？到底要害谁？”

“……又不是杀你害你，你老娘又不在我手里，你挑什么梁子！”

“好，那咱们就放手打一场，我们输了任由你。你们败了，就押去见四大名捕，好好审一审，要不然，给我实话实说！”

“这——”

万里望还待说下去。

可是却没有机会。

“好！”

只那么一句，已拔剑在手的陈皮已出剑刺敌！

战斗于是开始。

战斗于焉结束。

“新月剑”陈皮拼的是宝牛。

——他净选大的啃。

可是唐宝牛身上纵然伤痕累累，但也决不好啃。

唐宝牛跟他对敌，一反常态。

他只守不攻。

他闪开了陈皮的第一剑。也躲过了陈皮第二剑。又险险避过了陈皮第三剑。更在千钧一发间格开了陈皮第四剑。再在险过剃头的情形下让开了陈皮的第五剑。可是，第六剑又刺了过来。唐宝牛退无可退。避无可避。他突然大喝了一声。喝声来自他口里，但声音却自陈皮背后炸起。陈皮马上分心。分神。他回身。回首。唐宝牛就在这一刹间出拳。——出拳，不是打向陈皮，而是直撞向陈皮手上的剑锋去。剑锋折。剑断。一寸一寸地断。一下子，就折裂到剑镞上去。剑镞也为之碎裂。拳已直接打在陈皮虎口上。虎口迸裂。腕脱臼。臂折。拳眼已到了陈皮的胸口。陡然停住。——没打下去。这一拳要真的打下去，只怕陈皮就得变成一块人皮了。陈皮颓然闭目。

唐宝牛缓缓收拳，鼻子翘得老高。

陈皮在这时候，对鼻孔朝天的敌手，大有七种方式反攻、十一种方法挣出死角。

但他没那样做。

因为他败了。

败了就是败了。

——愿赌服输。

——要打认败。

他是光明正大地败了。

——只要败得心服口服，他就一定服输。

因为他是“新月剑”陈皮，不是赖皮，也不是泼皮。

——一个自重的人不要赖。

怕失败的人永不成功。

不怕失败的人就算失败了也是另一种成功。

万里望和方恨少的战斗却刚好相反：

不是方恨少败了，而是万里望打从一开始就跑。

他一面飞舞铁莲花，务求把敌人逼得不敢近身，让他可以逃跑就好。

——既然一百个男人里，顶多只有一个算得上是条好汉的，能当上条汉子他已算心满意足，但万一当名汉子要付出大大的代价时，他当只耗子也不致自形鄙陋。

他的铁莲花旋舞劲密，能攻能守，给铁莲花砸着哪儿就砸成一朵大血花，就算给锋锐的铁索捺着，也必皮开肉绽、刮骨钻髓。当世之中，铁莲花旋得最好的，万里望至少可名列三名之内。

他舞起铁莲花来，就像方圆丈八之内，生开了百朵铁莲花。

只不过，无论他旋舞运使得多快多劲，漫天都是花影，但仍然是有空罅的。

只要有一丝空隙（甚至那还不需要是个破绽）方恨少就可以了。

至少，他的轻功就可以办到了。

——“白驹过隙”身法，是讲求小巧灵动机变的轻功提纵术中之最。

最什么？

——最快。

——最巧。

——最妙。

——甚至也最令人不可思议、束手无策。

万里望把铁莲花舞得正起劲，逃跑之意最是浓烈之际，突然，人影一闪，方恨少那张清亮的脸，几乎是跟他脸贴脸、鼻触鼻、咀对咀地黏在一起。

他唬了一跳。

——那就像他自己的脐眼里忽然突出了一条蝎子尾巴一般不可思议。

就在这一刹瞬间，方恨少至少有十七、八种方法可以把他放倒。

因为他没学过。

他一样也使不出来。

因为他不会使。

——他一窜就窜入了万里望的死门去，可惜，他的武功却远不如他的轻功好。

所以他只能眼瞪瞪地瞪着万里望。

问题是：如果他不出手解决万里望，在这样极近的距离下，敌人就会反过来收拾他。

这一下，他好比只想调皮地逮着个机会，抓住机头机尾，威风那么一阵子，可是，却是整个人撞着了机身，机会大于他本身的实力，要是吃不下，只怕就兜不住了。

怎么办？

怎么好？

方恨少一时间什么也不能做。

他也什么都不做。

他只是往万里望的脸上吹了一口气。

然后他就说：“你完了。”

说了这句话，他干脆负手而立，好像当万里望是一个只死剩下一条鼻毛未死的活死人。

六九 机场

万里望完全无法置信。

——他不敢相信方恨少刚才什么也没做，却只在他脸上吹了一口气。

他也完全无法接受。

——给方恨少吹了一口气的他，居然就已“完了”！

他停下了铁莲花，吼道：“什么完了！？你才完了！”

“不，”方恨少冷静地道：“是你完了。”

“我完了！？”万里望咆哮道，“我随手就可杀了你！”

“你尽管杀杀看，”方恨少施施然地道，“你运功力看看，别说我事先没提醒你，嘿嘿，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吧？”

“我怕你作甚？”万里望叫着，仿佛大声嚷嚷才能使他心情安定一些，“你又不姓唐，也不姓温。”

——武林中人都知道，蜀中唐门擅使暗器，老字号温家则善施毒，眼前这人既不姓唐也不姓温，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对对对。”方恨少笑道，“我不姓唐也不姓温。”

他这样说，万里望反而害怕了起来：“你是方……你姓方，你……

你……你……！”

他一连“你”了三次，才说得下去，“你是‘金字招牌’方家的什么人！？”

“‘金字招牌’方氏一族，气功和点穴手法独步天下，冠绝江湖，”方恨少几乎连眼也不看他，“你管我是谁！”

——金字招牌方氏一族，气功称雄武林，与唐门暗器、温家毒药、雷姓火器、蔡家兵器、梁氏轻功、班家妙手、何家怪招并称于世，他现在竟给这气功举世知名的小弟当面吹了一口“气”，他不登时气绝已算走运走到鼻头上了！

说起来，他现在的鼻头还真有些痒。

这时唐宝牛已制住了陈皮，这环境正好供他发作：

“你着了他的气功，这是最新最奇最绝的点穴手法，已无声无息地攻入了你的奇经百脉，你完了。你从长强穴至百会穴都为他一气攻破，人去楼空，黄鹤不复，你身在魂消，还不向我们求饶！”

万里望颤声变脸：“你……你只吹……吹了我一口气，我就……就……？”

方恨少仿佛为他叹了一口气，“大象无形，大道至简，这你都不懂。”

万里望脸色惨变，方恨少又问：“你鼻子还痒不痒？”

万里望涎着脸道：“痒……痒……很痒……咱们无冤无仇不过有一点小小的误会，可否……告知在下解救之法……？”

“解救？”方恨少偏着头，一副心里盘算着要寄恩还是结怨的样子。

“是是是，高抬贵手，”万里望低声下气地哀求道，“放我一马。”

“解救的法子不是没有。……”

“公子请吩咐就是……只要能保全身，我来世做牛做马，必报此恩。”方恨少看着他的鼻子，忽一皱眉，“嗯”了一声。

万里望心头一凛，忙凑上了鼻子，心神恍惚地说：“怎么了？没救了吗？”

方恨少叹了一口气：“没救了。”他一拳就挥了去，同时再叹了一口气道：

“蠢得无可救药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万里望早已在八步开外跌成了一个大大的仰八叉。
万里望就跌在陈皮身边。

陈皮怒问：“你为什么要逃！？”

万里望捣着鼻子闷声道：“因为我不想像你那样给人逮起来。”

陈皮道：“你现在的下场岂不一样！逃不了反而落得个不敢一战的臭名！”

万里望鼻血长流，但反能忍痛反驳到底：“我是想杀出条血路召大队来救授你，谁说我逃！”

陈皮为之气结。

方恨少和唐宝牛却互相对望了一眼。方恨少说：“看来，这两人死都说成生的，黑都讲成白的，脾性倒似你！”

唐宝牛哼了一声，不说话，自顾自踱到蓝衫街转在黄裤大道的角落，然后，也紧抓住那一拳碎剑却已然红肿一大块的手，痛得蹲下了身子直跳了七八下，才徐徐立起，宛似个没事的人，悠悠踱回蓝衫街来。

——这时，蓝衫街围观的人已经不少了，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细语，在讨论刚才那一场是私殴还是仇杀。

在大城市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有机会来临，都可以是时机出现的场地，当年，在苦水铺一处废墟里，就成了王小石、白愁飞初遇苏梦枕以致日后飞黄腾达的所在。

在大都会里，每一个所在，都有机会存身；每一个场合，都有卧虎藏龙的人物。是以，一旦发生事，大家都出来围观抢看，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要知道生事的是些什么人！

唐宝牛再转过来的时候，地上已不见了万里望和陈皮。

“你放了他们！？”

唐宝牛这可要兴问罪之师了。

“不然怎样？”方恨少反问：“你要养他们一辈子？”

“我可有东西要问他们呢，你却放了！”

“你要问什么？”

“关你屁事！”

“且说来我听听，别出口不雅嘛。”

“他们鬼鬼祟祟的，要上哪儿去？害什么人？”

“我问了，他们都不肯说。”

“那你就这么放了！？”

“不然怎样？众目睽睽、妇孺小孩都在，难道你严刑迫打么？这种下三滥的事，连何小河都不愿行之，你这莽夫也不敢公然行之吧？更何况我这饱读诗书的斯文人呢！而且我已另有所得。”

“嘿，我这才一转背，去看敌方可有援手，你却去当了个大好人！”

方恨少舒臂揽着高他一个头的唐宝牛，微笑低声道：“是是是……你别死撑啦，你因手伤痛出来的眼泪，还留在眼角呢。大家心照，互不踢爆。嘻嘻。”

唐宝牛忙揩去泪痕。

方恨少见他手忙脚乱似的，忙安慰他道：“这两个不经打的东西，能干出什么事体来？都只不过是白愁飞派出来的小喽啰而已，不过，手上倒有两件好玩东西。”

——假使，方恨少真的能够从已落在他们手上的陈皮和万里望问出个事

由来，至少，就会知道王小石的亲人给囚在“八爷庄”，如果他和唐宝牛能先一步抢救，攻入“八爷庄”，至少，他们已做了一件确是比王小石和四大名捕都快了一步的大事。

人，本来就容易把机会轻轻放过的。

因为机会来临的时候，总难分清好坏、轻重、大小的。

而人只要看不清楚自己就同样的分辨不出机会来。

——不过，有时候，得和失是很难判定的：你失去了这机会，可能因而得到另一个更好的机会，而得到了这好机会其实是失去了另一个大好机会。

“你别猛憎，”方恨少倒跟唐宝牛兴致勃勃地说：“这两人倒提醒了我，我们有更重大的事要干！”

“更重大的事？”

唐宝牛对方恨少的话一向将信将疑。

“对，比打倒不飞不白还要重大十倍、百倍的事。”然后他以一副上将军重托于副将般的眼神和口吻问：“这样子的大事，你，承担得来吗？”

“天！有这样子的大事？”唐宝牛兴奋得淌出了口水，“没有我唐宝牛，能成事么！”

“对对对，没有唐巨侠，不能成大事，”方恨少又搂着这“巨人”的肩膀呵呵笑道：“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然后他用力一拍唐宝牛肩膀，豪气地道：“咱们干大事去！”

总算，这些无头无尾的对话，在场围观这两名疯疯癫癫的途人与蓝衫汉里，却有一名听得懂。

这人姓唐，名怀石，是“梦党温宅”的高徒之一，听出话有蹊跷，情形不妙，马上着他身边的师弟：周磊石通知了上面。

——上面，就是他的“党魁”。

七 机能

陈皮和万里望虽是折在唐宝牛和方恨少手里，可是他们身上主要的伤，却不是方恨少和唐宝牛下的手。

而是龙八太爷的人手。

原因非常简单：

万里望和陈皮经此一役，自然不敢直接赶去“八爷庄”，也无面目返“风雨楼”履命，只好曲曲折折兜兜转转地绕路赶去龙八府邸的后院，直扑“深记洞窟”。

却是这样一再耽搁，王小石等已先行一步，救出家人。

这时龙八和多指头陀，都负了伤，都忿忿不平，迁怒于孙鱼带强敌来犯，并忙着布署晚间接待“贵宾”的事，与相府的高手紧密联系，却听又有两名脸青鼻肿的自称为白愁飞手下的人正门不入、自后门混进来，只听利明走报：“他们确定是白楼主手下，但却连令牌都没带在身上！”龙八一怒之下，也不问明究竟，只下令：

“给我棒打出去！”

这一来，合当陈皮、万里望遭殃。

动手的是钟午、利明、黄昏和吴谅，当真是不由分说。

两人受伤在先，又不敢真个还手，幸龙八这边的人也没敢真个下杀手——因为大家都估量得出这只是龙八大爷一时火上了头所下的命令，可没意思要跟白愁飞结下深仇，因而都留了余地，却仍尽情地打，一泄王小石那一役中的余怒。

他们以为：没把这两人当场打死，已很给足白愁飞脸了。

——白愁飞还该领龙八大爷这个情呢！

白愁飞听了陈皮和万里望的陈述，寒着脸没说什么。

看到白愁飞这样子的脸色，有些事本要向他报告请罚的，也只好咽回肚子里去了。

之后，龙八太爷派了个人来登楼造访。

来的人来头也非同凡响。

那是“落英山庄”的庄主叶博识。

叶博识跟白愁飞是很有交情的。

六年前，叶博识跟白愁飞交谈时曾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以我这点微末之能，还能揽了个庄主来当，以兄之大材，却仍未能独当一面。实在令人扼腕长叹，痛惜不解。”

这句话对白愁飞影响颇大。

叶博识这次来，是龙八打了人泄了忿之后，知道个中有蹊跷，白愁飞说什么也是蔡京的义子，不好把这事闹得太僵，故请叶博识前来说明原委，并半暗示半炫耀的说明了：今个晚儿“八爷庄”有大人物到，自是不容人搅扰。

白愁飞一一听了。

他没表示意见。

——当听到连那样的人物也会宴于八爷庄时，他当然就不能再有第二句话说了。

他特别酬谢叶博识，恭送他下楼，请他向龙八致歉认错，表明他日再向

龙八太爷登门请罪。

直至叶博识去后——

白愁飞回到了“白楼”顶层。

上了楼：

回到他的“留白轩”。

关起了门——

然后他脱得赤条条地，开始怒啸、拳打、脚踢，把一切可以毁碎的尽皆毁碎，他指天、骂地，用尽一切最粗恶肮脏的语言，从王小石、苏梦枕，到孙鱼、龙八，无不连同祖宗十八代给他署在内。

他苍白的脸因激动而胀红，心头一股怒火仍无可宣泄。

就在这时候，铜铃响了。

——有人登楼报告。

这时候敢来报告的，正是亲信，而且必是非同寻常的急事。

所以他立即止住了骂声。

然后深呼吸。

一名弟子跪在门前，正是利小吉。

白愁飞什么也没有穿。

他雄猛、精壮、白晰、充满了精力气魄神采心志合并起来的魅力、且没有一寸多余的赘肉。全身机能都正值巅峰状态，是一种气和力、神和意的完美结合。

利小吉几不敢抬头看他。

——就算有人不为白愁飞气势所慑，也为他杀气所制，不然，也不敢跟他寒傲若冰的眼神对峙。

除了两种人：

一是杀气比他更大的，譬如元十三限、天下第七。

一种是能包容他的杀气的，例如：诸葛先生、王小石。

还有另一种人也可以：

那是完全体会不出他杀气的人。

这一种人很多，满街的贩夫走卒都是，就连我们的温柔大姑娘、唐巨侠宝牛先生，都或可列入这类人。

“什么事？”

“有人要求见楼主。”

“什么人？”

“温柔。”

“温柔？她见我有什么事？”

“她……她不肯说。”

白愁飞冷哼一声，目光闪动。

“她说：如果您不接见她，她就打上楼来。”

白愁飞失笑：“就凭她？她一个人？”

“她是一个人来。”利小吉问，“咱们要不要把她撵出去？”

白愁飞只沉默了一下。

只那么一下，就说：“赶她走？不，她来得正好，快去恭请她上来。”

“请她上来？”利小吉诧然问：“来‘留白轩’？”

白愁飞笑了一笑，他的人本来就很俊，这样一笑，还简直有点儿俏。

“快去。”

他只说，又补充了一句：“她上来后一盏茶的时间，你吩咐祥哥儿、欧阳意烫一壶酒上来，你告诉他们，是‘胭脂泪’，记住，是：脂——胭——泪——他们自会晓得。”

他回到房里，对着铜镜望了自己全身一会儿，仿佛觉得很满意。

然后他就开始穿上衣服。

他特别拣了一套洁净的白袍，不过，黑边却什么也不穿。

然后他就走到扶梯口、栏干旁俯视。

入冬的斜阳如醉，只剩晕红一点。

未几，他就看见他等的人，自楼里广场经过，他从上面望着她，在草坪上，伊英爽地走过，像一只辣椒那么红！

她仿佛也感觉到有人在看她。

她蓦然抬头。

没有。

楼栏空荡荡的。

只斜阳如血，红。

她心中闪过一丝迷惘，若有所失。

然而，白愁飞就在黄楼楼顶：“留白轩”入口的阴暗处窥视着就像一个逗点的她，一步含情一上楼的了来。

第四章 像一个惊叹号的我

七一 机 纽

温柔却是那么美，使白愁飞想起他生平非常过瘾的一件事，但此事有一大遗憾，而今晚就是赏补这遗憾的时候。而且，也使我不禁自问：当日，温柔还在“风雨楼”出出入入的时候，他就没发现温柔的靓俏么？

不。

七、八年前，他初加入“金风细雨楼”，加上温柔是苏梦枕的小师妹，而且他也看得出来，王小石对温柔很“有感情”。

他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

“大局”其实就是他的“野心”。

何况在那时候，温柔还小。

再漂亮的女子，还未成熟之前，还是不够风情。

白愁飞志不在此。

他觉得自己犯不着去按这个“机纽”：

他可不愿在轻轻一按之下，这些贵人全变成了他的敌人！

他犯不着这么做。

之后，王小石逐渐退出“金风细雨楼”的领导层，自己那段时间，正在招揽实力，建立势力，他可没多大的余力去兼顾其他的事。

他要发泄就有女人，大可不必因女人而引苏梦枕的忌讳，除非他用另一种完全不必负责，不怕后果的方法。

直至他撂倒苏梦枕后，王小石却回来了。

温柔在过去几年，也常跟“七大寇”、“七道旋风”那干人混在一起，他无心理会，无意惹上这一笔风流债。

王小石回来后，温柔也常留在京师了。

这反而使白愁飞有一种感觉：

——怎么白白放过！

（要不是我不在意，会轮到那块连木头都不如的石头么！）

（她已跟小王八蛋好了么？）

还没有吧？看她步行姿态，还是处子之身吧？

他以手支柱，斜倚凭栏，白的袍在暮靛里，骤眼看去，更显黑白分明，但事实上白和沾了点暮色成了略灰，暮靛也因这反映成了淡灰，所以仔细望去，反而成了个不分不明、不甚分明的人物。

温柔忽然发现了他。

有点腼腆。

她今天下了决心要去“金风细雨楼”兴师问罪之际，忽觉这几天常在外边逛，又给那龟孙子禁锢了老半天，虽然待自己礼遇有加，但她大呼大闹老半天，自然披头散发声也嘶哑。

她到现在仍不明白：既然大白菜已抓了小石头的家人，那么，自是足以威胁小石头了，那还要派人拿住自己作甚？

——她意想不到的：孙鱼拿她作为人质，是为了要达成白愁飞的指令“叫王小石来见我”而私下决定的，白愁飞本身并不知道这件事。

孙鱼为了立功，既不敢也不想向白愁飞“借人”，而他看准了王小石的

性情，只要扣住了温柔，就没有王小石不愿去的地方。

温柔既想不通，偏要想，就越想越气。

不过她也知道生气易令人老。

她最怕老。

怕自己难看。

在象鼻塔里，出发前，她忍不住在妆台照了照那面青铜镜。

照了照之后，又整了整衿。

整了整衣衫之后，又觉得还是不满意，于是更换了件枣红色的衣裙。

然后她又撂了头发，仍是不大满意，所以就梳了另一个漂漂亮亮的发型。

但她不擅梳妆。

——以前，在洛阳，有老妈子为她梳头打扮。

她足足流了老半天才把头梳好。

可是又觉得衣衫太老气了，不搭衬。

于是又换。

换了就照镜子。

不满意的又换。

直换到一件辣红镶金绣紫幅花边的前衫时，她才满意，再好好端详镜子里的她。

——可惜就是衣服太抢眼，比她的人还夺目。

于是她又往脸上涂涂抹抹。

画眉。

扑粉。

涂胭脂。

打扮好了，真是出落得像个美人儿。

之后她就兴致勃勃地要出门。

忽觉得不妥。

她再照照镜子：

没有不妥。

镜里的人很漂亮，尤其是一对含春漾水波似的眼睛，还有杏靛桃腮艳艳粉粉，但她看自己也却觉得越看越不像是自己。

——自己平素手大脚大、手粗脚粗的，扮那么漂亮干吗？

——何况已严冬了，这两天虽转暖些，但穿那么轻薄的衣衫出去不怕着凉也得怕着人心凉！

想到这一点，脸上不禁有点发热。像夕晖照得太近了不经意灼了那么一下似的。

——咄，只不过是见那么个大白菜！

有什么了不起！

有什么了不起！

——他一向对自己还爱理不理呢！

打扮那么漂亮，万一他看都不看，自己的脸可往哪儿搁去！

给谁看嘛！什么大白菜、小石头，全不是男人，都不当自己是女人，想到就气！

温姑娘一跺脚，一咬牙，又回到妆台。

这次不是化妆了，而是把已化好的妆一一擦去、揩去。

脸上弄得一塌糊涂。

之后，她去洗脸。

洗了脸，又更了件粗布衣，她就那么一张清水脸蛋儿（杏脸上还有未抹干的水珠，一粒粒的如珍珠露水，眉毛还湿黏在一起，显得更粗更黑，黑刀尖儿细桃般的秀气！）出门去。

一只脚才跨出门口，想想又不妥：这一番心血哪，把脸呀眼呀耳呀眉呀了半天，还恨不得把鼻子拎高一点掰宽一些，像那个雷媚一样，这样才美些，巴不得把腮颌扶呀捏呀的想捻得尖削些、清减些，这才能跟雷纯那么艳丽。结果，弄了个半天，跟先前没两样的，就出门去了，仿佛很不值。

所以她又重新坐下来：

化妆！

终于，她是画了眉、口红，添了点粉，换了件红毡赭衣才出去，临出门前，还再补些香水。

——却不料吴谅、何择钟等人居然还不让她出去。

好，不给本小姐出去，本小姐就溜出去。

于是，她就溜了出去。

不过，半途上还是给人缠上了，要她回去。

她硬是不回。

——反正已出了来，人家好汉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本姑娘是出得了来就是离了家，抬上八顶大轿本姑娘是兴尽了才回老家去！

没法。

——这姑娘谁也拿她没办法。

既然没办法，就只好陪她过来了。

是龙潭渡龙潭。

系虎穴入虎穴。

——谁教他遇上了温柔！

七二 机枢

可是，会为见白愁飞而刻意化妆的她，虽然已洗尽铅华，但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仿佛那些已抹掉的妆扮都留下了洗不去的罪证似的。

“啊。”

白愁飞微微地叫了一声，恰可让她听着。

“怎么？”

“我脸上没写着么？”

白愁飞咀角边牵起一朵笑云，反问她的。

很早以前，温柔就迷死了他这样儿的笑意了，她现在看了，心里还是突的一跳，还是突然没跳了一下，反正她也弄不清楚。

“你说什么？”

“如果惊叹也有个什么符号的话，”白愁飞指着自己的印堂说，“我就写着这个号啊！那是对你的美赞叹不已呢！”

两朵云掠上了温柔的杏靥。

“我哪里美！以前也从没关心过人家！”

她带点臊的时候，说话也细细柔柔，而且因刻意在装成熟而份外显稚气，在这样刚刚入暮之际，特别动人。

白愁飞也怦然心动，忽然想起那一次在龌龊的夜色里破碎的衣衫掩不住白晰而瘦小的胴体，而今，这清白之躯已丰满了许多了吧，可更见风情了吧，那娇嫩的乳房还柔软如鸽么？臀部也像口小枕吧？你这里那里都美哩，但话却不能这样作答。

他这样想的时候，回答却十分诚恳，而且还带着些微的歉意：

“那时候我忙，你是知道的，苏梦枕、王小石都在，没办法。”

“你真是关心人家，就多陪人家玩；”温柔不大明白白愁飞的说法，“要不，就派我去做些掀风翻浪的大事行，哪有对人家不瞅不睬的！”

“那是我不对，”白愁飞眯着眼，弯弯的、长长的，像一条浮动的船，“今儿我请你吃酒、赔罪。”

“我今儿跑这一趟却不是来吃酒的。”

这却使温柔省起了她的重大意义，嘟着腮帮子说：“我是来兴师问罪。”

“哦？请坐。”

温柔大刺刺地坐了下去，才发觉应该坐得斯文些。

“请茶。”白愁飞亲自斟上了一杯茶，“待会儿敬奉酒菜，向你赔礼。”

“你当然要赔罪。”温柔想到就很委屈，扁了咀儿，“你干吗要叫人绑架我？”

“绑架你？”白愁飞倒是一怔，“谁绑架你？”

“你。”温柔差不多要哭了，连跺几脚，猛憎了起来：“还不认！”

“我绑架你做什么？”白愁飞也闹不明白，“像你那么标致的姑娘是拿来疼的，怎么要绑架你呢！”

温柔听了，这才由怒转嗔，噘着咀儿告状：“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一下子不理人家，一下子叫人来绑架——难道孙鱼不是你手下？他会不待你吩咐就暗算本姑娘我？说了也没人信！你做的事总是不认帐！”

“又是他！”

白愁飞在心里一阵火爆：妈那个巴子！又是孙鱼！

“怎么？”

“没什么。”白愁飞当然不便说出他对此人的恨意，也不能承认他完全不知道手下做了这件事：面子，有时候确比事实更重要。“他有把你什么吗？”

“什么什么吗？”温柔愕然。白愁飞凝视着她，两手支在她椅子上，衣襟很贴近她。

温柔嗤地一笑。

“笑什么？”

“——你这样望人家，傻的！”

“因为你漂亮。”说着，便用手背去轻触温柔的玉颊。

一下子，温柔心头怦怦乱跳，急如鹿撞：她毕竟是江湖儿女，虽然情窦已开，但对男女调情，只是向往，却一窍不通，而今情状，一如机械已然开动，她大小姐却茫然也惶然不知纵控的机枢在哪里，开关都不能掌握在她手里。

贴得那么近，使她可以闻得着他的气息。

这可不止慌了手脚。

也慌了心。

“孙鱼这龟孙子敢对你这样，真是该罚；”白愁飞忽然笑吟吟的道：“该罚，罚我喝酒赔罪。”

然后他自袖子里掏出了一点蜡丸，拍开，里有三、四十颗小丸，他仰首一口气服下，根本不必以水送服。

温柔诧道：“这是解酒丸？”

“不是。”白愁飞注视她天真烂漫的艳，心里想：难怪稚气和艳美可以同时出现在她身上，因为她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自然该有女人的风情了，可是思想上还是这般不成熟：不成熟得使他一切举措几乎都不必隐瞒，已手到擒来，甚至送上门来：“我受了点伤。”

“什么伤？”

“内伤。”

“谁打你的！？”

“王小石。”

“——他！？”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处处跟我作对吗？”

“因为你害了大师兄。”

“不对。”

“那为了什么？反正你常常害他！”

“不是我害他，而是他嫉妒我。”

——要是白愁飞说：不是我害他，而是他害我……温柔对他的话可能就根本不会相信。

“他嫉妒你？”

“说对了。”

“——因为你是金风细雨楼的楼主？”

“因为你。”

“我？”

“因为你对我好。”

“哪？哦？呀！”

“他嫉妒我，我只好处处忍让他，避开你。”

白愁飞本无意要把这话题持续，但见小妮子听得那么震动、这般入神，觉得很好笑。男人总有一种只要有人崇拜他就不惜做下去、做到底、装作得成了自然而然而且自自然然的本领。

“是呀，躲开你是为了让他。”

“你……”

温柔是个硬脾气的女子。

但心软，很心软，她心软得连睡觉前看到一只蚂蚁经过床榻，一向睡了也拳打脚踢的她居然恬眠也仅记住不翻过身子。

“躲开你的日子，真痛苦。”

白愁飞哽咽地说：他心里盘算，要不要让两行泪簌簌落下来呢——毕竟，兼得一个爱慕他的女子澎湃情感，也比得上战伐中取胜利的快感。

他已不必落泪。

她已落泪。

她扯着他衣袖抽泣不已：

“死阿飞，死阿飞……我错怪你了……”

白愁飞唉声叹气地道：“那有什么，为了你，我可以放弃掉一切……”

“不，不要，不飞白不飞，不，死阿飞，不，二哥，不要——”

白愁飞心忖，她叫“不要”的时候，可跟干那回事叫的语音相似？他倒很有兴趣要知道。当起了这个歹念的时候，他的身体已迅速充血、勃起，就像特别为那话儿灌了烈酒一样，由于他衣服下什么也没穿，又那么贴近温柔，是以邪意更炽烈了。

不过，话儿他是照样说下去的。

“……我只要和你逍遥自在，双宿双飞。一直以来，都是小石头在从中作梗——唉，为了你的幸福。有更好的归宿，我只好把精神都放在事业上……”

真肉麻。

白愁飞暗啐了一句，自己说得连骨头都麻了。

——可是怎么多半女子都爱听这个？

她们爱听，就只好说下去了：

“你知道，我自幼是个孤儿，四周流浪，历尽沧桑，只手空拳打天下，才刚有了少许造就，又给人冤枉诬陷，打了下去……我几经挣扎，受人白眼，但却没人理会与同情——”

温柔听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白愁飞语音沙哑，声调哀怨，面容保持冷傲，但抚摸她的发却充满了感情：

——嘿嘿，没想到，不必下药，不必饮酒，这小妮子已完全崩溃，稳保的奉献！

他偷笑。仿佛本来只是想走入历史，却还错入了神话。

更大。

更威风。

“唉，”他控制自己的声调：让忍不住的笑意转化为抑不住的苍凉，“不过，孤独、寂寞、已没有再向人倾诉的必要了。我已习惯世间的唾弃，人们的背义，天下的误解！”

“不，不！”温柔不管眼泪把眼睛弄得像双大熊猫，依在白愁飞袖间，窝在他腰间哭道，“大白菜，你别伤心，我支持你，柔儿永远不离开你……”

她在他腰间磨擦。

忽然，白愁飞的身子似僵硬了起来。

她也感觉到一种特殊燥热，自头肩处传了过来。

白愁飞的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他托起了她的脸，并且深情款款地注视她。

她只觉得意乱。

神迷。

他慢慢地凑上了脸。

接近她。

她不由自主地向后缩了一缩。

他的手立即紧了一紧，使她的下颌觉得有点痛。

奇怪的是，此际，她忽然掠过脑海的是：

暗夜。

秽巷。

泥墙边的那一强暴：雷纯身上的碎衣掩不住白皙腿上正滑落的液体。

——怎么会想到这些呢？

这使她惊。

惧。

迷而且乱。

然而白愁飞的眼神：寂寞、愁伤之中，还燃烧着一个熊熊的冷傲、凛凛的炽热。

天！

她不能拒抗。

她无法拒抗。

她不想拒抗。

忽听外头“笃、笃、笃笃笃”响起了敲门声。

“酒菜送来了，楼主。”

七三 机舱

两个本来凑在一起的人影骤然分开。

主要是女的推开男的。

温柔整个脸都烘烘地大绯红了起来。

她在拗指甲，随即省觉自己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便随手拈了白愁飞的袖子来抹，就像是一张随手拈来的桌布一样。

因为亲切。

但白愁飞为之气结。

他当然不是惋惜身上那一袭白衣。

而是偏在这时候，居然有人送酒上来，嘿，而且还是他自己一早就布下的局。

——居然还不必用药动粗，这等女子已任由鱼肉！

他打开门，是祥哥儿、欧阳意意。

他们端菜捧酒过来。

酒有两壶。

菜不多，却色香味俱全。

——本来，斟茶倒水的闲事，说什么也不会轮到欧阳意意、祥哥儿来做。

这当然是特别的菜肴。

特别的酒。

还有洗脸洗手还是洗什么的水皿。

这两名心腹也不是第一次办这件事。

他们办来已颇有默契、得心应手。

白愁飞叫他们把酒菜端进去，放桌上，他向他们瞅了瞅眼——“好了，出去吧。”

他们居然不走，也向他瞅了瞅眼：“楼主，我们有事禀报。”

白愁飞正在那兴头上头，顿时不耐烦起来。

却听温柔幽幽他说了一句：“他们……是硬要跟我一道儿来的……不是我要让他们来的，他们就是痴缠没休，你别难为他们，他们也是为我好……”

她就是没说王小石派他们来的，以免白愁飞对王小石的恨意又加深一层。

她还是希望他们能好好——两人都能好好地在一起：甚至是他何（连她自己在内）都能好好地相处。

这回是白愁飞一时没听懂温柔的话。

随后他才清醒了一下，听到楼下传来争执的声音。

他这才弄清楚了：原来有人要闯上来。

——原来是有人跟温柔一道儿来的！

他心中有点惊醒。

自己太兴合合了，居然没发现那争吵的声音，看来，那小妮子虽意乱情迷，听觉可还好得很。

然后他马上又有了恶念：

既是有人跟来，必是王小石的人，这样的话……今晚，大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我先射下他的靶，看那小王八蛋还射不射得出他的伤心小箭！

“既是温柔姑娘的客人，好好招待他们吧！”

欧阳意意、祥哥儿都说：

“是。”

“不是有话跟我禀报吗？”白愁飞挑着眉花说：“这等烦俗琐事，不要缠烦温姑娘，咱们出去说。”

他跟二人踱出了房门，掩上了房门，说：“你先洗把脸，我去去就来。”

温柔嫣然一笑。

脸上还有泪光。

幸福的泪光。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也许只是以为自己很快乐。

冬天夜晚来得快。

今夜没下雪。

今晚没有月。

但灿烂的是天上，不是人间。

寒星闪灿。

星子只现于苍穹一角，已着了火似的密布分据，声势之壮，足令白愁飞吃了一惊。

风很大。

很冷。

也狂。

狂得居然敢掠动白愁飞的衣袖，令他的袍裾袅袅欲飞。

白愁飞一向喜欢风。

甚至爱上狂风。

因为风使他想飞。

欲上青天。

冲上云霄。

好一种感觉。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来的是谁？”

“蔡水择、吴谅和张炭。”

“他们？”白愁飞沉吟了一下，在狂风里，他有很多意念，纷至沓来，灵感闪跃不已迅掠即逃。“他们来得正好。”

然后他细细地吩咐二人一些话。

两人听了，也奋亢了起来。

祥哥儿自然充满了雀跃之色。

欧阳意意一向沉着冷漠，也禁不住整个人绷紧起来。

“这是个绝好机会，可将计就计，咱们依计行事。”白愁飞的眼睛在黯夜里，映着楼头的火把，竟似跟宝石一般的亮，“记住，首先要分隔他们三个。”

欧阳意意和祥哥儿退下去之时，连白愁飞也感觉到他们压不住抑不住的紧张。

——大对决将临！

同样，他们也感觉得出来：白楼主已给斗志充满。

那不仅是一个人的意志。

还有野兽一般的力量。

甚至有禽兽一般的欲望。

风势，是愈来愈大了。

白愁飞是个一向会观风向的人，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只白色的大纸鸢，有风就能飞翔。

他不怕风大。

——断了绳反而能无尽无涯无拘无束地任意飞翔。

想飞之心，永远不死。

有风就有飞的希望。

风是那么的大，灌满了他的衣襟。

风对他而言，就像是时机。

——是时候要飞翔了。

灌满了风的前襟，就像是充满了气和力以及机会，他整个人徜徉其中，意念电闪，就像是一个偌大机会的仓库，个中潜力，用之不尽。

风的来势那么急，看来，今晚少不了会有一场飓风吧？

他眺高远望：六分半堂那儿寂寞依旧。

只有金风细雨楼上，仰首苍穹，傲星迎风，胸怀大志，霸业王图。

是以他又唱起了他的歌：

“……我原要昂扬独步天下……我志在叱咤风云……

……龙飞九天，岂惧亢龙有悔？转身登峰造极，问谁敢不失惊？……”

他正志得意满，忽见主楼那里一盏灯色。

很暖。

那儿有一个女人，在等他。

——她还是处子吧？

在未决一死战之前，先祭祭剑也好。

他想起这样做就能既沉又重地打击王小石，高兴得几乎要狂笑起来。

他不便狂笑。

他长啸——

长啸声中，他看见梁何匆匆而来。

他正是召唤他来，布署一切。

——虽然没有了孙鱼，但仍有梁何，这就是他不止把时间心力放在培植一人身上的妙着！

七四 机智

不是不知道不能来，因为没有选择，也不得选择，蔡水择、张炭、吴谅等只有也只好跟了温柔直入了“金风细雨楼”。

不是没劝过温柔，而是虽已在楼外及时拦住了，但仍是劝不住这姑娘。

“你千万不要进去！”

“为什么？”

“王老三正跟白愁飞对敌，你这一进去，岂不送羊入虎口么！？”

“羊？”温柔停步，众人以为她回心转意，却听她杏目圆睁、叉腰嗔道：“你们看我：武功高强，女中豪杰，不让须眉，机智绝伦，我像羊么？”

蔡水择愣住了，一时不知怎么说下去是好。

一急，本来黝黑的脸孔可就更黝黑了，加上他的脸五官歪曲，甜山老林寺之役尚未复原，更是古怪诡异。

忽听张炭悠悠他说：“不像。”

张炭最近没晒太阳久矣，这回儿又长得白白胖胖的，他的肤色白来得快，黑得也速，有时这边脸没白得过来，那边脸色已晒黑了，惟一不变的，是他脸上的痘子，和愈长愈粗、愈来愈密的胡碴子在他那张咸煎饼似的大脸庞上相互对垒、各自布阵、一步不让、才土必争。不过无论肥些胖点，白脸黑脸，他的样子仍可以说是英俊好看。

温柔一听，展颜笑道：“还是你了解我。”

“是不像羊，”张炭补充道：“但像兔子，待宰的兔子。白愁飞要做的只是守株待兔！”

温柔一听，又气出了三个梨涡，正要发作，回心一想，不理他们，径自快步往前走去。

“也罢，”她说，“兔子总比羊好看。”

“是不是！”蔡水择急得直跺脚，“你可把她给气入了风雨楼！”

“那也没办法的事，”张炭没奈何地道，“她要去，咱们也没办法，只好她去哪儿，咱们都跟过去好了——以白愁飞跟她的交情，不致于要她的吧？”

“我看哪，她也不像兔子。”在一旁的吴谅忽然小声道：“只是刚才不好说。”

张炭大感兴趣，追问。

“像猪。”前途无亮吴谅指着脑袋瓜子，“笨得像头猪，真真正正的大笨猪！”

温柔见那儿三个男人交头接耳，喁喁细语，却不跟她说话，便倒过来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只听了一个字：

“你们说什么？什么朱？”

“没什么。”吴谅慌忙充满感情他说，“我们说，在晚霞映照下，你真像一颗真真正正的夜明珠。”

对这句话，温柔很感满意。

于是她就在夜明珠声中进入了“金风细雨楼”。

把守“风雨楼”关口的利小吉慌忙走报，留下毛拉拉、马克白、朱如是等人严阵以待。

“最好，”蔡水择充满了憧憬，“那白无常不让我们进去。”

“胆小！”张炭以一种大无畏精神道，“没胆子闯龙潭入虎穴，一辈子只窝在耗子窟里！”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吴谅倒是深谋远虑，“咱们先一个回去通知小石头！”

“别怕，有我在。”温柔气定神闲地道：“以本姑娘的机智，这次兴问罪之师，看死阿飞还能飞到哪盘菜哪碗饭哪杯酒里去！”

机智。

——机智是什么东西？

也许，机智只不过是聪明人的玩意，却是老实人的难题。

大难题。

于是，温柔、张炭、吴谅、蔡水择等人进入了“风雨楼”。

白愁飞只接见温柔。

温柔也想单独会白愁飞。

梁何等人要把张炭等人留在黄楼底层，那儿本就是接待宾客的地方。

却把温柔请上了白楼顶层。

大家都叫温柔不要去。

“他能吃了我呀？我怕他？”

温柔偏要去。

大家都拗不过她。

——反正不来都已经来了，这险不冒也冒了，这锅没背上也一早扛着了，张炭只好说：

“好，一刻后要是你没信息，咱们就打进去打出来。”

朱如是冷哼了一声。

欧阳意意嘿声道：“只怕是直着进来，横着出去。”

“得了得了，”温柔温柔他说，“我没事的，你们放心。”

“那好，”吴谅只好“付于重托”：“那一切都要仗赖温女侠的过人机智了。”

“这个当然。”温柔觉得这句最中听，“本姑娘不会忘了你们的——我一定会照顾你们。”

张炭、吴谅、蔡水择三人受宠若惊也受惊若宠、感动莫名、感激流涕地齐声道。

“谢谢关照！”

可是，不止一刻，三刻将到，温柔仍是没动静，未曾下来。

七五 机票

三人纵是再沉得住气，也不可以再沉下去了。救人如救火，直急不可缓，救人也如救溺于水，让他沉下去再救上来已没有气了。

张炭想发作。

蔡水择悄悄地扯下了他。

“干什么！？”

张炭的火气本来不算怎么大，但不知怎的，他一见蔡水择就火大。

——许是当年“九联盟”要并吞“刺花纹堂”时，“桃花社”全体都为支持正义的一方而力战，但“七道旋风”之中，就蔡水择推说“天火神刀”没练成，而不赴斯役，到“桃花社”退逃落难之际，蔡水择又以“黑面蔡家”门规禁严，拒绝了张炭要求在兵器大王蔡家匿藏避难一段时间的要求，私下却投靠天衣居士，一面潜心学艺，一面在江湖上立万扬名。

是以张炭痛恨蔡水择孬种无能，以昔日大侠萧秋水的话：“生死不知，枉为兄弟”，拒绝再跟他往来，耻与之相交。

后来，天衣居士有鉴于二人本是好兄弟，变得水火不相容，故意在甜山布阵中，让他们两人同“老林寺”一阵，因而发生了两人联手加上无梦女血战司徒残、司马废和赵书四，打得惊心动魄、舍死忘生，张炭和无梦女双双为各自奇异武功所缠，蔡水择为救两人，独战赵书四，苦斗不休，以致一张脸给踢烂，身负重伤，仍然不退，已使张炭对之大是改观。

——不过，改观归改观，张炭对蔡水择依然不以为然。

（咱们兄弟在遇难苦熬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在赖大姊跟你结义一场，我们都在逃亡落魄之时，你打造天火神刀成功，扬威武林，得意于天衣居士，俨然成了“黑面蔡家”的代表人物，新一辈中的佼佼者，还仿如当年“桃花社”旧部为班底，得意于一时——可是，我们呢？却还在苦熬不已，等人人不救！）

（我们最需要友情的时候，你却把友情置之不顾；在你最需要友情的时候，我们伸出了友谊之手——最终却给你一刀斫断！）

（现在跟大家一起拼命那就可以补过了么？在这儿的，谁不拼命！）

（——生死不知，枉为兄弟）

（——“一朝是兄弟，一世是兄弟”：这也是萧大侠的话；谁教你先不把兄弟当兄弟！）

张炭对蔡水择仍无法释怀。

不肯原谅。

——就是因为当年他是兄弟，所以才越发不能原看。

那种感情不同的。

血浓于水。

酒醇于茶。

——要是只当朋友，才不会这样要求，也不会这般见怪。

甚至一点也不见怪。

简直是见怪不怪。

兄弟和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侠萧秋水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你会帮朋友解决问题，却会为兄弟卖命。”

(蔡水择，我们愿为你效力，你有卖过命吗？)

(那一次，在老林寺，你只是为保住自己性命而战，再说，那顶多也不过是在力战中寻求补偿。)

是以，蔡水择的话，张炭多不愿听，听亦不见得从。

“我们处身在敌方营里，宜稍安毋躁，一旦闹大了，只怕没好处。”

“要有好处就不要跟来——跟来准没好处。”

“也不是这样说。温柔就在上面，万一闹开了，恐怕她第一个走不出来。”

“她现在也还没走出来。”

“我怕闹起来对方反而有藉口把她困住。”

“那咱们就任由他们鱼肉啊？说不定，温柔已遇险，正等着我们教授呢？”

“我们也没听到什么异响，对不对？就再忍一会儿，才发作，好吗？”

蔡水择以一种顾全大局的口吻，作出要求。

张炭只冷哼。

他问戍守的人：“老兄，请通传一声：把温姑娘请下来，可好？”

那人正是毛拉拉，他没好气地回答：“是她自己要上去的，她要下来自然会下来。”

张炭本来脾气也不太大，可是一见蔡水择和吴谅都半声没响的样子，脾气也就来了：

“那么，我们也上去看看，怎么样？”

在旁的马克白忽然问：“这位请了。”

“请了。”

“你看过戏未？”

“戏？唱戏、杂耍、韵剧，当然看过。”

“好看么？”

张炭一呆。

“有的好看，有的不好。”

“要给钱么？”

“有的要，有的不收钱——你问这干啥？”

“不干啥。”马克白阴沉道：“只不过，要是正台的戏，多是要收钱买票的，要上楼晋见白楼主，不是不可以，可是，票子没发下来，机会只能等，还没来。机会是要票子的。不管是戏票、银票都一样，你可以强来。要是强占位子强上台，你以为你是谁啊？后果要是闹出什么事体儿，可要自己负责哦。”

他阴恻恻地反问：“——年轻人，你还忙着长痘了嘿，可负责得起？”

张炭霍然立起，与马克白相互对视。

对峙。

蔡水择吓了一跳，忙扯他坐下来。

他不坐。

蔡水择只好低声下气地要求道：“——就当是为了温姑娘，忍一忍，好吗？”

张炭这才坐下。

但悻悻然。

他连蔡水择也一起生气进去。

马克白嘿走到一旁，暗中以听觉监视三人：他的眼睛已几不能辨物，反而言谈问却故意说些要用目力的节目来证实自己与常人无异，他跟张炭说看戏买票就是一例。

他也在等。

他亦不知道楼上在干什么，白楼主打的是什么主意。

七六 机缘

吩咐了梁何速去办好一切之后，白愁飞在踌躇满志之中，生起了两个警惕：

——他下的命令，梁何已很快就听得明白。这表示他的领悟力已愈来愈高，而办事水准也愈来愈接近自己。他已愈来愈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这样下去，另一个发展是：一如自己从苏梦枕的得力助手，渐而成为他的心腹大患；或像自己一手培植的孙鱼，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已出卖了自己。

（唉，梁何是人才。人才是拿来用的，要不，就算拿来杀的。——如果自己就像苏梦枕，梁何会是王小石，还是白愁飞？）

这一下子，他倒羡慕起苏梦枕来了：至少，他还有一个忠心耿耿的（或者不止一个）王小石！

回到“留白轩”，步向愈来愈近的灯光，他竟萌起一种浪荡江湖少有罕见的“回家的感觉”。

但随灯火愈渐明亮他的欲火亦更高涨。

这时候他还没进入“留白轩”。

他还没对温柔做出任何事。

隔了一道门，看着晃漾的灯火，想到温柔这个女子，白愁飞心中忽然生起了真正的温柔感觉来。

他以乎有点儿真心的喜欢这女子。

可是他忽然又想起了王小石。

——这小王八无论到哪儿去，怎么落拓，却都是十分有人缘。

——可惜他所喜欢的人儿，却是喜欢着我，而且就在我房间里。

——只要我得到了她，她就是我的人，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这作为更能伤害王小石了！

——只要想到能伤害王小石，那就是值得做的事！

白愁飞奋亢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现在已义无反顾。

以前，他初出江湖的时候，对他真正喜爱的女子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疼惜是好，也不懂得展开追求。

于是，她们一个一个地在他眼前消失了：有的嫁人，有的远去，有的甚至没给男人碰过就凋谢了，有的却跟远比不上他一根指头的男人混在一起……却是谁都没有多看上过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到他飞黄腾达之后再会上其中两三个，她们对他十分钟情、仰慕，却以为跟他才是初晤！

后来，他终于弄懂了。

喜欢哪个女人，最对得起他自己的手法，就是把她弄上床去，然后用最对不起她们的方式舍弃她们，她们才会记住他一辈子，永远也忘不了他。

是以，白愁飞变了。

他不要爱上。

爱上是一种毒。

他只要上。

上她们的床，或跟她们上床，抑或是骑上她们的身子。

——不惜用各种面目，用一切法子，这样，虽然没有真正的爱情，那又

有什么关系？尤其当你已有了一流的享受之后！

大人物是不该去爱人的。

大人物只须让人去爱。

白愁飞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

白愁飞本来想直接闯进去，那本来就是他的房间，但他还是先敲了敲门，却不等温柔来开门，他已推门而入。

他看见温柔黑黝黝且长的睫毛颤了颤。

有点慌失失。

——这带点慌的女子其实美得让人有点心慌。

房里真黄。

黄色。

黄色是烛光酝酿出来的。

让烛焰漾起来的。

他走了过去，温柔像鼓了很大的勇气，才抬眸、展颜、梨涡深了又浅了一下，道：“他们在楼下闹事啊？”

白愁飞由于站得近，仔细端详，还是发现她仰起来的脖子柔、白而美。

他真想吻下去。

这房里的烛火比酒还催情。

“没什么事。我叫他们再等等。”白愁飞指了指菜肴，柔声道，“菜都凉了，还不吃些么？”

“你不吃吗？”

温柔很温柔。

“我？我不饿。”

“你不吃，我也就不吃了。”

“好，我就陪你吃一些吧。”

“你吃，我就吃。”

温柔嫣然。

含羞答答。

白愁飞见温柔不大夹菜，举箸夹了块羊肉给她吃。

“我不大吃肉，”温柔把肉挟回给他，“你吃。”

白愁飞并没有劝酒。

因为，看来已不需要。

——对这女子，他认为已手到擒来，已不必下药了，看来，这小妮子仍是处子，不用药物更有滋味、刺激，而且痛快。

他色迷迷地想着这些，不觉自斟自饮：他们端上两壶酒来，他当然先饮“胭脂泪”的那一壶。

温柔只甜蜜蜜地浅笑。

“笑什么？”

“笑你。”

“笑我？”

“笑你大口大口地吃牛肉，像头老虎。”

“吃牛肉吗？我夹给你。”

“牛肉？才不吃呢！”

“为什么？厨子炒得挺鲜嫩的嘛。”

“牛是最可怜的了。它为主人熬了一辈子，不知吃了多少鞭子，风吹日晒，犁好了多少农田，长出了稻子麦穗，养活了多少人。以它的身形，要反抗主人，其实是不难的，但它一辈子都忠于主子。可是，到它老耄无用时，主人还把它卖到屠场，宰杀了它，从皮到骨，支离破碎，连尾巴都拿来熬汤，抽皮削肉挑筋敲髓刨骨，一点儿也不放过，你没听说过吗？牛进屠宰场时会流泪的……它没有反抗，可是心里一定在想：主人主人，我为你熬了一辈子，吃的是草，种的是稻，怎么你这么狠心，就不念我多年忠心苦劳……”看来，这几年窝在汴梁城里，接触不少苦哈哈、穷哈哈们，温柔依然大姑娘、大小姐一个，可是识见却很是不同了。

白愁飞只在嚼吃小牛腰，顿时吃得有点不是滋味，忙夹了一块鸡肉给她，催促道：“那么，吃鸡吧。”

“鸡？我也不吃。”

“鸡也不吃！？鸡有什么？它可不会种田犁地、流泪吃草哪。”

“现在京城里的鸡全是养来吃的。一生长下来就关在笼子里，挤挤迫迫的，从来没自由自在过，一大群一大群窝在一个黝暗、潮湿的狭仄地方，你迫我我逼你的生着，只等长得够成熟就抓去宰割的一天。

它们何辜何孽？一生长下来就只等死，等候作人口腹之欲！就像是一个个的死囚，活着只为了等死还孽，没别的指望，没有任何享乐。你这样把它吃下肚里去，也自然把它死前的种种受压迫、惊惧、恐怖、毒质也全吃到胃里去了。它们的主人用什么肮脏的食物喂它们，你就等于间接吃下它所吸收的食物……”

白愁飞听着，也吃不下，只好转移到那一碟清蒸鱼上：“鱼呢？鱼没事了吧？鱼都不吃，吃斋好了。”

温柔却反问：“这鱼却是在哪儿打捞上来的？”

“我怎知道？我只顾吃！”

“可是它在哪儿给逮着却是影响很大呀！”

“那有什么关系？我可搞不懂。”

“现在很多的池塘、海边、都给污染了，人们在水里倒粪、撒尿、洗衣、染布纺、磨豆坊乃至雷家堡的火药库、温暖家老字号的毒药场的葬物污水，全往海里倒，这些鱼吃的都是这些毒物，你说它们不是浑身是毒？就算不是在污染的水域逮的，你又可得知它们是不是远自蜀中唐家溪畔游来，身上正带着唐门的毒刺，你却以为只不过是一支鱼翅的吃下肚子里去了。何况，鱼本来在水里，游来游去，多自在啊，就为了你口腹之乐，忽而把它们抓了上来，它们喉给鱼钩穿破，它们在网上脱水弹跳挣扎，你吃下去的，全是它们死时的惧怖——你想，一个人吃惊受苦、挣扎不得、任人宰割，忍受着极大的恐悲苦痛的肉身，你吃进肚子里的也有它的屈辱与不平，有那卑弱可怜的灵魂，难道这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吗？说实在的，我还真的吃不下咽呢！”

白愁飞咕哝：“能给我吃的，还算是它的机缘造化呢！”

“如果你今生不幸是一头牛、一只鸡、一条鱼，就不会这么说了。”

“对，它们就根本不会想，不会说话了。所以我只能想、能说，我干吗不吃。给我这种干天地为之风云变色的大人物吃下肚里去，不只是它们的机缘，还是它们的福气呢！”白愁飞反问：“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吃什么？”

“我？我吃蔬菜，吃水果，也不是完全不吃肉，偶尔，也吃一点的。”

温柔嫣然道：“你看我皮肤白雪雪，滑律律，就是吃这吃来的。”

“没想到你的佛心那么重，不会有一天当尼姑去吧？如果出家不成，看你把筷子拿得那么近夹茶肴的地方，”白愁飞不经意地随口搭讪并趁此转换了个题，“将来一定嫁个近在身边的丈夫了！”

“赫！”温柔疑惑地问：“这是怎么看得出来的呢？”

“这还不简单，”白愁飞走过去示意，“这是箸咀，你的拇食二指捏住筷子，越近箸咀，嫁人最是近亲，反之便是远方姻缘了。”

由于靠得近，鼻际闻到一阵又一阵的处子幽香，不觉心旌摇动。

忽听外面争吵之声大作。

“我们要进去！”

“谁也不准入内！”

“我们偏要进去！”

“你们敢！”

“没什么不敢的，除非你们放人！”

“什么放人？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

接着便是一阵乒乒乓乓的打斗声。

温柔听了，半嗔半喜，竖眉呼道：“让他们上来！”

白愁飞正欲令人阻止，忽觉胸口一阵发闷，四肢无力，真气不继，话到了喉头，竟说不出来也传不下去。

他此惊非同小可。

七七 机位

由于命令是“留白轩”里发出来的，也不闻白愁飞出言反对，拦阻张炭、蔡水择、吴谅的人，全都不敢造次。

只好由他们登楼。

一看温柔和白愁飞点着烛晚膳，张炭就光火，但也放了心：

“温姑娘，走吧，这儿非久留之地。”

“你们吃了饭没有？吃过饭才走吧。”

温柔坚定地摇头，睨着白愁飞，似笑非笑他说。

白愁飞几度运气，均觉腹痛如绞，表面不动声息，但心中大为惊骇。

——在他纵横一世，竟折在这样一个女娃子的手上！

“我的姑奶奶！”张炭叫了起来，“还吃饭，王老三这回可担心死了！”

“让他担心担心我也好，”温柔笑得酒窝像在美靛上布个小漩涡：“别以为本姑娘是唤之则来，呼之则去，哪有这般好欺负的。”

白愁飞听在心里，可不是滋味，只说：“我可没欺侮你啊。”

“你没欺侮我，所以，我不是留下来了吗？”温柔向张炭等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吃完了饭便下楼来。”

张炭、蔡水择、吴谅各自相觑，只好唉声叹气他说：

“好吧，姑奶奶，咱们等。”

说着就要坐下来。

“你们在这里等！？”

温柔似不可置信。

“你们吃你们的呀！”

“不在这儿等，到哪儿等去？”

“我们在这里等，对你最安全呀！”

“我哪会有事！”温柔咋道，“你们这儿一个个全有事了还轮不到我呢！快，听姑奶奶我的话，下楼等去。”

“你要小心啊，姑奶奶。”蔡水择仍苦口婆心他说，“这些酒菜里，他可能下了毒。”

“下毒？”温柔反问他：“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毒？”

蔡水择为之结舌，搔头皮抓得双肩铺雪也没答得出这一句伟大的问话来。

“就算不下毒，”张炭只好“支援”，毕竟本是同根生嘛，“也可能会下药。”

“下药？”温柔很兴趣，“什么药？”

“这……”张炭也在挤脸上的痘子，“例如……迷药。”

“他对我下迷药作甚？”

“作甚？”

张炭瞪大了眼睛

“姑奶奶，你不是连这都想像不出来吧？”吴谅诡笑道，“你奶奶的，这都做不到就不是男人，这都想不出来就不是女人……”

“啪！”话未说完，他脸上已吃了一记耳光。

温柔搨的。

“你们心邪！”

“本姑娘向他下毒，易如反掌；他向本姑奶奶下药？门都没有！”

然后她下令：“快下楼去，我一会儿就下来一起走。”

他们只好不情愿、不甘心不痛快地，磨磨蹭蹭下楼去了。

祥哥儿和欧阳意意都觉得白愁飞可真有本领。

他们私下交换了看法：

“白楼主可真厉害，不仅武功高强，连对女人也真有一手。”

“对呀，他不必说话哩，让那女娃子自行把人都笑赶出去了，这才高明！”

“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反正不管是什么办法，女人嘛，只要你跟她们有一脚，她们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反正，别得罪这女人，就不定她一夜之间就成了你的楼主夫人！”

“胡吹大气，当年，跟你留香园、孔雀楼、潇湘阁、如意馆的大姐们不是多有七手八脚的吗，也不见得有人跟你死半颗心塌半片地哪！可是同人不同命呀！”

“啐！去你的——”

当然没有人相信白愁飞真的中了毒。

可惜白愁飞此际心中滋味可不是他们所揣想中那么好受。

——没想到，终年打雁的，今儿竟叫雁儿啄瞎了眼！

自己可真是“瞎了眼了”，竟忘了温柔也是姓“温”的。

——“老字号”温家的温！

——她老爹洛阳温晚也正是“活字号”的主事高手之一。

不过，他还未完全绝望：

至少，温柔刚才没当真的当着蔡水择等人面前制住他的事道破，这样看来，事情说不定还有周转余地。

他只觉哭笑不得。

——原想，温柔既送上门来，他蓄意利用这机会迷奸或强暴了她，但到头来，这机会却易了主、换了位，变成他一时大意，不防温柔，反而给她下了药，落在她手里。

——“老字号”温家的“药”自然十分厉害，就凭他的内力，居然还迫不出来、压不下去。

刚才手下上了“留白轩”，他也没即时求救。

一是他几乎响不得。

二是温柔就在侧边，要杀他轻而易举：

——梁何忙着布署，没一道上来，他不认为欧阳意意和祥哥儿反应够快，而他身边也没有苏梦枕、王小石这等人物。

三是纵救得了他又如何？“老字号”的解药只有温家的人知晓，万一闹开了，救不了他，只变成笑话。

他还不知道温柔迷倒他的用意。

他自度还可以“搏一搏”：

说不定，真如他想的：温柔对他不可能有什么恶意，他才会着了她下的药——要是她不存在敌意，那么，这事就不一定可以解决，总胜闹开来给江湖上的人耻笑：堂堂“金风细雨楼”楼主连一个女子都解决不了，还给收拾了！

这个面子不能丢！

——在武林中行走的人，头可抛，血可流，面子不可以要丢就丢！
他是呼风唤雨京里第一大帮派主事人，这口气他输不起！

七八 机簧

温柔在烛火氤氲气氛中吃吃地笑，像极一只得意洋洋的小母鸡。

“我威不威风？”她得意洋洋地问白愁飞。

“威风。”

“厉害不厉害？”

“厉害。”白愁飞沉住了气。

“你有没有不服气？”

“没有。”然后才说：“我对你全无歹意，你却来暗算我。”

“我暗算你？”温柔嗤地一笑，“是你们自己小觑了本姑娘的实力。”

这点白愁飞自是十分承认。

他更承认的是：美丽女子最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是，温柔。

女人的温柔可使人不知加设防。

——不增设防的高手与常人无异，只怕还更容易死于非命一些。

“你也忘了我是‘老字号’温家的一员。”温柔俏皮，眼角、眼眉儿都是喜孜孜的，“我一嗅就知道，酒里下了‘胭脂泪’。他们、大家、所有人都不知道也忘了本姑娘天生有这个本领，可见你们有多忽略人啊！”

白愁飞抗声道：“但我没用这酒来灌你啊。”

“所以本姑娘就用‘离人醉’反下在你酒里，给你一个教训。”

白愁飞惨笑道：“现在，我可受到教训了。你却是何要这样做？”

“我是个女子。我要的是温温柔柔地一起开开心心，而不是辛辛苦苦地去轰轰烈烈做什么大事。轰轰烈烈是你们男人地事。”温柔幽幽地道，“不管在金风细雨楼还是象鼻塔，我和朱小腰、何小河都是这么想，也常这么讲的，只不过，你们老忙你们的事，没把我们这些尤胜男儿的巾帼英雄，瞧在眼里。”

“你们高兴那么想，谁阻着你来着？”白愁飞更觉莫名其妙，“那也犯不着将我来毒倒呀！”

“我毒倒你，只是为了要证明：本姑娘比你更行！”

“你行你行！”白愁飞嘿道，“你行行好，解了我的毒吧！”

“你真气不足，话也说不响，对吧？”

“你是听到的了，不必再多此一问吧？”

“那你的手不可以动吗？”

“可以，但只运不上力。”

“那边不是有酒吗？”

“我这还喝酒！”

“喝，你喝这一壶。”

“——这壶酒不是‘胭脂泪’的吗？”

“正是。”

“你什么意思？”

“告诉你，不害你，看你这个疑心鬼！”温柔愉快他说：“‘胭脂泪’和药力正好可以克制‘离人醉’，你一喝下去，不到半刻便可恢复如常。”

“真的？”

“骗你作甚？”温柔眼波流转，俏巧他说，“知道本姑娘为啥不为你难你的原因么？”

白愁飞只觉肉在砧上，心里盘算，口里却问：“为什么？”

温柔俏俏也悄悄地在白愁飞耳畔呵了口气，说：“因为你刚才没有真的把那些下了‘胭脂泪’的酒给我喝，要不然……”

她的玉颊像两个小笼包子，而且还是染了桃色绯意的包子：

“——如果你是那样，我才不理你。”

然后她一拧身，抄起那壶酒，壶咀对着白愁飞灌了几口。

说也奇怪，白愁飞在这烛火晃漾的房中，只觉一阵暖意，仿佛源自心头渐而涌散洋溢开来的一股温柔，渗入了这一向孤独的人住的孤独房间。

这次，吴谅、张炭、蔡水择只在白楼子底层等候。——由于刚才在“留白轩”白愁飞并未曾示意，是以欧阳意意、利小吉、祥哥儿、朱如是都不好将之驱逐，不过仍虎视眈眈地监视他们。

吴谅、蔡水择、张炭等人也喁喁细语、商谋对策：

“看来，温柔在上面似真的没什么危险，咱们白走这一趟，白担心这一场了。”吴谅比较乐观。

“我看这就言之过早了，白愁飞这人反复无常，温柔要对付他，只怕不够班辈呢！”张炭则比较悲观。

“唉。”

蔡水择却只叹了一口气。

张炭瞪了他一眼。

“怎么了？”吴谅问，“有话就说嘛。”

“我看问题不在白愁飞。”

“那谁有问题？”吴谅不明白，“你？”

“不。”蔡水择不安地搓绞着手指头，道，“温柔。”

张炭又糟了他一眼。

狠狠地。

一物治一物：大象怕耗子，糯米治木蚤。

白愁飞着了迷药，全身酥软无力，好像一具机器，机簧未曾发动，便形同废物。

但温柔此际替他按下了机簧。

——他的“机簧”便是喝了“胭脂泪”。

“胭脂泪”的药力正好可克制“离人醉”。

白愁飞体力正在复原中。

温柔娇俏地看着他，好像很满意自己的一手造成似的。

白愁飞默默运功。

微微喘息。

他现在面临几个抉择：

一、照计划进行，飞得进来的鸽子不烤熟了吃进肚子里，实在对不住自己。

二、放她一马，保留个好情面，将来或有大用——就像他当日礼待雷媚，到有朝一日跟苏梦枕实力相峙时，便占了很大的便宜。而且，她对自己这么好，自己不妨善待她，当作回报。

三、留住她，不让她走，但享受她美妙身子、清白之躯一事可暂缓，反正来日方长，断了翅的凤凰不怕它飞得上枝头。

白愁飞正在逼出体内剩余的药力，只觉阵寒阵热，时冷时炙。

温柔忽支颐桌上，婉言道：“飞哥——”

这一声呼唤，荡气回肠，白愁飞只见温柔温柔款款、红唇噙张、星眸半拢、美不胜收，心头也真一荡不休。

“你可否答允我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好了，能答应的我一定答应。”

——对公事上这么轻柔的话，白愁飞还是第一次说。

温柔喜上眉梢。

“不要伤害小石头好不好？那些兄弟本都是一家子的人，你不要那么狠心对付他们好不好呢？我知道小石头这个人的，他决不会无辜伤害人的。你就不要对付小石头好不好？”

白愁飞心头冷了。

脸色冷了。

眼色更冷。

但却笑了——至少，眉、脸、咀都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笑容。

“你今回来——就为了这事？”

温柔喜不自胜地道：“是不是！我都说你们本就是兄弟，没有解不了的仇的！只要我一说，你就一定会答允我的了。”

“是吗？”

她又哄过一张美脸来，吹气若兰他说：“你答应我啊？我要你亲口答应一声。”

“答应你，不难。你先帮我一件事。”

“好啊，什么事，你说好了，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

“你替我杀了几个人。”

“杀人？”温柔的口张成了“O”字，合不拢，“谁？”

“苏梦枕、王小石，还有你师父、你爹爹：他已潜入京里，可不是吗？”

“你真会开玩笑，还吓了我一跳。要是爹真的来了，就糟糕了。”

温柔拍拍胸口。

胸很小。

但秀气。

很挺。

白愁飞只觉一阵燥热：“胭脂泪”的药力本就带有相当强烈的淫性，虽中和了“离人泪”的麻醉性，但仍残留了不少份量的催情药力。

“对，我是开玩笑。”

他吁了一口气。

因为裤裆里极热！

劲热！

也绷得极紧。

难受极了！

她也舒了一口气。

笑了。

“我就知道你在开玩笑。”

两人都笑了。

烛火微颤，滚出了一行蜡泪。

温柔娇喘不已。

白愁飞徐徐立起，微微咳嗽。

“怎么了？”

温柔关怀地问。

“没事，最近常有点小恙。”

白愁飞微微捂住了胸，另一手撑在桌面上。

温柔很担心，花容失色，过去搀扶他，关切之情洋溢于脸。

“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你越来越像了。”

“像什么？”

“他？”

“我师哥呀。”

“——苏梦枕！？”

“你瘦了，越来越有权，而且冷酷，怎不像他？——但我知道你跟他是一样的：外表冷傲，内心很善良呢！”

“是吗？”

“不是吗？”

“……是。”

“是”字一出口，白愁飞运指如风，已封住了温柔身上的五处要穴。

第三篇 雷纯的纯

——她简单纯粹如一次闪电，一道惊雷。

“英烈的决心，来自似水的柔情。这世间一向都做对了没有人知道、做错了没有人忘记，本就是人们的铁律。要制衡它。就拣大对大错、大成大败的做，人们反而分不清楚谁对谁错。小是小非，谣言漫天飞；大是大非，反易指鹿为马、黑白不分。”

——“六分半堂”中踏梅寻雪园雷纯的说话。

第一章 大师、太师和太师父

七九 机括

头有多大？

这也说不准，因为，有人的头大一些，有的小一些，但大小之间的差距总不会太离谱。

也不见得头大的人一定很聪明，头小的人就愚蠢。当然，也有头大无脑的笨人，只不过，常用脑筋的人自然在比例上头大一些，主要是因为四肢不见得便会太发达之故；比较多作劳力的人，四肢当然发达些，相形上，头就较投闲置散了。

头大也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脑，脑控制了一切思想和行动，只不过，人类迄今顶多只活用脑子功能只有百分之五，其余未善用的，确如宇宙一般浩瀚、神秘、未可限量。

不过，今天，谁也没王小石的头大。

他今日几乎是在他过去半年里最头大的一天！

也是京城里最“头大”的一人！

自从在“神侯府”里听到那大消息后，他一个足有三百个大！

王小石之所以久久未返“象鼻塔”，以致一直仍来得悉温柔竟赴“金风细雨楼”的事，乃是因为他正执意在“神侯府”等消息。

——消息终于有了。

“三剑童”及新拜无情门下的“一刀僮”终于回来了。

无情神情颓丧，精神发顿，宛似打了一大场仗（而且还肯定不是胜仗）回来。王小石从来没见过这残废的人这么沮丧过。

可是无情一开口就安慰上王小石。

“你不要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

王小石的心立即往不沉。

因为他年纪虽轻，却饱历人情世故，他深知道一个人之所以能安慰别人，首决条件他的情况要比那人好些，才安慰“得起”。

——也就是说，无情虽遭逢不少的问题，可是，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肯定更大，更加艰巨！

所以他单刀直入就说：

“唐宝牛和方恨少到底惹上什么事了？”

无情知瞒不住明眼人，也开门见山便说：

“他们闯入‘八爷庄’。”

王小石吃了一惊：“他们暗杀龙八！？”

无情叹了一口气：“是龙八就好办了。”

“不是龙八？”

“不只是龙八，今晚‘八爷庄’里，连童贯、王黼也在那儿。”

“这般大阵仗，只怕米苍穹也会在那儿压阵了。”

无情居然点头：“他真的就在那儿。”

“什么！？”王小石跺足道，“他们真的敢狙杀米有桥！？”

无情又叹了一口气。

这回的叹息更长。

“他只是米公公，那还不十分难办。”

“什么——！？”

王小石目瞪口呆：“难道——他们——竟然——”

无情点点头。

这回，连追命铁手冷血，都得同时叹了一口气。

“这……”王小石差愕莫己：“难道、他们、竟敢——”

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他们不敢的事。

——很多人都说他们无悔、无畏、无愧，以为是勇敢精进、大丈夫的气概，其实不然。其实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一点都不知惭愧，做错了事也不懂自省后悔，那只是非常恬不知耻、不负责任、不敢面对现实的人。

这种人，本就跟大勇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以为侠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实这一点也没有了不起，明知其不可为而为，寇贼采花盗都犹而为之，以武犯禁，谁还不会？——不过，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那就不容易了。

——那就是说：虽然知道不能做，但为了义气道理，不得不做，不怕任何牺牲也非做不可，这才难得。

如果是不仁不义的事，反而要不为——人先能不为，而后方可以为。

有勇气拒绝去做一些害人利己的事，才能真正做出伟大的事业。

这才是真正的侠义精神。

——那么这一趟唐宝牛和方恨少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做了什么？

老实说，他们自己也不大知道。

也许，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就不敢做了。

唐宝牛和方恨少打倒了万里望和陈皮后，气势正壮。

方恨少问唐宝牛：“你想不想做大事？”

唐宝牛回答干脆：“想。可是光想没用。”

“想就去做呀，做了就有用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着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你说什么？”

“这是荀子的话，你居然没听过？”

“荀子是谁？他卖竹笋的吧？说那么深奥的活，真是阴鸷！”

“荀子你都不懂！他与孟子齐名，曾在齐国三度出任祭酒，对‘六经’的修订建有大功……”

“六经？我们做大事，你来谈佛经？还是发神经？”

“唉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什么着？”

“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

“你骂人？”

“我骂蠢人。”

“你别以为我不会听！那个损人的家伙是说：光知没有用，还得要行，最好知行合一！”

“……原来你听得懂……嘿嘿，人不可貌相也！”

“说了一大堆杂六杂八的，为啥不干脆脆的就说：实行比知道更重要！？干净利落，不必一大堆猪羊猫，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手指脚趾还魂

纸的！”

“好，跟你这草包，只好不掉香包，直话直说，话给直娘贼听了！”

“好哇，你这可是骂人了！”

“别动气嘛，咱们应该联合起来，做点大事给没瞧得起咱们的四大傻捕和小石头瞧瞧才是正事！”

“怎么做？他们又没邀我们一起去干？”

“他们不要咱们一道，咱们就啥事也不能做？大只牛，不，唐巨侠，那你也太看扁自己吧？”

“我怕？海瓜子变山那么大我也不怕！猛虎不在当道卧，困龙也有上天时！想当初小石头没回得京城来，谁也没为他说好话，就我唐英侠逢遇着人骂他，就跟谁擂，死一场就当交个知心友，嘿，嘿，他干啥些大事，却也不把我唐大巨预算在内！”

“谁不是那样！他还是通缉犯、黑头黑脸的时候，人家贬一句，本公子不是三五个咀巴子赏他？所以咱们乃英雄行险道，富贵似花枝；要得惊人艺，须下苦工夫；打得老虎死，大家有肉吃……”

“喂，你到底又要什么啊？”

“……一句话：咱们去做大事！”

“什么大事？”

“咱们先行干掉一个重要人物，让他们吃惊吃惊，”

“干掉人？有谁那么深仇大恨呀？”

“嘿嘿……龙八。”

“龙八？他倒是不做好事，狐假虎威，该杀。”

“——杀倒未必。他好歹也是个朝廷官；杀了麻烦，揍一顿可泄心头之愤。”

“好啊！”

“那就走呀！”

“——不行！”

“又怎么了？”

“怎么找龙八？他这个人仇家多，狡似狐，老是东躲西匿，找他可不易。”

“到他家里去啊——家有当官的人还有不好找的！”

“一路杀进屋里？只怕伤人多，独是他一早闻风溜了。”

这回倒是唐宝牛比较审慎。

“这倒不劳你拳头打十个八个狗腿鹰爪，我包准有办法自出白人，靠近他眼边，再一拳把他鼻子打成一截鼻涕如何？”

“直出直入？八爷庄可难不倒我唐少大巨侠，但他身边混饭吃的家伙倒有几个算是充得上阵仗的。”

“你少担心，他那狗窝狐窟就当是大埋伏，但机关纵控在咱们手上，有钥匙还怕开关不了机括？你毋忧啦！”

“机括？”

“告诉你。”方恨少洋洋得意地自白衣襟内掏出了两面金牌：“我在刚才那两个狗不下蛋的家伙身上，搜到了这两面出入八爷庄无阻的通行令！？”

这是对的。

——机括的开关在他们手里，既能通行无阻，就如入无人之境，还怕什么？

这是错的。

——机括虽然控制在他们手上，但机关一旦发动，他们身在其中，谁还把得住开关？连机关都应付不来的时候，谁敢有暇理会齿轮、螺丝、机括的？

况且，人生里的得失，有时殊为难说。

方恨少凑巧盗得了这两面令牌，所以真的做成了一件大事——轰动京城的大事！

不过，若是他们一早已计较过这件事的后果与影响，他们对这两面令牌，仍视若至宝，还是畏如蛇蝎？

八 机巧

“八爷庄”防守森严，而且还在当晚防守得特别森严，自不是有了令牌，就要进便进、要出就出的。

如果要硬打进去，他们又觉费事，主要是因为；

一，他们要打的是龙八大爷，也就是蔡京手上一大红人，亦是横夸武林、朝野的一大无耻，可不是打他的喽啰小卒。

二，如果从外面打起，就算打得进去，龙八也一定望风而逃之夭夭，打草惊蛇，反而赶出一群蚊子！

三，他们自恃身份，才不愿跟龙八的手下厮缠——要打，就打头头；打头头，才算件大事！

既要不动声色地进入“八爷庄”，但又通不过重重防卫，那该如何是好呢？

“没问题，”方恨少眉梢、眼梢、咀梢、鼻梢；全浮现了洋洋得意，“幸好你遇着我。”

于是他们开始易容打扮，乔装成一个老妈子、一个小宫女：

小宫女当然是方恨少。

老妈子理所当然就是唐宝牛。

今晚“八爷庄”也真奇怪，非但有很多大内侍卫、禁军高手、武林好手巡戈着，还有不少太监、宫女，来来往往，看样子都也有两下子。

方恨少眼尖，找了个司膳的老妈子和服侍王侯的小宫女，点倒了之后，在街角阴影后依样画葫芦，把自己改头换脸了，又跟宝牛装扮。

扮了老半天，方恨少说：“得了。”

唐主牛乍见方恨少，眸带春意目带笑，含苞花娇，真比真的女子还美！不禁摇头叹道：“看来，你还是去当女人省事，难怪平时都文绉绉、娘娘腔的。”

方恨少居然还掩着红唇儿羞笑：“好说好说，哪有你这般雄武过人。”

这句话，唐宝牛听得颇为合意。

方恨少虽然叫他穿上一大堆累赘的衣服，又在他脸上涂涂搽搽的，但他还是相当信任方恨少的化妆之法，主要是因为：

——方恨少本是“金字招牌”方家的小弟。

——“金漆（字）招牌”本来就有“三大绝活”：点穴手法、气功、以及容易术。

方氏一族的“易容术”已几可媲美并且渐将取代以易容术起家的“慕容世家”了。

方恨少虽然不像话，气功没下苦功学好，点穴手法只马马虎虎，易容术也不是方家子弟中最出类拔萃的（倒是他在轻功上的修为，是方家任何高手都难以企及的；他是方家的人，但擅长的却是“太平门”梁氏的轻功夫；一如梁阿牛是“太平门”的人。但精通的却是“金漆招牌”方氏一门的气功内力）但要应付这种“小场面”，已绰绰有余了。

他们装扮成老妈子和小宫女，跟着大队，实行鱼目混珠地混进去。

其实，“八爷庄”防守森严，饶是如此，要混进大也还真不容易。

可是唐宝牛和方恨少都侥幸能做到了。

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

机巧。

人生里，有许多事，只要适逢“机巧”——机缘巧合——就天大的困难，也比较易办到；若是没有，就算是轻易的事，也有天大的困难。

唐宝牛和方恨少能够混得过去，有很多奇遇、良机、凑巧、际会，譬如里头正赶忙着筹点膳食，于是就急召老妈子等过去帮手，唐宝牛因而过了关；一个侍卫统领负责细查进入庄里的人，却因为垂涎方恨少的美色，忙着毛手毛脚，给他过了关；另一名把守的太监头领，本要盘查唐宝牛，却一见他就呕吐不止，唐宝牛自己也莫名其妙；还有一次明明已有一名富女高手有点怀疑起方恨少的身份来，却恰其时有人呼喊：

“太师父要耍球哪，还不去张罗！”

这宫女一听，不及再细察研判，就匆匆入内打点了。

唐宝牛与方恨少一半幸运一半机巧、七成天意三成人为的，终于潜入了“八爷庄”的后园去。

这儿有三件事是必须要了解的：

一，宝牛和方恨少终于能突破重重戍守，进入“八爷庄”的“后园”，固然是十分幸运，每遇障碍都能化险为夷，但其中的确困难重重，步步惊心，其间也有不少趣事，险遇，可是由于这不是关键，也不是重点，所以都略过不提。

二，正是因为防守森严，简直三步一哨，六步一岗，这固然使方恨少、唐宝牛二人觉得另有蹊跷，故而越发要深入虎穴，探个究竟。人遇险阻多有三种反应：一是惧而退，二是疑而虑，三是奋而进——方、唐二侠显然就是第三类人。

三，他们最后进入的是“八爷庄”的“后园”，不是“后院”。“八爷庄”很大，奇花异石，珍禽灵物，都集中在左边“后园”，而囚禁要犯政敌的所在，都处于右边的“后院”，囚人的地方，叫“深记洞窟”，这一天，曾遭王小石等人闯入过；左边的“后园”，叫做“寻梦园”。

他们就掉进了这“寻梦园”。

“寻梦园”是什么地方？

——寻梦园就是一个供你寻梦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寻梦园”，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同形式”的“寻梦园”：只不过，这偌大的花园，几乎所有的名花，都在这儿含蕊盛放；几乎所有的奇石，都在这儿成了或坐或卧的摆设，几乎所有罕见的驯兽。都在这儿穿梭嬉逐；还有这么辽阔如茵的草坪，伴着潺潺流水，却是谁人寻梦的地方？

——龙八？

那个俗人有这般雅兴么？

——童贯？

这位大将军对强占民女的欲望远大于看花看石看流水。

——王黼

他当然比较喜欢看真金白银，还有翡翠宝玉。

那么，真正在“八爷庄”里建立那么一种奇丽雅致的“寻梦园”，却是供谁人闲逛暇赏呢？

你说呢？

——没什么好说的。

对唐宝牛和方恨少来说，越是防守森严，越是困难重重，他们越要去探询个究竟。

待到了园子里，闹哄哄的，下午阳光和煦，黄晕晕的。迎面一照，照得两人也有些晕头胀脑的，只见园子内怕有二、三百人，女的宫娥打扮，燕瘦环肥，玉珮金钗，美不胜收；男的有些是太监装扮，油头粉脸，但举止有度；有的是禁军戎服，虎背熊腰，精猛悍勇，却都林立两旁，气势慑人。

方恨少与唐宝牛两人对望了一眼，心忖：

——这是什么阵仗！？

两人愈是好奇，愈不退缩，相偕往前走去，隐约可见草坪上，有七八人，在追逐一颗藤球，看谁能将之踢入笼中，便算得胜。

唐宝牛不禁问：“……追一粒球，用得着这般劳师动众么？”

方恨少忙“及时教诲”：“……嘿，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人生在世，哪个不是在场中你追我逐粒球儿而已！”

唐宝牛苦着脸道：“……可是……几百人整千人看几个人追一个球，太无聊了吧？”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不知道，在千百年之后，居然还有几万人乃至几亿甚至几十亿人在同时废寝忘食地看几个人追一粒球的事。

“……是有点不妥……”方恨少苦思不解，只好说：“咱走近去瞧仔细点。”

可是，他们几乎是立即地给人截住了。

截住他们的人，是有男有女的几个人。

这几个人，样子都完全不一样，有老有少、有丑美，服饰打扮也跟一般内监、侍卫不一样，但却仍有一个共同之处。

——刀。

他们身上都有刀。

他们身上带着的刀，有的是藏着的，有的直如一把废铁，锈蚀斑剥；有的手里握着，只是一把小而伶俐的刀。

单凭这一点，他们跟在场有人，已十分与众不同。

——因为其他的人：不管太监或是侍卫，身上手上，都没有兵器。

一把兵器都不带。

独这七、八人可以携带兵器。

看他们的样子，似有意要截停方恨少和唐宝牛查问。

方、唐二人，一时也不知如何应付。

就在这时，却正好有人走来。

这两人，一个乱须满脸，直比唐宝牛（当然不是扮成女装的时候）还高大豪壮；另一人眯着眼笑，像一座佛，眉毛却是开了岔的扫帚一样，眉部火烧似的叉开来，说话举止，却斯文温和。

他们两人正自草坪的嬉戏中走来，略有些喘气，似正疑要略作歇息，一见方、唐二人，那文官就随口吩咐了句：“太师父淌了些汗，快把润喉生津备停当，随时奉用。”

唐宝牛听得 了 眼，方恨少马上就娇声娇气地答：“——是——”

那武官瞧了他一眼，踏步擦身之际，居然还用手指在方恨少臀部捏了捏。

方恨少几乎没弹跳了起来。

只听两人嘻哈笑着：

“这兔爷儿怎么生面得很，好像没见过？”

“宫里的美人比池里的鱼还多，哪看得完！童将军只要喜欢，那还不简单！”

“……也真鲜嫩的，还弹手的呢——叱，王大人，千万得留神，不要是万岁爷的三宫六院才好……”

“省得了。就算是，太师父忙着玩球儿，哪有时间玩囚儿哪！她哪还飞得上天……”

两人就这般古古怪怪地笑着过去。

方恨少听得毛躁，正要回头追打那高大将军。

——他没想到在这高贵气派的场合，入耳的竟远比市井道更淫褻猥琐。

这回却是唐宝牛一把止住了他。

——原来，就因这两人跟他们说了这几句，那几个执刀藏刀的人就马上讪讪然回去。

这正是走向前边的最好时机。

这时候，却有一人发现了他们两人，正向场中迫近。

这人横计似的眼忽然闪出两道寒光。

但他没有声张。

他已捏着亮白色倒卷的须稍，盯着两人的一举一动，忽然想起喜欢嚼的花生米。

八一 机器

最好的时机往往也是最坏的时候。

——或者说，自己最好的时机，通常也是敌人最坏的时机。

方恨少和唐宝牛既见如此“大阵仗”，就愈发想见识一下场中追球踢球的，到底是什么“大人物”？

自从那“童将军”和“王大人”他们两人调笑了几句之后，就不再有人敢上来盘问或监视他们了。

他们正好叠心钦神的，要凝目好好看看场内狎玩的是些什么人。

突然间，却听一声吆喝——

数百人一起叱——

——啍……

宛若平地一声旱雷乍起，齐齐断喝，使唐宝牛心神一裂，方恨少手心一凉，都一阵惚恍才省却：

场中有个黄衣人踢入得一粒球，得了一分，大伙儿立即呐喊助威！

——这是什么人，竟如此排场？

唐、方二人定心神，怒目望去，却是并不认得。

这黄衫汉子十分瘦削，腹无四两肉，弱不禁风的样子，肩脖子看去分外狭窄，但却玩得十分兴起，额须尽汗，喘息不已，不时有脸白无须的人上前为他抹汗，之后又速退下蹲伏候命，怕只要在举止间一有失措，即有灭族抄家之罪似的。

黄衫汉子每踢进一球，在场者必轰然叫好，为他示威助阵。

然而，只要唐宝牛和方恨少多望几眼，便已看出：全场的人，虽然都看似竭力在追逐那球，但每到要害关头，都把踢球的机会尽力地让与这个人。

——好不公平！

唐宝牛一看就光火。

方恨少憋了一肚子的气。

他们平生最憎恶的就是不公平的事，遇上不公道的事，他们总要去插一插手管一管。

近在眼前，显然就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一个很不公道的人。

他们看了就很想教训教训这人。

可是，当另一个人映入眼帘时，已使他们一时全忘了这个人 and 这件事。

那“另一个人”气质高贵，五绺长须，气宇轩昂，看来也必是下场耍球的领队，他正率众与黄衫汉（应该是挣起黄衫罢裙玩球的瘦子）对垒抢球——但谁都看得出来：他特别“卖力”地“礼让”那黄衫客，甚至可以说，他正在千方百计地制造机会，让那黄衫客可以取胜。

是以，相比之下，别的人都成了“机器”：只有那黄衫客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他的人都为他所操纵，为他而活；而替他“操纵”全局的人，显然就是那气质高贵五绺长须的人。

——全场只有他们两人是在真正地、尽兴地玩！

可是，当方恨少、唐宝牛一旦看见那五绺须气质高贵的家伙后，他们的表现可再也高贵不起来了！

两人立即迅疾地互看了一眼。

然后交换了一句话：

“打！”

非打不可。

打！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得那个“气质高雅”的人。

他们见过他。

四年前，就在“愁石斋”前：这人带同“八大刀王”，前来威迫王小石就范，答允他去刺杀诸葛先生。

那人他们见过。

他们记得那人。

——化了灰也忘不了。

——还巴不得将之挫骨扬灰。

那人当然就是：

“蔡京！”唐宝牛虎吼了一声：“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他发出了一声虎吼，然后就如豹子还强悍地扑了过去。

这一刹间，人人都惊住。

呆住了。

愣住了。

——谁也想不到，会在这儿，扑出了那么一个人，对蔡京发动狙袭。

此时，唐宝牛还是以女身装扮，他一旦跑动起来之际，山摇地动，把全部人一时都慑住了，也许是落日太晕太黄之故，场中的人都未及反应。

有反应的人全部地惊叫、怒吼、吆喝：

“——快保驾！”

——保驾！？

——保什么驾？谁有那么大的架子？

这电光石火之间，唐宝牛已一把揪住了蔡京，蔡京回身便逃，唐宝牛却扯住了他的衣服，“嘶”的一声，撕开了一大片。

蔡京来个“金蝉脱壳”，回头就跑。

唐宝牛已追上瘾，拼出了劲，这时，已有两三人迅疾掩扑过来，他也不管，虎吼连声，拉了几下垂须，但把来袭的人都震倒、冲倒、撞倒，他仍是一个虎扑，抓住了蔡京。

“叭”地两人扭跌在地上，唐宝牛心头怦怦，振奋不已：“哈！终于还是教你把你给抓住了——”他心中却想：待会回到“象鼻塔”，可威风了！

没料到腰间一疼，蔡京已用双指刺入他左腕肋中，他幸练过“铁布衫”，硬熬一下，也觉痛入心脾，盛怒之余，再不理睬他个宰相丞相袁相奸相看相的，一拳挥了过去。

“碰”的一声，这一拳把蔡京砸个鼻血长流。

原本，以蔡京实力，大有还击的余地，但唐宝牛委实声势过人，先声夺人，蔡京一时慌了手脚，而唐宝牛又以“大石压死蟹”的气势强行把他按住不放，他已吓得慌了手脚；平时他对人颐指气使，纵是百万雄兵，也得听他一人调度，而今一旦给人操住，挣扎不得，慌惶之中，也忘不了自己身份，只一面死力挣扎一面大叫救命。

唐宝牛可不管这个。

他一拳打去。

“碰”，着了。

他觉不够。

又一拳挥去。

“蓬”，中了。

——还是不够。

再踢一脚。

蔡京痛踣于地。

他觉得余怒未消，过瘾得紧，索性把他压住，窝在地上，塞他吃泥！

同一时间，方恨少本来要掩护唐主牛：他跟唐宝牛都心同此志，决定不管如何，都得要好好教训这祸国殃民的奸相一番。

没料，只见人影异闪，大家忙着匡护那黄衫客，匆急退去。

方恨少本就对那黄衫人反感，而今一见，大家尽是维护此人，心忖：此人竟比蔡京还重要，莫非蔡京长辈不是？他见唐宝牛已扭倒蔡京，心念一动：这浑小子已搯倒了当今权相蔡老京，回到“发梦二党”那儿，还不给他吹上了天！自己若不撵倒一个更重大的角色，日后岂不是要尽受这头牛的鄙薄！？

故而他不理一切，纵身而上。

那干高手正保住黄衫客而退。

黄衫客已给吓得脸无人色，急喘不已。

偏是方恨少轻功过人，犹如白驹过隙，一下子而突破了三、四道阻挠，贴近那人，几乎是颜面相迫，方恨少用拆扇卜地一敲他瘦骨伶仃的鼻子道：

“猪狗不如的东西，看本公子把你打得叫爹喊娘的！”

他可不止说。

还真的做。

他一把勾跌了他。

那人喘喊：“你……你……你敢……”

方恨少折扇急挥，已架开两人攻势，凑身掴了那人一巴掌，好清脆的一记耳光。

那人竟抚脸哭了起来。

方恨少怔了怔，骂道：“大丈夫哭什么！”又踹了他一脚。

那人居然吓得连裤裆都湿了，方恨少没料他那么脓包，倒不好意思再打了，只吐一口唾液，骂他：“男子汉，流血不流泪，你真是连个屁都不如！”

那人却颤声哭道：“朕……朕不是大丈夫……男子汉……我是……九……五……之……尊……”

八二 机遇

世上有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机遇。

有的人有机遇也许是拾到一锭银子，有的只踩着了一堆大便，有的是艳遇，有的是遇上了第一大帮的头子，有的却是遇上了皇帝！

别人不知道，至少，而今方恨少就是这样子！

方恨少做了一辈子的梦，他梦见过有一个（多于一个他也无拘！）

美丽而又了解他爱惜他而又十分崇拜他的才学之红粉知音，要对他以身相许；他梦过自己中了状元，衣锦还乡（他还想到自己回到“金字招牌”方家，得意洋洋地说：“唏，是不是，你们说我不学无术、半途而废，而今我已金榜题名、吐气扬眉，你们都看走了眼！”）；亦曾梦到过自己一口气救了沈虎禅老大十三次命，功德圆满（主要是因为：事实上，“七大寇”，的老大沈虎禅曾救过他十二次的命）；他也曾梦见过自己练成了绝世武功，不止是这一套“白驹过隙”的轻功能独霸江湖；他更梦见过自己终于得到师父方兰君的嘉许，准许他服侍她终老，不使自己人在江湖，她却独守深山，各自飘零孤苦无依……

总之，什么梦都有，他就是没梦到钱——因为他根本就不重视钱财。

他也从未梦到过当官——中状元不是当官，这是对他“满腹才学，怀才不遇”的一种认可——更甭说梦见什么妈子巴那个的皇帝！

可是，他今儿居然见着了皇帝！

而且，给他骑着追打的“家伙”居然号称自己就是那位一国之主、九五之尊——天子！

——天子？我呸！他配！？

方恨少一时还不相信，还赏了他一记耳括子：

“什么九五之尊……九五之尊是天子……你这样子配称天子——王八羔子倒有几分像！”

就在这时，那数百人几乎一齐向他行来。人声纷杂、呼号连声、宛似天劫末日眼前便临一般。

“快救万岁爷！”

“大胆刁民，竟敢行弑皇上！”

方恨少傻了眼，忘了退、忘了避，只及时问了一句：

“你——真的是皇上？”

那人哭丧着脸、扁着咀、委委屈屈地点了点头，还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壮士，朕知道朕长相不……大那个……像……但朕是……是一个好皇帝咧。”

大家冲近，却还是不动手——因为方恨少就一屁股骑在那先给称着“太师父”的人身上，大家“投鼠忌器”，不敢妄动，怕伤了这人。

方恨少听了之后，眼眨了眨，艰涩地说：

“……你说……你是……万岁爷……！？”

那瘦似竹竿轻似绵的人又点了点头，方恨少终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了起来：

“万岁？万岁！万万岁——哈哈哈哈……今天竟叫我方才子……”

他一笑，就分神。

他还未笑完，至少，有一个眉须像往他鼻梁绕去的老太监从他手中（胯

下)抢救了那黄衫客,另有八个人已狠命出手,向他身上狠狠招呼!

却听有人沉声喝道:

“——要留活口!”

那些发动攻袭的人,武功都很高,刀法也快的快、狠的狠、绝的绝、奇的奇、怪的怪、诡的诡、妙的妙、险的险,方恨少一方面惊诧过度,无心接招,另一方面也真的避不了这八把刀的联手一击,要不是这人以双手八指(他断了两只手指)一一化解,他还真的绝对接不下来!

那替他化解的人一把制住了他身上九处要穴!

只听那八个使刀的人都说:

“大师,你干嘛护他!?”

“这人弑君犯上,大逆不道,大师,你还不立杀此人逆!?”

只听这名头陀不慌不忙地说:“阿弥陀佛,他胆敢行弑皇上,必有图谋,幕后定有人指使,要留着活口,以便审查清楚,追究到底,一网打尽,除恶务尽。”

然后便慌慌忙忙地跪在地上,大家一见他跪,也忙跪倒,只听头陀向那狼狽已极的黄衫人叩首恭声道:

“小人等救驾来迟,累皇上受惊,真是罪该万死,请皇上降罪!?”

方恨少这时已周身穴道受制,丝毫动弹不得,但眼里亮晕晕和一片茫茫,夕阳西沉得也慌慌惶惶,但方恨少还在傻笑,因为他只知道,他刚才打着、唾着、骑着的人,居然就是:

——当今天子!

天!

(我打他似打兔子!)

那边厢的唐宝牛,一口气打踢了蔡京几下,正得意洋洋,回首却见方恨少也骑住了一个他这才想讽嘲几句:

“我打的是当今太师,你打的是什么臭狗屁?”

话未开口,却见方恨少已给人擒住,方恨少竟向那黄衫人叩呼:“万岁”——万岁!?

总不成那人姓“万”名“岁”!

这时候,人影一闪,两人已到眼前。

一个像影子一般的人。

他背后有一个长长的包袱。

他一接近唐宝牛,唐宝牛几乎就马上闻到一种味道:

——“死”的味道!

这人也没有怎么动,只倏然而至,气势已把唐宝牛唬得往后退了半步,失声道:“……天下第七!?”

这半步一退,那人已把蔡京夺了过来,唐宝牛正要动手,眼前一花,一个白胡子、眯着斜眼、笑容似大海的老太监,已隔开了“开下第七”和唐宝牛。

唐宝牛一拳就挥了过去。

那太监也没闪躲。

唐宝牛明明击中了那太监。

却是一拳击空。

——好像这老太监是透明的物体。

老太监转首向蔡京说：“太师，你要怎么处置？”

他的脸向着蔡京，“天下第七”却护在蔡京身前，这太监大约有七十多岁了，但他人虽在分心说话，左手却已抓住了唐宝牛二手两足。

——是抓住了，就像抓什么蜘蛛、螃蟹还是小猫小虫似的，他竟用一只手，把唐宝牛的左手腕、右腕、左踝、右踝一齐拿住，扯到身后，他像在市上的笼子里拎起鸡鸡鸭鸭的翅膀一般地揪了起来，毫不费力。

——而且还是这偌大的一个唐宝牛！

而唐宝牛也真的丝毫挣扎不得！

却听蔡京居然能在这受辱受惊的情形下迅速回答：

“米公公，有劳了，不过，不要杀他，留活口！”

“是！”米公公米苍穹恭声应道：“遵命，太师。”

打了“太师父”皇帝赵佶和“太师”宰相蔡京的方恨少与唐宝牛，已一齐“落网”了。

八三 机要

场中大乱。

但秩序井然。

上述两种情形看似矛盾，其实并不。

因为唐宝牛、方恨少这一出场，既打了皇帝也辱了宰相，自然全场大乱，人皆惶恐，怕天子盛怒降罪下来，只怕全部人都担上个“护驾不力”，轻则降罪，重则难保不诛连抄斩，自是人心惶然。

但今儿在“八爷庄”里“侍候”的，都是大内的好手，宫中的高手，一旦遇上这种乱子，也能很快地擒住了“刺客”，稳住了场面，把皇上和太师全护送到了“八爷庄”里守卫最森严的“别野别墅”去定惊。

俟赵佶心神稍定，敷药治疗之后，一干人等才纷纷如丧家之犬，在院前跪求请罪不已；然而赵佶最忿忿的是：始终传不来树大夫为他治理；要是他在，最多是把一把脉，吃一粒药丸，喝一剂补药，伤处就不疼，心也不会跳得想自口腔里逃出来一般。

——他因而下令务要找出树大夫的下落来：生死都得有个交待！

他还下了圣旨：要是树大夫给人杀了，他要把杀树大夫的人斩首处死！

他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要替树大夫报仇（要是为了这个，他一早就该下旨找出真凶了），而是要替自己泄忿。

这些跪求恕罪的人，最诚惶诚恐、最惊心动魄的，当然就是龙八和八大刀王。

——这逆上弑君的事情，发生在“八爷庄”，龙八自然责无旁贷，吓得尿滚屎流！

这事可以说是龙八自己“惹祸上身”！

本来，皇帝赵佶无心朝政，只爱嬉乐，常与宰相蔡京共游同乐、胡混耍戏。

赵佶对蔡京的信重，可以到了不惜纡尊降贵，跑到蔡京家里去游玩，留连忘返。不过话说回来，蔡京也一因财雄势大，“相府”里有的是好玩的事物；二是蔡京故意吸引皇帝多来他家走动，这样一来，他就更加威风：皇帝也来我家，天下万民，谁敢惹我！？

赵佶跟蔡京一向臭味相投，狎私忘公，但曾为平众怒民怨，曾一度贬谪蔡京相权，以他人替代；虽则，纵由其他人走马上任，也是由蔡京幕后操纵，不过，蔡京也知进退，故意自求去官，却另制造民意，说非要他重掌相位，才可外荡边寇、内平乱贼。赵佶不旋踵又重新重用此人。

蔡京被贬时，曾赐“太师”之位，由于这是个清雅有识的官位，蔡京也乐得别人如此称呼他。

赵佶除了当皇帝不称职之外，倒是趣味奇多，而且瘾头奇大，从琴棋书画，乃至时花奇石，他都蛮有兴趣，有意搜集，这一来，可苦了老百姓，给办花石官僚藉旨行凶，暴敛强征，惨不堪言。

赵佶又喜耍戏踢球，他书法写得精奇，球艺也不错，蔡京趁机大拍马屁，上奏歌颂，说当今天子，文才武功，无一不冠绝天下，领袖群伦……蔡京一说，附和者众，马屁四拍，听多了，赵佶当然也自以为是，信以为真，洋洋自得，陶陶自来。

赵佶一有时间，就往相府里跑，蔡京家里纵有玩不完的好玩事物，这贪

新弃旧的皇帝很快地也就厌倦了。龙八太爷本是蔡京亲信，藉此建议，不如安排天子驾临“寻梦园”寻乐如何？

蔡京一力支持龙八建立“八爷庄”、“深记洞窟”与“寻梦园”。他是一个老奸巨猾、深谙斗争之术的政客，当然懂得如何适当地分散自己的政治和财宝资源，以便他日一旦“有事”时即可充分利用。

他出资龙八起“八爷庄”，暗里以此为据，纠合武林势力，同时，也使龙八对他感恩忠心。他起“深记洞窟”，藉此羁禁政敌；又出资大兴土木，造了个“寻梦园”——万一他日“相爷府”政息权失，至少还有个让他继续“寻梦”的退路：当然，他的“退路”也不只此一家。

是以，他同意了龙八的建议。

龙八自然高兴得见牙不见眼，不怒而威的紫膛脸成了不笑而谗的红鸡蛋，慌忙张罗打点、布置安排，务要趁此良机，出尽浑身解数，讨得皇上欢心！

——连当今圣上也来他家“作客”，这面子说多大就多大，同理，日后他要风就有风，要雨还当真不敢下雪！

他一早什么都安排了：包括戍卫、警卫、美女……如是种种。还精心策划了一场球赛，大家假意尽力地踢球抢球，总之，反正，只要到了最后，一定要是皇帝赢就是了。

其实这些他也不必太费心。

保驾方面，皇帝身边有的是人。赵佶深知诸葛先生要办正事可以，玩谑时要这位老先生派人服侍，恐怕只扫兴、不适宜，而一爷又因事派出宫外办理，于是他更请了米公公苍穹还有当年御前第一高手（可惜他一封赐这官位，方歌吟立即留柬辞官退隐，再不入京）的儿子（一说义子）方应看来负责保驾：身边有这些能人，赵佶更可以放心玩乐去了。

——可不是吗？不然，当皇帝来作甚？既做皇帝，就要比人玩得多、乐得多，不然，当什么皇帝！？

他是天生下来就有这个福份的人！

蔡京自然也有属下高手匡护。

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绝世高手：天下第七、八大刀王、还有常在他身边保护和一老者、一老妇、一少女这四名白发头人，阵容相当可观，防守十分严密。单是皇帝来“八爷庄”走一趟，吃的玩的都不计，光是人力上的费用，就够一座城的人吃上半年。

反正赵佶不在乎。

因为受苦的不是他。

至于多指头陀，也是因为悉闻天子要到“八爷庄”作客，而特别赶来“尽一份力”的，何况，他的“恩相”蔡京也来了此地。

当然，白天发生了王小石来搅扰而且伤了龙八和多指头陀。使两人十分扫兴，但也倍加警惕，故对王小石携走王天六和王紫萍，并不迫击，对万里望、陈皮等也只略施警诫，而把重点和注意力，全放在这黄昏至入夜的那一场恭迎皇帝御驾“亲征”的“球赛”里！

不过，龙八私下盘算，以为既让王小石救走其家人，就大可安枕无忧，就算惹白愁飞不悦，但只要讨好得了圣上，龙颜大悦，哪还管什么天下间哪个闲人高不高兴！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王小石这头才走，另一头的唐宝牛和方恨少却溜了

进来。

这两人论武功，远远比不上王小石，但若论闯祸的本领之高，一打王小石都比不上他们两个。

——皇帝居然在自己的家里“出了事”，连同太师，不但受了惊，更且挨了打，这还得了！

可把龙八给吓坏了！

“八大刀王”则负责场中的近身戍守，而今不仅太师，连皇上一齐挨揍，光定个杀头的罪已算好命了！

不过，他们却有一个关键可以推诿：

他们本也发现了此两人“生面”而且生疑，但因见童贯大将和王黼大人跟他们交谈了几句，以为熟人无碍，不敢上前扣查二人的身份，才出了事。

王黼和童贯都是蔡京的同党心腹，也是赵佶的爱将与宠臣，朝中上下谁敢惹？

这一来，连王黼、童贯也忐忑不安，他们再恃宠生骄，也生怕皇帝怪罪下来，这可是脑袋搬家的事！他们其实当然不认得唐宝牛、方恨少二人，只不过二人好色，调笑了几句，却惹来一桩横祸，忙候在“别野别墅”之外，长跪不起，俯首请罪。

不仅他们几人担心，“八爷庄”里的上上下下，还有负责这次球赛的内监宫娥，无不怕受牵连，独是多指头陀，自觉“护驾”有功，论功行赏必有斩获，倒认为自己虽再失一指，也算不冤。

其中，却有一人，沉着脸、冷着眼，也不知他是在得意，还是失望。

——这人便是“天下第七”。

按照道理，他挺身救了蔡京，是大功一件；但他出手已迟，蔡京已然受辱，如果怪责下来，只怕他也有罪。

但看他的样子，既无惊，也无喜，也无风雨也无晴，不知他在想什么，又像是他正以冷眼看透了一切。

却有一人，看去他眼睛一直都是笑眯眯的，但样子却非常严肃，还时有呛咳，好像老是有一颗花生米老是卡在喉头似的。他的眉毛、胡须、长髯，都像是白色的火，燃烧着他那红透也似熟透了的脸；他衣着华贵洁净，但却予人在火柱上受刑的感觉。

他当然就是米苍穹。

方应看见着了，就微笑，趁杀人的时候，突然攻其无备比问米苍穹：

“公公不怕皇上降罪于你吗？”

“我？我有功哩！是我一手把皇上救回来的。”

“可是……我发觉公公一早已觉察这两人来路不明了，却没事先喝止……”

“是吗？”

“不是吗？”

“——当时小侯爷你也在现场，不也一样发现了这两个来路不正的人吗？好像也没示警吧……嗯？嘿嘿嘿。”

“——啊，哈哈。”我原以为他们只是向太师下手，没想到……”

“对对对，我也是。再说，救人也该在他遇险的时候才出手相救……那样的话，功绩才会比较突显出来，功劳也比较明显……”

“难得啊，年纪轻轻，想法已成大器了……”

“都是公公教得好。”

“好说，小候爷已青出于蓝了呢。”

“哪里，公公神机，高深莫测，我尚难及背项呢。”

“可笑的是，今儿蔡京也一样在大家面前，折到底了。”

“我看……”

方应看似有保留。

“怎么？”

米有桥倒不明白他疑虑些什么。

“我倒担心，”方应看孩子气地笑笑，露出编贝似的皓齿，“他才是这件事最大的得利者呢！”

“哦？”米公公大感惊讶，“怎么会？”

简直不敢置信。

“太师曾在拜奉他的‘圣贤庙’里遇过张显然的突袭，他用拇尾二指夹住了一箭，以他的武功，绝对不弱，只是很少机会派上用场，乍遇唐宝牛气势过人的狙袭吃了亏，也是合理——”方应看分析这些的时候，脸上的样子纯纯的，也甜甜的，像个大孩子在回忆糖果的滋味：

“可是，以唐宝牛的身手想一直压着他饱以老拳，这就有悖常理了……”

“……你是说：他故意让人当众羞辱。”

“什么！这……他脑袋有问题不成！？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你说对了，”方应看非常谦逊、乃至带点卑微的一笑，笑得像个聪明而又十分听话的孩子：

“像蔡京这种人，若然没有绝大的好处，他是绝对不会费力的——更何况是让人在众目睽睽下给打个不亦乐乎！”

八四 机房

蔡京父子都在“别野别墅”里，儿子看着父亲让树大风疗伤。

——树大风是树大夫的弟弟。

白愁飞“收买”了他哥哥的命，却“收买”了弟弟的人。

树大风既向白愁飞投靠，自然也得向其义父蔡京效命。

树大风的医术只有他哥哥一半的好，但那也已十分不得了了，蔡京身上这些“皮外伤”，对他而言，简直不算什么。

但蔡攸却气忿不平地说：“这算什么！？以爹爹的功劳，干啥要给一个狗杀的家伙凌辱！？这算什么？”

蔡京也不发怒，只一笑道：“圣上龙体不也是受了伤吗？你爹爹跟他一起受劫，是无上光荣哩！”

未几，蔡京命儿子蔡攸去向圣上问安，他其他几个儿子：蔡翥蔡翊都在门口等着，急于知道他们父亲是否无恙，蔡攸只说：“很好，他老人家没什么事。”

及至遇上蔡翥，蔡攸向把对方视为心腹，才肯说：“我看爹爹伤得不重，得的远比失的多。”

蔡翥资质较低，听不懂。

“你真笨！爹爹这回是全场中惟一跟圣上同时受难的，这可是‘同甘共苦，过了。日后，圣上回想起来，这事虽羞辱颜面，但有爹爹同受劫辱，也算有个伴儿。再说，爹爹和圣上间有过这一场，他日若有诬告，参奏爹爹什么不是之处，你想圣上念在这同度劫难之情，还会不站在爹爹这一边吗？”

蔡翥听得似懂非懂，将懂未懂，蔡攸一笑置之。

不久，蔡翥见到兄弟蔡翊。蔡翊问起父亲情形，蔡翥为表明见。便告诉了蔡攸的话；蔡翊却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其叔父蔡卞知道。

蔡卞甚是精明，闻后记在心里，向其兄直问这件事，蔡京自是一惊，连忙追查话的来源，始知是蔡攸说的，他当下脸色一沉，道：“攸儿太工心计，要提防。”

俟蔡卞离去之后，蔡京又跟夫人细语道：“卞弟也不居好心，明知这一说，我会对攸儿慎加防范，他也故赤忠心，实为离间，我们也要小心他。”

那时候，他因在“八爷庄”挨过唐宝牛一顿揍，却又再升了官、加了俸禄，更加得宠，在朝更是咤叱一时，无以复比。

那一天，皇帝仍在“别野别墅”养伤，苏州大豪朱冲的儿子、也是苏杭奉应局总办朱勳因一向能仰承旨意，并善加推波助澜，深得赵佶赏爱，常召之身边燕乐，听皇帝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作了这样的表示：

“……这么多人里，就蔡卿最忠心，为救朕而一道受伤。朕虽一时不察负伤，但以蔡卿这等机警人物，也一样遭了伏击，可见朕亦伤得不冤。哈哈，他比朕伤得还重呢！忠心可表，难能可贵，应多加特赏。”

朱勳十分知机，把这番话转告蔡京。

这之前，蔡京已为龙八、八大刀王等人求恕；赵佶因看蔡京求情，也就答允了。蔡京又为多指头陀、天下第七等人求赏，赵佶也一一应承。

这一来，人人都对蔡京感激万分，愿为他卖命效死——然而蔡京则不必出一分银子，就可以尽得这些在朝在野、在武林在江湖中响的人物来为他卖命。

他又向皇帝请准：那两名刺客交由他处置。

赵佶本就没什么功夫处理这些“俗务”。

他忙。

忙着玩。

他只（随意）问了一句（主要还是因为受过辱、挨过揍，这才记起这件事，要不然，像其他的忠臣良将，他全部交蔡京“处置”掉了，他也从不记得有那样的人，有这样的事）：“卿要将他们如何？”

“禀告陛下，”蔡京毕恭毕敬地说，“当然是当众枭首，以儆效尤。我正想向皇上请准，由米公公亲自监斩，可保犯人的同党无法营救，万无一失。”

赵佶当然没有异议。

——他认为人生一世，说玩便玩，应乐便乐，管这等琐事才是毫无意义！

这时候，唐宝牛和方恨少给押到“八爷庄”的“机房”（那儿原名是“神机房”，比“深记洞窟”更加守卫森严而又隐蔽的所在，本是蔡京与龙八这一党人密议的地方），看守他俩的人，是“七绝神剑”：剑神、剑鬼、剑妖、剑怪、剑魔等七大高手，所以蔡京也很放心。

以他现在，坦白说，也没什么好不放心的了。

“奇怪”的是，蔡京也没特别命人为难方恨少与唐宝牛二人。

他只下令让他们“动弹不得”：包不能伤害他们自己，其余的，就尽让他们吃好、睡好、一切都服侍好。

如是者三天。

所谓“特别”，是依照蔡京的为人与惯例，他会这样“礼待”他的“政敌”或“仇人”，简直是不合常理的事；他竟对唐、方二人这般仁慈，说起来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而与此同时，他也要手上大将打听清楚：“金风细雨楼”里白愁飞等人的动向、乃至苏梦枕的“下落”、“六分半堂”内狄飞惊、雷纯等人的动静。“象鼻塔”中王小石和“发梦二党”温梦成、花枯发的去向。

而这段时间，唐宝牛和方恨少除了不得自由也不由自主外，依然吃好、穿好、睡好……

唐宝牛可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毛骨悚然的，而且也没什么好提防的。

——既来之，则安之。

反正，他已落在人手里，大不了是命一条，他不在乎。

他反而常常跟方恨少争辩这个：

“——我打的那狗息子比你打的兔崽子更难！皇帝是什么？鸡都抓不住一只！蔡京那王八崽子就不一样了！他可比狐狸还狡，比狼还狠，比鳄鱼还残忍，比老鼠还会溜——你看，这些年来，多少仁人志士，要杀他，想杀他，都功败垂成；你看我，把他往下一压，砰砰碰碰，一连打了十七、八拳的……”

方恨少平时都跟他争辩不休：他打的是皇帝，皇帝大过天，那天皇帝都吃了他的口水（他向赵佶啐了一口），蔡京算个啥！

只不过，这次他却静了下来，若有所思。

没人跟他争论，唐宝牛反而觉得不习惯。

“怎么了！”

“他们对咱们那么好——”方恨少苦思道，“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大不了一死！”唐宝牛豁达地说：“除死无碍，管他什么阴谋，我只直来直去，不屈不降！”

“我们一死，自是难免……”方恨少悒悒寡欢地说：“但要连累别人，那就……”

唐宝牛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看看这位兄弟兼战友瘦薄得近乎女子的肩膊，不由心中一痛，继而悚然了起来：

——他是连累了他人……尤其连累的是弟兄们！

第二章 假如我是天子

八五 机枪

“他们竟敢狙击蔡京！”王小石相当惊讶：他自己也试图打杀过蔡京，他的震诧是担心多于惊心。

——因为他知道：就凭唐宝牛和方恨少，还绝对惹不起蔡京这等人物！

他不希望他们“出事”。

因为他们是他的兄弟。

兄弟是什么？

——真正的兄弟是永远同一阵线，平时打骂无妨，一旦遇事，并肩作战，共同进退，生死同心。

兄弟比朋友更有默契，意会多于言说。

他曾跟这些“弟兄们”谈笑之余，比谁的胡子多，谁的耳朵最长，也下赌注谁先讨到个老婆。

——那一次，最自命风流的唐宝牛，人人都赌他赢不了朱小腰的芳心。

这可把唐宝牛气火了！

“我神勇威武天下无敌宇内第一剑气长江两广豪杰江山如画英雄好汉闯荡江湖神州无敌寂寞高手天下有雪绝代单骄刀枪不入倚天屠龙大侠传奇十指琴仙唯我独尊玉面郎君……（太长，不能录，下略）

唐前辈唐宝牛巨侠，”他吼道，是一次非常长气的“吼”：“居然赢不得朱小腰对我的青睐，嘿，论魅力我有魅力，论长相我有长相，论英雄我说是英雄……”

方恨少当时悠悠接了一句：“——你也算英雄，那大家都是狗熊算了！”

这一句，差点没气炸了唐宝牛。

其实，兄弟们就是要把他气炸：也许，气炸了这个人，才迫使他真的有勇气去追求朱小腰，不再忸怩，不再退缩，不再一见人就当不了英雄只见脸红！

他们之间，也比喝酒。

——不是比谁海量：谁喝得多谁就是英雄，那只辱没了“英雄”二字，酒量好的人也有胆小鬼。要靠酒气才见出胆气的，英雄有限；非喝酒不能当汉子的，只能算是酒，跟英雄也没关联。

他们赌谁的酒量最差：

——果尔又是唐宝牛。

他最魁梧，酒量却非常蚊子。

比吃饭，谁也吃不过张炭。

比掉书袋，当然是方恨少第一：虽然他的“引经据典”常引错经、用错典，反正，不是太多人听得懂，更遑论去指正他了。

不过他也最穷，他自己形容穷得已开始嚼舌根充饥了：他自称是“钱到用时方恨少”。

既然比吃饭吃不过张炭，比先醉倒又快不过唐宝牛，比睡觉又睡不过朱大块，蔡水择就比喝“粥”。

他喝粥比谁都快，进可以掺着几块地瓜一齐咕碌的灌下喉里去，连吃饭

吃得砍瓜吃菜的张炭都可从心里佩服他，叹为观止。

这些兄弟，跟他们在一起，真不愁寂寞，也不愁不热闹。

他们什么都吵，什么都比，甚至比谁的脚趾尾长，还比过谁的……鼻毛长。

不过，一旦遇事，他们又比谁都齐心、团结，就像一把装上机关的长枪，平时使出来的只要枪法枪花，一旦接上机关，射出来的却是脱柄而出一击心杀的箭枪！

他们的感情是那么好，以致完全没有妒嫉，所以反而什么都可以拎拿来比：

——朋友之间，还会有一大堆“禁忌”：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问；但兄弟则早已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问，就算惹他生气也能断定对方只生气到什么程度。

可是他们现在却惹上了弥天大祸：

他们不只是闯了龙八的家——

（要是只惹怒龙八，那还可以化解。）

他们不只打了蔡京——

（惹上蔡京，只怕已极难平息干戈了。）

他们还竟打了这天底下决不能打的人、惹怒了天下最不能惹的人——皇帝！

到这个地步，王小石也不得不颤声问：“……老唐和大方他们可……怎样了！”

无情道：“给抓起来了，没死。”

王小石神思恍惚：“那么……皇帝可有受到惊吓？”

“不止。”无情冷峻地道：“万岁爷还给方、唐二位在地上揍了一顿。”

忽听“哈哈”一笑，原来是王紫萍听得开心忘形：“我听说这皇帝荒淫无道，自皇宫里开一条地道到妓院里，滥饮狂嫖；又把民间一切奇珍异宝，都下了封条，说是他的，他活该给人揍！”

王小石边忙喝止，但忽想来他姊姊也说的是，既然是对的，他就不能阻止了。

却听一阵拍手喝彩声，原来是何小河：“没想到堂堂九五之尊，竟给咱们两位兄弟打得个狗吃屎，嘻嘻，他们好威风啊！”

那个时候，说这种话，可不止要杀头，还得要诛九族的。

无情道：“他们不仅打了皇帝一身，还揍了蔡京一顿。”

铁手和冷血相觑一眼，铁手沉声道：“自古以来，皇帝、宰相在得势当政时给人这样揍法，恐怕还是第一次。”

冷血只说了三个字：“好汉子。”

追命长吁了一口气：“他们真的做到了。”

他们说这些话，也当然不止是杀头的。

可是他们都说了。

——因为王紫萍说了，何小河说了，王小石也没去制止，所以他们也立时表了态，说了类似的话。

那无异于表达出“站在同一阵线”之意。

他们是江湖上的好汉子。

他们永远不使自己的朋友为难。

他们不怕事。

他们甘冒大不韪：

所以他们不惜说了不该说的话

——因为他们当这些人是朋友。

朋友！

除了兄弟之外，这两个字最教江湖好汉、儿女巾帼热血填膺，无惧生死！
无惧生死的结果，往往就是死。

命只有一条，谁都一样，十分公平，牺牲掉了便没有了。

——战争最可怕之处，是几个野心家为自己的私欲而送掉千千万万条别人的性命。

但对侠客而言，生命固然珍贵，但一如花只开一次，百年如一梦，与其苟且偷生，赖活残喘，不如为值得事轰轰烈烈地灿烂而死，总胜委曲求全。

不明白他们想法的人总以为他们傻。

他们是傻。

——可是世上若没有这些傻子、傻事，这世界早已丑恶可厌得让大家都一头撞死算了！

王小石知道了怎么一回事。

他弄清楚了之后，反而沉静了下来，半晌才问：“他们……人在哪里？”

无情长长的睫毛眨动了一下：“‘八爷庄’内，但你不能去——”

王小石一笑。

他的门齿白如清清河边的卵石。

“我刚从那儿回来。”

无情当然明白王小石的意思。

但他摇首。

坚定地摇头。

由于他有着比美丽女子更好看的样貌，也有比好看女子更秀气的五官，他这般坚定、坚决、坚清摇首之际，很有一种决绝孤绝卓绝的男子气概。

“那是刚才，”他说，“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王小石当然不是不明白，他只是不死心。

“因为日间他们没防备，”无情无情地道，“现在他们正等着你去。”

他补充道：“你没有机会。”

王小石眉一皱。

他的人虽历尽风霜，但依旧不改童真；他的样子十分孩子气，可是眉宇间又掩不住一种英雄本色。当他的浓眉一蹙时，整个样子就变得有一种受苦坚毅的表情了。

无情却似完全无睹于他的“不服气”：这事情太难，你就算会使“惊艳一枪”，也闯不入“机房”，敌不过“七绝神剑”——何况那儿不止那七名绝世神剑手！

“刀要磨才利，事要难才伟大，朋友要经劫灾才见情谊；”王小石说，带着苦笑和自嘲，“也许，这就是考验的时刻吧。”

无情板着脸孔道：“你现在去，只是送死。”

王小石笑了，反问：“要是现在老唐和大方换了铁手追命，盛师兄还是这一个说法吗？”

无情的眼神泛起了冷峻的笑意，冰一般地说，“我绝不去‘八爷庄’救

他们。你们今午能入，是因为他们未加防范。那两个方唐的东西能混进去，是混水摸鱼。现在，至少有七百名一流高手伺伏在那儿，你去了，只是制造多一些无辜弟兄们为救你而送死。”

王小石讶然：“你真的见死不救吗？”

看他的样子，真似杀了他的头也不相信。

“我只是不去，不是不救。”无情悠悠地说，“明天他们就会押送方恨少、唐宝牛当街斩首！”

八六 敌机

王小石听清楚了，也弄明白了。

“不过，他们也一样会在菜市口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人去劫法场。”无情冷酷地说，“杀人容易救人难，自古亦然。武学上本就讲究料敌先机，但而今你已先机尽失，再要行动行事那只是为了那两个活宝儿赔上全部好汉性命，牺牲而无所获是疯子才会去干的事！”

王小石道：“要救人，也只我一人的事。”

无情道：“但谁都知道你是‘象鼻塔’里的领袖，。”

王小石：“今天我是，也许明天我就不是了。”

梁阿牛听懂了王小石话里的一些意思，大声道：“小石头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就算你不让我们，我们也认定了，有祸大家扛着，有福不让你一人独占！”

王小石道：“这毕竟是我个人的事……”

何小河蔑一蔑薄唇儿：“唐宝牛和方恨少，也不是你一人识得。你救得，咱们就救不得？”

王小石忽向蔡追猫和梁色长揖道：“有一件事，务要你们二位帮忙。”

梁色见王小石神色凝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事，便说：“请吩咐。”

蔡追猫大目眨动，颤声道：“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一定遵命。”又解释：“我声颤不是怕，只是紧张。”

王小石的眼光向王天六和王紫萍那儿溜转了一下，道：“你们脚程快，今晚就把我爹爹和萍姊送出东京，七百里疾奔投靠湖北‘排教’中那位卖解的万焦红万二娘，她会帮我替他们找个安置的地方。不管今生能否再见，小石都不忘两位大德。”

蔡追猫的大眼睛又眨了一眨，没听懂，“你……”欲问又止。

梁色却说：“好，你放心吧，姓梁的姓蔡的，只要有命在，这事都扛下来。”

王小石看了蔡追猫和梁色好一会。

他满目都是谢意。

但却一个“谢”字都没说出来。

他只跟四大名捕提出了一个要求：“待会儿，劳驾你们其中两位，跟我到黄裤大道走一趟，可好？”

“好，”无情毫不犹豫，“你选谁？”

“铁二兄，”王小石道，“还有崔三哥。”

铁手即答：“可以。”

追命点点头。

他们都没问为什么。

可是王紫萍已忍不住了，她瞪着大眼，眼里透露出比口里吐出更大的疑问：

“谁要走了？”

“你和爹爹。”王小石答。

“你不留我们？我们才重逢啊！”

“可是留在京里，不安全，还是走的好。”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不。”

“为啥？”

“我留在这儿，还要干点事。”

“你要这两包东西送我们走？”

“不错。”

“行。他们是我的兄弟。”

“我们是非走不可吗？”

王小石吃力但也很用力地点点头。

“因为我们不走，石头儿就会落入敌人的机关里。我们是他的破绽，也是他的死穴。”王天六忽然巍颤颤地用手紧搭住王小石的臂，右手抖哆着用力握住王紫萍的手，苍凉地说，“我们还是，走吧。”

王紫萍也明白了。

王小石这样做，完全是情非得已。

——情非得已比身不由己更无奈。

刚重逢就要分手。

未叙亲情已要走。

铁手和追命，跟王小石走到了黄裤大道。

大道正入夜，行人熙攘，档摊摆卖，热闹非凡。

三人走到街心，王小石忽停了下来。

铁手和追命也在他身后停步。

三人相隔，约莫七尺。

王小石突然回身，戟指叉腰，破口大骂，声音从丹田逼出，洪发如雷：

“你们四大名捕是什么货色，竟然一点面子也不给，连我的兄弟也敢缉逮，你既初一，我便十五，好，从今之后，我姓王的跟你们一刀两断，是敌非友……”

一时间，街上的行人都凝住了，静了下来，在听王小石大 / 痛 / 怒骂名震天下的两名名捕。

“——你们四只鹰犬，为官撑腰，助纣为虐，跟王廷效死命，这种江湖败类，才不是我王小石的什么师兄弟，连当朋友都不配——”

说着，他连掌如刀，“波”的一声，竟挥掌“割”下自己的右片袖子来，往地上一扔，还当众大力地踩了几脚，然后扬长而去。

众皆哗然。

——名动江湖的四大名捕，竟当众受辱，遭人如此侮骂，难免使众人都喁喁细语，议论纷纷。

铁手和追命在人丛中，没有答话，也没回骂。

铁手神色木然。

追命眼里的沧桑之感更为浓烈。

在痛苦街那儿，冷血标枪般笔立无情背后，问：

“他叫二哥三哥去做什么？”

“——大概是去说几句话。”

“几句话？什么话。”

“几句表态的话。”无情淡淡地说，声音里已有了倦意，敢情刚才他所探得的情报，已耗了他不少心力。

但他始终没有回首。

“……表示他是他、我们是我们的态度。”无情的声调也不知是忧伤还是悠然地说，“从今而后，他做什么，都自跟我们无关了。”

冷血忽然明白了。

因为明白并不等于也同意，所以他说了一句不知是给他大师兄还是给他自己听的话：

“世上的事，岂能说无关便无关的……”

话未说完，却来了些气急败坏的人，说是要来急找王小石的。

——来的是“象鼻塔”的汉子，而且人到的时候已十一万火急的样子。

可惜王小石却刚走了。

无情立即命冷血带人去黄裤大道找王小石。

但他们只遇上神色落寞的追命，王小石已经走了。

王小石也没立即回返“象鼻塔”。

他跟梁色和蔡追猫去了东门。

他要目送父亲和姊姊离城。

他又带着伤感的心情，和梁阿牛及何小河到菜市口走了趟，为的是“勘察地形”。

他没有想到有人这么急地找他。

而且是为了那么急的事！

八七 清白之躯

烛光莹然。

温柔挨在桌上，像突然间睡去了似的，那一张比婴儿更纯真的脸，却有一个少女特有令人动心的艳。

窗外的夜在呼啸。

白愁飞对这张美脸看了好一会，他心中确也有一场天人交战：她那么纯洁该不该玷污她呢？她原来跟自己是清清白白的，要不要为逞自己一时之欲，而破坏了这种和谐关系呢？她原来就相当喜欢自己的，该不该因一时行动，而少掉一个朋友多增一名敌人呢？

但他忽然想起王小石。

想到王小石，他就狰狞地笑了：

——王小石忒真多朋友、兄弟、贵人红粉扶持啊，可是自己只要得到了温柔，王小石就等于在他手上折了一个大跟斗。

那的确是件痛快的事。

他又忆及苏梦枕。

念及苏梦枕，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苏梦枕到底死了没有？不知道。他怀疑这早该病死了二十二年的人仍还没有死，正在暗处伺伏一次对他复仇的机会，他觉得那是真的，不是多疑而已，他始终不信苏梦枕真的会尸骨无存的死了，他不放心，但他也怀疑苏梦枕就算死也会故意死得毁尸灭遗迹，让自己一辈子不能安心，因为他也找不到任何苏梦枕能逃出去的机会。在这样的疑惧中，要是把他的惟一小师妹奸污了，在心理上，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和极欢快的报复。

那的确是件再也愉快不过的事。

更重要还是：

他要她。

——她那么美，微挺的胸脯，泛桃色的靛，光滑的柔肤，处子和幽香……他要定她了。

于是，他开始动手了。

动手去玷污一个纯洁的女子。

一个清白之躯。

突然惊醒。

迷迷糊糊的坐候了一阵，张炭几乎是浑浑噩噩的就睡了过去，然后就好像是因为做了一个噩梦（但那噩梦已完全不记得了，几乎是一醒来的刹那间便已都不记得了）还是因为真的警觉到了些什么可怕的事情而醒了过来。

他一醒来，就看见蔡水择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可登时恼火了。

他原本是个珍惜生命，不易瞌睡的人，沈虎禅沈老大告诉过他：太多睡眠是一种堕落，愈睡便愈堕落。一个人睡眠时间愈多，活的时间便愈少。人总是估计得比实际需要的睡眠更长得多，而又错以为睡得多便寿命较长、活得较健康，其实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便已足够；有些人，两三天睡一觉就已太多，爱睡的人通常都不是勤奋的人，他们在清醒的时间也不见得会专心努力工作，而他们惟一可以不睡的时间都只为了玩乐。

一个人心无大志、失望受挫的时候，反而容易长胖，因为在心理上要多照顾自己一些，作为弥补，所以一定多吃多睡，所以肥胖绝对是一种病态。

张炭喜欢吃饭。他特别爱米饭，就像前世他放火烧了大家整个乡的稻田或那里的米仓似的，今世要逐粒逐粒、逐碗逐碗地鲸吞细嚼米饭，以作补偿，以显报应。他饭吃得多，又爱困，自然就比较容易发胖。

所以他尽量让自己少睡一些，多做一些事，他用软尺量过自己的腰围，才二十余岁就三十六寸以上的腰围，使他实在也不敢自我恭维。

幸好他也是工作狂，成天把工作当作娱乐，他相信“挨”，挨，或者“熬”，而成功是要“挨”出来的，出头是靠“熬”出来的。

在蔡水择面前，他更不想瞌睡。

因为睡去是一种示弱。

他诚不愿在一个他认为的“懦夫”面前示弱。

可是却不知怎的，自从他跟蔡水择在“老林寺”一役后，脑里老是混混沌沌，心里总浑浑噩噩，慵慵懒懒的，很爱困觉但一合起眼皮，就会梦（抑或是见到）到一个脸上有疤的甜美女子。

——难道是那一战里，他的穴道因受“无梦女”挟制，反抗之下，发动“反反神功”，两人一时竟黏在一起，分不开来，到最后虽然还是扯开了，但到底是不是她身上（心里？）有些什么，还未曾在自己体内扯掉；而自己也有点什么，留在她那里？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但他常困。

常想念她。

常梦见她——以致他分不大清楚：究竟是因为常睡而常遇见她，还是因为他要常遇见她而常常困着。

不过，他倒很讨厌自己：竟在这重要而重大的关头，居然睡着了。

——虽然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即能警省，但在这要害关头居然还有失神现象，他已觉得是奇耻大辱了。

不过这一次他做的是噩梦，并没有梦到伊，因此使他更是烦躁了。

所以他凶凶咄咄地问了回去：“你看什么！？”

他最不喜欢别人在他累的时候、睡的时候望着他。

——自从“老林寺”一役后，蔡水择曾给赵书四踢伤了额伤仍未痊愈，能活过来已算奇迹，脸上不知哪根筋可能给踹坏了，脸歪歪咀斜斜的，身体常常发出臭味，头发也日见焦黄稀疏，成天有这样一副不该笑时的惨兮兮笑容，张炭也怀疑他在笑时是不是真的在笑，在看东西时是不是真的在看。

蔡水择好像一直在等他醒来，但又一直没敢惊扰他——他知道张炭既看不起他，也讨厌他，更未原谅他。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蔡水择把声音压得很底。

“怎么？”

张炭装得毫不重视地问。

“这儿好像没事，但外面的人，作了很大的调动，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们正在布阵。”

“布阵？对付我们用得着那么大阵仗？”

“不需要。”

张炭的怀疑是出自于“自量”。

蔡水择的回答更是“实在”。

这样一来。两人的话就能更快地接近主题：

“你是说……外面楼子里人手的调动，不是为了我们？”

蔡水择神色凝重地点头，但脸上依然不改那诡异的笑容。

大堂内才几根大火猎猎晃动，以致巨大的阴影投射在二人脸上不住跃动，看去更是诡幻妖异无与伦比。

张炭深吸了一口气。

“你的意思是：对付我们，只要白愁飞出手便可以了，用不着那么劳师动众。”

“就算鬼见愁不出手，他手上不管是雷媚还是‘平安吉庆’，对付我们也绰绰有余。”

“那么，他们不是为了我们，又在我们进入楼子里之后才调动主力，莫非是……”

——要不是为了他们，还会为了谁？

“所以不管是发生什么事，”张炭马上作出了反应和推论：“都不要惊动小石头。”

这次蔡水择摇头。

脸上依然带着那半个诡笑。

张炭一脸不高兴：“为什么？难道要王三哥来送死么！”

“你别忘了，我们是为什么而进来的？”

“……温姑娘！？”

“对。”蔡水择惨笑道，“假使我们能为了她而甘送羊入虎口，要是她有难，王老三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何况，温姑娘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何等之重，而且她也是苏楼主的师妹……”

张炭惊然一惊。

此惊自是非同小可。

“这样说来，温柔岂不是……”

他抬头上望。

白楼顶层“留白轩”灯火依然温暖，然而温柔却是不是已陷险境之中？

蔡水择笑意更诡，眼神里有比夜色更深重更黑的隐忧。

这时候，在“留白轩”里的白愁飞，已决意要尽情蹂躏这一朵妖艳的鲜花，但他一时犹未决定：到底要灭了灯痛痛快快地干她一番，还是让灯亮着仔仔细细清清楚楚享受这个女子，以致日后能记得每个淫辱一个美丽纯洁女子的细节。

八八 处子之身

在离“金风细雨楼”不过五里之遥的“象鼻塔”，“挫骨扬灰”何择钟还在呆呆地守着进出的要道。

由于太过无聊。他只好看自己的掌纹，翻来覆去的看，眉皱了又舒，蹙了又展，却还是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这时，“象鼻塔”里出去的人，陆续回来了：象鼻塔就好比一个亲切的大家庭，在外面浪荡够了的孩子，始终还是要回到家里来的。

这次回来的三个人，是“象鼻塔”里三大精英分子，他们在白天分别给派出去，执行王小石一项布署：

他们是：“独沽一味”唐七昧、朱小腰和“活字号”温宝。

他们说说笑笑，正跟商生石、秦送石、夏寻石等闲聊，经过何择钟身边，看他在审视自己的掌纹，不免觉得好笑。

朱小腰故意把他的厚厚沉沉甸甸重重的手掌翻了过来。笑说：“来来来让我跟你瞧瞧……”

她本曾沦落青楼，会客人多了，自然懂得一点相人之法，掌相面相，也颇知法了，本来见何择钟憨得可爱，正想相赠几句，但这一端视，只见此人厚实掌心，有三道深深如刀雕的纹，其余什么都没有了，登时无以发挥，知道眼前这人是个吃饱饭没事干至多是努力睡觉，别说是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了，就连胡思乱想也付诸阙如的闷人，当下只好啐了一声说：“哈！真简单！日出日落，吃饭上床盖被子，还看什么掌相！”

何择钟也不以为意，只咕哝道：“人生里本就至简单不过，生老病死，站起来、躺下去，管那么复杂干吗？”

朱小腰只一笑，随意地问了一句：“小老唐和黑炭头呢？不是轮到他们换班的吗？”

何择钟正想回答，温宝却笑了起来：“咦嘿，朱圣主居然这一回挂念起咱们的巨侠起来了，看来，唐大巨侠这一趟功夫和这一番苦心倒没白费哩！”

朱小腰瞟了温宝一眼，“你再油腔滑舌的，我就替你改一改字号。”

“改字号？根据河洛理数吧？”夏寻石居然听到了也过来凑热闹，“是根据河洛理数改名字吧？我也会一些。”

朱小腰粉脸肃然，媚目含煞：“我只替他改一个字。”

温宝哈哈笑道，“当然是‘宝’字了。难道改我的姓不成！”

“你是‘活字号’的吧？”朱小腰忽问了这一句。

“是……”

温宝还未回答完，朱小腰已说：“我替你把‘活’改成‘死，！”

温宝吓得直吐舌：“哗，哗，哗，朱圣主，我只开开玩笑而已，你也犯不着如此认真吧？”

温宝的样子倒活像只元宝，笑眉尚悦目，跟人笑闹惯了，仿佛一天不作弄人一下倒没了个性似的。朱小腰跟他也闹惯了，知道不能给这种人开头就占了便宜，所以更咄咄逼人，处处得理不饶人。

忽听唐七昧低声疾道：“喂，你看！”

众人看去，只见一仿似人脸、十分灵黠的红狐，一只深眸正在街角黯处幽幽地看向这儿，带点儿忧悒的蓝。

朱小腰认得这是她上次在“小作为坊”店里放生的红狐。

那头狐狸也在看她，目光里似透露了一种人的事情，依依不舍。

朱小腰一向不与人亲善，就算对颜鹤发有一种莫名的依恋之情，也仅止于深藏心底际，对这头红狐却产生了一种极大的亲切，仿佛她是这红狐前世，而这红狐正来看它自己的今生。

人狐对望了一下，人有一些恍惚，狐有一些儿畏缩。

然后，这红狐便没入街角，消失不见了。

——也不知它是怎么进入这人口杂沓之地的。

——它是一直躲在这儿？刚溜了过来呢？

毫无来由的，朱小腰忽然念起了唐宝牛——这心情像是一个轻细的召唤。

轻细而深刻的召唤。

（也许是因为当日她在“小作坊”遇伏时，唐宝牛也曾出力救过她和狐狸之故吧？他还为她负了伤。）

所以她又记起了刚才还没得到答的问题：

“大方、小唐、黑炭、风火轮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她再次问何择钟。

“发生了什么事？”

吴谅敢情也发现不大对劲的样子，于是低问蔡水择和张炭。

张炭蔑了蔑咀，“上面可能有事，咱们再藉故上去闹一闹。”

“刚才不是看过了吗？没事别惹事。万一动起手来，不但吃不了兜着走，只怕温柔也吃亏在眼前呢！”

他显然十分反对。

“我就怕她已经吃亏了。”

蔡水择沉声说，张炭已经站了起来。

正在监视他们的利小吉、祥哥儿、欧阳意意立即有了警觉。

“什么事？”

“我要上去。”

“刚才不是上去过了吗？”

“我有件事物，忘了交给温姑娘。”

“‘留白轩’是楼主重地，岂让你说来便来，说去就去，上上下下没止休的！”

“温姑娘是你们楼主的贵宾，哪有不许她同来的人见面说话的道理！我们也是人客呀！”

张炭与祥哥儿争辩了起来。

欧阳意意却慵懒地说：“什么东西？让我替你交给她。”

“是贵重物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张炭冷笑道：“你可担待得起？”

欧阳意意变了变脸，却没发作，只说：“好，我先上去请示一下。”

其实，在这一刹，他心里却望我能得楼主下令，就把你杀得个喂狗扒灰的！

蔡水择长身一步，说：“请让我们一齐上去。”

欧阳意意道：“不可能。”

吴谅道：“那就让我们其中一个上‘留白轩’。”

祥哥儿道：“不可以。”

张炭眼珠一转，委屈求全地说：“那让我们转托你问温姑娘一句话，总

可以吧？”

欧阳意意寻思了一下，一时举棋不定，利小吉道：“你且说说看。”

张炭顿时笑逐颜开，“拜托你们问问：温姑娘要不要我们马上把‘吞鱼集’送上来？”

利小吉怔了一怔，朱如是问：“‘吞鱼集’？”

张炭道：“对，是吞鱼集。”

“什么玩意？”

“不方便说。”

“不说不勉强。”欧阳意意心忖：反正问问也无妨碍，便说：“好，就替你问问。不过，我不一定问得到结果来。”

张炭涎笑道：“怎么可能？他们就在楼上，欧阳护法这一问，没有问不出答话来。”

“谁知道？”欧阳意意故意让他们心急那么一下，“也许他们已上了床、睡了觉呢！”

白愁飞正把温柔抱上床去。

温柔恬睡过去一般，美丽的酡红仍轻轻点绛在她脸上，好像发梦也梦见糖果一样的甜。

谁也看不清楚她是给点倒的，还以为她只是睡了过去。

白愁飞把温柔放到床榻上，然后，还未替她宽衣，也未为自己祛衣，他已一手迫不及待地抓在温柔的双乳上，好像生怕再过一会，煮熟的鸽子也全飞上了天似的。

他抚摸着那一对柔软如乳鸽的胸脯，感觉到那处子之身的温热柔嫩，不禁深深地长吸了一口气，身上某处突然热了、硬了、挺了。

他不能再等。

不能再忍。

管它有什么后果，这娇嫩的鲜花，他是采定了；这美味的果实，他也吃定了。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有人以暗号敲响了门。

八九 玉洁冰清

朱小腰听罢了何择钟的转述，只知道温柔离开了“象鼻塔”，张炭、蔡水择、吴谅三人都跟去了，唐宝牛和方恨少则跟王小石等一大早就出去了，除了白愁飞来瓦子巷闹过一场之外，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惊险的事。

只不过，她仍是觉得有点忧心忡忡。

她忽然问了一句：“温柔离开这儿的时候，穿的是什么服饰？”

何择钟这可答不上来。

他一向没有留意女人的装饰。

但夏寻石虽然没听见温柔跟张炭等人的对话，却留意到了温柔的穿着，于是说了分明。

“也就是说，温柔是有刻意的打扮过了？”朱小腰蹙着秀眉，想、寻思、并且说：“她会去哪儿？”

然后她转身望向温宝和唐七昧，发现平时戏谑的温宝，现在变得神色肃穆；平常冷漠的唐七昧，此际神情也很绷紧。

——是不是三人都有着同样或相近的忧虑？

忧虑是什么？

那是对未发生和将临的事怀有一种疑惧。

——只不过，大多数的忧虑其实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把你过去所忧虑会发生的事作一统计，基本上，有九成都是杞人忧天、白担心一场的。

只不过，人无近忧，必有远虑；若无远虑，也必有近忧。

——那么，唐宝牛和温柔等的“不知所踪”，是他们的远虑，抑或是近忧？

白愁飞强把直欲烧噬那玉洁冰清胴体的欲望，以木压火般地抑下，然后转身、耸眉、深呼吸，然后去开门。

他知道是“自己人”在敲门。

而且是有“紧急的事”。

——因为那敲门的暗号。

暗号是不动声色地透露了许多事，但不是“自己人”就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但这一刻间，白愁飞为压抑下去的欲火，而生起了恨不得把骚扰他的人杀掉的冲动。

世上有几种欲望是难以压抑的：

自由！

权力！

金钱！

性欲！

开门。

是欧阳意意。

欧阳一眼看到白愁飞的脸色，虽然对方没有表情（至少没有表示出高兴还是厌恶，欢迎抑或是憎恨），但他已感觉到：有话快说，不可勾留。

此外，他也一眼瞥见，在榻上恬睡而腰身胸脯曲线分外夸张动人且瞩目的温柔。

这就够了。

他什么都了解了。

他也是男人。

“那三个家伙想要上来。”

白愁飞冷哼一声。

欧阳意意立时明白，已不必说下去了。

但他还是多问了一句：“他们有话要问温姑娘。”

白愁飞悠然转首，向床上静睡的温柔望了一眼。

欧阳意意也随白愁飞的眼光望去——他一早已发现温柔躺在那儿了，不过，既然白愁飞明显且有意让他知道温柔是毫无抗拒地睡在那儿，欧阳意意也立即表示自己留意到了和羡慕之意。

有些男人喜欢别人知道他又占有或猎取了一位（尤其是美丽的）女子，他们极乐意让人（甚至千方百计的让人）知道。——其实也不止是“有些”男人，而是“大部分”男人皆如是；并且也不只是男人如此，女人常亦如是：她们“宣扬”的也许不是她又跟一个男人有了深刻关系，而是“炫耀”又多了一个男人拜倒在她石榴裙下。

所以，当欧阳意意一旦表达了欣羨之情，白愁飞的煞气立时就转为得色。

“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在这时候问明的吗？”

欧阳意意即时笑了：“要问，也只有白楼主自己去问了。”

然后他讨好地笑着说：“……小心哪，这之后，温姑娘要问您的事儿，还多着呢……”

他居然向白愁飞提出“警示”。

——只不过，这时候这样子的“警告”，男人都爱听。

所以，此际，白愁飞对这平素不动声息、喜怒不形于色、不大爱说话的欧阳意意，也大有好感起来。

（……噫，平时这人不大表态，所以总防他点，这次看来，他也是醒目之人，不妨予以重任……）

欧阳意意下楼之前附加性质地问了一句：“……要是那些塔子里的人要冲上来寻衅呢？”

“且拖着，要拖不下来，就——”白愁飞用手作势，做了一个劈砍状：“我已经吩咐梁何如何应付了，你们跟他配合便可。”

欧阳意意诡笑告退：

“……楼主请放心，这时候已没什么要事，最重要的，还是楼主好好享受，静静处理自己的事。”

九 血肉之躯

朱小腰、唐七昧、温宝三人都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即请人迅骑联络负责监视天泉山“金风细雨楼”一举一动的“扫眉才子”宋展眉、以及负责监察“六分半堂”有何举措的“破山刀客”银盛雪、和负责打点朝廷、禁军、蔡京势力一路的“今宵多珍重”戚恋霞等三方面人手，探询可有见过温柔、张炭、唐宝牛等人的行踪。

温柔这时当然身处险境。

她的“险”是“失身”之险。

张炭也正值危机。

他的“危”是身陷于“风雨楼”。

唐宝牛和方恨少亦身逢绝境。

他们的“绝”是：不是怕朋友兄弟不来援，而是生怕兄弟朋友来救而牵累了他们！

“老唐。”

“嗯？”

“我们这辈子，也算活得痛快，对不对？”

“宰相、皇帝，全吃了咱们的苦头。咱们这双拳头，揍过天下最恶的人，救过最好的人，咱们没白活，也总算没活得不痛快的！”

“对，正应合了一句话。”

“什么话？”

“——死而无憾。”

“对，只要生能尽欢，死便无憾了。”

“既然如此，”方恨少笑笑，“咱们不如去死吧！”

唐宝牛怔了怔，摸着他的大鼻头，惨笑道：“——死！？”

他一向都以为，自己比方恨少这轻薄书生更高大、豪壮、顽强、气盛、视死如归，理应是他的份内的事，却没料这回儿是方恨少先行提出。

他觉得很愕然。

也很有点“丢脸”。

“你觉得现在咱们的情形怎样？”

“给人逮住了，像两只待宰的猪——只不过，你皮薄一些，我肉厚一些。”

“不过，说实在的，咱们哥儿虽是给人抓起来了，但待遇如何？”

“待遇？嘿，凭良心说，除了动弹不得外，我们给服侍得大爷似的，在江湖上浪荡这些年了，这门子福算没享过。”

“试想想，咱们刚揍了的是谁？”

“皇帝老子，姓蔡的龟儿子！”

“打了这两个天底下第一第二的人，咱哥儿还可以这样混活下去，天下竟有这样便宜的事吗？”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你还不懂？”

“你吞吞吐吐是什么意思嘛！麻烦死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更何况是礼下于囚，而这份礼又是蔡京这狗老头送的。你想，假如你是天子，或者我是天子，你我会任由人打一顿而不好

好整治整治吗？”

“你是说他们另有图谋？咱们能给他谋个什么？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要命倒有一条——”

“只怕人家要的不止是咱们的命。”

“莫非……”

“咱们是饵，他们善待我们，必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那么，大鱼是……”

方恨少这回不说话了，只默默颌首。

唐宝牛也静了下来，过了好一会，才干涩地笑说：“大方，你说的对，咱们这辈子，活得没不快意的，犯不着当死不死，连累弟兄，你说是不是？”

“是。”

方恨少的声音像蚊子一般细微。

“怎么了？”唐宝牛反问：“你倒怕死起来了？”

方恨少道：“坦白说，我想活。”

“你……”

“活着多好。活着，可以发生那么多好玩的事，有那么多的感觉，有你那么好的朋友，有……如果不到非死不可，我是决不愿死的。人家是视死如归，我却是宁愿变作只龟也不愿死。”

“——那你宁愿当缩头乌龟不成！？”

“当乌龟也无妨，至少能够活，活着就好。可是，读圣贤书让我知晓：朋友间要讲‘义气’；行走江湖多年，我得到也只一句话：要重义气。义气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对朋友要做对的事、不要出卖朋友、要在适当的时候帮助朋友。如果害死连累朋友，而对自己也一无利益，那我倒不如就此痛痛快快地死掉好了。”

唐宝牛听了方恨少这番话，不由垂下了头，握紧了拳头。

“不错，我很想活，”方恨少喃喃地道：“但如果要活下去得要伤害很多朋友，我就不想活了，我死了算了。”

唐宝牛静默下来。

“你呢？”

方恨少悠悠游游地但也万念俱灰地问。

仍是没有答腔。

“你怎么了？”

他发现唐宝牛正在饮泣。

“你这男子汉大丈夫的不龙吟虎啸也得狗吠狼嚎，却像猫哭鼠泣的算啥！？你还算男人啊你！？”

这样一说，唐宝牛反而嚎啕大哭起来，呱呱大啣，哇哇大哭，掏心捏肺的，捶心剁肺的，还命方恨少干干净净的衫袖来往他眼泪鼻涕的脸上揩拭，哭得就像个泪人儿似的！

方恨少厌烦不已，只想把他扯开：“你男还是女的！哭爹哭娘的，不敢死的就拉倒，你不死我一个儿死算了……”

“我实在很舍不得死……”

唐宝牛仍在哭。“我天天吃饭的时候，都有闪过这个念头：有饭吃该多好。我常常看到美女的时候，都想过：有美人看多好。我时时跟人打架把人打倒的时候，都省起：我还活着多么好。但现在却要我死……还要我杀死自

己……我不想死啊……死了这一切美好的都没有了……”

“这也难怪，蝼蚁尚且贪生……”方恨少唏嘘不已：“你不想死的话，就不要死好了。”

“我是不想死，”唐宝牛哀痛地道：“可是我不得不死。”

方恨少听得一震：“你……死？”

唐宝牛沉重地道：“连你也为不出卖朋友而死，我却不能为朋友而死，天下间焉有是理？”

“你……”

“怎么？你瞧不起我，以为我真不敢死？天下怕死的人多着呢！我唐宝牛就是一个！自古艰难惟一死，我连死都豁出去了，就没啥可怕了！”

“我……”

“什么你你我我的，我以为自己已够娘娘腔了，看来你比我还婆婆妈妈得多呢！”

“我倒小觑了你。我还以为你贪生怕死，临阵退缩呢！”

“死，我是怕极了；生，我也贪极了。不过，要是负了义气，苟且偷生，我唐巨侠活下去又有什么朋友？没有朋友兄弟瞧得起，我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不如早死早好，痛快了断成汉子，不负义无愧心，过瘾胜神仙！”

方恨少道：“……我刚才看你哭得抢天呼地的，还以为你——”

“我哭是跟张炭学的。他说他宁可流泪，不流血。他曾给那对狼心狗肺的任劳任怨折磨得呼爹喊娘的，但就是不屈服，还是好汉一名。这些年来我倒学了他这个，有事的时候喊叫一番，伤心的时候大哭一场，心里倒舒畅多了。”唐宝牛道。“他的法子倒见效。我哭了这一场，心里倒是痛快多了！”

方恨少愣了半晌，接了个话梢说：“——却不知那黑炭头和小石头他们怎么了？”

唐宝牛也意会道：“小石头是一定榜上有名的了，蔡京大概也要对付黑炭头吧？”

“既然这样子，他们又是我们的好朋友——”方恨少眼睛发亮：“那不是希望的光芒，而是一种求死的伟大情操，“我们还等什么呢？”

“对，我们还等什么呢？”唐宝牛毅然地说，“就趁我们还能够死的时候死了吧！”

他们虽然不能动弹，也不能伤人，甚至连伤自己也不容易，但他们还可以说话，还可以哭，即就是说，他们至少可以咬断自己的舌头寻死。

他们意志已坚。

死志已决。

却没料“砰”的一声，通风口的网罩网给震飞起来，两人倏地进入“机房”内。

唐宝牛和方恨少乍然还以为是救兵赶到，随后才知兀然潜入的是任劳任怨——这两个他们刚刚才称之为“狼心狗肺的东西”！

两人一进来，唐宝牛和方恨少便想死不了了。

——想死也死不了。

因为两人运指如风，又封二人几处穴道，使他们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还给他们嘴里套上软箍，使他们的牙齿根本咬不着舌头。然后两人这才满意了，对已完全失去抵抗、动弹、挣扎能力的人狞笑道：

“你们现在已死不了了吧？”

“你们的话，我们全听了。这通风口也正是通讯口，你们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你们猜对了，我们不杀你们、不整你们，是为了要你们完完整整的，好让你们那班跟你们讲义气的兄弟朋友手足来相救，而我们就只等着一网打尽。”

“至于这位唐三藏，上次在牢里没把你和张炭整死，这次，我要你眼见黑炭头还有其他为你卖命的家伙——为你丧命，这才让你死，够意思了吧？”

“你们若不想死，只有一个法子。”

“一条路。”

“这儿有一张自白书，你们签个名画个押下去，那就能保住狗命。”

“至于里边写的内容，反正是事实，说出来也无妨。那是表明主使你们行弑皇上和相爷的是王小石，整个‘象鼻塔’里的人都是同党，就这样而已。”

“你们若不想在后天就人头落地，就得在这自白书上签个字。”

“——你们不签也没用，反正，你们一旦押上刑场，王小石那干光冲动了脑袋瓜子的家伙，必定会来救你们，他们一出现，就死定了。就算他们不救你两个活宝儿，也没关系，我们自会替你画押扣印，你们人头落地之后，迟早也会办了在‘象鼻塔’里造反的那干亡命之徒。”

“你们再硬，到底也是血肉之躯，吃不消这皮肉之苦的，还是趁早听命、认了吧！这样我们也省事些，你们也少受些苦。”

“怎么样？你们已没有再好的选择。”

任劳、任怨对着任凭宰割的方恨少、唐宝牛二人，像两名久饿的人看着两碟烤熟了的鸡，兴奋得眼里掩抑不住狼相与狼相。

“你们说不出话？那也不打紧。眨一下眼睛，就是不答允。霎两次，就是同意了。记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希望你们别霎错了眼睛，也别瞎了眼、蒙了心。”

“小心，你们只有一对眼睛。”九一

我爱你很快的，唐宝牛和方恨少都作出了反应。方恨少立即眨眼。眨一次眼。唐宝牛则不然。他霎两次。这连任劳任怨都觉得惊讶。所以他们望定唐宝牛，要他再“表演”一次。唐宝牛果然又眨了眼。一次。停。又一次。——总共两次。对，没看错。“两任”互觑了一眼。这回却连方恨少也感到惊疑不信。然后才觉得怒忿。任劳干咳一声，道：“你肯签押？”唐宝牛眨了眨眼睛。也是两次。然后他又眨了眼。这次是连霎三次。任劳一怔：“什么意思？”唐宝牛再次霎眼。这回一连眨动四次。

任劳望向任怨。

任怨说：“你想说话？你有话要说？——要是，眨两下；不是，眨一次。”连霎两眼。

“好，你有话就说，可是别玩花样，否则，我担保剝掉你两只眼睛。”

他解开了唐宝牛的“哑穴”，又让他一只手（当然只是手指）可以活动。

“你别杀死自己——”任怨盯着他的嘴巴和五指，再次提出警告：“你一咬舌，我就敲掉你所有的牙齿；你一动手伤害自己，我就剝掉你的手指。”

唐宝牛居然十分听话。

他看见那份“自白书”。

看完了，不吭声，只乖乖地画押签字。

之后他又乖乖地放下笔，乖乖地看着如临大敌的任劳任怨。
他这么乖，那么听话，反而使任劳任怨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怎么？”任劳问，“你不是有话要说的吗？”

“是。”

唐宝牛平心静气地说。

“那你说吧。”

任劳仍盯着他的口，以防他一口咬断自己的舌头。

“真的要说的？”唐宝牛瞟了方恨少一瞥。

“说就说——”任劳横了方恨少一眼，“你怕他能把你怎么？”

唐宝牛一直都非常吞吞吐吐：

“……”

他说的声音很低，任劳任怨都听不清楚，于是凑过脸去——不过仍是十分提防、非常谨慎。

“我……”

“什么？”

“我……唉……你……”

“你放胆说吧，声音响亮一点！”

唐宝牛忽然早雷似地吼了一声：

“我——爱——你！”

两人都给震了一下，任劳刷地变了脸，唐宝牛哈哈大笑不已，方恨少听了，脸孔笑不出容颜来，也笑得盈了眼色。任劳一手拿过了那张“自白书”，只见画押处唐宝牛竟写了些又粗又肥又乱的大字：

“我就爱操你祖宗二十八代！”

任劳一伸手，已重新点了唐宝牛的哑穴，任怨也出手封了唐宝牛那只惟一活动的手，任劳已发了狠，要狠狠地整治唐宝牛，任怨却阻止了他：

“别逞了他的意。”

“给他一点教训，”任劳则不以为然：“打掉他几颗牙齿，砍掉他两三根手指，总可以吧！”

“不，相爷要他完完整整，他越完整，就对咱们越有利。”任怨说，“你记得当年‘凄凉王’就是激怒的我们，受了点教训，结果诸葛老儿藉我们滥用私刑之名，将‘凄凉王’编配入刑部，反而趁此保住了他，咱们因而不便再动杀手，便宜了他——这次兹事体大，咱们怎能又犯在这关节眼上！”

“是！你说的对！”任劳的年纪虽然要比任怨起码长四十岁以上，但对这个年轻人却一向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这口鸟气只好暂时忍下来好了。我叫刽子手下刀留些情，留点气，让他们不得好死。”

要知道刽子手杀人下刀，讲求快利，头断人死，还要连一层皮，以致殓葬时不致全然“身首异处”，最忌的就是“留情”，“留气”，这样一来受刑者便会身受惨苦却断气不得，残忍无比。任劳要刽子手老李砍头时留气留情，那是歹毒至极的做法，当真使人“不得好死”，“求死不能”。

任怨淡淡一笑。

他的笑犹如浮光掠影。

别人看不到他的笑：他的眼里没有笑，他的嘴唇也没有绽开笑、甚至整张脸也不见笑容，只不过在这瞬间里他细皮滑肉的脸上法令纹现了一现、深了一深，才让人省觉他刚才是笑过了，阴恻恻的，而且带点险。

“要对付他们，还不必要熬到那个时候；”任怨斯斯文文地弹着指尖，仿佛他那不沾阳春水的十指，弹一次便足以引人相思一次，“你还记得吧，我们当日在‘发党花府’，施了一种功力，让他们开口说出了本是我们要他们说的话，使他们几乎鬼打鬼、互疑互猜、几乎内斗。”

“那是‘十五钻’奇功，天下间，惟有师弟你第一；”任劳讨好地说，“当时若不是王小石走运，他也会折在师弟你这一记杀手锏下。”

“我的杀手锏可不止这一个。”任怨冷哼一声道，“我还有‘十六钙’。”

“十六钙！”任劳眼睛立即亮了起来，“那是使人五脏六腑尽伤重，纵华陀再世，决也回天乏术，但外表一点却也看不出来的绝门奇功！”

“对！”

任怨阴阴一笑。

任劳马上明白了。

——当日，夏侯四十一就是想得到这种尽废其内但又不形于外的奇药，而致跟天衣居士结怨，而今竟已给任怨练成了一种奇功，虽然性质不一，但更是效用！

他一张脸因奋亢而通红，因而显得眉须更银更白，仿佛像位南极仙翁，慈和宽容地望向唐宝牛和方恨少，眼金金就像看到他最好的朋友、最佳的客人。

第三章 假如你是皇帝

九二 温柔的小腰

自“留白轩”下来的欧阳意意，堆上一丝儿“卖少见少”的笑容，却是十分慵懒散温但其实非常注意留心地对他的“客人”说：

“温姑娘现在不要你们上去。”

等急了的蔡水择立即问：“为什么？”

“她没有说。”

欧阳意意摊了摊手，又指一指楼上，故作神秘地说：

“情到浓时，这时候，就是我才上去温姑娘也嫌我打扰哩！”

张炭退求其次，说：“那么，‘吞鱼集’要不要我送上去？”

“不急不急。”欧阳意意随意地说，“温女侠说这不急，迟些儿再跟你拿就是了。”

张炭与蔡水择相顾一眼，眼色沉得似是即将凝固的铅。

然后蔡水择慢慢地戴上了手套。

黑色手套。

——许是因为手套也是黑色之故；他一旦戴上了手套，脸孔就显得更加黝黑了，他当日给赵书四踢裂的脸，缝隙就映得更加明显深刻，而在这时际，他脸上还带了点诡异的笑意，越发使他那张烂了的黑脸像一粒发了酵的黑色蚕豆。

他一面诡笑，一面如是说道：

“‘吞鱼集’里边录有一首歌，不知你是否记得？”

他也不待张炭回答，便已随口拉了个调，哼唱了起来：“查波婆，家破婆，加波波，啗婆婆……”

张炭听了，只沉重地摇头，说：“你本来有事，你先回去，温柔的事，我留在这儿好了。”

然后却跟欧阳意意等说：“这位蔡兄弟有事在身，不能久候，他要先回去，你们就高抬贵手，放放行吧。”

欧阳意意怔了一怔，他一时不知自己出了什么漏子，出了什么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是好。

他倒没料到有这一着：

来人居然在未等到温柔离去就走。

——而且不是三人都走，只一人离去。

那该怎么办？——不许走，即成对敌；若放行，岂不放虎归山？

见欧阳意意一时没说话、没说话，利小吉便接道：“你们要走？”

“不，”张炭道，“不是我们，只是他一个人。”

“我不走。”蔡水择澄清道：“是他先走。”

“你走。”张炭一张胖嘟嘟半黑半白的脸相当坚决，“我留。”

“是你走。你还有要事要办。”蔡水择一张黝黑的脸已挣得透红，“你在‘七大寇’、‘桃花社’和‘天机’都有重任，我没有。——所以，我留，你走。”

“哪有这样的事！”张炭继续争持到底，“你是个有家室的人，你的胆子有多大？留下来，留到底，自是我的事。”

“现在不一样了……”蔡水择悲哀地抗声，“总之是：你走，我留。”张炭冷笑，忿笑。

祥哥儿机警地道：“什么意思？你们在演什么剧目儿？”

朱如是眯着眼睛，自牙缝里问出了字句：“到底谁走？谁留？”

“到了这儿，”忽听一人道：“谁也不许走。”

消息回来了。

根据“今宵多珍重”戚恋韦捎来的讯息：

——唐宝牛和方恨少两人，居然男扮女装，把万岁爷和相爷在“八爷庄”里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消息倒真的狠狠地震住了朱小腰、温宝和唐七昧。

同时“袋袋平安”龙吐珠也赶来报讯：王小石跟梁色、蔡追猫、何小河、梁阿牛跟四大名捕聚首于痛苦街口、苦痛巷前。

温宝倒吸了一口气，道，“这样还好，既然小石头跟四大名捕在一起，看来他没有理由不知道唐巨侠和方公子发生了那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唐七昧郁郁地道：“方公子和唐巨侠犯了这样的事，只怕神仙难活。”

温宝怒问：“难道就这样见死不救吗？”

唐七昧沉郁地道：“救他们就得使‘象鼻塔’的弟兄们全军覆灭。”

温宝搔搔头，头皮屑早已在他肩膀上铺上了几层：“……我看小石头不会置他们死活不理的！”

“我就怕这样。”唐七昧沉声道，“本来现时‘象鼻塔’加上‘发梦二党’、‘天机’等力量，实力已可与‘六分半堂’、‘金风细雨楼’鼎足而立，分庭抗礼，万一小石头沉不住气，只怕这一番心血，就得毁于一旦。”

温宝苦笑道：“话不能这样说。老唐和大方毕竟做了件大快人心、顶天立地的事。”

唐七昧苦涩地说：“但这事的后果实在谁也承担不起。”

温宝像元宝一样的团团脸却呈现了一种金子一般的坚毅：“人生一世，能做这样一件大事也算不枉此生了。难道你认为这样的狗皇帝和狗宰相不该痛打一顿吗？”

唐七昧阴郁地说，“就是因为这样的垃圾皇帝和垃圾不如的狗官，更犯不着为揍他们一顿而牺牲性命！”

听到唐宝牛和方恨少的噩耗之后，朱小腰一直没说什么、没有什么表示、甚至也没什么表情。

到此际，她才说话了，说得像没来由、无定向的一句：

“……假如你们是皇帝，你会怎样处置他们？”

两人俱是一怔。

他们一直以来都知道唐宝牛在追求朱小腰，但朱小腰既似没动容，也没动心，所以而今唐宝牛虽身处绝境，他们并不认为朱小腰会分外悲恸、特别震动。

只不过，朱小腰这相当温柔的问题在此时此际以一种相当温柔的语调问出来，仍使他们的心头震荡了一下。

——而且，这时候的朱小腰，神情大异平时，看来温柔，但却是令人感觉到一种完全隐伏的激烈情怀，使人悚然。

“你说……他们？”温宝觉得这时候该有个人来应答，所以他马上作出回应，“——唐巨侠和方公子他们？”

“假若你们是皇帝……会怎样对待他们？”

朱小腰仍是这样以温柔得十分温和的声调问。平时她只慵懒，但那是娇乏，而不是温柔。

“这……”温宝只好求助似地望向唐七昧，“只怕是……是难逃一死了。”

唐七昧阴郁地接道：“死定了。问题只在：朝廷方面是公开处斩二人还是以私刑解决，株连程度有多大而已。”

朱小腰听了，默然。

她苍白的脸上浮现了一种动人的颜色，看去好像是在害羞，但事实上她决不可能在此时此境害臊。

第三道消息在此际“及时赶到”。

那是“扫眉才子”宋展眉得力手下的报导。

他一向负责戍守“金风细雨楼”那一带的，他的消息也自然有关于“风雨楼”：

“温柔入了风雨楼。张炭、蔡水择、吴谅也跟了进去，许久没有出来。宋展眉要攻打风雨楼把人救出来。洛五霞则认为要等候进一步的消息，并请示塔主的命令。”

——“塔主”当然就是王小石。

只不过他与部属间十分亲近，人多称他为“小石头”、“王老三”乃至“王三哥”，鲜少人尊称一声：“塔主。”但那并不表示对他有任何不敬之意，却显示了莫大亲切之情。

由于王小石十分关心“风雨楼”的动向，尤其是苏梦枕的下落，所以在“天泉山”这一路，特别派上了两名大将：“扫眉才子”宋展眉和“丈八剑”洛五霞去监视指挥。

朱小腰听得报告，只向来人疾然吩咐：“叫洛、宋二位在风雨楼前叫嚣索人，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真的动手，主要目的，是要楼子里的人知道，我们塔子里的人已注意此事，谁要是伤害我们的人，大家决不会放过，让他们不致了无顾忌。但若真的交手，小石头未领全军赶到之前，难有胜算，故宜忍辱负重，伺待良机。”

来人领命而去，朱小腰转首即嘱咐：秦送石、夏寻石、商生石三人，全速飞扑“神侯府”，通知王小石：张炭、温柔出事了，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分派了这些事之后，朱小腰的神态仍是温柔的：甚至是一种视死如归的温柔。

她温驯地盈盈一福地向唐、温二人说：“看来，今晚月黑风高、腥风血雨，杀戮难免。两位请各自调度塔里的弟兄。唐七哥请塔里高手在这儿静候塔主调遣。宝哥哥则先带队支援宋、洛二侠包围风雨楼，可好？”——可好？还有什么不好的？

——在这杀死人的温柔下。

九三 杀死人的温柔

温柔没有死。

她只是完全失去了知觉。

可是失去知觉的她，仍然可以“杀死人”。

她杀死人的方法是以她的美。

她美得足以令人窒息，足以把人杀死。

尤其是当她给逐件祛去衣服的时候：那么柔、那么媚、那么美

——怎么她连贴身的衣饰也穿得那么讲究、别有心思，莫非她已准备让人看见她里面所着？

当白愁飞一件一件除去她的褻衣时，为这灯光晕黄掩映的美态，绽亮出情难自禁的激情来。

——假如温柔是可以吃的，他真迫不及待地要一口吞食了她！

看到梁何，蔡水择和张炭都几乎忍不住要一口吞噬了他。

梁何在白愁飞不在的时候，已俨然代楼主的架势，前后左右总有十数人乃至数十人不等在掩护着他，寻常人岂能接近得了他。

就算不寻常的高手，也休想靠近得了他。

“你们来得、去不得。”梁何嗤笑道：“金风细雨楼，岂让你们出入自如，敢情当楼里无人了！”

蔡水择沉住一口气：“我们不是贸然闯进来的，是你们开了大门迎我们进入的，说什么都是贵楼的客人。”

“你们不是宾客，”梁何道：“温女侠才是。”

“可我们是跟着温姑娘进来的。”张炭抗声道。

“温姑娘呢。她也不下来见你们，可见你们不但混帐，而且混吉！”

梁何截然道，“你们要是聪明的，就在这儿待着，等楼生进一步指令，要是不讨好，以为这儿是自出自入的地方，只怕得要竖着来横着出去！知好歹的就窝在这里，不许妄动！”

蔡水择偏首想了一阵子，吴谅脸色阴晴不定，张炭仰首望白楼楼顶的灯火，恍然出神，终于还是蔡水择道：“好，我不妄动——能吗！”

他突然撕开上衣，众人在惊呼中一齐闪开。

他身上竟布满了虫。

红色蠕动着虫。

他拔刀。

刀离鞘。

没有刀锋。

没有刀。

只有刀柄。

绿色的刀柄，竟有一种强大而诡异的吸（引）力，绿光一明一黯、一阵强一阵弱、一下子隐一下子显。

就这样一明一灭之间，蔡水择身上的虫，全鹰地飞（吸）向他的刀把子，竟像蜜蜂组成蜂窝一样，那些红色的虫，竟赫然在瞬息间便组成了一把刀（或者说，组成了一把刀的形状）！

一把由虫组成的蠕动着刀。

他挥舞着这把刀，也就是挥舞着那些令人看了也会头皮发麻的虫，旋斩

向他的敌人，一面大叫：

“快！这儿由我来处理，你们快去救温柔！”

大家不光是怕他，也怕他手上的刀，于是纷纷闪开。

——光闪开也闪不开，因为刀上的虫，在激烈挥舞时不住地飞掠了出去，有的黏在敌人的身上、脸上、手上，有的人已给虫噬了一口或数口，立即，遭噬着的地方所有的血管都暴涨了起来，好像在紧靠皮肤表层下点燃起了一支支蛇型的红焰一般。

楼子里的人纷纷让开，蔡水择高呼狂号，正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个没有路可走的人就是到了人生的尽头。

现在唐宝牛和方恨少却只希望他们生命的尽头能够快些到来。

因为任劳任怨正拟对他们施用“十六钊”的苦刑。

那是生不如死、求死不得的惨刑。

只求速死。

——可是能够吗？

他们遇上的正是京里第一把子的刑求高手：“鹤立霜田竹叶三”任怨和“虎行雪地梅花五”任劳！

任劳向他们眼睛：“师弟这次亲自出手，大展身手，包准教你们大开眼界。”

任怨啾啾有声，正在欣赏他手上的“试验品”。

他负手在唐宝牛和方恨少身旁绕来绕去，似是犹豫未决，一面喃喃自语道：“该先拿谁来试验好呢？你们说吧，该谁先尝试此甜头呢？”

一会他伸腿踢踢方恨少：“拿你吧？你比较瘦小。”

一会又用手拧拧唐宝牛的耳朵：“不如就你吧，你比较大块。”

终于他停了下来。

就停在两人身前，然后他下定决心地说：“不如就一齐吧——让你们做对比翼鸟也好！”

说着，他双掌一并缓缓推了出去。

伸向两个相当奇门的穴位。

他用的当然是“十六钊”的掌功。

——这种掌力，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成为废人，变成一个活下去也等于废物的活死人！

九四 刀虫

蔡水择出身于“黑面蔡家”，这一家人，素以打造铸制奇门兵器见称于江湖，堪称名震天下，一般武林人物，闻名胆丧。

蔡水择原本修炼的是“天火神刀”，后毁于“老林寺”之役中，他身负重伤，脸也裂了，但他并不沮丧，还并（另）修刀剑：

——刀虫、炸剑、爆刃！

他现在使的就是“刀虫”！

——一种“虫”聚成的“刀”！

一种活动的、有生命的、能夺去任何性命的刀！

他的刀和虫一齐攻杀，所向披靡。同一时间，张炭突然发狂似的冲了过去、冲了上去，接近他的人，全给他甩了出去，摔了出去、掷了出去、掙了出去，不管是刀剑枪戟，哪一样兵器先挨近他的人，就先给他骨折筋扭放倒于地。

张炭所施，正是东北大食一族“大口孙家”中的“摸蟹神功”和“捉虾大法”！

别看这种虾蟹蟹的武功，其实是擒拿手的极致，传授这两门绝艺的孙三叔公，是“大口孙家”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张炭这下更是全力施为，一下子，犹如摧枯拉朽，迅若星飞、一鼓作气地冲杀上二楼！

其实，张炭是蓄势待发，早有预谋。

原因是：“吞鱼集”根本不是张炭的，也不是蔡水择的，更不是温柔的东西——温柔甚至还没摸过这一本书。

这本书原是当年铁手追命在“愁石斋”前给张炭盗去的书，内容是记一些神奇术数、精奥玄学，跟温柔可以说是毫无瓜葛；而且，此书后来也给四大名捎搜走了，跟张炭也再无牵系。

是以，张炭提出要把“吞鱼集”交给温柔，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他要试一试。

——要是温柔真的听此一问，一定大奇反问，那就表示温柔至少能思能言，尚无大碍。

但欧阳意意的回答居然是：这会儿不急，待后再取！

这只摆明了一件事：

温柔遇险了！

蔡水择立即藉唱歌，其实歌辞是用“桃花社”的暗号与张炭交换了讯息：

他要打上“留白轩”，救温柔，他要张炭先走，请救兵。

可是张炭执意不肯。

在张炭心中，蔡水择是个懦夫，他岂能贪生怕死、为懦夫所救！

更何况他关心温柔。

他是那种把关怀默默埋藏在心底里的人。他对温柔，有着强烈的关心，一如他对赖笑娥，有着浓烈的情感，但他善把这些情愫深藏心底，既不随便张扬，也不轻易流露。

所以他要救温柔。

他要亲自救温柔。

两人突起发难，似乎连马克白、毛拉拉、朱如是、祥哥儿、欧阳意意、利小吉这一干人也始料未及，蔡水择以“刀虫”怖厉之势迫开众人，张炭一

下子杀上了二楼。

意外的是，梁何只把兵力集中布防在白楼底层，大概是原以为谅这两三人之力也突不破这防线，是以张炭的一旦冲上二楼，而楼梯口又教蔡水择独力对杀，楼子里的高手一时都冲不上来。

“前途无亮”吴谅见张、蔡二人猝起发难，他也拔出一把刀，加入战团。

他的刀也很特别：

黑色的刀。

他一面挥动黑刀，迫退来敌，一面向蔡水择大喊：“我该怎么办！？”

蔡水择的“刀虫”放倒了不少来敌，可惜刀上的“虫”，去一只少一只，他的“刀”已愈来愈短了，而敌人也愈来愈多了！

但他也愈拼愈勇，一面大喊：

“快杀出去，通知大伙们！”

吴谅大声应答“是”！这声音一过，他的人已给重重的敌人围住了，一时再也看不见他了。

蔡水择在楼梯口，仍在苦苦支撑，力拼到底。张炭则已豁出性命，杀上三楼。他们人虽少，敌众我寡，但两人依然斗志如虹、士气却旺。

只不过，张炭一直放心不下一件事：

——“火孩儿”始终都守不住的！

——一介儒夫，曾临阵退缩过，迟早都会在生死关头的节骨眼上抽身退出的。

他只望自己能从速杀上“留白轩”，把温柔救走再说！

——不能靠火孩儿！

——此人不可靠！

“不可以杀人。”

这样一个声音，及时传入了“机房”。

声音先到，然后人才到。

好一个高大豪壮、天神样般的汉子！

任劳、任怨一看，知是御前当红的一等带刀侍卫统领舒无戏，这人正在圣上御前当时得令，除了“一爷”之外，只怕风头之盛，谁也捋不了他的脚跟头踝丫子！

——但这舒无戏却是明摆了跟诸葛先生声息与共的同党！

舒无戏哈声道：“也不许伤人！”

“咱们没有伤人。”

“不是没有，而是还没有。”舒无戏轻轻说话的声音也像吆喝，“俺最讨厌私下用刑残害疑犯的人，咱们号称上国衣冠，但咱们的对待政敌、犯人的手段和历史，卑鄙得禽兽不如！”

他用手一指两任，怒斥道：“就是你们这种败类造成的！俺今天就在这儿守着，决不容人滥用私刑！”

“可以。”任怨不愠不火、阴声细气地道，“有您老守着护着，我们谁敢以身触法呢！只不过，你护是护，看是看，但千万不要一时火攻心，把他们给放了，要知道，皇上已下了圣旨，要斩杀他们，舒大人盯着他们，不让钦犯脱逃，自是在公在私都势所必为的事，但千万不要为情为义，万一个不防，让钦犯逃脱了，圣上责罪下来，那咱师兄弟可不敢担当，也担待不起了。”

舒无戏蹙着浓眉，咕了一声，由于他忽然合垂了眼帘，仿佛似在突然之

间睡着了一般。

任怨阴恻恻地追加了一句：“舒爷可听清楚了？”

舒无戏忽然抬头。

瞪目。

他双目绽发出淬砺已极的利芒，使任劳不由自主，退了一步。

他一把揪起任怨的衣襟，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然后才一字一句地说：

“你给俺听着：少教训俺！‘七绝神剑’顾铁三、‘八大刀王’、‘四大皆凶’皆在外头守着，俺舒无戏有多大的戏法可变？俺只不许杀人伤人，可决放不了人救不了人，你们两个刑部里的败类，不必替俺担这个心！”

给揪得双脚离地的任怨，既不尤，也不怨，亦不惊惶，照样脸带羞怯的笑容，阴声细气地笑道：

“舒大人明白就好。”

他没有挣扎，也不还手。舒无戏原受诸葛所托，知唐、方二人一旦落网，必遭残酷整治，故特别求恩领旨到“深记洞窟”之“机房”看管监视，见任劳任怨要下毒手，即加制止，若二任不服闹事，反而可以随机应变，乱中趁机，但任怨全无动手之意，且先用重话挤兑住了自己的背后意图，他也只有按兵不动了。

九五 塔里的男人

商生石、夏寻石、秦送石终于找到了王小石。

王小石正与何小河及梁阿牛在勘察菜市中的地形，一听温柔身陷风雨楼，连同张炭和蔡水择吴谅也遭厄天泉山，也变了脸色，即刻赶返“象鼻塔”。

他一到“象鼻塔”，朱小腰和唐七昧等人已带大队准备停当，一触即发，只待一声号令。

王小石劈面就问：“他们在‘风雨楼’里怎么了。”

“好像已打起来了，”朱小腰说，“洛五霞等听到里面有打斗的声响。”

“他们一个也没出来吗？”

“一个也没有出来。”

“好，”王小石发狠地一跺脚，“我去！”

“你去？”朱小腰紧迫钉人地问，“去哪儿？”

王小石道：“我要救温柔他们。”

朱小腰道：“请三思而后行。”

“三思什么！？”王小石道，“我的兄弟朋友困在里边，哪有袖手不理的道理。”

朱小腰道：“你去了，金风细雨楼就是等你去。你是塔子里的主人，要是出了事，谁来主持象鼻塔！？”

王小石道：“我也是塔里的男人，有手足出了事，难道还直窝在塔子里不出来么！整座风雨楼等我我也要去的！”

朱小腰道：“白愁飞就等你这句话！”

朱小腰叹道：“你要是今晚出了事，后天谁来救老唐大方！”

王小石道：“大方老唐要救，张炭火孩儿前途无亮也救，见一个救

一个，救得了谁就救谁——人生在世，不能顾虑那么多，只能当做就做！”

他望定朱小腰，疾道：“要是我今晚出了事，老唐大方，就由你领大家去救，要是你不行，就由七哥主持大局。救人如救火，我不跟你唠叨了。”说罢即刻要走。

朱小腰瞪了唐七昧一眼：“你不是反对他去的吗？怎么又一言不发！？”

唐七昧一反他平时阴悒沉郁神态，眼里放着亮、脸上发着热、仿佛连牙齿也反着光，吭声道：

“好！我们有这样的领袖，还愁什么！自是跟他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

忽听梁阿牛大声喝止王小石：“王塔主，你不带同大伙儿一齐去！？”

王小石已上了马，只扔下一句话；“我一个人便可，大家要保存实力。”

说罢居然在马背上翻了两个斤斗，再来个倒竖葱，装了一个鬼脸，漫声唱：“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歌声中打马而去。

梁阿牛轻功称绝，纵身便要拦阻，却给何小河先发制人，先行扯了下来。

梁阿牛为人憨直，怒道：“怎么……你忍心让小石头一个人去送死？”

“这时际跟他争个作啥！万一他下令谁也不许跟去，逆他而行岂不难堪！”何小河山人自有妙计，不慌不忙地说，“咱们这回儿让他自去，那回儿自行带队发兵跟着就去便是了，手足们全都上了风雨楼，看他能不能挥挥手就让咱们退回塔里来！”

梁阿牛这才领会，登时住了声，嗫嚅道：“你这……这可真有办法。”

“可不是吗？”何小河得意洋洋地道：“本姑娘何小河，当过什么来着？留香园、孔雀楼、潇湘阁、如意馆里卯字三号的‘老天爷’，谁家不晓得！我看男人，自有一套，入木三分，别无分号。”

“更何况，”她脸色忽转阴晴不定地说，“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好久了；我要做的事，也拖了好久了。我终于等到了今天，好好地一次过完成它。”

梁阿牛为之目瞪口呆，龙吐珠却跟朱大块儿悄声说：“我看这回‘老天爷’是学坏了。”

朱大块儿又是个直肠子的汉子，当然不明所指：“什么学坏了。”

“敢情她是接近我们的唐巨侠宝牛先生多了，”龙吐珠笑道，“她跟他一样把牛吹得上天了。”

听到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在干大事之前保持轻松的心情，这是小石头的风格，也是王小石对象鼻塔一众手足的影响。大家在能笑的时候，不妨多笑笑，就算是不能笑的时候，也尽量多笑一笑。

只有朱小腰依然温柔着脸容，却无一丝笑意。

她显然也是听到了这句话的。

张炭已冲上第四层楼。

他一冲上第四层楼，已发现自己凭一鼓之气、不向外冲反往内攻，使楼子里的人一个失防，他也一口气登了四重楼，但他知道这时各层已加强布防，有备而战，只怕再难以强登第五层楼。

然而“留白轩”却在第七层楼。

——还有三层楼，才救得了温柔！

楼下发生那么大的争斗，温柔依然没有下来察看，可见其险！

——就算他能打上第七层楼，但又如何从白愁飞手中救得温柔呢？

——就算他能攻得上第七层楼，又“来不来得及”救温柔呢？

这些都是不堪设想的。

张炭已不能想。

人生在世，其可贵处不是在你想了什么事情，而是在于你做了什么事情。而现在就是生死关头、需要做事的时候。

所以张炭既冲不上去（也杀不下来，他已完全给风雨楼的弟子截掉了退路和去路，也失去了跟蔡水择和吴谅联系的路），他却做了一件事：

他这回不往上冲。

往内冲。

这是大事。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他不是杀出重围。

而是杀入重围。

白楼远早在苏遮幕创立的时期，已是资料收集的所在；苏梦枕当政期间，更加注重资料收辑。因为拥有和重视资料的收集与运用，所以使“风雨楼”迅速能取代“迷天盟”的地位，并势力直逼“六分半堂”，当年苏梦枕与白愁飞、王小石初遇，苏梦枕能在极短的时间使杨无忌读出二人的生平履历，便是因为白楼的资料完善之故。

所以白楼可以说是金风细雨楼的一大重地，而这第四层楼，里面布满了

资料文件，而且正是有关帮中所有子弟和帮外朋友、敌人的有关资料。

白楼每层楼都由白愁飞不同的亲信掌管。

目前，这层楼暂交由利小吉来看管。

谁都知道，这层楼里的资料是：失不得、毁不得、乱不得的！

九六 杀入重围

张炭杀入重围，杀入第四层楼的资料库去。

大家只堵住他的进退之路，没料他有此一着，不怕人瓮中捉鳖，反而深入瓮中、意图碎瓮而出。

他见文件就砸。

就毁。

反正见什么都搞砸捣毁。

敌人忙着阻止他、保着文件，这样一来，杀力就大减了。

张炭一路冲杀到窗口。

这时候，他大可以从窗口跃下去，趁人不备，没料到他又居高临下地杀将出来，说不定可以乘机杀出风雨楼去。

可是他没这样做。

因为他还有兄弟留在这儿：他虽看不起火孩儿，但蔡水择依然是他的弟兄。

他也要救温柔。

温柔还困在楼上。

他只杀到窗边，望了下去，只见楼下黑鸦鸦都是人。

敌人。

这感觉不好受。

他望了一眼，却发现了两个意外：

其中一个竟是——

蔡水择竟冲到塔外来，他浑身血污，披头散发，看来负伤颇重。

他由上而下地望落，正好蔡水择一面应敌，一面猛抬头：

刚好跟他打了个照面！

这时候，蔡水择手上的“刀虫”，只剩下五寸不到的一截，声势已然大减。

只是就在此际，他猛拔出一把怀刃来！

这怀刃一旦抽出，发出的不是光，不是芒，也不是没有光芒，而是刀一拔出，立刻爆裂，并发出了一声轰天动地的爆炸来！

白愁飞一面欣赏着温柔那粉光致致的胴体，一面反手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其实，他身上也没有什么衣服可脱，他只拉了一件袍子在外，里面什么也没着。

他的袍子一祛下来，便露出他精悍得像豹子一般的躯体。

如果说他是豹，那么，此际的他，一定是头怒豹。

他不是黑豹，而是雪玉也似的、白色的豹子。

他的躯体已一支独秀，额角峥嵘，雄据一方，面目狰狞。

这时际，他已听到楼下的格斗之声，但他不理，也不顾，他知道他手下会解决这些没啥大不了的事，而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性欲！

他行近温柔。

伸手。

纤腰盈一握。

乳小如鸽。

嫩巧如杯。

白愁飞只觉喉头咕噜一声，心血贲腾，几乎要喷出血来。

但他知道这不是进血的时候。

而是射精的时际。

他要的不是血战。

而是肉搏。

他现在不要交手，只要交媾。

他腾身而上。

他寻找处子的温香，钻入那暖软的盆地，他以脸埋入那微赅的秀峰间，感受那女子独特的气息，并以他雄性的盛怒和所有情欲的微妙，都贯注于蓄势以待的下身间那独角兽的尖端上：他像要把敌人扭杀于怀中一般的，挺身而上、铤而走险、挺枪直入、长驱而入……

只顾享受。

不懂怜惜。

那温暖而微狭的缝隙，使他不惜肝脑涂地、一泄如注，也要抵死埋身、杀入重围。

已给点倒，完全昏迷的温柔，唉了一声，许是终在全无知觉中，在这兵临城下，贞节难保之际，也有些许感觉、些微感受吧。

——那是痛楚？屈辱？还是感受呢。

白愁飞只觉欲仙欲死、星飞风舞，便在此际。

突然，轰的一声，火树银花，一齐狂舞，开始是一道金光，在屋顶啪的裂瓦穿落下来，在房里电掣闪烁狂舞不已，快而密集的连环炸响，化作数十度强光烈光，在轩里不住进爆迅溅，映得通室光明，如在烈火之中。

的确，烁炸过后，留白轩也焚烧了起来。

张炭跟楼下陷入绝境、快要不支、在重重包围中的蔡水择打了一个照面，蔡水择忽然拔出他的怀刃。

他的刃马上爆炸。

一下子，他身边围拢的人全都骤然散开，血肉横飞，掩眼怪叫，仆倒疾退，相互践踏。

蔡水择本身却没有事。

他是“黑面蔡家”的好手。

他那一家是武林中专门打造奇门兵器的翘楚。这就是他近年来苦苦铸造的兵器：

爆刃。

他的兵器以火器为主。

别忘了：他的外号就叫“火孩儿”。

他用“爆刃”逼走了包围他的敌人。

然后他拔声“炸剑”。

他的“剑”似火箭一般，跟剑锔接连之处乍喷迸射出炫目的火光，呼地脱离剑柄，直冲上天，射入第七层楼：留白轩！

然后留白轩马上发生爆炸。

炸得通室火光。

然后便发生燃烧：

——留白轩失火了！——

一下子，大家都乱了阵脚，蔡水择乘机在爆炸中疾冲回楼内来。

张炭倒杀了下来，接应他。

两人在第二、三层楼梯间会集。

蔡水择负伤已重，斗志却旺：“我的兵器已快用完，你快走，我杀上‘留白轩’！”

张炭怒道：“要上，咱们就一起上！我张炭没有独活的事。”

蔡水择跟他一起趁乱杀上第四层楼，有不少人正惶然抢拥下来，一面嘶声道：“……何必一起死！有人能活，总是好的。”

张炭一面施展擒拿手，一面对每一层楼的文件大肆搅乱，使把守的人惊惶失措，顾此失彼，一面大声吼道：“废话！温柔还在上面，你放个什么火！”

两人一起杀上第五层楼，意外的是，那儿反而没有人把守。

张、蔡二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抢步欺入第六层楼。

第六层楼确然有人，但都往第七层“留白轩”里抢救：

——救火！

这瞬息间，两人身上都染了血、流着血、淌着汗、挥着汗，两人心里同时都分晓了几件事：

越接近高层，人愈少。

第五、六层楼的人，见顶层失火，都无心恋战，有的遁下楼来逃生自保，不逃的人便抢上楼去救人救火。

张炭和蔡水择就趁这档儿攻上了白楼第七层：

留白轩！

九七 肉体有肉

金光灿烂。

星人四耀。

金光星火互进互撞，变作火光。

白愁飞冷哼一声，正想起身去扑灭那火，但在这焚烧焰火之中，忽然觉得一股平生未见之烈的欲火，像是硬封死锁在体内的洪荒猛兽，直欲破体而出，以开天辟地、灭绝人寰之势进破而出，不可稍抑，使白愁飞不惜焚身其中，也算不枉；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他在欲望狂涌如乱石崩云、惊涛拍岸之际下了决心：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都要先行享受这精光火热的胴体，得到再说！

白愁飞认为：要得到一个女人的心，就得先行得到她的肉体；管她爱不爱自己，你连她的身子都得到了，还在乎什么精神上爱不爱自就像对付一个人，杀了他便不怕他报仇、还击了。对一个女人也是：占有了她谁都挽回、改变、偿补不了这个事实；就算她日后变了心，但而今毕竟也曾是属于过自己的！

在火光中去侵占一个美丽、纯洁而晕迷了的女子，这感觉更使他热血贲腾、兽性大发。

就算他要救火，也大可在完成侵占、射精之后。

——更何况，看这火光，一时还烧不到身边来！

火在床外。

肉体在床上。

他有的是肉体。

用他精壮的肉体去侵占另一柔美的肉体，他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享受，也是神圣无比的事情。

为这样的事，值得惹火烧身。

——他要先扑灭体内的火，再去管床外的火光！

死有何惧？生要尽欢！

——只不过，如果这欢愉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呢？

“砰”的一声，门给攻破、撞开！

白愁飞霍然而起。

他赤裸。

面对来人

来人不是他人。

也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人。

这些人守在第六层楼，见“留白轩”失火，又见楼主在里边并无动静，以为白愁飞出了事，于是撞破大门，冲了进来。

他们看见站立着完全赤裸的白愁飞。

还有衣不蔽体的温柔。

他们除了震慑，也同时了解自己的奔撞误闯……

“楼主，对不起……”

“因为失火了，我们怕您……”

“我们生怕楼主出事了，所以才……”

闯进来的一共是四个人，由万里望带领。

他原名和外号都叫“万里望”，刚在唐宝牛和方恨少手上吃了亏，连腰牌都给方恨少摸去了，才致有“太师”和“太师父”受辱的事。但在这件事里，他把责任全推到孙鱼身上，所以没有受到重罚，也算奇迹。

由于他的机警和反应奇快，所以他才在烈火中不退反进、不下反上，意图闯入“留白轩”里救主领功。

没料，这看来不是功。

而是“误闯”。

——破坏的“误闯”。

进来的五个，有三人一齐开腔解释，只万里望一人，二话不说，一把跪了下来，俯首叩地。

说话的三人，没有一人能把话说完。

——在他兽欲高涨、春情勃动之际，他最憎厌听到的是贸然闯入的人，一开腔不是道歉，而是义正辞严地为自己开脱、解释。他讨厌这种部属。对就是对，错便是错，而不是推诿责任。

是以他把一切精气 and 精力，发出了一指：

“蓬”的一声，为首一人，竟给指劲打成一堆破碎的血肉！

另一人赫然惊叫：“楼主，不，不——”

“砰”的一声，白愁飞向他发了一指，把他的胸口炸穿了一个大洞。

胸膛乍现了一个人头大的血洞的他，没有立即死去，反而俯首看着自己的胸，狂嘶不已。

第三个人拔腿就跑，白愁飞又“嗤”的弹出一指。

“啪”的一声，他的后脑跟前额多了一道直贯的血洞，他的人却仍在向前直跑，然后咕咚咕咚连声，他已栽下楼梯去。

白愁飞弹指和弹指间连杀三人，欲火稍敛，精气略泄，就在这时，两人疾闯了进来。

两个满身血污的人。

一个黑面人的脸已裂了。

他手上有一把刀，很短，上面趴满了红色的虫子

另一个的脸一边白一边黑，英俊的脸上长满了痘子，正在大喊：“温柔！温柔！”

白愁飞瞳孔收缩，脸色煞白，冷冷睨视着二人。

两人一进轩来，看见这等情形，已怒火中烧，张炭马上要扑过去护着温柔，蔡水择却一把扯住他：

“他是白愁飞，别轻举妄动！”

“他把温柔这样子……我宰了他！”

“你这样冲动，只怕宰不了他，还不打紧，却仍是救不了温柔。”

“你还不快把火熄了，烧着了温柔，怎生是好！”

“不会的。我那‘炸剑’的火是假火，有光没热，烧不死人的。”

张炭这才明白蔡水择为何能这般气定神闲，这才注意起蔡水择的提示来了：“我缠着他，你去救温柔。”

“不。”蔡水择坚定地摇首，他一面摇头，血水也不住地摇落下来，“他要的温柔的身子，不像是杀她，看来一时之间她尚无性命之虞

“你疯了！”张炭低声咆哮：“你难道置她不理！？”

“不是不理，而是不必分身分心去救温姑娘；”蔡水择沉着地说，“反正已攻不出去，咱们一齐合攻这白无常，把他赶出房外，咱们先据地苦守，守得一时是一时……”

这是蔡水择的定策。

——可是要把白愁飞逐出留白轩，能吗？

可能吗？

这时，楼梯那儿步声杂沓，不少风雨楼的弟子正冲上“留白轩”来。

另外，风雨楼外叫嚣声厉，喊杀连天，宋展眉、洛五霞等人正在楼外高声叫骂，讨回温柔张炭等人，吸住“风雨楼”的主力。

“风雨楼”里自然派出梁何、朱如是、祥哥儿等出去应付着。

在“留白轩”内，赤裸的白愁飞正雄立于身无寸缕的温柔晶莹玉体之旁，对峙轩前两个情急谋对策的血人：

火孩儿蔡水择与神偷得法张炭！

金风细雨楼内，正狂风起、暴雨急、山雨骤来风满楼！

第四章 怨女温柔

九八情感有情

这个风雨夜，她转出林荫，转过长亭，就看见那一角星空下乳色的高楼，楼顶灯火通明、火花烁耀，仿佛在云涌雾翻的夜晴空留下了一方空白。迎向苍穹、俯瞰碧波，这一角楼宇颇有独霸天下遍地风流的气派。她知道现在里边住着谁。她会报仇。她正等着。她等候到了这楼宇里的主人崛起、背叛、全盛，然后也等待着这气宇非凡的楼宇的逐渐衰微、失败、乃至全面毁灭。她等着看到这些，她不惜暗中出手造成这些。

然后她又踱到那株老梅树旁。

梅花幽香，似浅还深。

梅红怒放。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沁人的梅香，然后撷了一枝梅花，斜斜插在霜后微湿的泥地上。

——她难道以梅枝为碑，以梅花为祭，以梅香为祀！

在这方兴未艾的夜里，她纪念的是谁？

不。

只在她的漂亮的手势插下了梅枝之后，那地里忽然传来轧轧的声响，然后她所立的地面忽然徐徐裂开……

就像一把徐徐展开的扇子，上面画着的是山是水、有何题字，都将会在扇尽张后一一看见。

她的容貌，遇雪尤清，经霜更艳。

当年她在江上抚琴……

而今她的心早已断了弦。

她是雷纯。

——当今“六分半堂”的总堂主：雷纯。

你能听到琴韵，是因为琴有弦。

一个人有感情，是因为他有情。

——雷纯呢？

怎么她寂寞眼里所流露的郁色，竟令人觉得那不是情，而是没有了情。

无情。

无情到底是为了情到浓时情转薄，还是情到深处无怨尤呢？

你说呢？

——谁知道。

若道无情却有情，要知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要说无情还真莫如去问无情。

——这“无情”当然是“四大名捕”中的无情。

可是就连无情，也不是真的完全无情的，他只不过是感情太脆弱，怕自己情感上大易受伤、受伤太重，所以以“无情”为盾为堤，作为防患。有谁能够绝对无情呢。

在“金风细雨楼”白楼顶层：“留白轩”上，赤裸的白愁飞以雄性且雄壮的身躯咄咄逼人地雄视张炭与火孩儿。

张炭沉声怒叱：“放了温柔！”

白愁飞冷晒：“要女人，自己来抢！”

张炭忽然一沉身，宛若龙之腾也、必伏乃跃。

白愁飞眼如冷箭，紧盯张炭。

但伏的是“神偷得法”，跃的却是“火孩儿”！

蔡水择飞窜向榻上的温柔，别看他负伤重，动作快逾飞狐。

白愁飞眼盯的是张炭。

但他随手一指，“哧”的一声，指风破空急射蔡水择。

他一动，张炭也就动了。

他一矮身、跃起、急弹，以观音掌势，双掌一合，拍住了白愁飞所发出的指劲。

张炭台住了白愁飞的指劲，猛的一热，大叫一声，张口猛喷出了一口气，同一时间，他脸上本来正开得甚为“旺盛”的痘疮，忽然之间，尽皆冒出了脓血来。

但他也同时在白愁飞衣裤摸了一把。

白愁飞冷哼一声，膝不曲、肩不沉，一闪身已拦在榻前。

这样一来，蔡水择的身形等于向他撞了过来。

白愁飞有恃无恐地等着。

蔡水择飞掠的姿势也十分独特。

他几乎是贴地飞掠的。

他直掠到靠近白愁飞双胫三尺之遥，才兀然往上竖掠，立足出刀，大喝一声，一刀斩向白愁飞。

白愁飞微哼一声，左手五指，如兰花一般地拂了出去。

他平素出手多只一指，而今五指齐出，也算罕见。

霍的一声，连五指拂在刀上，那把刀立即“消失”了。

这“刀”本来就是“虫”聚成的，而今尽皆给击得消散于无形。

同一时间，张炭又已攻到，白愁飞右手拇指“叶”的射出一缕剑风，在张炭掌劲发出之前，迎面射去！

张炭这次坐马横身，以右掌硬挡一指。

格的微响，张炭右手中指指骨遭指劲击断，但他左掌五指撮合如啄，向白愁飞急攻一招。

白愁飞手挥目送、宛如乐者把玩弦丝，见招拆招，占尽上风，但这一下，陡觉对手那一啄，竟是自己“惊神指”指功。

他刚才发出了一指“小雪”，而今竟以五倍之力回袭。

他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小子是几时学得自己“惊神指”的！？

白愁飞应变奇急，右手其他四指立即以“大雪”指诀，疾弹出去，对住了张炭来袭的五缕“啄风”，并在刹间已弹起发两倍“小雪”的神功，把他强震出丈外！

张炭犹如着了一记爆炸。

然后他立时锐意反攻：

——这两人，都很烦缠，宜立即杀了！

但这同时，他忽然发现，身上有七八处忽然一麻！

虫！

原来他身上至少有七八处，已为虫所噬！

他刚才弹向“刀虫”的那一指时，刀上那些红色的虫全给他一指震散，但并没有完全死透，有的竟从有色成了无色，悄没声息地落到他没穿衣服的

身上！

他太轻敌，以为已五指一式，破去了火孩儿的“刀虫”，又因张炭施“反反神功”，反攻指劲，吸住了他的注意力，致给“刀虫”上身，奇险万分！

他心中一凛，踩步急退。

蔡水择趁此急攻，惜他手上已没了趁手兵器。

这时，忽听一声轻叱：

“我来帮你！”

只见“前途无亮”吴谅已杀了进来，猛步跨前，以他的“黑刀”直戳白愁飞背门！

蔡水择趁机喘得一口气，反手自怀里掏出了一个杨桃型的“兵器”来。

但他还没发动，已听张炭大吼：“小心——”

——小心？

——小心什么？

他一时还没弄清楚，却知道张炭已发了狂般疾冲了过来，右掌除中指之外，如戟直插向吴谅。

蔡水择这才把眼光落在吴谅身上。

可是已迟。

吴谅的“黑刀”已夺地插入了他的左肋，黑色刀尖并自右肋穿了出来！

九九 黑刀

血本来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而今他流出来的血，竟是黑色的。

——那是因为刀太毒，使他的血马上转了色？还是下手的人太卑鄙，以致遭他暗算的人不愿流出红色的血。

庭园寂寂。

这儿本来就是“六分半堂”的第一重地，雷纯闺房“踏梅寻雪阁”的庭院。

这里有老梅三百二十四株，寒意沁人，雪微消融，然而地上的雪却迅速裂开。

一阵轧轧连声，地面裂开了五尽约宽的隙缝。苍穹里没有月，星光很灿烂，仿佛上天正举行天神的夜宴。

机关发动，地面洞开，里面似乎坐着一个人。

这人跌坐在那儿，如老僧入定，不知已坐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多少时辰，甚至不知他是否已然坐化。

谁？

——这个住在地底里、六分半堂内、雷纯闺阁下的人！

“你好。”雷纯对这地底里的人很客气。

“你好。”地穴里的人对雷纯也很客气。

“今晚一切都还好吧？”

“还好，只是夜空的星太繁亮了些。”

“地面的人今晚更热闹。”

“哦？”

“时候到了，他们已打起来了。”

“——是谁跟谁？”

“白愁飞在‘留白轩’抓了温柔，张炭和蔡水择为营救她而杀上了白楼，宋展眉和洛五霞等人在风雨楼外展开了包围，不久定会打起来的。”

“可是王小石仍未出现，不一定会打得起来。”

“王小石一定会出现的。”

那地洞里的人略一沉吟，终于还是问：“何以见得？”

“温柔失贞，张炭遇险，火孩儿遭厄，你说王小石会躲着不见人否？他跟白愁飞迟早有这一仗，避不了的。”

“……你说的对。”

“所以，你的时候到了。”雷纯婉然一笑：“一切你都了然于胸，期盼已久，你只是没说出来、装不懂而已。”

地底里的人默然。

“今天晚上，是你多日以来枕戈待旦的。你苟延残喘，就等，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日子。现在时机到了，一如我跟你约定了的，我助你去报大仇，完成夙愿。”

半晌，那人才有气无力但十分尖锐的问：“你为什么要帮我？”

雷纯的眸子深邃如梦，浅浅一笑，也十分妩媚：

“你的崛起取代了六分半堂，五年来，你的势力把我们堂里的人打得抬

不起头来做人，你又并未履行婚约娶我，还杀了我的父亲——

你说，我为什么要帮你？”

然后她又嫣然一笑，万分惊艳：

“——也许，就为了我不帮你、现在还有谁来帮你、谁还帮得了你这一点吧！”

她那么漂亮，语音袅袅动人，人又单纯极了，但随口说出去的话，却直如一记闪电、一道惊雷。

“来人哪，起轿，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也一定非常意外，说不定还会十分惊喜。”她说，笑起来眼眸如梦，梨涡犹如梦正深深。

蔡水择没料吴谅会倒过来给他致命的一击。

吴谅一刀得手，黑刀犹在蔡水择体内，但仍不及抽回，张炭的右手四指已戳高他背门上。

张炭的攻袭来得好快！

且奇！

吴谅本要反时倒撞了出去，但张炭这四指刚吸收了白愁飞“大雪”四指的功力，吴谅如何抵挡得住？

张炭第一指已卸去了他的肘劲。

第二指已洞穿了他的肘部关节。

第三指竟把他整只手臂弹飞出去——跟臂部扯裂断掉后才“飞”出去！

第四指则捺在吴谅背门上。

吴谅惨嚎，吐血，倒地，殁。

吃惊的是白愁飞：

——这倒使他见识了张炭的“反反神功”奇效。

更吃惊的是张炭：

——原来白愁飞的“惊神指”真有惊天地而泣鬼神之力！

但他伤心更大于惊心：

——因为蔡水择已遭了暗算！

这使他十分自责，十分追悔：

因为他竟不及告诉和提醒蔡水择：他在四楼窗户望下之际，另一件发现的奇事便是——

吴谅在“风雨楼”的子弟中，不是在苦战，也不是在突围，而是在跟梁何、欧阳意意交头接耳的在密议！

所以他对吴谅早有提防，因此吴谅的“黑刀”一出手，他就马上出手。

但还是迟了。

他不及救蔡水择。

他只能杀了吴谅，但挽不回蔡水择的厄运。

——他就是因见吴谅行动怪异，以为蔡水择也是内奸，所以才没有及时把吴谅有变的事告诉火孩儿，而致蔡水择不提防里遭了暗算！

而厄运仍未过去。

白愁飞已一个箭步，掠了过来。

张炭十分清楚，自己凭“反反神功”，还能勉强抵挡两三招，但久战必败。

何况他已失去了蔡水择的支持。

而白愁飞随时都有风雨楼弟子的支援。

依目前的情况：他们是输定了，也是死定了：

——那么温柔该怎么办？

谁来救她！？

出乎意外的是：

蔡水择兀然拔出了“黑刀”。

黑血疾喷。

血雨洒落在温柔的胴体上。

白愁飞一晃身，一指捺向蔡水择。

他用的是左手尾指。

张炭再没有犹豫的机会，右拳一迎，以拳击白愁飞。

白愁飞忽尔弹出了右手尾指。

这一指弹得独特怪异，张炭别无选择，急递左拳，硬接这指。

这一来，“反反神功”已不能成功将两道指劲化解，更不能转为己用，反而一齐左右夹攻体内，张炭大吼一声，鼻孔、耳孔、瞳孔、一起渗出血来。

这一招，硬接下来，他已吃了大亏。

这一次，白愁飞已在上一回交手中觑出了他的功力的破绽，然后一招攻破。

这一下，张炭只觉金撞钟鸣、火星乱迸、血气翻腾、痛苦不堪，一时无法应战，身子不住在原地旋转，而他双手用力掩着双耳，尖声狂啸，才能抵消心头烦恶、血气翻涌。

白愁飞一闪身，已至蔡水择身前。

蔡水择却一刀斫了下去。

他斫的居然不是白愁飞。

而是温柔！

——已经昏迷了的、几乎受到失身凌辱、像一朵花般娇嫩的温柔！

（他竟忍心杀她！）

（他竟向她下毒手！）

— 黑道

如果他那一刀是斩向白愁飞，得手的可能几乎是完全没有。

但他现在斫向的是温柔。

——这就极有希望致功：

因为白愁飞意料不到。

不但是白愁飞没料到，连张炭也大感意外，所以他大叫：

“蔡黑面，你疯了！？”

白愁飞一指戳向蔡水择。

——天中部位！

刀，是黑色的。

胴体，是白皙的。

刀，架在温柔的腰身。

她全身皮肤细致白嫩，只腰下那一丛娇媚神秘的黑，与刀锋自映成趣。

刀只要再轻轻用力，就会把温柔铡成两截。

指，就捺在蔡水择额上。

——但还没有发力。

情况非常明显：

蔡水择的眼神告诉了他一件事——

只要他一发指劲，他也会一刀把无辜的温柔切成两段。

温柔许是仍在昏迷中，但在黑色刀锋下白得令人眩目的腰肢掠起了一阵寒怵。

蔡水择身上仍淌着血。

他的手仍颤抖着。

刀锋上依然淌着他自己的血。

血厉红。

女体雪白。

血滴在温柔白皙的柔肤上，分外瞩目，十分分明。

白愁飞的手指仍捺在他的额上。

“你的指头一发力，我就斫下去。”蔡水择喘了七八口气，才能说全了这句话，但就算他每说一个字都顿上一顿、停上一停，但每个字仍十分清晰。

“你不会斫下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理由杀她——你要杀的是我。”

“你可以试试。”

白愁飞静了下来。

很文静的那种静，像一只敛翅的白鹤，他对敌而又尚未出手时候的样子很漂亮。

——许是“静若处子”就是指他那种人。

他左看、右看、仔细端详：这个他差一点就占有了的玉洁冰清的身体，一时并未表态。

“无论我怎么想——”白愁飞好暇以整——事实上，时间的确完全有利于他那一边——的试探道，“你似乎都没有理由杀死温柔。”

“你没看出来吗？我已经是个快死的人了。”

“对，你已是个快死的人了，还多害个无辜的性命作甚？”

“但我的命是你害的。”

“可惜你杀不了我。”

“可是你喜欢她，而且显然的你还没有得到她。”

“所以你只要杀了她，至少可以打击我，让我永远得不到？”

“猜对了。”

“啫啫啫，这就是‘象鼻塔’汉子们的侠义行径吗？”

“不错，我是‘象鼻塔’里的子弟，但你也别忘了，我加入‘象鼻塔’前，是个什么人？”

“你姓蔡，我没忘记。”

“我们‘黑面蔡家’，习惯翻脸不认人。再说，咱们‘兵器大王，蔡黑面不能算是正规的武林中人，要算，也只能算是黑道上的人，黑道上的作为，讲究黑口黑脸黑手黑心肝，不须要讲究一大堆无聊的原则和规矩。只要我杀了她，能打击你，那我就一定会做。她又不是我的老婆。只要她死在这里，你和‘老字号’、洛阳温家及‘象鼻塔’的梁子就这辈子都解不下了。”

白愁飞瞳孔开始收缩，蹙眉微有痛苦之状，瞄了正自后侧掩上来的张炭一眼，道：“但今日的事，有他目睹作证。”

“对了，”蔡水择道，“所以我只要杀了她，你就得留他的性命。”

说着把刀锋一铡。

“慢着！……有话好说！”白愁飞这次可有点情急了，“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蔡水择说，“我只要你滚出去。”

白愁飞又皱了皱眉然后笑了：“我出去，你以为你们就能逃得了吗？”

“逃不了。”蔡水择道：“可是只要你们一旦硬闯进来我们就先宰了温柔。我们没了命，你也没了到口的美食。”

“你知道吗，”白愁飞负手冷晒道，“你的威胁十分荒谬。用你们自己的命作为胁持，真是狗屁不通。”

“你知道吗？”蔡水择血污的脸却展现出白得雪亮的牙齿，“不管通与不通，你只要再犹豫，我就一刀斫下去。”

说着，眼看他的刀就要往下剁落。

“慢着！”

白愁飞终于喊出了那一句，跺跺足，收了指便走，临走恨恨也狠狠地抛下了一句话：

“就让你们据持‘留白轩’，看能守到机时！”

却在走时，撒了的手指遥向温柔身上一拂，这下却在蔡、张意料之外：不过温柔只“嗯”了一声，并没有什么异状，这时白愁飞已领万里望疾步行出。

— — 白道

白愁飞悻然退走“留白轩”，外面已候了一大群子弟。

万里望却在白愁飞越身而过时，卸下拔毯，披在他的身上，并急急说了一句：“楼主，我看他多只虚张声势，我们配合骤起一击，大可格杀这只剩小半条命的裂脸鬼！”

白愁飞却冷然横了他一眼：“我岂是他们迫出来的？让他们苦守留白轩，咱们才能放长线钓大鱼！再说，以那黑面鬼身上的伤，能撑到几时？他一旦翘掉了，剩下一个饭桶，能有多大作为！”

万里望马上表示佩服与恍悟。

他却没注意到白愁飞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一连皱了三次眉。

或许，就算他注意到，也得假装没看见：一个领袖是不会喜欢让人知道他的弱点的，尽管那是他的手下、心腹。

白愁飞蹙眉的原因正是他退出“留白轩”的另一大隐衷：

他虽精似鬼，但仍着了“刀虫”的袭击；他一时能把“刀虫”的毒力强压下去，但必须要一些时间和找一个地方运功把附在要穴上的刀虫强迫出去。

他现在没功夫去理会那么多。

他急不容缓地要去解决两件事：

一，逼出体内“刀虫”的毒力。

二，与梁何所布伏好的主力，只等王小石一伙人入楼，他运用一切所能，杀个清光。

要做好第二件事，现在他就必须要先做好第一件事。

当然，他不无遗憾。

——始终未能对温柔一尝夙愿，真个销魂。

他在离开“留白轩”之际，却做了一件事：

弹了一指。

这一指，是解开了温柔受制的穴道。

——他啃不下的东西，也决不让人占了便宜。

——何况，就算给解了穴道的温柔，也仍在“留白轩”里，飞不走、逃不了的。（温柔，噢，温柔。）

想到这女子白而柔而娇小的胴体，他在毯袍内的躯干，忽然炽热了起来。

就在这儿，梁何火速报讯，传来了两道消息：

1，一切已布好了：“七绝神剑”已到其六，还有当世六大高手中的“神油爷爷”叶云灭亦已赶到，就等王小石来！

2，孙鱼回来了。

低头。

垂首一向是他的掩饰，也是他的本领。谁也不知道他在低着首的是盘算着什么，还是掩饰着什么。

别人的低头可能是因为气馁或缺乏信心，他的低首决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一种莫测高深的姿势。

他可以是任何人的好友，因为他了解别人。任何人都当他是知交、知音，甚至连大奸大诈的雷损，都当他是唯一至交，但却没有人是他的知心。

重要的是：不是他没有好友，而是他不要任何人是他的好友。

因为他的心是不让人“知”的。

别人当他是相知，并不代表他也当别人是知交。

他一生下来就低着头，颈脊不能竖直，令人怜悯同情，可是他却说过这样子的话：

“我生下来不是求人谅解与同情的。”

“一般成功的人活着是去做该做的事，但我活着要做的是最该做的事，甚至只做该而别人不敢也不能做的事。”

这就是他。

他就是狄飞惊。

——“低首神龙”狄飞惊！

“我带了一个人来见你，”雷纯遣她三名剑婢和另一名不住拿湿巾抹脸的俊脸凸腹的汉子，抬着一顶深黛色的轿子疾行入“六分半堂”的“不惊堂”里来，然后跟狄飞惊说，“这个人曾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现在却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这个人全武林、整个江湖、偌大京师里的人都在找他，然而他却在我的身后，你的眼前。”

然后她问：

“你猜是谁？”

狄飞惊垂着头、缩着膀子、屈着腰脊，似乎分外能感受到那问题重若千钧。

“那就应该是他了；”狄飞惊低沉的语调、配合了他低首，仿佛在垂国审视挂在他胸前的一方白色透明的水玉。

——暗红透紫的那一块在“三合楼”、“六台阁”里给白愁飞一指打碎了，但碎了那紫的还有这白的，毁了那一块却还是有这一块。

然后他说的三个字亦有重逾万钧之力。

他说的是一个人的名字：

“苏梦枕！”

苏梦枕！

雷纯似呆了一呆、怔了一怔。

她似乎也没料到狄飞惊会料得到，而且一料就料到了。

“你是怎么料到的？”

所以她问了这句话。

没料，狄飞惊乍听这句话，却明显地吓了一跳，好像鼻尖给一块烧热的炭火炙及一般：

“真的是他！”

雷纯点点头。

狄飞惊跺足，终于仰天长叹了一声。

他难得抬头，在夜色里，眼神依然明亮，眼色之丽，直夺美人之目，占尽粉妆铅华，犹亦不及之。

白愁飞一出“留白轩”，“火孩儿”蔡水择忽然摇摇欲堕。

张炭连忙搀扶着他：看到这结义兄弟浑身是伤，不觉潸然泪下。

“你要撑下去啊……兄弟！”

“……对不起，炭哥，请原谅我……”

“今儿你做得很好啊——你救了我、救了温柔，还要我原谅你什么！”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温姑娘的……可是，若不如此威胁他，只怕姓白的

既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温柔。他着了我的‘刀虫’，任他绝世本领，也得要去回一口气，迫出毒力，我这下相胁，让他正好有下台阶……若然没有把握，我还真不敢拿大家的性命开玩笑哪。”

“我知道……初时我是不明白，现在都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了。”

蔡水择艰涩的一笑，一笑，血水就自嘴里涌出来。

“我一直对你都有误会。……自从上次‘九联盟，要吞掉‘桃花社’和‘刺花纹堂’的‘台字旗’一役中，你临阵退缩、遇战脱逃，从此我对你就有戒心，怀疑你的勇气和诚意……就算在‘老林寺，之役里你表现勇悍，负伤救人，但我还是不能完全屏弃我对你的成见……”

“那不是成见。我确是临阵脱逃，我的确是怕死，我的确是放弃了与朋友并肩作战的机会。如果硬要说理由，那就是：那时我父母尚在，他们在‘黑面门’里受到蔡红豆和蔡黑狗等系人马的排挤加害，我不得留着有用之身来护着他们……我们‘兵器蔡家’，仗着朝廷里有个姓蔡的‘大人物’看来比谁都受礼遇，谁都怕了咱们……但在江湖上，谁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了蔡京这等‘大败类’，江湖汉子谁都看不起咱们，不当咱家是真正的武林人物——哎！”

蔡水择忽然痛得叫出声来。

“你怎么了！——快别说这些了！是我不好，都是我误会了你……”

“你没有……确是我懦弱、我不好、我自私……我那时确是想：跟‘桃花社’有什么好？万一一个不好，就英年早逝，给‘九联盟’的人杀了。整了、灭掉了。我想，其他‘七道旋风’里的兄弟，都没有顾碍，但我不同……我还有父母、家室！我只是打造兵器的一名世家子弟，又不是十足的武林中人，我只要好好的活下去，干啥要抱着一齐死……？所以我就没有……我愧对赖大姊，我愧对众兄弟们……我怕死，我贪生，我不敢牺牲……我觉得我自己才是聪明人，我要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成就……我不要永久俯首于赖大姊门下……”

“我明白，我明白……”张炭看见蔡水择一口气说到这里，已出气多入气少、神智仍清醒，神气已在瞳孔散乱，只能垂泪地安慰他，“谁不是这样想过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这样想过，只不过，每到要害关头，我认为活着不如活得好重要。那关节上来时，我总会选择了我良心里要做的事；人生里总是难免一死，做了违心背义的事，活着也不痛快，真是何苦？何必？这也许就是白道、黑道中人不一样之故吧？刚才你说‘黑面蔡家’是黑道中人，其实你的所作所为，白道上的汉子都远望尘莫及呢……”

“——也不是。我只是看开了。这些日子以来，我一味钻营，老望出人头地，不惜离义弃信，但我能赚得什么？反而内心不安，活得一点也不惬意。真怀念当日跟‘桃花社’的兄弟姊妹们，弹剑高歌，快意思仇，不知多好！原来人生不是为求绝世功名、世间富贵，而是快活就好！我也放下了。父母大去之后，妻离子散，只我一人，孤身何惧！要生要死，自来去。我更自在了！所以豁得出去，敢跟‘六合青龙’战，敢与元十三限斗，敢在这儿唬走了白愁飞——纵这一生算是短了一些、促了一点，也是不枉了。看来……”蔡水择惨笑起来，流血甚惨，仿佛要流尽他体内的血才能止休，“我不能跟你们再比谁的脚趾甲长了。”

“你……你别这样说……过去我……我错看你了。……要比喝粥，谁也

比不过你！”

“你知道吗？我是黑面蔡家的人，练有一种‘天火神功’，和‘哼哈二气’，只要真气护体，元气淋漓，我还真一时三刻虽受重击但死不了……这就是何以我屡遭赵书四痛击而能再战，而也是刚才还能硬持一口气威胁姓白的原由了……可是，而今，我已伤成这个样子了，活着已没有意思了。这样强挺下去，我只是多受折磨……”

“兄弟，你要撑着，小石头快来救我们了。”

“我已等不到那时候了……”蔡水择强笑了一笑，裂了的一张脸裂了个裂开的笑容，“我不能再抵受下去了。请恕当老弟的我闲上一闲，早些放下去吧。我要散功了……说实在的：我到底还是为逞这一时之勇，仗一时之义而死，在世种种纷华，人间种种盛事，我都无法一一体味领受了，梦幻空花，天火烛照，我今也不止有悔呢。兄弟，如有来生，来生再会了——”

“不！”

蔡水择倦极了地笑了笑，又笑出了血。

“不！！你要挺下去——”

蔡水择充满歉意地握了握、紧了紧本来捉住张炭的手。

“不！！——”

这是张炭第三次叫出“不”字，但他同时听到了种声音：

一种炒豆子般的爆裂声响。

然后蔡水择整个人抖动了起来。

像一条离水的鱼。

他整个人颤哆着，这时际，爆豆的裂响越密集了。

张炭狂吼道：“不行，不行，你不可以放弃！你还是那么自私，那么自我，那么自命英雄！你说去就去，这时候，教我一个人怎撑下去但蔡水择的身躯已静止了。

已兀然静止了。

全然不动了。

张炭呆住了。

愣住。

宜至一声窸窣窸窣地传来，有人慵倦惺忪地问：

“怎么搞的？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天——我的衣服呢！？”然后是悠悠忽忽的一声：

尘叫。

一 二 楼里的主人

大红的轿子，猩红的帘！

——竟红得比怒吐的梅蕊还艳。

（可是里面真的是他吗？）

（他真的还没死吗？）

（他真的是在里边吗？）

（他仍然病重吗？）

狄飞惊虽然还没看到那已成了神话里的传奇人物，但看到这顶轿子和它的颜色，已引起他无限的想像，无边的传奇，无尽的遐思。

他看到这顶轿子，除了发出一声浩叹，还骤生了一种嗜血好杀的冲动，恨不得一手粉碎掉这顶轿子才能甘心；又油然起了一种至高的崇敬，竟有跪下去膜拜的冲动。

——这轿里的人，一生未尝过健康的滋味，他的躯体仿佛是用来受苦的，意志也是。越是受苦，他好像越坚强、越坚定。他在位的时候，谁也不能击败他；他失意的时候，依然谁都不能取代他。

雷纯却仍带着诧异，且佩且疑地问：“——却给你料着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狄飞惊又变得七窍不惊的了：“我猜的。”

雷纯仍敬仍羨地抿嘴笑说：“猜的也要有个谱儿在心里呀。”

狄飞惊又垂下了头，只淡淡地说：“不错，猜的凭据有二：一是推理，二是直觉。”

雷纯饶有兴味地问：“直觉？你就凭感觉？”

狄飞惊又望着自己胸前挂的颇梨：“我想，金风细雨楼楼主，名动八表、群雄之首的苏梦枕苏公子，绝对不会死得这么容易，死得这般无声无息的。我一向认为：像苏梦枕这种人，除非是他自己要死，否则谁也杀不了他。”

雷纯意犹未尽：“然而这道理你又怎么推出来的呢？”

狄飞惊这回不望自己胸前的水晶，而改看自己的脚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雷满堂。”

雷纯秀眉一蹙：“雷满堂？”

“可不是吗？”狄飞惊悠游地道，“‘金风细雨楼’原创人是苏遮幕，他有四位生死之交，那是‘嵩阳大九手’温晚、‘报地狱寺，主持红袖女尼’，‘妙手班门’中的班搬办，还有‘封刀挂剑霹雳堂’雷满堂。他们四人，确跟苏家都有过命的交情，就连苏梦枕当政之后，也没有放弃四家的情缘。苏梦枕自己拜师‘小天山’红袖神尼门下，‘红袖刀’便是神尼所赐。班搬办替苏氏父子兴建天泉山‘风雨楼’四楼一塔；而苏公子的势力一旦遇危有险，温晚即派了他的得意弟子、也是天衣居士的私生子‘天衣有缝’过来助之，雷满堂虽碍于雷家外系雷总堂主与苏梦枕敌对，无法偏帮苏系的‘风雨楼’，但雷满堂曾任‘江南霹雳堂’的代掌门人，如果不是他暗中阻截，雷老总在京里的实力久未能取下‘风雨楼’，‘霹雳堂’早就会派重将来援；雷家迟迟未有重大举措，以致雷总孤掌难鸣，急于求胜，才会为雷媚这逆贼所暗算，大志不酬。这样说来，雷满堂的情义依然是存在的……”

雷纯秀眉一挑：“这些跟你判断出苏公子就藏在我处，又有什么切身关系？”

“关系重大。第一，别忘了，在京里的派系，以关七最早建立了最大的势力，其次才是我堂。我堂实力茁壮后，才有‘金风细雨楼，的出现……”

雷纯应和道：“所以是‘金风细雨楼，后‘六分半堂，而立。”

“对了。‘风雨五楼’既由妙手班门的班搬办所建，而当时雷满堂代表江南总堂坐镇此处，难保没有一条‘特殊通道’，是从天泉山风雨楼直通我堂的。”狄飞惊条分缕析地道：“对不对？”

雷纯轻叹了一口气：“对。”

“第二，既然白愁飞处心积虑要背叛杀主，他定必已细心布署，不让苏公子有任何活路。就算苏公子逃得了一时、躲得了一阵，也定会给他翻查出来的。可是，他显然无所获。一切活路，都给封死。若苏公子仍留在楼内，决保不住。惟一的可能，就是绝不可能——六分半堂跟金风细雨楼毗邻而峙，这本是一条死路，却是苏公子死里求生的活路。”

雷纯微喟道：“死路后面本就是活路，绝崖之后必有奇景，越寒冷时的花就越艳。”

“第三，也只有这条路，是白愁飞封锁不了的，也是惟一一条苏梦枕可以从容将之完全毁灭证据的路，何况白愁飞曾乱用炸药！像苏梦枕这种枭雄，此时此境，也惟有此路可走。何况这是白愁飞认为的绝路。他只能把死路走出活路来。”

“你说的一点儿也不错。”雷纯这回在看她自己的手指，“如果把死路走得好，本就可以走成活路。”

她的手指很尖。

很秀气。

她的拇指上还戴了一只碧眼绿丽的魔眼翡翠戒指！

狄飞惊认得这枚戒指：

那是雷损死前戴在手上的戒指，雷纯是新近才戴在手上的。

“第四，我加入六分半堂已二十年，就算通向六分半堂的暗道，我也一定知道的；”狄飞惊既然说了，就准备把话说尽了：“那除非是就在小姐你住的‘踏梅寻雪阁’阁内。”

“对，”雷纯眼里充满了钦佩之色，“地道的出口，确就在‘寻雪阁’内梅林里。”

“想来也是。”狄飞惊忆想道，“雷总堂主在世的时候，那儿总派一众一流高手守着，雷宝、雷属、雷巧、雷合全布在那地方，那时，你也还没回到京里。”

“我本来也不知道，但爹在‘金风细雨楼’苏公子寿宴里惨死前，曾在我耳边说了两件事。”

狄飞惊也记得参与斯役的人都对他说起这一幕：“雷总他告诉了你甬道的秘密？”

“那时候，爹在通道出口布下了天罗地网，重狙击手全都埋伏在那儿，只等苏公子利用这条隧道偷袭六分半堂，他便可以一举歼灭之。”雷纯抿嘴一笑，梨涡深深：“可是苏公子一直没有利用这条甬道。”

狄飞惊点点头，道：“我想，苏公子必须想到当年其上一代与雷满堂交好，既然他知道隧道的秘密，雷总也极可能知晓；雷老总既然知道，就必会屯重兵以待。苏公子是绝顶聪明的人，自然不会做自招其败的事。”

雷纯笑道：“结果，那就成了他日后的求生之路。”

她美丽得十分风情地说：“幸好，你是我这边的人，而不是我的敌人。”

狄飞惊听了心中一震。

然后她又委婉地笑着，笑眇自己的指尖，还有指上的魔眼翠戒：“爹临死前还不止跟我说这句话。”

“哦？”

狄飞惊没有正式地问。

但他的语气却是问了。

——这种语气可以让人不回答他的问意：毕竟没有问出来，就算不回答也不算什么不给面子。

狄飞惊做事，一向留有余地。

——予人留有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了余地。

“他还告诉我：必要时召集‘江南霹雳堂，雷家高手来援的方法。”雷纯眨着一双幽梦似的眼，“除此以外，还有一句话。”

狄飞惊这次完全没有问。

——他从来不问不该问的问题。

但雷纯却主动地说了。

“虽然他可以说是间接死在苏梦枕手里，但在他临终前却告诉我：既然我已死了，就是死了，你要为我建立的大业而活，而不是为我报仇而死，这样我虽死犹活。真正的复仇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杀死敌人，而是用敌人的力量来壮大自己。”

狄飞惊听罢，长叹道：

“总堂主果然是非凡人物，见识非常人能及。”

雷纯笑了。

纯纯的笑了，但可能因她眼色依然不改其悒之故，令人觉得她是带点悲凄的：

“所以，我们今晚轿子里的客人，才能活到现在。”她指着那顶艳丽的轿子切声他说，“所以，风雨楼里的主人，才可以活到现在！而且她的柔弱显得在此时无比坚决：

“我们还等到了时机，让苏公子重新成为金风细雨楼里的主子：楼子里的惟一主人！”

然后她忽然改变了话题，向狄飞惊充满歉意地问：

“这么多和这么重要的事我都没在事前告诉你，”她殷切的问，“你不会感到生气吗？”

“你做的都是对的。”狄飞惊似不假思索地道，“你才是总堂主，尤其是那么重大的事，你才不必事先跟我说。”

雷纯向狄飞惊情然一笑，非常感激的样子。

这时候，那顶艳丽的轿子、轿子里的人却陡地发出一阵令人惊然的呛咳，而且像一个病深疾重的弥留者，一口气把剩余的呼息深吸力吐出来，然后才说了一句话：

“你们的话不一定都对。”

狄飞惊微诧。

雷纯眨着疑问的眼色。

她的眼连悲切、凄迷、猜疑的时候都是郁色的。

“至少你们就说错了一件事。”诡异的轿子里诡异的人以诡异的声调说，

“我是一个自招其败的人——至少，我重用了白愁飞，就是自招其败的如山铁证。”

一 三 温柔的相信还是

醒来。

温柔。

白愁飞临走前因生怕给这两条汉子“占了便宜”，所以他随手解开了温柔的穴道。

于是温柔温柔地转醒。

第一件事，她便是发现自己竟是赤条条地。

她大惊。

飞红——

——于脸。

“这是怎么回事！？”

她羞呼，抓起床单，掩住身子，之后看见张炭也在、忿叫：

张炭讷讷地，转过身去，又转过来，想跟温柔解释。

正好温柔正设法尽快把亵衣穿上，一见张炭回头，大喊：

“别别别回头！你敢看我就挖了你的眼睛，喂给麻鹰吃了！你这死黑炭头，干什么的，本姑娘不杀了你……”

这时候，她觉得乳首似有点痛痒，仿佛曾给人轻嚼过，那乳蒂略有些刺痛，乳晕也红了一大斑。

——但下身……下身却似没啥异样……

（到底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白愁飞呢？那死大白菜去了哪里！？）

所以她见张炭像见了鬼似的疾转过了头，她一面疾穿上衣服（好冷，冻得手都冰了——这时她竟还有余暇这样想）（真羞家！近日因为太冷了，今天还没洗澡，给人这样瞧了真是——这时她居然还想到这些），一面厉声问：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话未问完，她已发现地上倒了五具尸体，其中两个是她认得的，其中一人还是她的好友：

蔡水择（还有吴谅）！

“天哪！”她叫了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张炭正待分说，忽然听见外面嘶喊争吵声速然停了下来，完全地静了焉，一时间只听到马队兴履调度进退齐整的微呵。

张炭忙从窗棂往下望去，只见楼下火光猎猎，照得通明，金风细雨楼里的人，人人严阵以待；这时大栅门忽徐徐往两边推开，一队人马，缓缓步入，井然有序，马上为首一人，鹅绒黄色的衣袍，远远望去，仍见其肤色白好，气态清朗，像只是来赴一场吃的玩的乐的盛宴，而且仿佛还无所谓地可以净拣甜的美味的吃。

张炭这回是第二次自白楼凭栏下望：以前他跟王小石为弟兄时，常在红、青、白、黄四楼走动（玉塔则是苏梦枕的“重地”，别说张炭了，就连王小石、白愁飞也少有徘徊该处），却没有现时这种感觉：

他刚才居高临下一望，乍见自己的“战友”吴谅交头接耳不已，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形下，连少数两名“同僚”，也变得如此人心叵测，使他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悲情无助感觉；而今再看悠荡而入的王小石，只见他真诚义如赴宴、视死如视乐；凡他过处，敌人都让出一条路来，让他直驱白楼，张炭心

中不住喝了一声来：

大丈夫，当如是也！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生死等闲事，抱剑对千军！

——养气不动真豪杰，居心无动转光明。

（对，就这“光明磊落”四字而已矣！）

忽觉鬓边一热。

原来是温柔自左后侧靠近了他，随他的视线下望，就看见坦然分众而入的王小石和他的兄弟们。

“天！”温柔轻呼，她看见王小石含笑遥向她招手：“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王小石也可以直入风雨楼……”

刚披上衣服的温柔这样诧呼，只觉一阵刚刚成熟就给掩罩着的处子体香，馥人欲醉。

张炭不止鬓边觉热，眼里看的是她云鬓半乱、眼儿犹媚，心里想的是她玉软温香火热胴体，一时连脸颊都燥热了起来……

（该怎么告诉她呢？）

（该告诉她哪些事？）

（——告诉她他是为她而遭困“留白轩”么？）

（——还是告诉她蔡水择就是为了她而死、吴谅因她而背叛？）

（——难道要告诉她小石头这些人是为救她而深陷重围的！？）

（——抑或是告诉她白愁飞人面兽心要强暴她？）

她会温柔地相信，还是——？

他不知道。

他或许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告诉她他爱她……

他甚至不知道。

——蔡水择是不是也暗恋着温柔，所以才不惜性命来救她……

——小石头是不是也爱慕着温柔，因此才不顾一切以救她……

——要不是为了爱，就为了义便不可以吗？难道男人只跟男人有义气，换了女子就不可以？

——自己呢？

（却是为啥这般豁出了性命：就为救这糊里糊涂的她！？）

你说呢？

人在恋爱中，是不是一下子变成了什么都可以，或者成了什么都不可？是否本来可以的忽然变得不可了，而可以的又全变成了不可？恋，到底苦还是甜？爱，究竟可不可以值不值得——

去爱？你说呢？

一 四 杀出大围

她依然单纯如一次闪电，一道惊雷。

那么美，美得教人可以忍耐，可以等待，美得带点稚气，清纯得仿佛连这美的本身也残酷了起来。

她看着那顶艳丽的轿子，清清而亲亲的轻轻笑了起来，说：

“白愁飞背弃了你，这才是真正的自招其败。”

轿里的人咳嗽。

咳了好久，仿佛连心和肺都咳出来了，才喘着气道：

“白愁飞小看了没有雷损的风雨楼，这才是他的败笔。”

雷纯笑语晏晏地道：“他也不该提前引发王小石的反扑，这叫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轿中人咳嗽道：“他沉不住气的原因是怕再待下去，王小石会因而坐大，他要趁此做掉了他的心腹大患。别忘了，白愁飞是在江湖上用了几十个化名，失败了十几次，才一层一层地、一阵一阵地打上来的，他已不能再失败，他已三十多岁了，再也失败不起。”

他顿了顿，语音苍凉：“一个人年岁长了就败下起了。我就是这样子。”

雷纯愉快地抿嘴笑道：“可是你败了依然能再起。”

轿里人涩声道：“那是因为你。”

雷纯酒窝深深：“因为你是苏梦枕。”

她婉转而坚定地道：“只有苏梦枕才是风雨楼真正的主人。”

轿里的苏梦枕沉郁地道：“——那到底是你起？还是我起。”

雷纯道：“我只知道：我爹败了，你也必败——胜利者是白愁飞。他等你解决了我爹爹，然后他设计迫走王小石，背叛了你，剩下的就可以慢慢收拾我、并吞六分半堂了：可是他没料到王小石会回来得那么快，而且象鼻塔会崛起得那么速。他等不及了，所以要立即铲除王小石派系的实力。”

“不。”苏梦枕有力地更正：“真正的胜利者是蔡京。以前，他笼络京里‘迷天七圣’的势力，一时叱咤；只可惜关七神智迷惚，不足堪当大任。之后，他拉拢你爹爹，但他也很快发现，雷总堂主既有‘江南霹雳堂’的背后支持，而且也不全让他牵着鼻子走。现在他知道白愁飞的野心不止于武林称霸，还想当政，他就利用这个心理，纵控着白愁飞，霸占风雨楼，对付六分半堂，并吞京里其他派系实力，真正的获利者是蔡京。”

雷纯一笑：“可是白愁飞的野心着实是太大了。”

苏梦枕沉吟了一下：“你的意思是……”

雷纯纯纯地一笑：“我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时候了，白愁飞已沉不住气了，要调度所有兵力与王小石一战，我们正好可去收拾残局。”

苏梦枕沉默了一下。

奇怪的是，他一旦沉默下来，仿佛连火把猎猎和虫豸呢喃之声都沉寂了下来。

场中一时死寂无比。

——天底下，说话与不说之间能有此声势者，仅苏氏一人耳。

“我不明白。”

“人不是老拣他明白的事去做——正如人不是老做对的事一样。”

“我是你的杀父仇人，是不是？”

“可以这样说。”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对付白愁飞，收复风雨楼？”

雷纯一笑。

笑得真好。

“——那我为什么要救你、要收留你、还把树大夫的弟弟树大风请出来治你的病？还替你保住你的心腹强助？”

雷纯眨眨如梦似幻的大眼睛，露出皓齿幽幽笑说：“也许我本就是你未过门的妻子，我本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你……”

“许是英烈的决心，来自似水的柔情。你虽然失败了，但成功的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雷纯明黠地说，“这世间一向都是做对了没有人知道，做错了没有人忘记；这就是人们的铁律。要制衡它，就尽拣大对大错、大成大败的做，人们反而弄不懂谁对谁错。”

她纯纯、美美地一笑又道：“小是小非，谣言漫天飞；大是大非，反易指鹿为马、黑白不分。前进后退易，左右为人难。”

狄飞惊干咳了一声。

雷纯轻睨着他：“你也有话要说？……姑且说吧。”

“对付金风细雨楼，是件极危险的事，你可有把握？”

雷纯嫣然一笑：

“我有杀手锏……白愁飞断断意料不到。”

狄飞惊道：“可是就连当年雷老总到头来也棋差一着。”

雷纯淡淡地道：“那时的风雨楼是有苏梦枕的金风细雨楼。”

狄飞惊：“不过苏公子已非昔日的苏公子了。”

雷纯：“不错。所以我才要助他行事，你也得帮他成事。——别忘了，苏梦枕毕竟是苏梦枕；苏公子永远是苏公子。”

狄同意：“——有些人，的确是永远遇挫不折、遇悲不伤的，而且倒下去便一定会爬得起来；在哪里倒下，便在那里爬起来，甚至蹲着的时候也比站着的人高大。”

雷纯笑：“何况，我还跟他找到了他的好拍档：当年四色楼子里的总管和莫北神都会重新归入他的部队里。至于‘江南霹雳堂’，已派了‘八雷子弟’中的雷如、雷有、雷雷、雷同等四雷来。而我们的第一号战士，他也已恢复了，今儿就要出战。”

狄飞惊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时作不得声。

在轿里的苏梦枕似也微微一震。

雷纯反问：“你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了。”

“我反而帮助杀父仇人去复仇，你也不反对？”

“你才是六分半堂的总堂主，我跟随你，绝对服从。”

“这不伤害你效忠六分半堂的原则吗？”

“雷总死后，你已代表了六分半堂，何况，没有原则一向就是我的原则。”

雷纯笑了，眯眯着眼，眼肚儿浮了起来，很娇也很美。

“这样很好……”她晏晏笑着，“没有原则就是你的原则……”

然后她忽然拍了拍手，微扬声唤：“杨总管，杨堂主，你这还不出来见见故主……”只见一个高长瘦子、额上有痣、举止斯文儒雅、得礼有礼的人，缓步向前，朝轿子深深一揖。

“苏公子……”

他的语音微颤。

火光中，他在年前仍俊秀英朗的脸，而今已一脸沧桑、布满皱纹，像他用一年的时光老了二十年。

只闻轿中人又震动了一下。

——这种因惊骇而发生的颤动虽然极其轻微，但像狄飞惊这种人还是一定听得出来的。

只听轿子里的人长嘘了一声，好半晌才充满感情地咳了一声：

“无邪……”

杨无邪一听这语音，顿时热泪盈眶，眼前往事，如飞掠过，百感交集，尽在心头，种种繁华，一一历尽，不禁立跑下去，哽咽地唤了一声：

“——公子！！！”

这时，温柔却充满不信与好奇地问张炭：“小石头他们来干什么？他已跟不飞白不飞的谈和言好了么？”

“小石头？”张炭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蔡水择，他那张裂了的脸像极了一个笑容，“他是来救咱们，为我们杀出大包围而来了。”

“大包围？”温柔看见那一层、一阵又阵、一堆又一堆的“风雨楼”子弟，这好像才弄懂一些当前“局势”：“我们要从这儿杀出去！？”

第四篇 狄飞惊的惊

——惊是一种突然的觉醒。

“我生下来不是求人谅解与同情的。一般成功的人活着是去做该做的事，但我活着是要做最该做的事，甚至只做该做而别人不敢也不能做到的事。”

——狄飞惊在“金风细雨楼”、“六分半堂”、“象鼻塔”势力决战前后的说话。

第一章 每天都一样的惊变

一 五 机

而今骑马赶赴那一场京师之战的王小石，经过汴河，只见酒旗凋，灯笼黯，如此残景，忽闻隐约梅花掠鼻香，蓦自省得：此处岂不就是当日他面对（以为是）无情的轿子，分别以石、雪、梅、棋、针、箭激战一场之地吗？物依旧。

——人呢？

今夜无月。

星灿烂。

风狂啸而来，呼啸而去，吹袭得两岸芦苇，狂摆乱舞，宛若恣肆张狂的一群海盗。

雪意浓。

雪犹未降，但彻骨的寒，使眼白要结成冰，瞳眸也凝成墨砚。

河床上有很多枯枝断柯。

王小石忆起当晚他在这儿对敌，而今又是一场赴战，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却扬声道：“别再跟了，请出来吧！”

这时候，他的兄弟仍未追上他，他只孤单一人，策马过河。

这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其轻功确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但一旦涉水，王小石便从水波的逆流中知晓后边还有人。

后面的人没有作声。

王小石胯下的马不安地蹬着蹄，许是因未结冰的河水太冷之故。

“是你。”

王小石闲笑着说话，一点也不像有事在身的样子：

“我听出是你。风吹过你腰畔系的萧，萧孔发出微响，我听过你的萧声，我认得出。”

对方默然。

然后一阵萧声，幽怨中带着了剑气，剑气中隐吐了杀气。

那萧声宛若壮士红粉的挽歌悲曲，伤感而英烈，使王小石又生起那种感觉：

百年如一箭，

且带少许惊艳。

——仿佛那萧声既是天籁，也是天机。

然后却在今夜，这时候，又遇上了这人，这是不是天意？假如是，这天意又蕴含了透露着什么天机？

也许，人生到头来，一半要随机，一半得随缘。

听完了后面女子的萧声，王小石好一会才道：

“你的轻功进步了。”

“哦？”

“你的内功也进步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从你跟在我后面我一时没听出来而知道的，也是从你萧声中听出来的。”

王小石静了半晌，道：“如果我不给你呢？”

无梦女也静了片刻，道：“那我就抢。”

她说得坚决无比。

王小石道：“现在我有事在身，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无梦女冷哂道：“我就趁这时候跟你讨：你只有给我或杀了我两条路。”

王小石：“我不想杀你，也不想现在就把‘山字经，给你。”

无梦女忽然静了下来。

杀气。

王小石忽然感受到来自后头的杀意。

河水迅速结冰。

马冻得不住呵着气，蹬着蹄。

王小石霍然回身。

他一回身，脸迎着风，一时几睁不开眼，无梦女却整个人弹跳了起来，随手抄起一株断柯，向王小石迎头打来。

王小石（只来得及？）一侧首。

“啪……”的一声，王小石竟没避过去。

断柯打在他肩上。

右肩。

无梦女忽然感到一种反震之力，断柯脱手飞去，她清叱一声，半空中三翻斤斗，落在河床之外。

她脸、颊、耳一齐通红。

她的手在抖。

映着星光、冰意，她露出来的一截手腕很白，玉藕一般。

“你为什么不避！”

她厉声问。

声未颤。

——看得出她是个很怕冷的女子。

“你为啥不还手！”

“我为什么要还手？”王小石反问，“我说过，我没意思要杀你。”

“可是如果你不给我‘山字经’，我就一定杀你！”

女子固执地说。

王小石向穿着啡色衣饰的无梦女道：“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把‘山字经’给你。”

“拿来呀。”

无梦女倔强他说。

王小石真的伸手往襟内掏。

“我一直随身带着。”

无梦女的眼色狐疑了起来。

“猜一猜自从‘山字经，在我这儿之后，曾遭受多少次抢夺与截击？”

王小石问。

无梦女只蔑了嘴儿。

“三十一次。”王小石说，“我的师叔变成后来的样子，可以说是它害胁。我不知道元师叔把它交给我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但它确是件不祥物。”

无梦女狠狠地盯着他，她狠的眼色仍是很甜。

风在她背后。

风使她衣袖说着话。

而她自己并没有回答。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要想学有所成，就得靠自己的实力。如果依赖秘笈奇功，只怕弄巧反拙，也得不偿失。”

他衷心他说：“我们既是武林中人，练武就是我们倾注的工作。假如你对工作生厌，对生活的艺术也投机取巧，你就会真的对一切生厌，那么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你就享受不到了。所以‘山字经’我也一直没练。我只怕你‘伤心小箭’未学成，你就先伤了自己的心。”

“那是我的事。”

无梦女悻悻然地道：“你不公道。”

“我不公道？”王小石诧道，“我一生只为公道而战。”

“世上哪有绝对公道的事。人一生下来，富有与否，美貌丑陋，才智愚，就已经不存公道。”无梦女忿然道，“我跟你不能比。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一入京，有贵人赏识；我呢？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有一大堆朋友兄弟，又是‘象鼻塔’的一方之主，我什么都不是。我跟了元十三限，为了他可以当我的靠山。他死了，我不靠‘山字经’和‘忍辱神功’，去练成‘伤心小箭’，还靠什么？我不像你，我也不如你！”

王小石沉吟。

“你说给我的，”她在十三尺之遥伸出小手，“拿来！”

“是的，这是个不公平的世界，就算努力，也不见得就有收获；就算做对了，也不见得就有人称许；”王小石叹道：“不过，幸好还有一个疏而不漏的道理存在：不努力，就不会有收获；不努力得到的收获，也不会持久。”

然后他说：“如果我把‘山字经’给你，你身怀‘忍辱神功’和‘山字经’，那会十分危险的。”

无梦女听出对方的口风，有点喜出望外地道，“你放心。我有了‘忍辱神功’的秘笈，也遇过七、八次劫夺，但都威胁不了我。何况，我也有我的贵人，有他护着我，我谁也不怕——就是你，也惹不起他！”

“如此最好。”王小石说，“但我总认为练‘伤心小箭’，伤人伤己，是不祥之物，还是不练为上。”

“你不给，我就缠着你，我听说你正急于去救你的朋友，我就看你敢不敢杀了我，看你怎么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独占这箭诀！”

无梦女刷地自身后拔出一支黛色的箭，向星穹扬了一扬：

“‘忍辱神功’的歌诀就刻在箭身上，你快找个藉口杀人夺宝，少来假惺惺、充好人！”

王小石摇首，勒缰，笑道：“姑娘好厉害的一张嘴。我劝，是劝过了，你不听，我也没法子。元师叔可以说是死在我手里，他的绝艺没理由我承传，我也愧不敢当。他临终前的一段日子，是你陪他度过的；你虽口里说是拿他当靠山，但看得出来，若全没感情那是假的。——这‘伤心小箭’由你练成，也名正言顺，只望你不要用这绝世奇功，多造杀孽，能存慈悲，恕敌助人，那就功德无量、感激不尽了。”

无梦女听他口气，甚觉诧异：“你真的要将它……给我！？那你自己呢！我们交换……可好？”

王小石一笑：“我们男儿汉真要想扬名立万闯天下创帮立道，应该要靠

自己的绝活儿，而不是靠抄袭模仿靠山宝藏灵药秘笈！”

无梦女听得出他的语气浮动，故意相激道：

“是你杀了他，你敢把‘山字经’传我，我怕我一学成就第一个先杀了你？”

“你若能杀得了我，”王小石微笑道，“就请。”

然后他掏出一物。

一个瓶子。

瓶里有一张纸。

“我急着有事，无法相陪，”王小石把瓶中稿掷给无梦女，“总之，物归其主，一切小心，万望保重！”

接得瓶子的无梦女，喜出望外，只觉手心一阵沁人的冰。

一 六 随 机

王小石只向桥墩那边（四年前有个在寒夜里伤心醉酒汉子飞针破空之处）的黯处深深望了一眼，再不发一言，遂打马而去。

蹄声远去后，无梦女乍惊乍喜，好一会，她感觉到他来了（就是那种温柔而尊贵的气质），就来到她的身后。

“我都拿到了，”无梦女乍嗔乍喜他说，“你的猜测没错。我要给他‘忍辱神功’字诀，他反而给了我‘山字经’经文。他果然不堪激。”

她背后果尔轻轻涌现（如一朵尊贵祥和的云）那温柔矜贵的声曰：

“是的，你得到了。”

然后又似带着绝大的关怀和一点点稚怯地问她：“如果他真的连你的‘忍辱神功’歌诀一并要了，你会不会交与他？”

“你还说呢！”无梦女啐道：“我不是一早把‘忍辱神功’的歌诀都给了你吗？这哪是什么秘诀！”

“对，你都给我了……”那声音悠游地道，“说起来，我还真没好好谢你哪。”

“谢什么。”无梦女嗔道，“我的还不就是你的。”

“可是……”那声音温和且善解人意他说，“我的可决不是你的。”

这句话一说完、无梦女就听到寒风里金刃破空之声。

她霍然回身，就看到剑光。

不，血光。

——血一般的剑光。

她在匆匆间用手一格，血光暴现，她跟前一片红潮，并看见自己一只手飞向半天。

她眼前的人已一手接住了那只仍拿着瓶中稿的断手，徐徐收回了血汪汪的剑，笑着对她稚气他说：

“……现在‘山字经’、‘忍辱神功’，都齐全了，乌日神枪，乌日神枪，还有血河神剑，再加上伤心神箭，我已足以无敌于天下！”

无梦女惨然嘶声道：“你——！”

那人温情地一笑，一手拿住无梦女右手紧握的箭。

无梦女死不肯放，那公子温和地一叹，惋惜地道：

“事到如今，你还未梦醒吗……”

喟息中随手一掌，拍在无梦女的脑门上。

这人举掌劈着无梦女脸门之际，忽然也觉察了一股奇特的反震之力。

这轻微的反震非常奇怪，然而他又知晓无梦女（泡泡）是从没练过这种武林传说里的奇功的。

所以他也不以为然。

不以为意。

因为他已得到了练“伤心小箭”的一切条件，这使得向来静若处子定如禅僧的他，也忍不住开心得不像往昔那般大处谨慎小处也小心翼翼了。

王小石转身打马而去时，心中仿佛听到一个奇异的声音在呼唤他。

——就像昔年雪夜里在此地一战的一切幽魂在呼着他的小名。

如果他不是赶着去救他的兄弟，他一定会远早就停下来，再回头去看无梦女，原因是：

一，他总是不放心把一切练成“伤心箭”的秘诀，全交给一个女子。

二，他不知怎的，在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妥，虽然那不妥也还不知道是什么在那里。

三，他觉得桥墩那头有人在监视着一切，他本应该弄个清楚：到底是谁。

不过，今夜京华合当有事。

他要赶去季风多雨的风雨楼，去救他的兄弟。

何况，这时际，他有部分兄弟，在何小河、梁阿牛带队之下，已从另一捷径抄了过来，跟他会合，而且说什么赶也不定，要与他并肩上天泉山，理由是：

“‘象鼻塔’里有的是讲义气的弟兄，怎能让大哥一人涉险。”

“温柔、张炭、蔡水择、吴谅是你的兄弟姊妹也是咱们的兄弟姊妹，哪有你一人救得咱们便救不得的道理！”

“只有祸福与共的兄弟，无有难独当的当家！”

王小石只有叹息。

——也罢，生死有命，一切且随缘随机吧。

一 七 传真机

杨无邪现身之后，那顶妖艳的轿车，布帘缓缓拉开。

狄飞惊终于又见到了苏梦枕。

上一次见面，上一次见面是在……

在开封府南大街口“三合楼”内，当时是“天下第一楼”：“风雨楼”楼主苏梦枕，意兴风发地带着他那两个新结义的兄弟：意气飞越的王小石和白愁飞，直扑登楼，会着他，要他劝雷损投降，要他带领“六分半堂”向“金风细雨楼”投诚……

那时候，苏梦枕是一个病人。

而且还是一个负伤、中毒的病人。

要任是谁受了他这样的伤、中了他那样的毒、得了他那样的病，早就十条命都不剩一口气了，可是，他却要一口气吃掉号称“武林第一堂”的“六分半堂”，连眼也不眨。

……那一次睽别，又近十载了吧？

当时那一次会谈，“六分半堂”总堂主，就在“三合楼”楼顶之上。

而今，雷损已逝……

就死在“金风细雨楼”的“红楼”中：“跨海飞天堂”里！

如今，“红楼”仍屹立在那儿，在“六分半堂”的重地也隐约可以望见楼椽飞檐，可是，“玉塔”与“青楼”，却在半年前那一阵轰然爆炸声中，荡然无存了。

——那“金风细雨楼”，原来的主人，也跟他坐镇的“象牙塔”一样，在滚滚尘烟中仿佛灰飞烟灭。

剩下的红、黄、白楼，楼依旧，但已物是、人非。

没料到，这“六分半堂”的首敌，在他流落逃亡之际，竟然就在堂内重地“踏梅寻雪阁”出现。

——“金风细雨楼”楼主苏梦枕心爱的一棵“伤树”下面，竟有一个地道，直通死敌“六分半堂”的要塞！

故而，苏梦枕在这样一个欲雪狂风，有星无月之夜，出现在这一顶妖异的轿车内……

想到这里，念及这些，狄飞惊心里不禁一阵恍惚了……

杨无邪一望见那对鬼火般阴冷的眼神，心中就像焚起一把熊熊的烈火，一向喜怒不形于色（多年埋首各种重大机密的工作，他早已学会无动于衷）的他，也不禁喉头哽咽、泫然欲泣：

“公子……”

“杨总管。”

轿里的人伸出了手。

一只瘦骨嶙嶙的手。

冰的。

——要不是这只手能动，杨无邪真错以为刚才在自己手背上碰了碰、握了握的手，是死了很久的人的手。

杨无邪只觉心里一酸。

他一向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就算有泪，也决不在外人面前淌——可是，今儿重会故主，竟完全抑制不住，他咬得唇角渗出了血，但那泪竟

像断了线的念珠，不住往下滑落。

还是苏公子先说话：“看到你仍活着，真好。”

“……”

“怎么悲伤呢？重逢是很好的事。”

“……公子还在，属下不敢先死。我等了半年。忍死苦守，到处打听，等的就是公子的消息，待的就是今天。”

“好，很好。”

“……可惜，有很多的弟兄，给挤兑的挤兑，害死的害死了。”

“我知道。我是知道了……”

“不要紧……只要公子在就好了……公子一定能为他们报仇的。我杨无邪活着，就等今天，只等公子一声令下——”

“你有心了……记得我们从前在‘青楼’之巅同吟的诗吗？”

杨无邪脸色忽然一变。

红了眼。

白了脸。

然后他才能目带泪光，颤声吟哦：“……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

苏梦枕点头，火舌吞吐，照进车内，映得他双目一阵寒碧；他的发已脱落不少。

胡须很乱。

衣袍很蓝。

蓝得很亮。

亮得眩目。

而且还很香。

——穿这样亮蓝（比晴天还蓝，比碧海更蓝，比青更蓝）的衣饰，还有那么浓郁的香味，是要掩饰什么，还是隐瞒了什么？

狄飞惊这样地揣想。

他也想起他和雷损的交情。

在“六分半堂”里，他是“大堂主”，雷损是“总堂主”。

按照江湖上的常规、武林中的规律：老大创帮立道，自少不免有个好老二的支持相助；一旦老大得了天下、打下江山，那么，老大对老二逐渐茁壮的势力，定有冲突，只要一生嫉恨，老大和老二的势力，少不免会来一场井吞、对垒。

雷损是个阴狠、多疑、而且相当残暴的人：他一向唯利（凡对他有“利”的事，这自然包括了“势”、“权”、“名”和“钱”）是图。

狄飞惊却是个人材。因为有他，所以雷损的“六分半堂”可以迅速壮大，就算遇上“金风细雨楼”这般强敌，他也一样可以维持对峙的局面，不衰不溃。

——没有人知道：没有了狄飞惊的“六分半堂”，是不是还可以屹立不倒。

——但没有了总堂主雷损的“六分半堂”，的确仍雄视一方，因为仍有个大堂主狄飞惊！

可是，最令敌人诧异的是（也最使人意外的是）：雷损似乎极信任狄飞惊，一直都没有抵制他、怀疑他；而狄飞惊也像是极忠于雷损，一直都没有出卖、背叛过他。

这使得“六分半堂”能够遇挫不折，遇险能存。

雷损当众就说过这样的话：“六分半堂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狄飞惊。”别忘了，狄飞惊不姓“雷”；他在“六分半堂”里只不过是外姓子弟。

他也真的珍惜狄飞惊，甚至在总动员偷袭金风细雨楼之一役里，他真的把狄飞惊留在“苦水铺”镇守大后方，不让他稍微涉险。

因而，雷损虽命丧于斯役，但因狄惊不死，所以仍保住了“六分半堂”的元气。

问题在于（难得也在这里）：

雷损是个大奸大恶的人。他有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没对付过？什么奸计没用过？不但他做过想过策划过，狄飞惊跟他共事多年，也一直受重用，可以想像得出来，有许多毒计、陷阱和对付敌手的策略，两人都曾共同商讨、设计过。

可是雷损仍对他推心置腹，既没有排斥他，也从来没嫉恨之，更没有因他知道得太多面防范他，反而处处保着他，从不用对敌的方法来对付他。

同样的，狄飞惊也是奸诈之人。他跟雷损，非亲非故，但雷损不但重用他，许多重大计策，也必与他商量，方才推动。按照道理，他已知道得太多雷损的事：这极可能导致雷损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或他要先下手为强推翻雷损两种结果。

——可是，直至雷损死去那一天，这两种情形都没有发生；反而，狄飞惊仍然当他的“大堂主”，一力维护雷纯，让她继承父业。

所以，而今目睹这星夜里，杨无邪与苏梦枕主仆相逢的场面，狄飞惊也在迷惘中想起他的故主……

却听雷纯在旁幽幽地道：

“他们使你想起爹爹，是吧？”

狄飞惊微微一惊。

要是说“一惊”，不如说是“一悚”吧。

——这女子仿佛能看透人的内心在想什么。

“自从白愁飞背叛苏梦枕之后，”雷纯说，“我想，最重要的是拉拢一个人，还有留着一个人的性命。”

“你所说的第二人指的是杨无邪？”他没有问第一位是谁。

“对。”

“白愁飞虽然占领了白楼，”狄飞惊深深同意，“但只要杨无邪活着，那些资料就完全犹如在他脑海里，像一部机器，可以把那些要点全部传真下来，这是一座活的白楼。活的白楼当然比死的白楼更有用。”

雷纯凝眸望着他。

“怎么？”

“苏梦枕没有死，杨无邪在我这儿，这些变化，你不觉得有些微讶异吗？”

“我既身在武林中，便预算好每天都有惊变；我自跟从雷总堂主，也早有心理准备惊变是常事。”狄飞惊淡淡地道，“对我而言，每天都一样有惊变，惊变已成了平常……”

他顿了一顿，才语重心长他说：“反而雷动天雷二堂主仍然活着，这才教我有点惊心。”

第二章 英雄有用武之地

一 八 白费心机

“孙鱼回来了！”

——嘿，他回来了。

竟在这时候回来了。

白愁飞正值这当儿有许多大事要做的节骨眼上，却急尔想起孙鱼近日做了许多让他不满的事，而影响较大的事至少有这几件：

他派孙鱼去暗杀朱小腰，孙鱼不但无功而返，而且从万里望的报告中显示：孙鱼还趁机与王小石叙旧，一声声什么“王三当家的”“小鱼儿”的喊得好不亲热。

孙鱼竟带领王小石从“深记洞窟”劫走了他手上的重要人质：王紫萍和王天六！以致他跟王小石的京华龙虎斗里顿失对敌人的一道杀手铜、一张催命符！

孙鱼的做法也使他跟龙八太爷系的人闹僵，而且失信于干爹蔡京！陈皮和万里望还因而给附从“八爷庄”的人狠狠地修理了一顿！王小石还当众人之面前救走了孙鱼，这等同孙鱼向公众表白他跟王小石是同一路的人！

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但对白愁飞而言，更不可宽恕的罪行，反而不是孙鱼的行事，而是他的笑容！

——那可恶至极的笑容！

孙鱼跟梁何不一样：

梁何严谨、严肃、严厉。

如果用一字去形容梁何，那就是：

“严”！

梁何虽然威严，但毕竟说什么都是自己的部属，在自己面前，只有自己严，没他严的份儿！

孙鱼则不同。

——梁何显然是严肃地看待生命（尤其是生命中所有的战斗），孙鱼则十分轻松。

所以他常笑：至少脸上常挂着笑容，像只常驻在花瓣上的蝶。

白愁飞觉得他的笑十分难看，然而孙鱼的嬉嬉轻忽：那不怀好意、自以为是的笑，却是对谁（包括自己）都一视同仁！

为此，白愁飞已痛恨他许久许久了！

这可能连孙鱼也不知道，白愁飞白楼主竟然是为了这么一个理由而暗底里憎厌着他！

——因为他看不顺眼这什么都不在乎的笑容！

白愁飞一向不喜欢别人（尤其部属）对着他时仍能轻轻松松地笑：这是算啥意思！？不认真？不放在心上？还是没瞧在眼里！？

他不能叫孙鱼不许笑，除非他干脆杀了这个人。

他不能下达没有理由的命令，虽然他有权这样做；可是越是有权这样做，就越得要节制这种权力，否则，就会予人背叛推翻的口实，这个道理，白愁飞是深为明白的。

——跟苏梦枕这几年，他确学会了不少东西，尤其明白他过去屡振屡败

的原由！

可是他也一向知晓：孙鱼是个有用的人；至少，他是个能帮得了自己的部属！

而且，他有鉴于自己对苏梦枕的背叛，一直想用孙鱼来牵制梁何，至少，也要让他们来互相掣肘时，才有利于自己纵控平衡之术。

不过，照目前的形势看来：孙鱼只怕已先憋不住了。

——他似乎已发动了。

因为他刚刚又收到一个消息：

消息来自黎井塘——

“托派”黎井塘是蔡京（朝廷）、龙八（官、民之间的“中介人”）、白愁飞（武林）共同遣使的一名爪牙。事实上，当时在京师方圆千里以内崛起的“十六剑派”，大抵如此，皆成为“蔡系”一手扶植、默许茁壮的江湖势力。

他自从跟“抬派”智利跟踪杨无邪入“汉唐家私店”反给包围脱逃后，一直就给安排在“神侯府”一路监视诸葛先生与四大名捕系统人马的一举一动。——就别说蔡京这种多疑权臣了，就算是新兴势力“象鼻塔”也得要派人留意“相爷府”、“六分半堂”、“八爷庄”、“金风细雨楼”等的动静，像蔡京、白愁飞、狄飞惊这种人若不早已广布眼线监视“发梦二党”、跟紧“象鼻塔”、乃至盯死“神侯府”，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

黎井塘这次来向白愁飞打的报告：便是他发现王小石把孙鱼背到“神侯府”前，孙鱼好像还受了点儿伤，四大名捕中的铁手还特别运内力替他摩擦了一会儿，之后王小石好像还替他开了两道方子，然后孙鱼才干道万谢地离开。

——当然黎井塘只能远远盯着梢，无法靠近听见他们说啥。

所以这就倍增悬疑：孙鱼跟王小石、四大名捕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依所见而论，常理判断，不管他们之间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定必都是非常密切。

无论如何，这证据已然足够：足够让白愁飞把他除掉。

他决不容这样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

所以他问黎井塘：

“他在哪里？”

“他在红楼候着您哪。”黎井塘涎着笑脸，把一张脸笑老了；他倒觉得笑老了也好，整张脸不管喜的悲的都是笑的，以后可不必换另外一张脸了，“他好像还受了点伤，好像也有话要跟你报告。”

老实说，白愁飞也讨厌这人的笑容。他讨厌一切动不动就笑不停的人。但黎井塘的笑容比较可以忍受，因为他的笑容充满了阿谀与奉承，只不过是可怜虫。

这时，王小石刚要进“金风细雨楼”来要人。白愁飞心忖：这还赶得及在他出手声援“象鼻塔”人马之前把他干掉就是了。

——王小石、四大名捕要是以为放一个孙鱼在他身边当内应就可以解决他，那是白费心机了。

不过，他本有意栽培出孙鱼这种人来“接班”，也真是“白费心机”！

他白愁飞是什么人！

——他原名“白仇飞”，但为了不予人有恶感，宁可易字为“白愁飞”，

故意给人一种郁勃不舒的感觉，这样可以减少对他的敌意：他甚至化了十多个名字以求舒展大志，但总是功败垂成。他苦忍苦守多年，忍辱忍气，终于才有了今天：孙鱼是什么东西！？他以为熬那么个五六七八年堆了张笑脸配了把宝刀就可以当他是“苏梦枕第二”而把自己当成“白愁飞第二”，来重施故技坐第一把交椅！？啐！这是做梦也休想的事！

决不能让孙鱼有这种机会！

因而他看似漫不经心地吩咐：

“叫他等我。”

然后又看似随意的加了一句：

“‘召梁何带‘一八公案’来。告诉他：色本能雄英大唯，流风自士名真是。”

“色本能雄英大唯……流风自士名真是？”黎井塘喃喃地重复了一趟，差点没真个问了出口：这是什么？

白愁飞却好像是看（听）得出来他的迷惑，微微一晒，加了一句：

“想知道是什么？倒过来念吧！”

一 九 太空穿梭机

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只是：

“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

它是一句“暗号”。

只要梁何听到这句话，那就是白愁飞向他下达了一个“命令”：

由他一手调训出来的“一八公案”中的一百零八名死士，就会立即调度，应付危机！

白愁飞知道这已到摊牌的时候了：

他已把王小石迫出来了！

除了“金风细雨楼”的子弟和一百零八名死士，他略为估量了一下他手上的大将、高手包括有：

“诡丽八尺门”朱如是、“小蚊子”祥哥儿、“一帘幽梦”利小吉、“无尾飞铊”欧阳意意——台称“吉祥如意”，四大护法。

原本、梁何、孙鱼都是他的好帮手，还有马克白、万里望、陈皮、毛拉拉、第七号杀手田七、十一号杀手杜仲……还有“顶派”的屈完、“托派”的黎井塘、“海派”的言衷虚、“浸派”的巴哈等人，都是直属于白愁飞调度管辖的手下心腹。

除此之外，他的外援也很强大。“七绝神剑”：“剑神”温火滚、“剑仙”吴奋斗、“剑鬼”余厌倦、“剑区”梁伤心、“剑妖”孙忆旧、“剑怪”何难过及“剑”罗睡觉，还有他们七人的师父弃剑上人陈怒愤。

另外，“鹤立霜田竹叶三”任怨和“虎行雪地梅花五”任劳，以及“八大刀王”：“阵雨二十八”兆兰容、“八方藏刀式”苗八方、“伶仃刀”蔡小头、襄阳“大开天”萧白、信阳“小辟地”萧煞、“五虎断魂刀”彭尖、

“惊魂刀”习炼天、“相见宝刀”孟空空……甚至还有庞将军、称御史、童贯、朱劭等人，都是他的后援。

他最大的“援军”，是名列“多指横刀七发、细看涛生云灭”当世六大高手中的“云灭君”叶神油（或作“神油爷爷”叶云灭）亦已赶到，就在楼里，合当赶上这一场风云际会。

——既然身边高手如云，而王小石身边有太多大多只是一腔热血的乌合之众，这一战，他稳胜有余。

只要放倒了王小石，收拾了“象鼻塔”，他就趁这风头火势，联同龙八大爷那儿的兵力，对“六分半堂”发动全面的攻袭。

他也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击“六分半堂”：他至少已把狄飞惊唬住：

要是他还敢有异动，他就再唬他：唬之不住，他便宰了这个低头做人的东西！

至于雷纯：一个大姑娘家，能干什么，能干得了啥？何况，他还捏住这姑娘家的死穴、罩门，只要一亮法宝，敢不情让她死心得塌了地教她东去不来西。

——“六分半堂”若要抵抗，它凭什么？就凭林哥哥？鱼三箭？还是“迷天盟”的叛徒邓苍生、任鬼神？抑或是原叛自“金风细雨楼”的莫北神！？这些什么小丑，才不堪一击——白愁飞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一旦解决了“象鼻塔”，并吞了“六分半堂”，白愁飞就知道自己可以

“飞”了。

他有足够的份量去跟义父蔡京“讨价还价”了：

他深知若要真正的出人头地，在武林中成为一方之雄、一派宗主，只怕还是不足以流芳百世、权显一时。

要真正的成大功、立大业，还是得要在庙堂里掌权、朝廷里任职；可是，像他那样缺乏背景的江湖人，想要在朝廷里获任高职，首先就得要在武林中得势、江湖上扬名，然后再以此捏取功名。

白愁飞可不管。

他要成功。

天下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确实地做到自己所要得到的成绩。

天底下也只有一种成功的方式：那就是以你自己所喜爱的方式去过这一生。

白愁飞认为他自己的目标是合理而又可行的，而他又是一个一旦决定了追寻的目标，便会埋首苦干，不惜冒进，不听任何人的话，不理任何人的阻止，不许任何人泄他的气。他绝对是个越过一切困阻，都会达成他的目标的人。

当他成为“金风细雨楼”的副楼主时，他曾向笼络他并收他为义子的蔡京暗示要一官半职，蔡京可不像苏梦枕（当年白愁飞初入“风细雨楼”，便恃功向苏梦枕要讨个副楼主当当，苏梦枕反而欣赏他的率直坦言，欣然答允），只轻描淡写他说：

“等你当了金风细雨楼的楼主，再说。”

后来可能找补之故，又说了一句：“要是王小石也到我帐下来，你的官位倒好办多了。”

——王小石！

（什么都是王小石！）

（他算什么东西！？）

现在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他终于逐走王小石、推翻苏梦枕了，但当他又向蔡京暗示要个“官衔”时，蔡京沉吟一阵，只说会叫龙八照料此事。

未久，龙八倒真的给了他几个官名，要他任选其一，他听了相当不悦，因为那种官儿虽对别人而言，已求之不得，但对他来说，这还高不及四品，头上有千百个指指点点的，座下又不见得有几个能指挥得动的，还真不如不当是好。

他果真就不当那官儿了。

他要飞。

他可不要爬。

也不想行。

甚至连跑都觉得太慢。

他年纪已不小了，他一开始就至少要跳。

到最后，目的仍是：

飞。

——想飞之心，永远不死。

他：

白愁飞！

他现在就要火并“象鼻塔”，拿下“六分半堂”，在京城里成为一党独

大、独一无二的大帮大派，这才有势力和实力，在蔡京那儿争个三数人之下而万万人之上的官儿来当当！

他在等这一天！

他要等这一天！

他正等这一天！

他就等这一天！

——为了这一天，这个目标，一切都只是他的“机器”。

“机器”是用来发动、帮助工作的。

他要“飞”。

飞上青天。

——直上青云路。

于是：苏梦枕、金风细雨楼、象鼻塔、六分半堂……一切都成为了他往上飞的机器，一切都变成了他要在太空穿梭翱翔的机械！

他要当英雄！

——今之英雄，当咤叱起风云，翻手惊风雨，可以纵横捭阖，可以经天纬地，能够运筹帷幄，能够决胜千里，不惜独步天下，不惜独霸武林，胜得起，输得了；拿得起，放得下。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他做，人做不了的他做来天经地义，从不怕流言闲语，只独行其是。

就算当不成英雄，他也要当枭雄。

枭雄比英雄更进一步：可以不必理会世间一切情理法则，去独行他以为所是。笑脸可以迎人，翻面可以不认人；温柔如春风，严厉便杀人。他今天便要大开杀戒。

且先从身边的杀起。

——先除内忧。

——再灭外患！

他要先杀孙鱼！

他在“出迎”王小石前，先到“红楼”一趟。

他在“红楼”就见着了正在“恭候”他的孙鱼。

孙鱼一见白愁飞，就知道他对自己已动了杀机。

他几乎马上省悟到：

自己这趟回来错了！

——大错特错矣！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一向警党的孙鱼，也会反复衡量过：

（到底要不要回“风雨楼”？）

（白楼主会不会误会自己？）

一再思量过后，他仍是决定要回去（走一趟）。

——好歹也得走这一趟。

“回去”的原因是：

好歹也“宾主一场”。孙鱼虽然深明：“伴君如伴虎”，但他却有一个希望能遵守的“原则”，那就是“好来好往”。

他跟随苏梦枕、王小石、白愁飞、乃至在“长空帮，’时期初露头角的梁何，都有一段不短的时日了，这使得他明白这些人的特性和好一些“道理”，譬如这些他追随过的人的处世待人进退策略便令他深有启发：

一，苏梦枕是个唯“材”是用的人。只要他赏识，他便可以随意也率性地把人破格摆升，且不管那是什么人什么背景甚至有何居心，如果有日连他自己也给他提拔的人出卖或打倒了，他也不以为忤，他注重的是他自己的“眼光”，而认为后起之秀能把他扳倒是他自己活该，他决不因此而先扼杀新秀崛起的机会。

——像他那么有信心、豁达的人不多。

孙鱼自问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世上确没几个苏梦枕，现在的苏梦枕，不是病了，就是死了，活着的也失势了。人生在世，也没几个人能遇得上“苏梦枕”这种“贵人”的。）

二，王小石是个“量才适性”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当官，但能做大事；他喜欢交朋友，跟兄弟们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又因为常挺身而出帮人助人保护人，所以难免要当大哥、老大，可是却自知不是个当什么帮主教主一派宗主的“大材”——他跟任何人都能平起平坐，也跟任何人（甚至远不如他的人）学习。他不栽培人，他只把对方的长处激发出来。他不怕人赶过了他，因为他没意思要跟对方比，他无所谓。就因为他不注重、不打紧、无所谓，所以他跟人的交往大都能“好来好往，善始善终”，江湖上、武林中，对他风评都不坏，这对他每次败而再成，落而复起，很有帮助。

——就因为他不计较、无所谓、没机心，别人都乐见他成功；见他登高一呼，都想扶他一把，或放心让他助己一臂。

孙鱼自知没王小石那么看得开、放得下。

（他记得有次入庙拜佛，遇上位老林禅师，曾如此劝他：“现在的苏梦枕，不是病就是死，不然就是生不如死。白愁飞忙着杀掉精英，蔡京忙于腐化新秀，方应看忙着收买人命，你要做大事，找识货的人，还是去试试王小石吧！”善哉斯言！）

三，白愁飞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人。谁碍着他，他就杀谁。他是那种就算跨着自己父兄妻儿的尸体，也要前进的人。他的野心显露太快，锋芒太露，太易招嫉，也常予人浮夸的感觉。可是孙鱼也是个希望在人世里走一遭能建些勋功伟业但又并没特殊背景靠山的人，他特别了解这种心态：因为心虚，所以恐慌，既要进取，但手上又没有家底，便输不起，要人注意，就只得炫耀了。这不是浮夸，而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策略。没后台则无苦守的实力，只有作急先锋。苏梦枕因病，怕不耐久，故处处咄咄逼人，逼使雷损提前决战，果令雷损终沉不住气，在“红楼”尽墨全军。所以苏梦枕最是了解白愁飞的心思，并尽力培植他，“放手让他大胆地干”，可惜白愁飞对一脚踩一个恩人下去的事似已成了习惯，所以似并不“珍惜”这“大好贵人”的扶掖之恩。

——像白愁飞这种人，无论你帮他什么或你帮了他什么大忙，他都认为是应该的，这是（你）上天欠他的，他顶多只会“感激”一阵子，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对不起他或碍春他的事去了。

孙鱼自信自己性格中也有这种自私、自大而不择手段的一面，但要做到白愁飞那么决绝彻底，那也真不容易。

（看到白愁飞、王小石、苏梦枕的特性，孙鱼便知道：要成大功、立大业，可真真正地不容易！一意孤行如苏梦枕、随境心安如王小石、大不慈悲如白愁飞，都太难做到！由此可见，要成为一个绝顶人物，的确是绝顶的难！）

四，梁何令他高深莫测。在“长空帮”尚未式微时，是梁何一手拉他人帮会的。梁何是个严肃的人，他绝对服从、听令。“长空帮”里的规矩，他都一一遵从。他原很佩服梁何的忠心。可是后来又发现不然。因为“长空帮”崩垮之际，梁何不但没出力挽救过，反而只一力保存着他自己的实力，加入了“金风细雨楼”。他在“风雨楼”里的位置并不低（这可能是因为他加入时手上连同孙鱼在内不少于三十二名年青高手之故），但苏梦枕显然没有太重用他。苏公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梁何说过：“一个人太古板就会白过这一生，太成熟深沉就不好玩了。”但王小石和白愁飞都很看重这个人。梁何对王小石也十分忠诚，这也令孙鱼十分崇敬，可是，待王小石为白愁飞排挤出楼外，梁何马上向白愁飞表态：他可以把他的部队直接隶属（那时，梁何的直属部队已增至五十七人了，其中当然包括了孙鱼）于正副楼主调度。一俟白愁飞也背叛（同时亦推翻）了苏梦枕，梁何和他的七十八名部属（这时，孙鱼已升为这集团中的统领，梁何的心腹子弟有不少于一半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不但也按兵不动，而且从此只效忠于白愁飞一人。

——因此，梁何的地位，不住稳步上升；他手上的人，也不断增多，他是那种处变不惊，处惊擅变，但又能在每一次惊变中都取得利益的人。人人都需要这个忠诚的人，但似乎他只对自己最忠诚。

孙鱼自觉不比梁何沉着，但他认为自己比梁何快活。假如一个人的个性很闷，那么，就算他的权很大、势很高、名头很响，还是活得很没意思、白活了。

（比起苏梦枕、白愁飞、王小石，梁何还不算很成功，但他一直如竹节，步步高升，前途未可限量，比起苏梦枕的“勇进”、白愁飞的“躁进”、王小石的“勇退”，梁何却只是“潜进”，但却比较讲究“情面”，或曰：进退的功大，虚应的手段。）

孙鱼比较注重“情面”。

他也认为不到必要关头，不需要与人决绝。

——人留一线路，佛点一柱香。

他也深明白愁飞的个性，只怕已对自己生疑，只恐更对自己动了杀机，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走这一趟：

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好来好往，不枉宾主一场”。

——因为要他反抗、还击，他办得到；若要他主动叛逆、出卖，他做不来。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才能、特性。

孙鱼的性子便是这样。

这性情使他已感觉到了危机，但还是回到“金风细雨楼”来。

所以他现在给“请”到了“红楼”。

——一回风雨楼，他已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然后他“终于”见着了白愁飞。

白愁飞一见他就问：“你为什么回来？”

孙鱼一听，心里一沉，可是他答：“我非回来不可。”

白愁飞问：“为什么？”

孙鱼答：“这儿是我的家。”

白愁飞：“这儿不是你的家。”

这回到孙鱼问：“为什么？”

白说：“因为没有人会出卖自己的家。”

孙鱼心中又是一沉，这回沉到了底。

孙鱼：“如果这真是我的家，我又怎么出卖它？”

白：“它现在已不是你的家，而是你的坟墓。”

孙叹：“我不希望我的家变作了坟墓。”

“你现在到哪里去都是坟墓，”白道，“因为你已是死人。”

然后他问：“你为什么出卖我？”

孙：“我……”

白：“没有用。你是不会承认的。但我现在也收不了手，宁可杀错，不能放过。我这问题问了也是白问，你答了也是白答。”

“假如……我并没有出卖你呢！”

“你这说法，简直侮辱了我的智慧；”白愁飞不再谈了，他拧过头来向梁何说，“到这地步，我已不想再冒险，也不能再相信他。我只有杀了他。但我杀不下手。你来杀吧。”

梁何稽首答：“是。”一点也没犹豫。

“还有，”白愁飞瞄了孙鱼刀鞘和刀锷上的宝钻，轻描淡写地道，“我已查过了，你这贴身的刀，以前是属于方应看的。至于他的宝刀怎会在你手上，我已不想听任何解释。”

这次，孙鱼脸上终于变了色。

白愁飞说罢就要走出“红楼”，临走前向梁何问了一句：

“你的‘一八公案’呢？”

“全召集了。”

“杀了孙鱼后，随时候命，养兵千日，今用得上。”

“是。”

声音依然坚定无比，绝对听命，绝对效忠。

白愁飞行出“红楼”时想；假借梁何之手，除去孙鱼，使之自相残杀，可免后患。

——能不当恶人，能不当罪人，还是不当的最好。

同理，能够不动手，能够不亲自出手杀人，还是找别人代劳的最好。

他要对付的是绝顶高手。

要对付绝顶的敌手就得要留待精力、实力和魄力。

一个精神状态极佳的人，不仅要懂得如何用神，还要知道怎么留神。

他是个善于运用时间、精力、体魄的人。

所以他养精蓄锐，一击必杀。

他早已养士。

——死士：

“一八公案”。

——这“公案”不是禅机，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手，来为他促成大志、达成大业，除去内奸、杀掉外敌，只效忠也只能效命于他的一百零八名精兵！

精兵：是打生死攸关的仗时才出动的精英亲兵！

——机关算尽失天机

白愁飞走后，“红楼”里剩下了两人：

两个老朋友。

——是“老”朋友，不是“好”朋友：

有的朋友，交情很好，但并不是很“老”；有的朋友，相交甚“老”，但不见得也很好。

梁何跟孙鱼相交十三年，从少年到青年整段黄金时期都一齐共事，绝对算得上是“老朋友”。

——但他们的交情却是好不好呢？

交情老不老，是可以和时间衡量的。

但交情好不好，则要试验才知道的。

——用什么来试验呢？

也许，富贵、贫穷、生死、成败、权力、名利、女人……在在都可以考验：友谊是不是真的能够永固？友情能否永垂不朽？

孙鱼道：“他命你杀我。”

梁何道：“我听见了。”

孙鱼：“你要杀我？”

梁何：“我能不杀吗？”

孙：“我们是好朋友。”

梁：“如果他命令你杀我，你会因‘好朋友’三个字而不下手吗？”

“我不知道，”孙苦笑了一下，“实际上，我们之间也不像是好到了这个地步。”

“何况，我若不杀你，我就得死；”梁也苦笑，“他会杀了我——你值得我为了不杀你而自己先死吗？”

“不值得。”孙鱼回答得毫不犹豫，“事实上，你就算为你家人父母子女，也不会那样牺牲法！”

“对，你说对了，”梁的反应也十分及时，“因为你也是这样子的人。”

孙鱼叹了口气：“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猎犬终须山中亡：我也难免有今日。不过，我却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梁何道：“你说。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说出来的话，我一向都很注意也很乐意听。”

孙鱼道：“他今日怀疑得了我，明日也可以怀疑你。”

梁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今日下令杀你，难保明日不也下令杀我？”

孙道：“你一向都是聪明人，比我聪明。”

梁：“你说我比你聪明，单凭这句话，已比我聪明了。”

孙：“坦白说，咱们相处了这十几年，人在江湖，难免也有想过，咱们会有今天——只是这一天，未免仍来得太快了些。”

梁：“所以你早已有了应对之策？”

孙：“至少，我一直留意着你的性情，因为从这可以帮我作出判断：你会不会杀我？你几时才会下手杀我？”

梁何一晒：“你又怎么知道我让你看到的我是真的我？”

孙鱼一笑：“说的不错。你让我看到的你，只是你要我知道的你。”

梁何：“你也一样。我在你面前，尽量保持深沉，可是深沉而讳莫如深的我不一定就是我；同样，你在我面前，一直保持开朗，但开朗得毫无城府的你，不一定就是真的你。”

孙鱼：“说的对，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并肩作战，我总可以相信，这世上若有了解我的人，恐怕第一个还是你。”

梁何：“我也同意。苏公子觉得我是个飞人，我乐得当闷蛋，因为很少高明人物去提防一个闷得狗不生蛋的人。小石头觉得我可靠，我乐得当可靠的人，因为很少一个聪明人去排斥一个他认为可靠的部属。白楼主觉得我听话，我更乐得去当听话的人，因为一个精明的领袖最需要的就是听他号令没有二心的手下。他们要我当什么人，我就当那类人，这样，可以省事、省力、省却不少危机。不过，这些年来，你一直屈居我之下，所以，我还是有不少无意间流露的性情，落在你的眼底里。”

孙鱼：“所以对你而言，我是一个危险人物？”

梁何点头。

孙鱼：“所以你认为大可趁此把我除掉为上策？”

梁何：“你说呢？我这样想的时候，你恐怕也正是这样想。”

孙鱼：“其实谁不是这样为自己盘算？英雄时代远矣，这时候谁都不愿当英雄，只愿当枭雄，不然就当狗熊，至少可以自保。当你看到别人拥有权力的得意咤叱时，你不图取而代之，那才怪呢？当你眼见白愁飞背叛苏梦枕把他推翻后，自己当成了楼主，你只对白愁飞一味忠心，想都没想过有日也照板煮碗，叛而自立，那才是骗人的！告诉你，我看到个美丽女子，也想强而占之，一泄大欲，但因楼规森严，我才只敢想而不敢为……这时候，权威已然消散，权力可以取代，谁都想当权，问题是：在这谁都不怕谁的时际，谁能制裁得了谁！”

梁何亦颇有感慨：“说得痛快。坦白说，别说权力、名位和实利了，我就算看见苏公子要迎娶温驯美丽的雷纯，我也嫉恨无比，巴不得他一败涂地；我今晚看见白楼主把娇俏动人的温柔引入了‘留白轩’，我也心里焦躁，恨不得……我若把这句话说下去，你和我之间，今天就必须死去一个。”

孙鱼：“可是你到底没说下去。”

梁何：“那不代表我会对你留情——就算你没听见什么，我也一样可以有充分理由把你铲除。”

孙鱼：“不过你已经说了太多。原来今夜温柔已上了白楼，难怪白楼主非置我于死地不可了。白愁飞是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人，他为了目标，往上爬、能遂大志，就算弟兄被杀，他也一样会再接再厉，激流勇进——更何况只是你我这等他随时可以补充的人物！他今天用得了你，不见得明日也容得下你！”

梁何：“你少来挑拨离间。”

孙鱼：“我不只是挑拨，我也煽动。”

梁何：“你且别得意！你注意我，我也一直留意你。我有你的生辰八字，根据斗数命盘，你命有天机、天梁，聪敏机变，遇难呈祥，但福德官有忌，就看你能不能逃过此劫！”

孙鱼：“你有我的生辰八字，我也一样掌握住你的命盘星曜。你命守天机、太阴，非但聪明，而且爱修饰，且福德文昌遇合文曲，学习应变能力，可比我更加高明！”

梁何：“一个太聪明的人，不是个绝顶人物，因为聪明人易懒，且太知难行易，不肯下死功夫；太懂回避的人，难有大成。一个人若老是瞻前顾后，或许无暇可袭，但一定不能全速推进。在真正决战的时候，一个真正的战士，都能不执著于胜负，不拘泥于死生，把成败存亡委之于天运，万剑为一剑，惟有这般脱离生死荣辱的出手，才是第一流的战术。你我都太聪明，太顾惜自己，若要有苏、白、王的成就，只怕还得要一番大历练、脱胎换骨的方可！你我命盘星曜这般近似，可谓有缘！但你昌曲亦各守福德；官禄，星光灿烂，成就只怕尤在我之上，加上我仕途天梁遇禄，烦恼难免，而你天机化科、天梁会权，机遇要比起我顺畅流利——我今天若不杀你，只怕日后我的成就不如你！要休不涉武林，咱们大可文武合并；如果你是女的，我们不妨阴阳合璧。可惜，你的长处正是我所长，你的鹄的也正是我的野心——你说，我若留你活着，是不是对不起我自己？”

孙鱼：“那是你对咱们命盘星曜组合的强解，我本身并不同意。但随得你怎么说——如果你真的是对的，那么，既然你命不如我，你又焉能杀得了我？”

梁何：“我命不若你，但我走的是运。”

孙鱼：“天理循环，命理报应，咱们一齐创办‘一八公案’，你以为你一声号令，他们就一定会为你杀我吗？要是他们分成两派，相互对峙，那就是要你亲自动手，以你武功，对我是否必胜？若果咱俩火并，纵不俱亡，亦必互伤，那么，在这风云变色之际，对谁最为有利？对谁最是不利？请你三思三省！”

梁何沉吟：“你我都是天机星入命的人，难免以智谋策略为尚，但机关算尽失天机，到头来，恐怕咱俩还是免不了像苏梦枕、白愁飞、王小石结义失义、尽忠不忠的下场！”

孙鱼“就算日后难免如此，也总比现在就两败俱伤的好！人生一辈子，就是要求英雄有用武之地，余下的，什么生死荣辱成败得失，又有什么？咱们已刹那拥有，便已算把握了永恒！计策无变的雷损，到头来，还比不上他留用狄飞惊的一个德政！算无遗策的苏梦枕，到后来却一手栽培了个害他叛他的白愁飞！著使循循墙下立，拂云击日待何时！你若要杀我，就拔剑吧——我看过你曾使过‘封刀挂剑’前雷家的剑法：‘屠狗剑’！不过，你以为看过那剑招的人都命丧剑下，说不出去吧？却还有我这个你命里的克星呢！”

梁何一震，随即便道：“但我也是你生命里的煞星！你腰畔那把‘金缕玉刀’，便是我查出来、告诉白楼主的！”

孙鱼喟息道：“当然是你查的，别人还真没这个办法呢！……可惜我们都花太多时间精力在互斗上了。”

梁何长叹：“有时，我真怀疑我们这民族最高明的特性就是擅于内斗”

孙鱼笑了。

“不，还喜欢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人材；”他补充道：“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你听，外面已呼啸咆哮、打生打死，咱们还委决未下，究竟你死、还是我活，要打、还是不打？”

梁何徐徐把手搭在剑柄上：“——你说呢？”

第三章 带箭的怒飞

一一二 生死由命成败知机

对。

面对。

面对面。

白愁飞从“红楼”里走出去，忽然觉得一切都恍如一梦，而他又不自觉地哼起那首歌来：

“……我原要昂扬独步天下，奈何却忍辱藏于污泥；我志在叱咤风云，无奈得要若候时机。龙飞九天，岂惧亢龙有悔？鹰飞九霄，未恐高不胜寒！转身登峰造极，试问谁不失惊？我若要鸿鹄志在天下，只怕一失足成千古笑；我意在吞吐天地，不料却成天诛地灭……”

才下红楼，却上心头，只觉过去成败，种种荣辱，恍如一梦。

这时，他已信步走到“黄楼”前，面对一个人：

——王小石。

一个平凡的人。

一个平凡的名字。

白愁飞无论再怎么端详：都认为眼前这人很寻常、很平凡，决比不上自己飞扬、潇洒、才气纵横、泱泱大度！

甚至连王小石也一样：

他也认为他自己很平凡、很平常。

至少，他跟任何人一样，都有一颗平常而善良的心。

一个平凡的人，有着一个平常的心。

白愁飞才情激越、杀气严霜，他所面对的：却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颗心。

等都等那么久了，急也不急在于一时。

是以先礼而后兵。

王小石率先抱拳招呼道：“白二哥，别来可好？”

“托您的福！”白愁飞也客客气气他说，“三弟也别来无恙？”

“无恙，无恙。”王小石笑说，“至少没有人对我下‘五马恙’。”

白愁飞脸色一变：“老三，夙夜来此，既无病痛，也没急惊风，却是为了何事？”

王小石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跟二哥讨一人一事的。”

“什么人？”白愁飞故作不懂，“啥事？”

“人是温姑娘，还有张炭、吴谅、蔡水择，听说他们晚间已进入了风雨楼；”王小石斯文淡定他说，“事是要讨回个公道。”

“公道？”白愁飞仍诈作不懂。

“苏大哥的公道。”

“这事你不是在日间已提过了吗？”

“我这人就是这样子，一件事没弄个清楚，无法为自己至亲至崇敬的人讨回个公道，总是不甘不休的；”王小石这一次一面说一面笑，一向纯挚的笑容竟然笑得比冷傲的白愁飞脸上那个更奸！“我今天饶天之幸，救得了家严家姊，这才省悟：当日我刺杀蔡相不遂，若不是你把白楼子里的资料迅速

提供给龙八那一伙人，哪有这么快就抓了我爹爹和姊姊的道理！你对一个逃亡的、已没有威胁到你的兄弟尚且如此，看来大哥的命运已然可以想见！”

白愁飞冷笑：“你恼的只不过是自己的事，却公报私仇。”

王小石道：“我一早已说过，我要为大哥讨回个公道。”

白愁飞道：“但你一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杀害了苏梦枕，你的讨公道不过是假借名义来夺风雨楼的实权而已。”

王小石：“就算我今晚无法替苏大哥讨回公道，我至少向你讨回温柔、吴谅、张炭和蔡水择。”

白愁飞眯着眼道：“金风细雨楼是什么地方？岂任人来去自如。”

王小石道：“别忘了，我也是金风细雨楼中的三当家，他们是我的兄弟，我要见见他们。”

白愁飞冷冷地道：“你也别忘了，当年你狙杀傅宗书之前，已对外公布，跟金风细雨楼已脱离了一切关系。你现在不过是京城里九流子帮派‘象鼻塔’里的小流氓！”

王小石笑了：“二哥，你又何必为难我呢，放人吧！”

白愁飞板着脸孔道：“这时候跟我攀什么交情！理屈就想动之以情，想也休想！”

王小石淡淡地道：“什么叫理屈？苏大哥既然不在了，你就当我不是‘风雨楼’的人，也罢，我现在就代表‘象鼻塔’的主事人向你讨人。”

白愁飞打从鼻子里哼道：“他们在我管辖的范围里闹了事，谁说交人就交人！”

王小石昂然道：“他们是我的弟兄，有人证明他们是登楼拜访，堂堂正正地进入楼子里的，你怎能说关人就关人？再说，他们是犯了事，就请交出他们，我自会以‘象鼻塔’的规矩好好惩罚，犯不着白二楼主越俎代庖——白副楼主又不是吃饱了撑着，太闲了没事可干，日间不惜劳师动众地来找咱‘象鼻塔’的麻烦，今晚又抓着咱们塔里的弟妹不放！”

王小石这几句话说得极重，已不拟有回圆余地。

白愁飞双眉一剔：“你要他们？”

王小石截然道：“是。”

白愁飞：“一定要？”

王小石：“一定要！”

愁飞：“要是我不给呢？”

小石：“人命关天，请恕得罪。”

白：“如果他们已死了呢？”

王：“杀人偿命。”

“杀人偿命？”白愁飞发横了起来，“别忘了，现在是你在‘风雨楼’，不是我在‘象鼻塔’！”

“如果你真的杀了他们，”王小石一字一句地道：“纵然今日是在大金殿前，我也要你杀人偿命！”

白愁飞目光闪动，哼声道：“小石，今天你们象鼻塔跟来的人，似乎少了一些——你说这种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人多人少都一样，”王小石说，“都一样，咱们只要心志相同就是了，由我作代表，向你讨命追债，人少人多都一样，没什么不同。生死由命，成败知机，我来得了这里，既然心怀不平，就得要打抱不平才走。”

“那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下台阶不要，要你崩了鼻跌崩了牙，那是活该！”白愁飞狠了起来，“告诉你，你的债是讨定了，因为吴谅、蔡水择那些人，他们全都死了。”

王小石动容：“死了！？”

白愁飞道：“死了。”

王小石变色：“都死在这里！？”

白愁飞道：“不错。”

王小石激声：“你说的是真的！？”

白愁飞：“真。”

王小石：“你杀了我的兄弟？”

愁飞：“杀了又怎样？我杀得了你的老哥，当然也杀得了你的老弟！”

小石：“我再问你一声——”

白：“问一百次都一样。”

王：“温柔无辜，她一向对你很好，你为啥把她也杀了？”

白愁飞顿了一顿，半晌才道：“我喜欢杀谁便杀谁，你管得着？”

陡地，王小石大喝一声，捂心而退，脸色苍白，神容恐怖，宛似当胸着了一箭。

一一三 去除执著心机趣横生

白愁飞盯着他，眼里泛起了淡淡的笑意，但眼神可一点也没放松：

“你受伤啦？”

王小石抚胸道：“伤得很重。”

白愁飞横睨着他：“但还死不了，是不？”

王小石惨然道：“我像是着了一箭，这一箭却是你发的，那是无形之箭，伤了我的心。”

白愁飞眼里的笑意也不见了，换上了怨毒：“我的身上也有箭，心里也有箭伤。”

王小石道：“是你伤人在先。”

白愁飞道：“是你伤人在先。”

王小石：“哦？”

白愁飞：“昔日汉水上，咱们约好赴京闯一番事业，咱们识得在先，但你一见苏老大，就只效忠于他，忘了我们之间的情谊——如果你跟我早些联手，今日已大功大名，我亦必与你分享风雨楼江山！”

小石：“白二哥，你是你，我是我。我们相同的是：都不想虚度此生，也想不枉相交这一场。但你是来京打天下、打江山，我是来京师玩一玩的。我在汉江水上说过，我要的是平安、快乐，活得开心就好，你要的是万世霸业、名扬天下。我佩服你，因为你敢争取你所要的，又敢承认和面对它，不像有些人，好名好利，又虚伪造作，自鸣清高。但你我之间，毕竟是两种人。你在汉水江边、初入风雨楼，都说过要跟我交手，我只巴望没这一天——甚至不惜逃避这样的一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白愁飞冷哼道：“岂止那两次。在发党花府，我也跟你说过，‘我是想和你决一胜负，可是不是现在。’但这时候已到。”

王小石道：“那时我劝过你一句话：‘回头吧二哥，现在还来得及。’不过，现在已来不及了，因为你杀了温柔、张炭、苏大哥，我也不能再逃避，我决不能放过你。”

白愁飞道：“这一天终于等到了吧？我就知道，一山不能容二虎，到头来你仍是会向我出手。是我一直慎防，才不致背上着了你的暗箭。”

王小石：“但现在是因为你已伤透了我的心，你连他们也一一杀得下手，等如一箭穿了我的心。”

白愁飞：“你还敢提！你杀了自己的师叔，盗取了‘山字经’，练成‘伤心箭’。我顶多不过是推翻了一个早该下台让贤的结义大哥，哪像你，义正辞严似的，却连师叔长辈，也一样杀人掠宝！”

王小石怒道：“胡说！我对付他是为了要报他杀我师父之仇！我没有杀他，他是自戕身歿的。我也没有真的学‘山字经’，‘伤心箭诀’我也只略为阅过，并未记取，而‘山字经’我亦已授予他人……”

“你给了人？”白愁飞动容，即问：“谁！？”

王小石马上警觉：“我不会告诉你，我也不会袖手让你掠夺！”

白愁飞哈哈大笑：“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你为这武功绝技不惜连师叔都杀，怎会拱手让予他人，骗小孩都不信！”

王小石听得怫然。他没有杀元十三限，他对付元十三限是为报师仇，他还会给予元十三限公平决战的机会，他虽对“伤心箭诀”难免因为好学之心

而略加留意，但却始终觉得这是杀师之仇的心血，他不愿去学，但因生性聪颖，虽只约略浏览，对他发放劲石的运使上已产生一定的作用；至于“山字经”，他真的是沾也没沾，而今还送给了师叔生前最后也最疼的一个女人：无梦女。他当然不会对白愁飞说出是谁：他不想无梦女“伤心小箭”没练成，人已着了暗箭。

白愁飞却当众诬蔑自己：他一向不为权、名、利、欲去伤人、害人或杀人。因为不值得。他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样活着，如此而已。他今天势与白愁飞一战，那是因为他害了苏大哥，他还正残害武林同道（例如“发党花府”的血案），他助纣为虐（像蔡京这种残人以恣的人有了白愁飞，如虎添翼，势力就伸展到武林中来了，由于武林人身怀绝技，杀伤力大，其恣肆的幅度也就更大了！），他野心太大（如无意外，他正设法破坏京师武林各路各派的相互制衡的力量，而使他自己独霸天下、独步武林！），他还藉故杀害“象鼻塔”的兄弟、“风雨楼”里对故主忠心的老干部！

最可憎可恨的是：他还杀了温柔！

他知道温柔不见得对自己“有情”。自那次汉水江上，温柔因白愁飞故意用话开罪她就不顾而去，他就知道，在温柔的心目中，自己远不如白愁飞重要。

但这并不重要。

他只要在温柔伤心的时候，安慰她；她难过的时候，使她开心起来；她孤独的时候，他让她热闹起来；她寂寞的时候，他陪她。

——只要在她需要的时候，他便在。

总之，这都是他的责任，他不求回报地都要这样做，而且，除了他在流亡的岁月那段时期，他一直都在做着这个角色，无尤无怨。

而今，他竟杀了她！

——这是不可宽恕的！

而今白愁飞竟还在众人（包括他的敌人、兄弟、同道和旧部）面前，污蔑屈辱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也是要跟他争权夺利——还有比这更受辱含冤的吗！

王小石正待发作，忽尔又心中豁然一开：干啥要人人都了解自己？别人这样认为，让他这样认为好了！是与不是，心里知道就好，计较个啥，争个什么！

——一个人只要去除执著心，自然机趣横生。

王小石笑了。

他注意到白愁飞唇边颊下，都长了几粒小疮：想必是他近来心躁意烦吧！

他这样想着这些无关宏旨的小节时，反而不图自辩，且微笑开了，心里的困惑，也豁然而开：

“你骗我。”

他微笑说。

白愁飞一听，吃了一惊。

他明明已成功地把王小石触怒了，没想到，才那么片刻间王小石又回复了他一向来的：自在、自得、自然得什么也不在乎、无所谓自若神态来。

他这才意识到：

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汉水江上的小兄弟，而是京华武林里的一方之王：

——“象鼻塔”塔主王小石！

只要他一个失觉，眼前这个笑嘻嘻、满不在乎也蛮不在乎的人，就会随时取而代之，坐上了他现在的位子，统管“金风细雨楼”！

这刹那间，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知道他自己为何不喜欢孙鱼了。

他明白自己因何要找藉口除掉孙鱼了！

因为孙鱼有点像他！

——他！

王小石！

至少，那笑容很有点相似，同是那么不打紧，那么无所谓，那样的无可无不可！

他恨他！

因为他恐惧！

他怕有日王小石会取代他！

他自己志大才高，而今也算权重位高，但他始终不开心、不快乐，多疑也多欲，他不像王小石：那家伙虽然流亡千里、流浪天涯，但始终有缘、有机遇、快活、自在、心怀坦荡！

所以他永远有笑容。

笑得开怀。

——而他并不认为世间有什么可笑，人生里有什么可笑的。

因此他羡慕王小石！

而且妒恨他！

他要毁了他。

——至少，毁灭掉这张可恶的笑脸！

他妒忌王小石的“成就”——虽然其实他自己的成就可能早已比对方更大！

他要让这张爱笑的脸再也笑不出来。

他做不到王小石所做到的，他决心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人逍遥自在、无欲无求地活着，来反证出他与生俱来的性情中；充满了自私自利、自大自我的缺陷！

他上要消灭苏梦枕（但他只消失了，似乎还没有死），下要压杀王小石（趁他在京城里的羽翼尚未丰足，今晚就是决一死战之期）！

一一四 万里一条铁行事自见机

白愁飞心里决意，口里却问：“我骗你？我只须杀你，不必骗你！”

王小石道：“你不会杀温柔的。”

“我不杀她？”白愁飞故作讶异，“她有主不成！？”

王小石：“你要杀，在‘发党花府’，时已然杀了。称杀不下的。所谓万里一条铁。你的性情平日行事，已自见机窍：你和她何仇何怨？你又为何事杀温柔！？我不信。”

白愁飞愣了一愣，当时，在“发党花府”，温柔出刀救王小石，他大可一指杀之，但他因不欲与洛阳温门及老字号温家的人为敌，还是因为什么一闪而过的心情和理由，竟然并没杀得下手，因此放过了温柔。

就在这时，王小石已遥遥听到一个清越的呼唤：

“小石头、大白菜，你们在于什么！？”

王小石听得心头一热，几乎跪倒，感谢上苍：

是真的。

是温柔。

温柔并没有死。

王小石没有杀温柔。

——这一刹间，他几乎已完全原谅了白愁飞，他竟张开双臂，要欢呼拥抱对方。

王小石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但白愁飞不是。

他看得出在这一瞬间，王小石的精、气、神，都已松弛下来。

这应该是杀王小石的最好时机：

——因为王小石是自投罗网。

——这是王小石自找死路，他闯入“风雨楼”，就算杀了他，也大可理直气壮，在江湖有足够的理由交待。

——跟王小石来的人并不多，只有何小河几个，这时候再不杀，必然夜长梦多，噬脐莫及！

跟着温柔的呼唤，只听另一个声音也大喊道：

“小石头，白愁飞已杀了蔡水择，还要对温柔不利，你要小心！”

王小石听了一震。

那是张炭惶急的语音。

——什么？蔡水择死了……

心里惊疑之间，白愁飞立即便出手。

他一出手就是“惊神指”：

惊天地而泣鬼神！

他要杀王小石。

王小石却不想杀白愁飞。

白愁飞要攻其不备。

王小石在白愁飞出击前的刹那已完成了防备。

——是防备，而不是反击。

王小石双臂仍然大开。

白愁飞要攻。

他脸色煞白。

在手五指狂抖不已，右手却夹在左腋下，动作灵活，但左膊委地，宛似半身不遂。

他的右指只要从左肋袖出，一旦弹动，那就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兵器、最无法招架的利器、最难以抵挡的武器！

然而王小石的刀和剑，仍在背后、腰间。

他中门洞开。

白愁飞身形宛若飘风卷雨，侧进疾欺。

王小石大大方方地后退。

白愁飞进一步。

王小石退一步。

一进。

——退。

一进、一退。

进。

退。

进的始终仍未出指。

退的仍然不变换姿势。

动作重复，周而复始。

王小石的退路，并非笔直，而是转圈，所以他的退路永无尽时。

白愁飞继续迫进。

他很清楚地知道：

只要他再迫进半步，就能出指。

一旦出指，必能制胜。

只要制胜，必可致命。

但他千方百计、变换身法，都无法多进那小小的半步之距！

进不了就是进不了！

他迫不进去，但王小石也脱不了身。

王小石中门洞开，胸腹之间尽是破绽，但白愁飞却不敢贸然攻袭。

——对任何一闪即灭稍纵即逝的微子破绽均能把握不放过的白愁飞，对着这么多和这样大的破绽，居然不知如何攻袭也无法出击！

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事：

一件完全意外的事！

一箭射来，来得全无来由、毫无征兆，如一场意料之外的惊艳！

那一箭，射向王小石背心！

王小石正在疾退，所以他等于把身子撞向那一箭！

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这一箭是在近距离发射，避无可避，而发箭的人，也防无可防，防不胜防！

更冷不防的是：

这一箭射向王小石，白愁飞正大喜过望，忽尔，箭尾裂开，又遽射出一箭，向正在疾追的白愁飞，迎胸射到！

原先的一箭，来的甚为突兀，但箭中箭，更是离奇！

两人都防不着。

当然也避不了。

——就算两人闪躲得及，为了避开这一箭，只要白愁飞出指，王小石便死定了；若果王小石反击，白愁飞也断断保不住性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却发生了一个极大至巨的变化：

白愁飞一直不出指，却在此际弹出了指劲，急攻王小石！

一直不还手的王小石，陡然立止，踢起地上一石，急打白愁飞！

白愁飞那一缕指风，不止是射向王小石，而是超越过王小石，射中那支王小石背后的箭！

那箭一偏，居然还能直射，射入王小石左背肋里！

王小石那颗石子，及时截住那射向白愁飞胸膛的一箭！

那箭给石头一击，立时偏了方向，但仍“哧”地射入白愁飞右胸膊上！

——两人互相打歪对彼此致命的一箭，竟似有极大至深的默契。

然后，局面遽然大变：

王小石变得往前跌撞几尺，白愁飞反成向后踉跄疾掠数丈。

两人负伤腾动的身子，骤眼看去，就像两只带箭怒飞的雕和雁！

两人跌开数步，立定，闷哼，回身，抚胸，然后望向发箭的人！

第四章 英雄惯见亦平常

一一五 唯大英雄能本色

何小河！

——放箭暗算王小石和白愁飞的人，竟是“老天爷”何小河！

白愁飞是京城第一大帮“金风细雨楼”，的总舵主，王小石是京里崛起最快的“象鼻塔”的首领，他们身怀绝艺，身经百战，机警过人，反应敏锐，而今竟都一个不小心，伤在一个区区弱质女流：何小河的，‘甩手箭’下！

不但这使得白愁飞惊异，王小石也一样惊诧。

在场的人无不震栗：

——不管是“象鼻塔”方面的人还是“金风细雨楼”，的弟子，对这俏不伶俐、活色活丽的弱质女子，全都刮目相看！

王小石本来是知道何小河是雷纯的人，但他一直都没有“见外。”

他一向都能容人，所以在“象鼻塔”里，收容了各种各类来自各帮各派的人物，为“迷天七圣盟”、“金风细雨楼”、“六分半堂”乃至“有桥集团”所无，也因而成为崛起并壮大最速的帮会。

他一向不“介意”这个，仍当何小河是自己人，让她参与一切塔中要务大事，毫不设防。

但他没料到，在今日如许重大关头里，何小河竟然会暗算他！

何况，他大敌当前，白愁飞的“惊神指”一旦发出，他就绝对活得了也活不下去了，他只能全神贯注去应对。

他只有退。

所以“几乎”（要是没白愁飞那一指）避不开何小河的袭击。

以白愁飞的武功和防范，何小河那一箭，能伤他的机会极微。

白愁飞之所以猝不及防，是因为他一没料到何小河会遽然出手（王小石不是要单打独斗的吗？怎么竟没管好他的部下！），二料不到何小河是向王小石出手（怎么突然来处窝里反？他心里正幸灾乐祸！）三更意料不到箭中有箭，射向自己，到他惊觉时，他已来不及躲、来不及避、来不及闪、来不及接了！

何况，他也一样巨敌当前：别看他进王小石退，其实王小石一面退，一面在觑准他有任何差池，都会作出排出倒海的反击；而他已不能不进，因为王小石的急退已带动了她的攻势——也就是说，他的进攻竟成了被动的！

他只能进。

没有退路。

是以他也“差一点”（要是没有王小石那踢起的一石）命丧何小河箭下！

那一刹间，两人竟完全有十足的默契：

白愁飞来不及收招弹开射向自己的一箭。

他只赶得及以凌空指劲激射向王小石的箭。

王小石也不及避开背后一箭。

他只及一脚踹起石子撞歪射向白愁飞的小箭！

可以说，白愁飞是为救自己而救王小石；王小石若不震开射向白愁飞的箭，要是白愁飞着了箭，必须拼死发出“惊神指”，只怕也是必死无疑。

——这刹瞬间，互救已成了同存的必然策略。

所以两人都不死。

只伤。

——负伤是因为：

白愁飞本就无意要救王小石，是以他的指劲只震歪箭势，并无心将之击落。

王小石以足踢石，其准确程度远逊于他的以手掷石。

所以两人虽免了死，但都同时挂了彩。

或者，两人都不真心真意、全心全意救护对方，就算被迫救人以自救、也存心让付上一些代价。

——两大高手，两方宗主，竟都伤于一青楼名妓何小河之手！

王小石伤得较重，他用内力镇住创口。

白愁飞伤得较轻，但他发觉箭镞淬毒，他运指如风，连封胸际十一穴，但并不立即拔出小箭，只脸色铁青，默运玄功，将毒力逼到左乳首上。

——只有毒仍留箭簇上，他才有办法以内力把毒力逼凝在箭尖上。

然后他便闷哼一声，目光如电，射向何小河。

说也奇怪，直至这时候，他还没有出手，但他只瞪了那么一眼，大家都觉得他一定会出手，而且只要他一旦出手，何小河就会输定，而且也必然死定了。

何小河也并非没有追击，她只是没有机会追击。

因为同是跟在王小石身侧的温宝，还有护在白愁飞身边的欧阳意意和样哥儿，已一齐包围着何小河。

她已没有机会再攻袭第二次。

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她已作了该作的事。

她现在就只等做完这件事之后的报应。

“很好，没有多少人能够成功地暗算我；”白愁飞相当英雄味地说，“你能伤了我，算你本领。”

“暗算你又有何难？”何小河居然不承他的情，“只不过，你的敌人大都是君子，不屑这样做；而有能力这样做的，多已先遭了你的暗算。”

白愁飞冷笑：“我不明的，你何以会那么笨！”

何小河口齿上一点也不示弱：“笨人也暗算得了你，你也不见得聪明到哪里去！”

白愁飞不跟她口舌相争，只说：“你伤了我，又伤了王小石，你根本不为自己留退路，你大可为王小石狙击我，亦可替我暗算王小石，而今你两人都偷袭了，那只有自寻死路一途了。”

何小河柔弱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甚坚毅的表情来：“我欠人一个情，答应人一件事，我要尽一切力量来暗杀你们两人一次，现在我已尽力，我的情已偿，我的债已还，生死我不放心上。”

她凄酸地笑了一笑：“我也出身自青楼，我也擅舞，但我在江湖上、武林中，总舞不过朱小腰，反正，我是个可有可无的脚色，也许你们今天才省觉：我也有我的重要，但这先得要你们吃了我的亏才发现！”

白愁飞眯起了眼，眼里闪出了淬毒般的寒芒：“是谁叫你这样做的？”

何小河不屑地道：“我为啥要说给你听？你害死了‘八大天王’，我本来就早该杀了你。”

白愁飞道：“你只有一条活命的机会：那就是加入我这儿来。你若说出那人名字，我看得起你这下狙起发难，便给你一个机会又如何？”

何小河居然冷哼一声，不耐烦他说：“加入当你的部下？不如死了好了！我外号‘老天爷’，我不服的人，谁也别想用我！”

白愁飞这下可不能再忍，怒啸了一声：“好，这是你自找的！可怨不得我！”

正要出手，却见一人拦在何小河身前。

王小石。

白愁飞大诧：“到这时候，你还护着她？”

王小石居然还能笑嘻嘻地道：“她是我‘象鼻塔’的弟妹，我当然要保护她。”

白愁飞嘿声道：“少来充好人了！她在你生死关头，没帮着你，反而害你，这还算是你的弟妹！”

王小石但然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家结义，当然是大的保护小的，要不然，充什么老大！她没帮我，也只这一次；我不护她，还是人吗！”

白愁飞“赫”了一声，一时竟气得说不出话来。

何小河颤声道：“小石头，你……”王小石安慰道：“我都明白，你不必介怀。你外表虽然柔和，但写字大开大合，我早知道你是外柔内刚的人。我忽略的事，是我不对。”

何小河哽咽道：“王三哥，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我欠了人情……我原不想伤你的……”

王小石笑填：“俗语有道：人情债，欠不得。只不知我这下着了一箭，可算还清了没有？要是仍没，可不可以等我救走温柔张炭，再多戳我一箭？”

何小河幽幽地道：“我答应只出手一次……尽力地出手暗袭一次。我已出手，且已尽力，恩已还清。你知道她是谁的。”

王小石忙道：“我知道。你不必说。我也不记着。”

白愁飞沉声追问：“他是谁？”

何小河只泣问：“你的背伤……可痛否？”

她问的当然是王小石。

王小石摇摇首：“背伤不疼。”

何小河听出他话里似另有含意。

“心里却有点伤。”王小石坦诚地道，“无论是谁，给自己人暗算，总是伤心多于伤身的。”

然后他又补充道：“不过，要是我活得过这一役，你和我都一定要忘掉此事，至少，你要帮我忘掉这件事，好吗？”

何小河嚅道：“我帮你？我如何帮你……”

王小石说：“你若要帮人的忙，就一定先要具备帮人的能力；你要帮我忘掉这些事，你自己首先不可以记住，记得吗？”

白愁飞这下忍无可忍，叱道：“你的好人当够了没？你婆婆妈妈的，在这风云色变、寸土必争的时际，你这种妇人之仁，只是自寻死路，不配当英雄，没资格做枭雄！”

王小石却舒然道：“我只是颗小石头，做喜欢的事，我可没意思一定要当英雄、枭雄！如果我觉得那是对的，当当狗熊也无妨。你知道世上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平凡的人想做不凡的事，以及没本领的人想当不凡的人。当

英雄有什么好？烦都烦死了。我只要当小石头。话说回来，唯大英雄能本色，锱铢必较，睚眦必报，这界什么英雄？在这纷争互斗的京城里，谁背后没给射过箭？谁心中没给扎过刀？捅一刀、着一箭就一口咬死不放过，那也不过是逞凶本色、禽兽本能罢了，何苦来哉！？”

白愁飞嘲讽地望了望王小石、何小河二人：“你也学人来说英雄本色？我看这是英雄好色呢—你要护花，你不杀她，我可不。”

王小石一笑：“你要杀她，得先杀我。”

“杀你有什么不可？”白愁飞啸道，“我本来就要杀你！”

他忽然单拳举起，向天。

这不只是一个动作，也是一道命令。

这命令是向他七个专程请回来的高手而下的：

围杀王小石！

一一六 是真名士自风流

白愁飞已决心杀死王小石。

——这决心一早已然滋生。

他新下的决定是：

围杀王小石！

对付敌人，在公平决战下杀之，是英雄所为，但枭雄大可不讲这些：只要把敌人杀死就好，管他用什么手段，管它公不公平！

此地是“金风细雨楼”。

他的地盘。

他身边有的是他的人，他的手下，他手上的高手。

他只要一声令下，这些人都会对王小石群起而攻之，就算这些人杀不了王小石，累也会累死他，累不死他，自己只要施施然地出手，纵有十个八个王小石都尸骨无存了！

他对此人已忍无可忍，务必除之而后快！

——至于英雄式的决斗，已不必要，他要的是他死，而不仅是胜利。

打败一个人的胜利只是一时的；把敌人杀了的胜利是永远的。

他已不耐烦，尤其是刚刚听到王小石居然可以容忍／包容／保护一个刺杀／暗算／射伤了他的人之时，他就觉得：决不可以让这个人活下去！

一刻也不能让他活下去！

杀死他！

——这个人的存在简直是反映出他的小气、残狠、不仁！杀死他！

——王小石活着好像就是为了证实他的人缘比自己好！

杀死他！

杀死他！！

杀死他！！！！

——不管如何，不让他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他虽令下，但“风雨楼”的子弟，不是个个都想杀王小石，不是人人想与王小石为敌的。

但起码已立即有几人围了上去。

七个人。

七个非同等闲的人。

这七个人联手，就算是当年的元十三限、诸葛先生，只怕也难以应付；事实上，诸葛先生当日也曾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击败其中六人，而元十二限对付其中最厉害的一个，也险些丧命。

他们有个外号，就叫“七绝神剑”。

他们是：

剑神、剑仙、剑鬼、剑魔、剑妖、剑怪、还有剑！

他们一齐拔剑。

“剑神”温火滚的剑极有神采，握在他手上的，不只是一把剑，而是一件神兵！

“剑仙”吴奋斗的剑很有仙意，拿在他手上的，不像是一件利器，而是一种意境！

“剑鬼”余厌倦的剑在手，马上鬼气森森，像只见人而噬的鬼魅。

“剑魔”梁伤心一剑在手，宛似群魔乱舞，魔性大发。

“剑妖”孙忆旧的剑很有妖氛，他手上剑像一只活着的妖物多于像一把剑。

“剑怪”何难过手上的简直不似是剑，而是会变形的物，有时像一间房子、一双鞋子、一把扇子、一支铲子、甚至是一口钟！

至于“剑”罗睡觉，手上根本没有剑。

但他的人站在那里，发出了稀有的剑芒。

他本身就是一把剑。

“剑”就是剑。

他已无需再用剑。

他们原受命于蔡京，但蔡京刻意培植白愁飞，成为他布在京城武林的头人，是以白愁飞急召他们来助拳，他们也只有听令。

他们已包围了王小石。

他们都拔出了他们的“剑”。

——既然他们已拔出了剑，就务必要取敌人的命！

王小石带来的人，只有秦送石、商生石和夏寻石，另外就是温宝和何小河，以及十数名“象鼻塔”的子弟，由“扫眉才子”宋展眉领导着，这时候，已给“顶派”屈完、“浸派”巴哈、“海派”言衷虚及“托派”黎井塘领派里徒众分别包围、冲散。

王小石绝对可谓势孤力单。

就在这时候，郭东神（雷媚）急掠而至。

她急得简直有点儿气急败坏！

她来不及行礼已急于向白愁飞报告：

“象鼻塔的人，由朱小腰、唐七昧、朱大块儿等领队，大肆包围这儿，叫嚣放人，否则便立攻进来。”

“来的有多少人？”

“恐怕是倾巢而出。”

“再探！”

白愁飞略为估量一下：赶不赶得及在敌人杀进来之前，先把王小石抓起来或杀掉：不管擒或杀了，定能击溃敌军斗志。

无论如何，他都矢志要在此役杀了王小石。

——否则，就宁可自己死在这一战中！

决不再拖。

绝不可延！

——再延必使王小石壮大，象鼻塔强盛，迟早定必取而代之。

于是，他再度举手。

左手。

四指握拳，中指向天——

他喊出了一句：

“是真名士自风流！”

这当然是句暗号。

也是句命令。

他要发动他的精英、精兵，先行阻挡“象鼻塔”的攻势，就算阻得一阵子也好。

——只要一阵子，他便可以先行除掉他心中的头号大敌：

王小石！

按照道理，他既喊出了这一句，立即会有回应：

“唯大英雄能本色！”

——那应该是一百零八人的齐声应话。

不，应是一百一十人。

因为包括了孙鱼和梁何。

——这“一八公案”正是由他们二人领导、训练、看管。

就算孙鱼已死（他下了决杀令），至少还有梁何和他那一八名部下会马上听令即时作出反应。

可是，没有。

没有回应。

一声也无。

在这重要 / 重大 / 生死关头，他的亲兵 / 精兵 / 精锐之师，去了哪里！？

便在此际，一向镇定沉着的欧阳意，自“风雨楼”前的“黄楼”急旋而下，急掠而至，急报白愁飞：

“报告楼主，他们已攻入楼里！”

“怎么！？”

‘白愁飞不敢置信：

“不！”杜仲惊魂未定：“除了‘象鼻塔’的家伙，还来了一批人，他们……人多势众！”

“黄楼屯有重兵，没道理一时三刻也守不住！”白愁飞怒叱：“来的是什么人！？”

“好像是……‘六分半堂’的人！”

“六分半堂！？”白愁飞道，“他们也来冒这趟浑水，去他——叫‘八大刀王’死守！”

“楼主，守……守不住了！”杜仲喘道：“因为他们是在两人带领下冲进来的……那两人……大家都下敢跟他们交手——”

白愁飞猛沉着了下来。

他只问了个字：

“谁？”

“杨无邪和莫北神。”杜仲苦着脸说，“……他们都是楼里的老干部、老臣子，很多老兄弟都不敢……不想跟他们动手……”

“啊。”

白愁飞还未及应变，却见“小蚊子”祥哥儿又骇然生怖地急纵而至，人未到，已喊道：

“不好了！”

白愁飞深吸了一口气，全身都膨胀了起来，他扬着眉毛、挺着胸膛、紧拗着唇，问：

“什么事？”

祥哥儿脸色惨青，像刚见到了鬼一样——不，应该说，是见到了比鬼还可怕的事物，才足以让这个瘦小胆大的人如此骇怖惶惶。

“什么事？”

祥哥儿惊魂未定，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轰”的一声大爆炸，地动楼摇，土扬尘漫，白愁飞立即分辨得出来，那爆炸声响自当年“伤树”之所在。

他心中一沉。

他已惊觉到一些什么。

他不希望它会成为事实。

千万不要——他什么都不怕，就怕这个、就怕这件事、就怕面对这个事实。

可是不管怕与不怕，事实就是事实。

事实往往是残酷的。

事实通常也是冷酷的。

但事实通常也跟月亮一样，有两面的：一面光一面暗。

是以，这事实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是残酷的打击，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意外的惊喜。

——至少，对王小石却绝对是后种感觉。

而且对场中其他“金风细雨楼”的弟子，有的是第一种感觉，有的是第二种感受，惟一相同的是，人人都十分复杂、震诧！

一行人自尘土弥漫的青楼旧地步出。

一群人，簇拥着，三顶轿子，布阵而出。

三顶轿子中，有两顶，一左一右，不挂轿帘，一目了然。

一男。

一女。

男的低头。

女的美而清纯。

中间那顶轿子。垂着深帘，轿里的人大可看清场中一切，场里的人谁也看不清轿里是什么！

白愁飞只觉一阵悚然。

他知道这两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因为这两人不是谁，却正是跟“风雨楼”敌对多年、争持不下的“六分半堂”里的两大领袖：

署理总堂主（大堂主）“低首神龙”：狄飞惊。

真除总堂主：雷纯！

以这两人之尊，以及在“六分半堂”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全力一搏，如果不是有充分把握，这两大敌对派系的“巨头”又怎会在今夜一并“深入虎穴”、“直捣黄龙”！？

深明这一点关键的白愁飞，深深地、徐徐地、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风很狂。

白愁飞衣袖飘飞。

——他，真的飞得起么？

雪下得很稀疏。

像一只只断了气的小白鹤，折落于地。

——想飞之心，真的永远不死么？

“你们好，”白愁飞居然招呼道，“你们来得好。”

雷纯的双眸，亮得像两盏灯，除了有过分浓郁的愁色外，她的眼就像小猫小狗的瞳孔一样亮、一样精灵、一样的可怜。

狄飞惊依然垂着首，像在寻思，又像是在他脚下三尺，正埋着一座宝殿皇宫。

白愁飞估量了一下：这一行有三十几人，他是否能够作出密集而快捷的袭击，在敌人聚集兵力攻入之前，迅速摧毁或生擒了这两人——只要他能做到这点，就大可稳操胜券。

能吗？

不能。

主要是：

他无法准确衡量出狄飞惊的武功和实力，另外，这一行人的带队，是一个人：

一个可怕的人——

一个他原以为已经在当年雷损命丧“红楼”时就陪殉了的敌人：

“雷动天！”

白愁飞见雷动天出过手，他也曾跟雷动天交过手——这个“六分半堂”的二堂主，曾在雷损死后，一力死抵整个“金风细雨楼”，保住“六分半堂”的主力精英冲出重围，以致身负三十七道重伤，却没想到他仍未死！

他不认为自己能够迅速解决雷动天！

雷纯纯纯地笑了。

她的酒窝很深：

“你的背伤好了吗？”

白愁飞听了这无头无尾的一句，如遭雷殛，脸色刹然红如赭色。

她那一句平白无端的话，仿佛要比何小河当胸射他的那一箭，更具杀伤力！

原来是她！

在白愁飞还未来得及作答之前——雷纯已然说了下去（她是跟狄飞惊说的吧）：

“我想，白副楼主对我们的出现，定必感到十分意外，相当震讶的“我是意外，”白愁飞冷笑道，“没想到你们会来自投罗网，忙着送死。”

狄飞惊望着鞋尖，悠悠地道：“我们既然能来得让人毫无警觉，就能来去自如不受制。我想，白二楼主最震诧的，还是我们不迟不早，不偏不倚，却在这时候来到。”

雷纯幽幽接道：“我看，白老二更惊讶的是，我们居然是从他以为毁了的地下通道里炸上来的。他就怕这个。”

白愁飞瞳孔收缩，沉声道：“你们是什么意思？”

“真不好意思。”雷纯目光幽然，语音也悠然他说，“我们在你以为已全然控制局面，掌握大权，正宽心饮酒宝帐坐之际，收留了一个你亟欲置之于死地的人。”

白愁飞只觉脑门又给轰的炸了一记，只觉心跳急促，气躁乱窜，眼前金星直冒、雪映乌光：

“你……你说什么！？”

“我？”雷纯悠然复悠然他说，“我只是给你带来了一位朋友。”

她顿了顿、幽艳而忧郁地笑了，“一位老朋友。”

她说到这里，就有一个在出现之后，一直守在轿前，不住取换湿毛巾抹脸的俊秀（但却有个中年人凸显的小腹）汉子，掀开了那顶中间轿子的黛色深帘！

一一八 成败兴亡一刹那

轿帘一打开，王小石一口心几乎飞出丈外，忘形地大叫一声：

“大哥！”

轿帘掀开，苏梦枕也没有先看白愁飞、雷纯、狄飞惊、还是任何别的人……

他第一个看到、看见的，也是王小石。

他一见着自己这个兄弟，就笑了。

他自己已不知道已多久没有真正的笑容；他甚至已以为自己忘了怎样笑了。

“小石头！”

可是笑容呈现即凝住了。

“你怎么了！？”他惊问：“怎么五官都淌血！？”

轿子的帘一旦掀开，白愁飞只觉自己折了翼，完完全全地掉落在冰窖里。

一种深刻的恐怖，袭击了他向来的忧虑，重大的心结、无尽的阴影！

——苏——梦——枕——未——死——！

——他回来了！

轿帘掀开。

——正如打开了门、窗或封盖一样，另一个世界，就会出现在眼前。

当轿帘：

掀了开来。

乍听，王小石也懵然。

他用手在鼻端一抹，才知一手是血。

何小河适时递上一面镜子，他照看了，才知道从耳、眼、鼻、口都渗出了血丝。

他怔了一怔，毕竟是深谙医理，这才省觉：自己先是在背上着了一箭，又乍见苏梦枕活着，激喜过度，血气翻腾，而又忘了敛神自抑，以致血流逆冲，五官淌血，而不自如。

他当下便道：“这不打紧。大哥，能见到你，那就没比这个更好的了！”是的，”苏梦枕喟息道，“能再见着，也真不容易。”

王小石兴奋未平，“不过，我们仍然相见了！”

“是的，”苏梦枕的语音也激扬了起来，“咱们终于相见了！”

燃后两人一齐望向白愁飞。

白愁飞仍在深呼吸。

他像忙着呼吸，急着呼吸，争取着呼吸。

“我终于找着你，”他对苏梦枕说，然后又向王小石道，“我也成功把你引入楼子里来——加上雷纯和狄飞惊自投罗网，我正好一次过把你们这干狐群狗党一网打尽。”

王小石与苏梦枕对望了一眼，王小石道：“放下吧，二哥！”

白愁飞咄道：“放下什么？”

王小石道：“放下执著。”

白愁飞冷哼：“我放不下，我也不放。”

王小石：“你犯不着为妄念送上一命，老二，到这个地步，有什么拿起来还放不下的！”

白愁飞：“我现在还能放么？难道我会求你们放过我？——何况，我根

本没有败！你们人在风雨楼里，生杀大权，仍操在我手上！”

雷纯的长睫对剪了剪，悠忽地问了一句：“是吗？”

然后她接着问：“你还认为‘金风细雨楼，的弟子都为你卖命吗？”

她紧接着问：“如果他们仍都愿为你效命，你不是训练了一支精兵，叫‘一八方案’的吗？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嗯？”

她不待白愁飞回答，又问：“你的心腹大将梁何呢？孙鱼呢？都去了哪里？”

她还再度追问：“像你这种人，只顾背叛夺权，谁赏识你，都没好下场！谁跟从你，也不会有好结果！你以为相爷不知情吗？当日你加入‘长空帮’，梅醒非特别识重你，你却为了夺取‘长空神指’指诀，不惜下毒暗算，杀尽帮内元老，然后，江湖上才出现了白愁飞，并把‘长空神指’转化为‘惊神指’，企图掩人耳目，乱人视线！你杀人毁帮，不必偿命，还俨然以侠道自居，枉费苏公子一手提携你，跟你义结金兰，你又重施故技，弑兄篡位！像你这种人，你以为你的盟友援军，还会相信你！？支持你！？力助你！？”

白愁飞诧异至极，禁不住张大了口，“你……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英雄惯见亦寻常，更何况是你这种货色！”雷纯鄙夷地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心腹大将：梁何，本来就是‘长空帮’的弟子，他曾助你完成那件鄙恶的事，而我早就收买了他。”

白愁飞张口结舌：“你……你……”他现在才知道自己完全低估了这个女子。

“岂止梁何，何小河那一箭，也是我着她射的！”雷纯不徐不疾、有条不紊他说，“她一早就就是我的结拜姊妹。我跟你们初识于汉水江上，就是爹暗中派我去江南江北联络各路英雄豪杰之时。当时江上遇的强梁者老大那些人，就是‘迷天盟，派来意图阻止我的计划的杀手。我一早已暗里处理堂里事务，何小河本来不识武功，是我央人教她的，她学了武功，才不致在青楼里无法自主，被迫沦落！我也曾救了她一命。所以，她欠我两个情。我要她放两支箭，去杀两个人。——且不管是否得手，我只要她尽力。”

这次是王小石接问：“所以，她刚才发了两箭，还清了情。”

雷纯笑了：“你一定觉得奇怪，我为何要何小河既射白愁飞，但也不放过你了。其实这天公地道。你和他都是我的杀父仇人——没有你们联手，我爹爹也不必死了。”

白愁飞抗声道：“这没道理！你要射杀我们，却救了你的首号大仇人：苏梦枕！”

“我是救了他，”雷纯柔柔地笑道，“若不救他，怎么才能夺回金风细雨楼的大权？靠打硬仗？一仗功成万骨枯！我们还活着的有几人？你们剩下的有谁人？如果元气大伤，互相残杀，对谁有好处？有桥集团正在虎视眈眈，迷天盟亦正暗中招兵买马，准备重整旗鼓，打硬仗是你们男人的事，讲智谋才是我的本事。”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出击的。”雷纯说，“你们现在两只都是负了伤的老虎，而你……”

她向白愁飞不屑地道：“非但受了伤，连爪牙都没了，看你还凶得哪儿去了！”

这回连王小石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觉得风特别狂、雪特别冷，不由得机

伶伶地打了一个寒噤。

“无论如何，你都是救了苏大哥……”王小石衷心他说，“我还是十分感谢你。”

“我倒要谢谢你的提醒。当日，你着何小河跟我说：‘昔日秦淮河畔的藉醉狂言，而今恐怕要成真了。’我想，这里边大有蹊跷。第一，我们只相遇、相处于汉江水上，没会于秦淮河畔。第二，秦淮河畔的烟花之地，反而是以前白愁飞常去寻机会的地方。第三，我们四人在汉水行舟，倒是听你们趁兴提过，白愁飞有意问鼎中原、雄霸天下；你曾劝他不必太执著，当来玩一趟就好，要是伤人害人才得天下，那么有了江山也失去了本性，划不来。白愁飞当时也表明想要跟你一较高下，你摆明不想有这一天。——我想，你指的就是这件事。你向来记性都好，不可能记错了地方，且错得没有谱儿。我觉得你其中必有暗示。”

“我跟白二哥毕竟长期相处、长时间共事，对他一切，多少也有了解。”王小石语重心长地道，“我觉得他对你始终有非非之想，希望能藉此警示你小心一些。我知道你是个极聪明的女子，我这样说含蓄些，也不怕你不明白。”

“我明白。我从那时起，就已经着意调查他的身世和来历。后来加上无邪，更加如虎添翼，何况我们还有来自梁何的情报。”雷纯娓娓道来，不无感触，“有的事，先一步做和迟一刻为，诚然有天渊之别。当年，要是爹已先一步成功地收买了莫北神，在那一次苏公子和你们两人上三合楼来见狄大堂主之际，以‘无法无天’小组和‘泼皮风’部队的实力，大有机会收拾你们。可惜爹迟了一步。他就在那一役中觉察到莫北神的实力，才全力拉拢，但已不及扳回乾坤，终致身歿。说起来，我因你一语惊省，再调查白老二的来龙去脉，虽然得悉了不少秘密，但仍算太迟了些，吃亏难免。我受到这事的教训，便永远记住了先下手力强、后下手遭殃的道理。你对苏楼主先下毒手，我便对你先发动了攻击。”

“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家闺秀、名门淑女，说穿了不过是个烂了帮的鞋，送上门的货，别一副玉洁冰清、首领群伦的矜贵模样！准是骚狐子投的胎，窑子里下的种，谁的心里可一清二楚！”白愁飞忽然破口大骂，更迁怒于王小石：“王小石，你这还算什么兄弟！我跟你私已的话，你却把我的戏言当斤论两地出卖！我是说过要是讨得雷纯作老婆，就如同拿下了‘六分半堂’的大权；我也说过只要拿下了温柔，就可以制住洛阳活字号温晚的外侵——可惜我只说，没有做。”

雷纯也不动气，只温驯地反问了一句：“你没有做？你刚才不正是困住了温柔吗？”

白愁飞冷晒道：“那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地来，我可没叫八人大轿抬她过来，也没找人去把她绑进来！”

雷纯动人地笑了一笑，好暇以整地道：“那你何不放了她？”

“放了她？”白愁飞倒似给一言惊醒似的，“来人啊，拿下她，或杀了她！”

自从王小石进入风雨楼后，白愁飞自把战志全集中在这首号大敌身上；俟雷纯与狄飞惊出现之后，白愁飞更无法兼顾温柔、张炭那一头；及至苏梦枕重现眼前，他意乱神骇，早已无法分心，温柔和“留白轩”的事，暂丢一旁，不复兼及。

而今雷纯这样一提，倒是提醒了他，若拿住温柔，可以胁持苏梦枕、王

小石和雷纯，不然下令把她杀了，至少也可分敌人的心。

他处于劣势，应付之法，已不能事事力求完美，能做的，就得马上进行，稳不稳实已是另一回事。

他这一声令下，背后的两人：利小吉和朱如是立即相应。

王小石怒道：“你——”便要掠身相截。

白愁飞长身一拦，已挡住了他的去路，只疾向他两名手下吩咐道：“快去！”

但朱如是和利小吉并未马上就走，利小吉问：“还有张炭呢？蔡水择呢？要杀了还是擒下来？”

白愁飞道：“那两个跟屁虫、饭桶？杀了不必容情！”

到这时候、这地步，白愁飞虽然深受挫折、数面受敌，但他依然斗志在旺盛、斗志顽强。

朱如是也问了一句：“要不要把红楼里‘神油爹爹’叶云灭也请出来？”

白愁飞仍注视着王小石的一举一动，口里吩咐：“连‘惊涛先生’吴其荣都来了，叶神油怎能闲着？叫祥哥儿去速请！”

朱如是、利小吉一齐都答：

“是！”

突然之间，一齐出手！

一起向白愁飞出手！

他们都一齐朝白愁飞的背后出手！

——成败兴亡一刹那，这片刻间，白愁飞从全胜者的姿态，屡遭挫折，迭遇打击，且遭“象鼻塔”、“六分半堂”夹击，背腹受敌，头号大敌王小石和敌对派系的头子、首领，一起杀进潜入自己的大本营来，加上自己最顾忌的仇家苏梦枕，居然未死，重现眼前，而两大爱将梁何、孙鱼，又一齐背叛，在白愁飞眼前的，不但四面楚歌，简直十面埋伏，如同死路一条！

但白愁飞依然顽强。

他不认输。

他还要斗下去。

——却没料反扑的命令才下，他身边的“四大护法”：“吉祥如意”中，竟有两人对自己发出了暗袭！

一向只有他偷袭人的白愁飞，而今竟一再给他身边亲近的人暗算，他心中可是什么滋味？

你说呢？

且先避得过去再说吧！

——人生里遇上的劫，首先是要先渡得过去，要是过不去，那就啥都不必说了。

然而当日“金风细雨楼”的主人，因其重用一手擢升的白愁飞的叛变而受尽了苦的苏梦枕，却依然安然端坐帘后轿内，在他那微蓝带绿的瞳孔里，仿佛已看尽了一刹那间的成败，一瞬息间的兴亡，而今只安然宽心宝帐坐，哪管他眼前小小江山，继续前仆后继地兴兴亡亡记下去。

第五章 天 讎

一一九 高手易得，战将难求

利小吉使的是“子平飞帘”，他的七色帘布，彷彿怪蟒腾云，神龙翻空，抽击向白愁飞背门！

朱如是的“铁板神索”急取白愁飞背后十三道要穴！

白愁飞尖啸一声，在朱如是与利小吉发动攻袭的同时，突然脸色煞白一片，如受重击，整个人像是飞空中的一片无依而坠的落叶，左手夹于右腋之下，右手五指，狂抖不休，人却急掠而起。

利小吉外号“一帘幽梦”，功力高深的要是着了他一帘抽击，只怕也得在床上养个七八年的病，何况他这回是七帘齐出！

但这七帘抽打在白愁飞身上，却如击朽木，飘不着力。

非但如此，连“一索而得”朱如是的“铁板神索”，也只能把白愁飞背部的衣袍绞得破碎，但却不能伤他分毫。

然而白愁飞人在半空，宛若飘雪，他左手五指，忽自腋下如拔剑一般抽了出来，急弹而下。

一时间，长空充满了漫天丝丝之声。

利小吉和朱如是的武功，无疑已近一流高手之列，何况二人袭击在先，绝对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不过动手的结果显非如此。

白愁飞人同腐木，如纸飘飞，并发出了像观音扬技洒水的白光指风，不一样的是，这密集如劲雨的指风，旨在杀人，并非救人。

就在这时候，忽尔，在轿里的苏梦枕，目光绽出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得接近恐怖的寒绿来。

他陡地叱道：

“足三里！上巨虚！”

白愁飞在半空如受电殛，看得出来他猛然一震，身形一挫，骤地半空一个翻身，在手尾指、中指指风陡灭，但其他三指指劲依然不减。

苏梦枕速又疾喝了一声：

“鸠尾！廉泉！”

白愁飞在半空的身子猛地一弹，像乍置入热锅中的鲜鱼一般，折腾了一下，好像那四个字是两枚钢镖，一齐切在他指上一般：他的无名指和食指的指风，也陡然消失了。

只剩下一缕拇指风，居然一分为二，如劲箭一般分射利小吉与朱如是额头，劲尾竟还炸出了火花。

就在这时“哧哧”二响，王小石双手一扬，各发出一枚石子！

石子分别截住指劲。

“波！波”两声，石子给指劲激裂：

粉碎。

白愁飞这才自半空落了下来。

他连弹五指，其中四指甫杀。罩门已给苏梦枕喝破——要是他还要硬攻，敌人只要照苏梦枕叱破的穴位出击，他就必吃大亏，所以他只好即收去了四道指劲，然而剩下的一指，依然有莫大神威，却为王小石二石所破。

白愁飞落于丈外，狠狠地盯着苏梦枕和王小石。

王小石喜怏怏地道：“大哥，我又和你联手了！”

苏梦枕喟息道：“是的。人生在世，能跟兄弟朋友联手对敌，已是一种幸福。”

王小石喜孜孜说：“只要大哥喜欢，小石头永与你联手应敌！”

苏梦枕道：“小石，一生中最重大的战役，大都得要孤军作战的。”

王小石呆了一呆，却听雷纯说：“你刚才情急所使的，已没多少所谓‘惊神指’法，而分明是‘长空神指’的运功法。”

白愁飞闷哼一声，“我是毁了长空帮，为的是要‘长空指诀’，但我没有杀梅醒非。”

雷纯又道：“你背部仍留有爪痕，那是我抓伤的，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心知肚明。你刚才还说只说不做，那是瞪着眼说瞎话！”

白愁飞狠狠地道：“我做了又怎样！？你早已是我的人了，我说什么也是你的入幕之宾，你敢谋杀亲夫不成！？”

雷纯寒起了脸：“你少来不要脸！你在那龌龊巷子里做的事，我发誓要查明。那次，狄大堂主因受命于爹，把我和温姑娘点倒后，暂交‘破板门’，爹是希望我不要直接受到两帮仇杀的冲击。我查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除开狄飞惊和爹爹之外，知道我给送往‘破板门’的，只有林哥哥、林示己和林己心一堂主二香主。林堂主当时随爹出击，二林香主不久后亦退出‘六分半堂’，至今仍不知去向。爹后亦在这儿受狙，临歿时他叫我如要报此大仇，只要看定你——”

白愁飞怔了一怔：“我？”

“对，你！”雷纯道：“我那时才知道，原来爹一早已买了你，以为你会在他攻打金风细雨楼时你会出手相帮，他才敢胸有成竹，深入虎穴，直捣黄龙。但你在重要关头，并没出手，反而跟苏梦枕同一阵线。也许你是觉得推翻苏公子的时机尚未成熟吧？或许你认为先要把六分半堂的实力挫下后才再背叛苏梦枕夺得大权吧！又或者你还需要时间来培植自己的实力。不过，爹亦看出你对苏楼主必有二心，算定你终会夺苏梦枕之权，你那时不出手，不代表永不背叛，只是你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叫我留意你，因苏楼主的基业，迟早要败在你这个野心家的手里。我那时就知道：你趁爹要笼络你之便，偷偷潜入‘破板门’，收买‘禁忌二使’：林己心和林示己，要待爹如成功打垮风雨楼，便另谋一场里应外合的叛变。”

白愁飞只听得一味冷笑不已。

“可惜你沉不住气。你为往上爬，作过不少孽。为得‘长空指诀’，不惜毁掉‘长空帮’。你也长期逗留烟花之地，加入‘金风细雨楼’，后，自珍羽翼，不再留连风月场所，洁身自好，但野性兽心，难以久抑。”雷纯说到这里，一双水灵、勾人魂魄的大眼睛，也充满了怨毒的恨意，“你跟双林香主联系勾结时，发现我和温柔就给关在那儿，于是起了卑鄙之心，故意弄得邋邋肮肮的，希望不让人认出是你，你才放胆去做那禽兽不如的事……”

白愁飞听到这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是我做的，怎样！？都是我干的，又如何！我已成功地累死了雷损，扳倒了苏梦枕，还强奸了你……我已玷污了你的身子了，我赚了，你失贞了，你又能奈我何！”

王小石吼了一声，还未说出话来（因太激忿之故），雷纯已平平静静闲闲淡淡地接道：“这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人！——你看扁了我了。那算什

么？你以为我会寻死？从此心系于你？告诉你，我当是给狗咬了一口。我是江湖儿女，不在乎这些。我只会伺机报仇。今日，我就证实了确是你所为；现在，就轮到我要报仇！”

白愁飞冷笑道：“你少卖狂，今日鹿死谁手，尚未得知，说不定，我还要感谢你吧苏老大和六分半堂一并儿奉送给我呢！”

雷纯嫣然一笑：“苏梦枕、狄飞惊、王小石都在这儿，你的胜机极小！”

白愁飞做笑道：“我还有‘八大刀王’、‘任劳任怨’、‘四大护法’、‘四派掌门’、‘七绝神剑’、‘六大杀手’、‘神油爷爷’、‘天下第七’、‘郭东神’……你们岂一一对付得了？我有的是高手！”

他越说越有信心，同一时间，祥哥儿已领着一名脸披长发、脚着白靴，嘴唇成古怪的“凹”字型的中年人急驰而至。那在轿前取湿布抹脸的年轻人一看，眼睛立即发着光。两人一朝相，好像在眼色里已乒乒乓乓交了几招，打得轰隆作响。

雷纯婉约笑道：“你的四大护法，已叛了一半。两大心腹，已把你的精兵‘一八方案’化友为敌。四派掌门，岂是‘六分半堂’雷动天雷二堂主和鲁三箭、林哥哥、莫北神、杨无邪、邓苍生、任鬼神之敌，苏楼主出现了，王小石回来了，你‘风雨楼’里还肯为你卖命的部属，只怕不到三成！神油爷爷虽然来得及时，但自有惊涛先生侍候着！六大杀手那一众人，能敌得住‘象鼻塔’精英！至于任劳任怨、天下第七、八大刀王、七绝剑手……你以为他们一定会为你出手？”

白愁飞怒笑道：“不然怎样？难道帮你？”

雷纯淡然笑问：“他们原隶属于你的人吗？就凭你的字号，还没那么响吧？”

白愁飞嘿笑道：“他们都是相爷的心腹大将，而我是他义子。”

雷纯淡淡笑道：“相爷他老人家有的是义子。此外，他的野心也太大了，他可不一定放心你在‘金风细雨楼’，招兵买马、不断坐大白愁飞怪笑道：“你少离间我和干爹……”

雷纯秀眉一剔：“离间？”

她忽自怀里取出一柬一物：“这是相爷手谕和手令：我今晚领导大家推翻在‘金风细雨楼’，弄权误事的白愁飞，乃系受相爷之令行事，凡相爷麾下友朋同道，亦应助我行事。”

白愁飞一听，脸色大变。

他这时才总算弄明白了：

这事无怪他一直都给瞒在鼓里，且处处为雷纯所制了，原来自己暗中壮大的事，已为蔡京所察，今晚的事，根本是义父已不信任他后一手设计的！

只听雷纯婉婉转地道：“怎么？你还要不要问问七绝神剑、任氏双刑、八大刀王、天下第七他们的态度，嗯？”

随后她又婉转笑道：“高手易得，一将难求。现在，你身边一个战将俱无，就凭你，又凶出什么花样来？”

然后她说：“认栽吧！白愁飞，我就等今天，要在长巷中做出齷齪事的你，栽在我的手上！我是个有仇必报的女子！”

一二 空怀大志，一事无成

“我没死，”深受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境遇的白愁飞奋然吼道：“就没败！”

“这句话该是我说的。”苏梦枕幽幽地道，仿佛在轿里暗处和深处的，不止是一个人，还是一道蓝色的幽光，“不过，就算人死了，也不一定就等于于是败了。”

白愁飞望向轿子，愤然道：“我真后悔当日没把你杀了。”

苏梦枕悠悠地道：“当日不是你没杀我，是你杀不着我。”

白愁飞忿然道：“你别得意，请鬼容易送鬼难——你把六分半堂的人请进来打江山，日后就得把大半壁江山送与人。”

苏梦枕森然道：“这个不劳费心——总比送予你的好。你杀了我不少好兄弟、忠心干部，讎己不共戴天。你加诸于我身上的，我可以算了；但是众兄弟们因我信任你而遭横祸，这笔帐，就非算不可。”

白愁飞狂笑起来，语音充满了讥诮之意，“你要报私仇便报私仇，少在人前牛说鬼话，把自己说成毫不计较，只为他人手足讨公道似的！”

他原本一直都甚为冷眼冷脸，连笑也多是冷的，甚至一向很少笑，但当他眼见这个伏杀王小石、剿灭象鼻塔的重大日子，却赫然看见“六分半堂”攻入“金风细雨楼”，苏梦枕居然复活了，梁何、孙鱼居然一齐叛变，精锐之师“一八公案”倒戈相向，四大护法中已有两人向自己暗袭，自己的强助全因失宠于义父蔡京而袖手旁观，甚至连当年在“破板门”的所作和在“长空帮”之所为，全给雷纯洞悉……面对强敌无数，自己背腹受敌，换作别人，早已崩溃了，但他却因此激发了莫大的斗志，以一种“不死不休”的精神来面对这些“有不共戴天之讎”的死敌！

他虽顽强，但人已失常。

所以他一直笑。

因为他内心感到悲愤。

——他觉得他不该遇到这些！

（怎会一个朋友也没有！？）

（他的兄弟全出卖了他！）

（他待人那么好，这时候，竟然所有的战友都成为强敌！）

（那不公道！）

（这不公道！）

他不惜孤军作战：

——作战到底！

他觉得自己一生努力，只不过不想空怀大志，到最后仍一事无成。

他认为他没有做错！

这时候的局势已很分明：

蔡京的命令（至少是“指示”），必然在雷纯还未出示他的手谕和令牌之前，已告知了八大刀王、七绝神剑、任劳任怨乃至四大剑派掌门等人，所以，他们当然不会甘冒大不韪为白愁飞出手。

而且，各人还忙着表态：生怕让人误会他是跟白愁飞站在同一阵线似的。要不然，以“七绝神剑”合击之力，断没有理由截不住王小石的。

——如果他们硬要截阻王小石，不让他跟苏梦枕会合上的话，局面便可

能已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并不是人人都如此。

至少，有三个人，是“立场鲜明”地支持白愁飞的。

这三个都是重要人物，也是场中众多高手的一级高手：

“郭东神”雷媚。

“天下第七”。

“神油爷爷”叶云灭。

除这三人之外，“金风细雨楼”的弟子，可以说是分成了“四派”：

第一派一见苏梦枕，大喜过望，他们就等这么一天，重会故主，而今给他们见到了、等着了，自然忙不迭地继续支持他们一向以他马首是瞻的苏楼主。

第二派人一向支持王小石。他们深受王小石恩泽，向来对白愁飞都看不顺眼，或有积恨在心，他们本就不愿对付王小石，只差没真的投身于“象鼻塔”阵营里罢了。

第三类子弟见风转舵。他们眼见白愁飞孤掌难鸣、大势已去，他们跟白愁飞也算不上什么特别情谊，只愿袖手旁观，决不肯在此时为他赔上性命。

最后一种徒众是白愁飞的忠心维护者，可是，如果拥护白愁飞的人，多也是宰相蔡京的子弟兵，而且，大都是“墙头草”之辈，既见白愁飞难以扭转乾坤，局势并不明朗，他们也没多少肯站出来、站起来、或站到白愁飞的身边去！

如此下来，在这“强敌”环视、生死存亡之际，能真正表态支持白愁飞对抗眼前宿敌无数的人，可谓少之又少，还不到楼里子弟的一成！

这样一来，大势已定，几已可不必交战了。

一个人平时是怎对待人的，在生死关头之际，人们就会怎么待他。

白愁飞自然知道这一点。

因为他常常出卖人。

——他既然常作背叛的事，当然就有遭人背叛的心理准备。

所以，他一向、一直、一路来无时无刻松懈过。

他谨慎提防别人背叛他。

他怕别人出卖他——就好像他出卖人一般。

是以，刚才利小吉和朱如是对他的暗算，他能及时反应，故而只能伤了他，但杀不了他。

他一直都有防备，尤其对朱如是和利小吉二人，他觉得“一帘幽梦”与“一索而得”对苏梦枕都很忠心，而对自己并不如何尽忠。

所以他在四名护法中，一直都比较重用欧阳意意和祥哥儿，较少予“一索而得”朱如是和“一帘幽梦”利小吉什么重大任务。

而今果然。

这两人果来偷袭他！

——要不是苏梦枕和王小石从中作梗，他已一举先取这两名叛徒的性命！

可是他现在最恼怒的是：

连剩下的两名护法——“小蚊子”祥哥儿和“无尾飞铊”欧阳意意，看来也十分困扰的样子，似乎不知该走到自己这一方来，还是索性走入敌方阵营去的好！

没想到，到这个地步，当真是众叛亲离！

不过，也没料到，到此地步，却还有三个强助，与自己共同进退。

他明白这三人支持自己的“主因”：

雷媚（郭东神）“不得不”支持自己，因为她是背叛了“六分半堂”，刺杀了雷损，又背弃了“金风细雨楼”，狙袭了苏梦枕。两方面的人马，都不见能再容她。她已无路可走。

“天下第七”也“不得不”支持自己，因为他跟自己是同一样的人；他们同样卑鄙、同样无耻、同样武功深不可测、同样为达成目标不择手段。只不过，他自己较能指挥领导组织，天下第七却是一个一流执行任命的人，同时也是个好杀手。

至于叶神油，却是他“礼聘”回来的，这个人只要吴其荣占哪一方，他就必然与之敌对——与其说“神油爷爷”在帮自己，不如说他只是要对付“惊涛书生”。

可没想到，他的实力，一下子，只剩那么一点点了，而且，都只是勉强凑合出来的。

想只不过在片刻之前，他还是踌躇满志，以为能藉此杀尽象鼻塔的人，铲除王小石，独霸京师，进军朝廷，没料……

雪下得密了。

风狂依然不减。

白愁飞又想到那首歌：

“我原要昂扬独步天下，奈何却忍辱藏于污泥……我意在吞吐天地，不料却成天诛地灭！”。

这一刹间，白愁飞忽然想到：

自己何苦来京师走这一趟呢？

——如果自己不是野心太大，见好就收，而今仍是天子脚下第一大帮会：“金风细雨楼”的副楼主，而且只要等苏梦枕一死（就算而今再见到这个人，看他的精神气色，已当知他没多少时间可活了，自己当初为啥要这般沉不住气呢！？）整个楼子的实权就是自己的了，又何必闹得这般仇深似海、天怒人怨呢！

一二一 养兵千日，欲用无人

可是这丝悔意，只不过在白愁飞心里一掠而过，甚至还来不及在脸上现出悔色来，他的想法已变成了：

——杀出去！

——敌人虽多，但苏梦枕是头病得掉牙脱爪的老虎，雷纯不见得会武功，狄飞惊这折颈汉武功也高不到哪儿去，只要天下第七能敌得住王小石，雷媚能制住雷动天，神油爷爷能缠住惊涛书生，他猝然发动攻袭，一举杀了苏梦枕，慑住人心，再出手擒住雷纯，要胁全场，仍然可以扳回胜局，扭转乾坤！

那时，他再来一个一个地报复：包括打击蔡京！

他心下计议已定，杀性大起。

雷纯却忽然发话了：“神油爷爷，叶前辈。”

由于她的人文文静静，说话斯斯文文，甚易得人好感。

叶云灭对这个女子原也有好感，更何况她在尊称着他。

所以他“嗯”了一声，算是相应。

雷纯斯文淡定他说：“我知道，在当世六大高手：‘多指横刀七发，笑看涛生云灭’里，云灭神爷是个最耿直的人。要是神油爷爷叶云灭也肯拉拢派系，成群结社，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叶神油的势力与实力，加上他原来的号召力，只怕比其他五大齐名高手还要强大多了——可不是吗？”

叶神油又“嗯”了一声。

——这女娃子说的话倒中听得很。

雷纯抿嘴一笑，好像感到有点寒意，脖子往衣袄里缩了缩，她身后的剑婢立即为她加了披毯。

“神油爷爷跟我们的供奉惊涛书生，向来都有些儿过节，这点我们是深知的。只不过，我们这次的行动，不止是‘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交手，也是‘风雨楼’新旧两股派系的决战，如果您老为惊涛先生而插上一把子手，那么，就如同跟‘六分半堂’、‘象鼻塔’连同‘金风雨楼，苏公子的支持者一并开战……我知道神油爷爷一向乐于助人、好打不平，但为一个出卖自己人太多的白愁飞，叶爷要得罪了这么多江湖上的好友，值得吗？”

然后她又侧了侧头，像只灵灵的小猫，补充了一句：“何况，我们今晚的行动，已得到相爷的默许……神油爷爷若为了我们的吴先生而开罪了相爷，这，这划得来吗？”

她转向惊涛书生眯了肤眼睛，“惊涛书生”吴其荣只用湿布揩脸，并不答话，好像已把一切主权都交予雷纯，听凭她处理似的。

只听雷纯又道：“假使神油爷爷您没这个意思要与相爷为敌，何不听小女子一言呢？”

“神油爷爷”叶云灭其实压根就不想得罪蔡京，他连“六分半堂”、象鼻塔、“金风细雨楼”里任何一股势力都没意思要开罪。

他要帮白愁飞，只不过为了两个原因：一是他欠了白愁飞一点情，二是要借这个机会来对付他二十二年来死敌死对头吴其荣。

说来他的人相当倔强，但不见得十分胆大；脾气可谓非常暴躁，却不是一流勇敢。他很有坚持本领，却没机变能耐。而今局面急遽直下，他既不好意思离白愁飞而去，又怕自己只拳难敌四手，更不想开罪对方那么一大众的人。

他正不知如何是好，却听得雷纯这一番话，自然听入了心。他还想听下去。

雷纯笑笑又道：“以我的看法，两位不如对今晚的事，抽身不理，另外相约决斗时间、地点，如两位不弃，小女子倒可代办此事，亦可作个仲裁。”

叶神油知道这是下台阶，所以再不细虑，即道：

“如此最好，我就冲着相爷面上，跟姓吴的另约决战之日！”

惊涛书生好像早已料着神油爷爷必会这样说似的，耸了耸肩，摊了摊手，表示了他无所谓的态度。

雷纯这边厢语音方才一落，那边厢的狄飞惊已忽道：“我知道你为何帮白愁飞——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一向都是这种‘俊杰’，而今在这狼子野心的人身边不肯去，必有苦衷。”

他指的是“天下第七”。

“天下第七”阴着脸，他的脸色比雪意还寒，正伸手解下他背后的布包。

他的动作很缓。

很慢。

就像他所背的是活着的、宠爱着的、不可大力碰触的易碎的事物。

他没有回答狄飞惊的话。

狄飞惊也不需要他的回答，他一径把话说下去：

“长空帮灭帮之祸，原就是白愁飞为夺指诀而发动的，但梅醒非之死，却是你一手造成的。长空帮不听命于朝廷，所以相爷命你逐一暗杀帮中大将，但有一次不小心陷于泥沼之中，梅醒非却救了你，但也因此无意中掀开了你布条中的兵器，发现你才是凶手，你就杀了他灭口。当时，也许是白愁飞曾助你一臂，你算是欠了他一个恩。”狄飞惊说到这里，天下第七已有七次想向他出手，但都不成功，因为雷动天已悄没声息地移动了七次方位，每次都恰好堵住他要出手的死角上。“不过，你最好得要留意，你至少还有个好处，不杀无还手之力的人，所以总算放过了甘约儿，但是白愁飞这种人，你还了他一个情，他不见得会跟你讲一次义气。他连基本上的信义都不会有。”

天下第七双眼发出了一种淬厉的寒芒来——他目中的寒火与苏梦枕虽相近但不尽相同：

苏梦枕双目中的寒光，宛似生命已燃烧到了尽头，最后发出来留恋的火花，还带着点凄厉。

天下第七则不一样。他目光的寒意像一把毒刃，活像要把人掬心刺杀，这才甘休，他的眼色里透露着怨毒之意。

他寒飕飕地问：“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他虽然目色怨狠，像对全世界的人都有着深深的恨，但较熟悉的他的人——像曾跟他数度（非正面、正式）交锋的王小石，却感觉到天下第七已算是非常尊敬狄飞惊，不仅是非常，而且还是极度地尊重这个垂着头的敌对派系领袖。

狄飞惊仍然没有抬头（或是根本抬不起头，抑或是没有能力抬起头来），只道：“你问吧——你问的，我一定答。”

天下第七森冷地道：“你这消息是怎么听来的？”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白愁飞也在狠狠地盯着狄飞惊——那样子，就像有十冤九仇，使他恨不得、巴不得把对方一口吞进肚子里去的样子。

王小石知道白愁飞也在心里问了这个问题。

狄飞惊掏出了方干干净净的白手绢，抹了抹嘴角，他的动作温文淡定、

安静从容，令人好感，却丝毫不会令人不耐：

“可以说是白愁飞透露的——毕竟，这种事，只有你和他二人共知……”

天下第七立即向白愁飞横了一眼，眼里发出寒匕越空的凌厉冰芒。”

白愁飞忿然欲语，狄飞惊却紧接着说：“但却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天下第七即问：“谁还知道这件事？”

狄飞惊道：“梁何。”

天下第七诧道：“梁何？”

白愁飞惨然道：“梁何！”

狄飞惊：“这也难怪他。白老二知道跟你拥有共同的秘密，是件危险的事，但你是相爷身边红人，他不能除掉你，但又知你在相爷麾下得令，难保不杀人灭口，所以，他先把秘密告诉了身边心腹，以留退路——万一有一天你用个什么藉口杀了他，他已叮嘱梁何去相爷那儿告你一状：你是为灭口而杀他的。”

天下第七默然。

狄飞惊：“你不能怪他这样防你——因为你也确是这种人。”

天下第七道：“是的。——所以他为防患我而告诉了梁何？”

狄：“他身边虽然人多，但真正能信任的人确也不多。”

天下第七：“看来，他还是信错了人了。”

狄：“这更不能怪梁何。要是你，有这么一个动辄就杀人灭口、逆上背叛的主子，今日却告诉你许许多多的秘密，难道你会没想过有一天会是什么个下场？”

天下第七：“要是不够坚强的，早就自杀了。”

“偏偏梁何是个甚为坚强的人。”

“所以他只好先行背弃了他的主人。”

“他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他投靠了你，而且把白愁飞的秘密都告诉你。”天下第七深深地望着狄飞惊，“而你在此时此地公然道破，用意一是把这秘密变成不再是秘密……”

狄飞惊神态自若：“你武功再高，实力再强，也杀不尽今晚这许许多多的人。长空帮是正义的帮会，不少江湖子弟深受其恩泽，今日大家都知道你们做了这种事，总有一天，必会有正义之士为长空帮来报帮毁人亡这个仇。”

天下第七冷峻地道：“这是你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用意：是要离间我和白者二……他既然已变相的道出了我的秘密，我就没理由帮他拒敌。”

白愁飞深吸了一口气道：“到这地步，养兵千日，却用无人，我还要什么人为我拒敌！”

说罢，他大声惨笑了起来，语音凄厉，笑声枪烈，犹似千年夜唱坟前冤，令人毛骨悚然。

一二二 受挫反挫，遇强愈强

天下第七冷冷地道：“你错了。”

“世间的事哪分对错？”白愁飞狂傲反诘，“我成功地推翻了苏梦枕，得权当政之时，多少人说苏老大刚愎自用，应有此报，赞我当机立断，实至名归！而今，你们来个大包围，我未能杀敌平乱之前，自然人人都指我错。其实世间痴痴错错，又有谁知？你们说我错，我可不服气。难道我要束手待毙，等苏梦枕先行收拾我，这才叫死尽忠心？我一生饱尝败北，但从不溃沮。我只知受挫便要反挫，遇上强敌便得要自己更强！我跟苏梦枕是大恨深讎，跟你们这每一位促成我这样子田地的，也一样血海深讎，化解不了！”

“我不是说这个。”天下第七寒傲似冰地说，“我帮你，不是为了要跟你共守秘密——若要与你同守秘密，不如杀了你灭口——我是相爷吩咐来助你一把的。”

白愁飞倒震住了。

他是完全没料到，这时候，这田地，还有人会站在他这边。

而且这相帮的人，竟会是天下第七！

天下第七冷沉沉地说：“相爷觉得你野心太大了，权力欲望也太重了一些，而且，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的局面，还是交由女子来把持，总好调度一些，也统一一些。——但他却无意要你死。”

白愁飞在极度失望中，已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义父他……”

天下第七这才在语气里带点温和：“你死了，可对他有什么好处，他栽培你，也费了不少心力，就算是一条狗，可有无故把它一棍子打死的事？他只要你知进退些、自量一点，别无他意。”

白愁飞眼角不由得有些湿润了。

但他又随即发觉了天下第七话语里的一些“言外之意”。

“你是说……连‘金风细雨楼’全归雷纯管？……苏梦枕，他肯吗？”

天下第七只淡淡冷笑：“你没听过‘引狼入室’四个字吗？”

白愁飞哈哈大笑起来，状甚猖狂得意。

苏梦枕没有说话，甚至连眼也不眨。

王小石狐疑地望向雷纯，又看向苏梦枕，但都看不出一个端倪来。

“所以，”白愁飞向天下第七问，“只要我不恋栈这儿的权位，你便会与我并肩作战？”

天下第七道：“我们向来装作互不相识，合作愉快，相爷既然吩咐下来的，我没理由不照着做。”

白愁飞狂笑了起来，笑着向狄飞惊道：“这样看来，你的挑拨离间，已然失败了。”

狄飞惊用手绢抹了抹鬓边：“看来是的。”

白愁飞衔恨地说，“不过，你的话，使我白某恨死了一个人。”

狄飞惊用眼角一巡全场；“你恨的人可多着呢！恨你的人也是。”

白愁飞饮恨地道：“不错。谁都恨我。我也恨遍天下人！但梁何是我心腹，他不该在此时此境出卖我，便不该在我当权得势对他仍推心置腹的时候把我重大秘密外告，我恨死他了——我总要手刃他始能甘休。”

听了他恨意如此深刻的话，人人不觉悚然。

独是苏梦枕忽尔说了一句：

“那么说来，你对我呢？”他宛似事不关己、己不关心——他只像是偶尔触及的问，“这样说我岂不是该恨死你了？”

白愁飞笑容一敛：“你本来就恨不得我死！”

苏梦枕忽问：“我们俩为什么会这样？”

白愁飞一愕：“什么这样？”

苏梦枕道：“我们本不是一起结义、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吗？怎么竟变成了世仇死敌，恨不得对方死，巴不得对方立毁自己眼前方才甘休的样子！”

王小石听了，也很感慨：“是的，我们原来是兄弟……”

白愁飞也恍惚了一下，喃喃道：“没错，我们是兄弟，但我们也是人。人与人之间相争互斗，本就是常事……”

王小石道：“只要放下了刀，何处不能成佛？你若不迫大哥于绝路，本来就天大地大任你走。”

“我是人，只求从心所欲，才不要成佛！天大地大？我最大！”白愁飞哼道，“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不必求你们放行！”

“好志气！”忽听一个清脆的语音道：“所以我支持你。”

“你？”

白愁飞望向雷媚，有点意外。

这时雷媚已恢复了女儿装扮，好美，好清，好妩媚。

“我跟你一道打出去。”

她说，以坚决的口气。

“为什么？”白愁飞以他一贯的怀疑反问她，“跟我一道的路最险，你可有的是坦途！”

“因为我先背叛了六分半堂，刺杀了雷损，六分半堂已不能容我；”她说，带着风雪淹没不了清爽的笑容，“而我又背弃了苏公子，并跟你一道造反……要是他在‘金风细雨楼’重掌大权，你想他会容得了我吗？”

“——看来除了你，这京城武林里，是谁都容不了我、容不下我了。”

她向白愁飞妩媚地说。

一下子，白愁飞又重拾了信心。

重燃了斗志。

尽管四面都是他的敌人，但他仍有他的战友：

至少他还有雷媚与天下第七！

他负手望天。

王小石还待劝道：“二哥，你收手吧？你去跟大哥认句错，也许，有一天，咱们还能三人联手，再创新犹……”

话未说完，白愁飞已深深深深深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忽然咄地大喝了一声，叱道：

“我志在万世业，名扬天下，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此语一毕，他就发出了攻袭！

第六章 一路拔剑

一二三 宁求斗死，不愿苟活

白愁飞突然撤退，往后直冲。

他背后当然有人。

这时候，整个局面，都如同对白愁飞展开了大包围。

守在他背后的，是三名来路完全不同的高手：

杨无邪，莫北神，雷动天。

雷动天是“六分半堂”里的大将，在每一次攻打“金风细雨楼”或“迷天盟”的行动里，他都身先士卒。当日，他在雷损总堂主领导下冲入红楼，结果，雷损身歿，他留战至最后一人，身负多处重伤，蓄锐养精，只求一战，自然尽力而为。

杨无邪是“金风细雨楼”最有暗权的人，因为他掌握了楼子里的一切资料。他也是苏梦枕最忠心的干部，这一辈子他从没出卖过他。

他虽为“六分半堂”的雷纯遣人在“汉唐家私铺”救走了他，使他不至于死于白愁飞派人追杀下，但他从未对雷纯或狄飞惊俯首听令。

直俟苏梦枕重现眼前，他这才全力以赴，并决然不放过白愁飞。

莫北神则背叛过苏梦枕。他替“金风细雨楼”掌管“无法无天”部队，举足轻重。要是雷损早一步收买他，说不定在“三合楼”之役苏梦枕就得全军尽墨。他背叛苏梦枕是因为无法忍受自己多年功绩，却激不过苏公子迅速拔擢白愁飞、王小石，他觉得自己日后若落在白愁飞这等人的麾下，不如早些叛了更好。

而今，他仍认为他自己这个想法没错。现在要他对付白愁飞，他自然不遗余力。

白愁飞想杀出一条血路，首先得要把这三人杀掉。

——无论是谁，就算李沉舟复生，燕狂徒重活，关七重现江湖，要立杀这三人，恐怕都不会是件易事！

三人一齐出招，反击：

雷动天全身骨骼，勒勒震动，打出了他的“一雷天下响”、“二雷一心拳”、“三雷破势步”、“四雷瞬发功”、“五雷轰顶”神功，他要把白愁飞炸掉、粉碎！

杨无邪使的是一种极温和的武功，那就叫做“般若之心”的心法和“般若之光”的黄金杵，这种极温和极温柔的技法和心法，一旦遇上敌人的反击，就可以发出极可怕极强大极无情的杀力，把白愁飞击倒、击垮。

莫北神用的是“大忍之刀”。他右手大关刀、左手斩马刀，发出惊人尖锐的呼啸，要当堂斩杀白愁飞，还要在狂愤的刀法下，把他剁成肉酱、肉碎！

白愁飞面对这三大高手，却是如何突围呢？

他？

他不突围。

他反扑。

他一掠而上。

他如一只白鹤冲天。

他一俯而下。

他像一只巨鹰。

他跃过雷动天的轰雷，躲过杨无邪的般若心法，越过莫北神的不忍大刀

他疾扑向一人：

他的大敌——

苏梦枕！

他看准了苏梦枕。

他认准了苏梦枕。

——只要制住了苏梦枕，这儿，至少会有三成的人都会听他的，有三成的人不敢再动手，另外那四成的人，他自然对付得了！

他不甘心。

他不认栽。

他宁可斗死，也不愿苟活。

他不退反进。

他不逃反攻。

他要在强敌环视下，擒住苏梦枕，或者，杀掉了他。

——不管玉石俱焚，还是反败为胜，永远胜过坐以待毙、束手就擒！

这一下，谁都以为他只求突围逃逸，谁都没想到他的反扑！

也许，惟一想到的是狄飞惊。

他突然抬头，目光如电——

但雷纯立即摇头。

狄飞惊眼光迟疑了一下，立即垂下了头，全身为真气所鼓动涨满的衣袖，立即又萎然垂了下来。

王小石正要拦阻，但天下第七已拦阻了他的拦阻。

另一个人也要出手。

“惊涛书生”吴其荣。

但“神油爷爷”叶云灭也截住了他。

另外何小河、朱小腰都要出手。可是还有一个雷媚。和她的剑。——“无剑之剑”。

一二四 但求壮死，不肯偷生

看来，这眼下，苏梦枕只有以他自己的能力去对抗白愁飞的攻袭。

但他病得那么重，伤得那么不轻，他只剩下一条腿，他还能对付白愁飞吗？

——不过，老了的狮子毕竟仍是万兽之王，烂船也有三斤钉，苏梦枕会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吗？

眼看白愁飞已掩扑近轿子，他三指弹天，就要使出杀手锏，那在轿里阴鸷冷沉无比的苏梦枕忽然开口：

“你杀得了我！？”

白愁飞一怔，本想只施杀手，并不答话，但以苏梦枕的份量，问出了那么一句话，使他忍不住也禁不住回了一句：

“我杀不了你！？”

苏梦枕随即又加了一句：

“今天是我杀你，不是你杀我！”

“放屁！今天只有我杀你，没你杀我的事！”

“你身陷重围，已死定了，还想负隅顽抗！？”

“我身陷重围，决不怕死，要死就一齐死！”

“我知道你是但求壮死，不肯偷生，但你所作所为，只是自寻死路！”

“我是但求壮死，不肯偷生，我所作所为，就是自寻死路！”

“放下吧，你大势已去，活不出这儿了！”

“放下吧，我大势已去，没想活出这儿了！”

“你跟我拼，绝没有机会赢。”

“我跟你拼，决没有机会赢。”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今日就是我的死期，”

“你自戕吧！”

“我自戕吧！”

说也奇怪，苏梦枕那种沉郁阴寒的语音，竟有一股奇诡的力量，使白愁飞一时忘了动手，且一句又一句地把苏梦枕说的话，在这要害关头，一一接复下去，而且越说越失去了自己的本意。

并且，他在神志迷惚中，真有自戕之意。

就在这时，忽听一娇俏动人的语音大惊小怪地叱道：

“什么事啊！？大白菜，你跟大伙儿闹成这样子！大师兄，你……你还没死！？”

这正是温柔的声音。

这一来，白愁飞醒了。

全醒了。

且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几乎丧了命。

而且还是丧在自己手上。

——不，是听苏梦枕之令而死！

那是什么功力，竟不必动一根手指，已可令人为他送命，心丧欲死！

原来温柔和张炭，开始时被围困于白楼子上，但尔后局势急转直下，白

愁飞已自顾尚且不暇，张炭便趁机带温柔下得塔来，往那一大班围着的人堆里潜去，却蓦然发现白愁飞目瞪口呆的跟着苏梦枕有一句说一句，是一句跟一句，她甚觉诧异，便嚷嚷了出来。

一言“惊醒”梦中人！

白愁飞立时省觉。

自拔！

——好险！

——竟差点毁在姓苏的老狐狸手下了！

他这下再不打话，三指急弹，“惊蛰”一式，急射苏梦枕。

但这一指，却如泥牛入海。

不是苏梦枕接住。

他没有接。

他在轿内，甚至没有动。

接的是王小石。

用他的剑鞘。

他已拔剑。

——拔出了他那把销魂的剑！

剑，是用来对付敌人的。

——可是眼前的人，却曾是他的兄弟。

王小石是拔出了剑，但他杀不杀得了敌？对这个也是敌人的兄弟，他能不能使出他那绝世的剑招？

他决不让人一指加诸于苏梦枕。

他惟有出剑。

白愁飞反应好快：

他知道王小石来了！

他已不能一鼓作气杀掉苏梦枕！

所以，他要速战速决。

他决意先杀：

王小石！

他猛返身，两指一夹，拈住了王小石的剑！

他的手指就像是铁钳。

他另一只手挥出了“三指弹天”中的第一式：

“破煞”！

王小石的剑给白愁飞双指挟着——这虽然是一个事实，但不是一个定局。

以王小石在剑术上的造诣，他大可以他的利剑削去白愁飞双指。

——削得断吗？

以白愁飞在“惊神指”（他变化另创自“长空神指”）的修为，王小石要削掉他的双指，当然也不是件易事。

问题是：

王小石也不忍使白愁飞断指。

就那么一犹疑间，白愁飞已用左手手指挟住了他的剑，右手挥弹出了“惊神指”里三招威力最大的指功之一：

——破煞！

使出了“破煞”，白愁飞已决心要立置王小石于死地。
王小石也知道，白愁飞已施展了“破煞”，他已是刻意要自己的命。

一二五 苟活不如痛快死

王小石迫不得已。

他已没有别的选择。

他惟有出刀。

相思刀。

刀一出，破去了“破煞”。

白愁飞指意一变，正待施出“惊梦”。

他还未使出“惊梦”之指，便在这时，温柔已冲了过来，一面大喊，一面阻止：

“——你们打什么架！”

她不想也不忍见王小石和白愁飞冲突。

她在“白楼”上晕过去了，所以并不知道白愁飞对她做了什么事，而张炭也不好意思仔细说明。

所以她几乎是以为白愁飞和王小石是因为“争夺”她而战。

她觉得这样不好。

她觉得自己是“红颜祸水”。

她甚至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要劝这一场架，于是她便冲了过去她原以为她只要一冲近“战场”，王小石和白愁飞就会为她而停战。

她想得美。

不错，王小石是立即住了手。

刀势骤止。

但白愁飞没有。

他一手扣住了温柔。

王小石一见，心就乱了。

白愁飞趁机一扳指，夺得了长剑，剑锋往温柔脖子上一架，叱喝道：

“谁过来，我就杀了她！”

温柔又惊又怒。

“你干什么——！？”

“啪！”

白愁飞掴了她一巴掌。

一时间，温柔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谁阻拦我，我就杀了她！”

白愁飞边退后，边说。

他退得很慢，天下第七和雷媚自两旁护着他。

看了苏梦枕和王小石的脸色，人人都只得往两旁散开。

——温柔是苏梦枕的小师妹。”

——她和王小石的关系和情谊，谁都知道。

雷纯一向外柔内刚，心狠手辣，但此际若骤然下决杀令，也不免有所疑惧：一因温柔也是她的好友；二因她也不想苏梦枕、王小石怨她一辈子；三因她也不想得罪洛阳温家。

（怎么办呢？）

眼看白愁飞已慢慢退走。

（该怎么办呢？）

白愁飞已退近黄楼，梁何也望向雷纯，等她下令，他知道今晚万一让白愁飞走得成，日后他的处境可危险了。

（可是该拿他怎么办！）

苏梦枕冷笑道：“你不是说苟活不如痛快死么？挟持一个女子以图苟存，岂是英雄所为！”

白愁飞毫不动容：“只要今晚我能离开这里，我才不算苟活，我也可以保证你们死得极不痛快！”

他一路挺着剑，横眉怒目，边退边走。

忽听天下第七沉声向梁何叱道：

“你想偷袭！？”

梁何一怔：他可没动手。

但天下第七已然动手。

他倏然解开包袱。

不是对梁何。

而是对白愁飞！

太阳！

——千道金光，仿似都在他手里！

这千道太阳，一齐刺向白愁飞！

白愁飞却有提防。

他一向都有提防。

——经过今晚的事，他更事事提防、人人防范。

天下第七一动手，他的“惊梦”一指已拂了出去，刚好跟那“千道光华”一触，互抵不动。

白愁飞吼道：“难道这都是义父吩咐的——！？”

天下第七沉声道：“一个下了台的白愁飞，只会报复，还不如一个死了的干儿子！”

两人功力互抗不下，忽尔，倏地，骤然，白愁飞只觉右肋一凉，只见右肋穿过一把细细的、秀秀的、凉凉的、美美的剑尖，一闪不见。

他这才知道自己着了一剑。

着了雷媚的一剑。

剑已穿身而过。

穿心而出。

中了剑的白愁飞呆了一呆、怔了一怔，狂吼了一声：“啊……”

郭东神遽然收剑，俏丽一笑，娇巧的身子如一只云雀，腾飞半空，翻上屋脊，在微雪狂风中消失不见。

一时之间，竟然谁也没想到要阻截她，为白愁飞报仇。

这一刹间，白愁飞已明白了一件事：

在这儿，在今夜，在此际，谁都不是他的朋友，谁都出卖他……

这时候，他本来还有机会先杀温柔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放开了她，让她带着惊惶失色闪了开去。

王小石马上护住了她。

白愁飞捂着伤口，血汨汨流淌不止，他吟唱了儿句：

“……我若要鸿鹄志在天下，只怕一失足成千古笑；我意在吞吐天地，不料却成天诛地灭——”

声音哑然。

他忽然将手一拍。

拍在胸膛的箭尾上。

“扑”的一声，箭穿破胸背，竟疾射入在背后的梁何的咽喉。

梁何狂吼半声，紧抓喉咙，挣动半晌，终倒地而歿。

白愁飞惨笑，像伤尽了心，他缓缓屈膝、跪倒，向着苏梦枕，不知是吟还是唱了半句：

“……我原要——”

嗓音忽轧然而绝。

一二六 我活过，他们只是存在

苏梦枕第一个打破难堪的沉默，问：“他死了吗？”

然后又讽嘲地笑笑：“他是死了吧！”

他摇了摇头，发出一声长长的喟息：“他既然死了，很快便轮到我众人一时未明他话里的意思，苏梦枕已清了清喉咙，似要尽力把他的话说清楚，也要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似的：

“我死了之后，金风细雨楼龙头老大的位子，就传给王小石，他大可把风雨楼与象鼻塔合并，一切他可全权裁定。”

雷纯一听，粉脸煞白，倒白得有些儿似白愁飞。

狄飞惊不惊不惶，不愠不火，嘴角有一丝隐约难显的微笑。

王小石震诧地道：“大哥，你说什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嘛苏梦枕悠然反问：“小石，你以为雷纯会那么好惹，不报父仇，却来助我恢复大业吗？”

雷纯脸色一变，叱道：“公子，难道你忘了咱们的约定吗？”

白愁飞淡定地道：“就是没忘。”转首向王小石道：“她是救了我。但她用了一种绝毒，叫做‘一支毒锈’，这是一种灭绝人性的毒，她叫树大风下在我身上。我虽察觉，但人在她手中也无计可施。她知道我断了腿，功力亦因毒力和病以致消减泰半，她便受蔡京之命，助我复位，她暗自幕后操纵，我只要稍不听从，她日后便可名正言顺篡夺我的权位。她这样做，比杀了我更毒……”

雷纯忽尔道：“公子，你既不守信，我就只好请你听歌了……”

她竟唱道：“……一般离绪两消魂：马上黄昏，楼上黄昏……”

苏梦枕一听，连脸都绿了，人也抖哆不已，却见他猛然叱道：

“杀了！”

只见“扑”的一声，杨无邪的“般若之光”黄金杵，就击在苏梦枕天灵盖上，啪的一声，苏梦枕的额上竟溅出紫色的血，他眼中的绿芒竟迅速黯淡了下去。

王小石大惊，戟指杨无邪：雷纯失惊，尖声道：

“你——！？”

她没想到苏梦枕求死之心竟如此之决，也没想到下手的会是杨无邪。

苏梦枕大口喘着气，但立即阻止了王小石为他报仇的行动：

“——这不关无邪的事。是我命令他的。我着了她的剧毒，只要她一唱歌，我就比狗都不如。我已决心求死，也决心要把金风细雨楼交给你，以发扬光大……”

王小石垂泪道：“大哥，你又何苦……！？毒总可以解的！”

“解不了的……”苏梦枕苦笑道：“制毒的‘死字号’温趣，早已给她杀人灭口了。我活着，只生不如死，还会累你们受制……我病，断腿，中毒，功力退灭……人生到此，不如一死。世人对末路的英雄，总是何其苛刻绝情。我决不求苟延残喘。我宁死，不受她和蔡京纵控……只要收拾了白愁飞，我也算死得不冤了！”

雷纯忿忿地道：“杨无邪……他怎知……他怎会……？”

她一直监视着杨无邪和苏梦枕的联系，认定苏梦枕决没有机会向杨无邪说明一切……她原想在今晚一举定江山之后，不会让他们二人再有这种“交流”的机会。

她一切都要等这次助苏夺回大权之后，才慢慢图穷匕见……

——却是没料……

杨无邪苦涩地向苏梦枕跪了下来，惨然道：“我今晚一见苏公子，就知道了。我们不是吟了一句诗吗？那是我们的暗号。楼主早就怕自己有这一天了，他早已设好了暗号，我听到哪一句诗，就作出那一种应变……这是我最不想作出的应变！……南无阿弥陀佛。”说到这里，他垂眉合十，为苏梦枕念起经文来。

“死并没有什么，只要死得其所！我已生无可恋，这是求死得死！我活过，大多数人只是生存！你大可不必为我伤悲。”苏梦枕向王小石道：“你已是‘金风细雨楼’的楼主，你要承担下来，你不要让我失望……蔡京和雷纯，始终虎视眈眈，你要……”

他招手叫王小石俯耳过来，细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雷纯没有阻止。

她已阻止不了。

因为她看得出来：

在杨无邪以一种出奇平静的语调念经之际，苏梦枕，这一代绝世枭雄，已快死了。

这使她想起：当日雷损命丧前，曾跟她耳语的那一幕。

她偏过头去，信手抹去眼角边上的一滴泪，忍住激动，问狄飞惊：“你有什么感想？”

狄飞惊仍低着头，仿佛对自己的影子还比一切活着的人还感兴趣：

“人生下来不是求谅解与同情的。一般成功的人活着是去做该做的事，但有些人活着是要做最该做的事，并且只做该做而别人不敢也不能做到的事。”

然后他说：“苏梦枕就是这种人。他做不到、做不来的时候，他宁愿选择了死亡……”

雷纯略为有点浮躁与不安：“我不是问这个。——今晚我们该不该与王小石对决？”

“只怕对决只对我们不利，人心俱向王小石；”狄飞惊的回答也很直接；“人在危难时，就当扶一把；人得志了，就该让他走。知道进退，可保进退，可保平安。王小石很幸运，但他的斗争还没有完呢……”

他说着，一失神间，白色的手帕让风给吹走了。

风很大。

雪飞飘。

手帕给吹得很高，夜里看去，在众雪花片片里特别的白，就像白愁飞在施展轻功，越飘越高，越飘越远……

——想飞之心，也许真的永远都不死、不息、不朽吧。

一二七 暮鼓，晨钟红鱼，青磬

这时际，趁着大风小雪，雷媚（郭东神）轻若飘雪般的飞逸到痛苦街尾的小庙里。

阵阵鼓声，如暮鼓敲起心里的宁静……

袅袅钟鸣，似晨钟摇响神魂的清醒……

庙里有香烟氤氲。

雪意也氤氲。

青磬红鱼，蒲团番帐，坛前端坐着一个星目月眉、脸如冠玉的玉面公子，半合着眼的安然等候她来。

“辛苦了。”

这是他的第一句问候。

“得手了吧？”

这是他第二句问话。

雷媚笑笑。

很妩媚。

“我杀了白愁飞。他没防着我。他真以为我这个叛逆女子，已天下无处可容。他没想到我还有你的怀抱可投……”

她轻抚方应看那张细致的脸。

方应看一把搂住了她：用他那只刚杀了无梦女的手。

雷媚发出一声轻吟。

荡人心魄。

“你为什么耍叛白愁飞？”方应看用热烈的唇去寻找她的衣香、体香、温香，“你真的完全是为了我？”

“谁知道？”雷媚依旧荡气回肠、直可教人醉死地说，“也许我是个天生的反骨女人，我喜欢背叛，我以背弃人为乐……你也得小心，说不定我对你也——”

方应看笑了，一头（至少用嘴）埋进她的胸脯里，含糊地道：

“你敢……”

——她不敢吗？

目睹王小石等人为重会苏梦枕而狂喜、为苏梦枕的死而恸哭，狄飞惊叹息之余，正指挥部下悄悄退却。

——人心都向着王小石那边，哀兵必胜，他可不想在这时候惹着王小石。

雷纯显然也不愿意。

她悄然退走，雷动天仍在断后，莫北神则为他们开路。

“六分半堂”在雷损歿后，非但不是一团散沙，反而更加组织严密，进退有度。

莫北神显然很有点惭愧，所以脾气非常暴躁。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苏梦枕。

——尤其在苏梦枕逝世后，完全没有了敌我之分，这种感觉就分外强烈。

杨无邪则留了下来。

他本来就不属于“六分半堂”的。

他跟郭东神是两种人。

——雷媚不住地背叛，也许她天生就喜欢背叛。

——杨无邪有足够的智谋与实力，作任何叛逆之举，但他却尽职尽责。

雷纯不免有些感叹：

“白愁飞死了，这却是他自找的。”

狄飞惊也有感慨：

“苏梦枕死了，却是死而无憾！”

雷纯淡淡地道：“他有杨无邪这样忠心的干部，才可以死而无怨……我也有幸能有你这样的战友在身边。”

狄飞惊垂着的头显然扬了扬眉：“雷总堂主一手栽培我，你也一向待我甚厚……”

雷纯拍着胸口，吁了一口气：“这一次，我多怕你会稳不住、守不住，那时，我只好迫得与你为敌，或者杀了你，那多不好啊……”

雷纯不经意地说：“这一次：就是日间白愁飞约你上三合楼，劝你背叛我加入他的阵容的这一次啊——幸好你马上回绝了，要不然，我们就是敌非友了……那真是件遗憾的事。”

狄飞惊蓦然一惊：

——怎么今天白愁飞曾私下找过我的事，她也一清二楚，了如指掌，难道她一早已……”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

且不禁抬起了头。

惊是一种突然的省觉。

他忽然想起了白愁飞所着的那一箭……

——那一箭，定必是伤了他的心，而且是伤得很伤很伤、很痛很痛，就算他还能够活下去，心里头也定然很空洞很空洞的吧？

